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二七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P61/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二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二七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困學纂言六卷

〔明〕李栻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馬文煒刻本

.....一

灼艾集二卷續集二卷餘集二卷別集二卷

〔明〕萬表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七六

百家類纂四十卷(一)

〔明〕沈津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含山縣儒學刻本

.....二九一

困學纂言六卷

〔明〕李棣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馬文煒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困學纂言

六卷》提要

困學纂言序

勾溪李公蒞政期年興學造士平賦節財貯粟捍災褒善瘳惡葺城池聯保甲飭鄉約諸所措注大都自純心實學出之故淪浹於吾民者如赤子樂有怙恃復即文靖李公祠構崇德書院而以克念揭諸堂冀多士希往哲達聖域也又慮學者溺於藝文靡所裁正梓手錄困學纂言昭示規範余辱公與進得受而讀之首學問以啓其端而次以立志謂學必原於志也次以存心謂學當友諸心也精思思所學也實踐踐所學也謹言以默識此學也敬事以涵養此學也求師以正此學也取友以輔此學也繼

以作文讀書而附以舉業所以破俗學之弊以約於正學也由深泗以及濂洛自往代以及

本朝凡儒紳碩彥善行嘉言取其體驗於身心者彙選爲篇入德之序作聖之基備於此矣竊謂公遠學卓識久稱於海內豈不能自立訓言垂於不朽乃心獨

目錄卷一

二

遜避以因學自居纂已往已試者爲鑑則公師善無常檢身不及之心益又可見若世儒操勝心浮氣以自是少有所得輒嘵嘵著作標立門戶及稽其言與行心與理猶縑素之不相侔焉視公寧無忤色耶先正李文達謂仕途中惟薛大理能以理學爲務公兩治劇邑皆以

心學自泚而又推以泚人今觀是編撮衆論之精華異聖學之宗旨約而不遺核而不雜質之河汾讀書錄當並傳無疑也或謂公大人司馬翁以豪傑之才而濟以聖賢之學屢爲

國家建大功定大難偉然樹大臣師表公與仲氏見羅公恪承庭訓如兩程得於

國學集言

序

三

大中兩蘇得於明允故其踐履純正造詣精深如此余於是益知公之學有本原云

隆慶庚午小春望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整飭薊州等處兵備山西按察司副使前工科給事中古肥張學顏誤

困學纂言序

勺溪李公之宰肥鄉也屏操切崇安養精神徹於閭閻德澤沾於黎庶猶慮逸居不可無教而教民當自士始乃建崇德書院爲育士之地刻困學纂言以示之規繩徵予言爲序予竊窺公之學真脩實詣不踰年而孚洽士庶蓋駸駸然

困學纂言

序

四

明著矣乃惓惓以困學爲言豈徒爲自抑哉公之教與學可默識矣夫人有此身則有家國天下之感感安能盡如吾意而動復不慎困從生焉學也者反求諸心以通乎其困者也人惟不知學可以通其困恣意冥行終身顛仆沉陷於汙淖之內而不自覺且或據以爲安則

困學纂言

序

五

不反求諸心之過也夫人心本自廓然順適困學何爲哉自受氣成形以來有我之私流注藏伏旣深且久非苦心堅志湔刷蕩除百倍其功遽可語此世之學者或易言之倚靈明而憚檢束任怡愉而忘戒懼往往即其資質之近似意見之彷彿者以爲道在是矣而不知力去其有我之私精研乎天理之當視困學之功若有所不屑者及其礙於動也則又借閑曠無累之說以自文而叩其中未必真能灑然自得祇以自欺而已此勺溪公之所深憂而困學纂言所由刻也學者誠知學問之必不可已而其要莫先於立志奮然歆自立於宇宙之

中而不爲碌碌私狹之習見小其身則所以進德脩業自有階次可循如編中所云者不驚於高遠不流之因循道其庶幾矣乎易曰困德之辨也孟氏有云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夫惟困衡而作其志則天德昭晰而不迷於悔吝之途此纂困學之意也予顛昧非知學者然矢志潛脩一念耿耿不敢渝讀是編深有當於心者敬以發公纂言之意竊願與友朋共勉而勿甘於民下云

隆慶庚午十一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直隸蘇州府事

永年蔡國熙序

困學纂言序

嘗聞之先正云天下有道則人尚行天下無道則人尚言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矯僞之風行焉則所尚誠僞之間非獨一身之脩否攸係寔天下之治亂所關也可不慎與予自結髮操翰即學爲古文詞蓋馳騁於楊馬漢魏之間者亦已數年旣聞父師之訓乃反而求之身心性資未訥不能爲高論以飾聽聞凡言之未能行者尤赧然不敢出諸口也乃取朱子所編宋名臣言行錄與濂洛關閩諸君子之言伏而誦之見其所行皆篤實可爲法程所言皆精切不務玄遠以爲士君子之言行必當如

此乃爲無愧於心而不負所學寔孜孜焉未嘗一日敢去於心故凡一言有所警省有所感觸可資進脩以爲身心之益者必取而識之以自鞭勉蓋非敢謂能之亦區區願學之私不容已耳而積累之久不覺盈帙乃茲叨尹肥鄉聽政之暇日與諸士相規益此方士習端朴

尚有李文靖公之遺風亦安予之朴不以爲陋也因出此與諸士共勉之復爲稍加類次近代理學精切之言亦以附焉蓋詞雖分析而編有倫次義寔貫通雖上達精微之理未之敢及下學切要之功或無以易於此矣倘知學問之不可已志立心存而精思以實踐謹於言

事之際求之師友之間不徒空言以欺人而自欺其心則其篤實光輝自有不容掩者讀書作文特其游藝之餘事耳願與諸士共勉之

隆慶庚午陽月上澣之吉

賜進士文林郎知肥鄉縣事豐城李拭書於崇德書院之克念堂

困學纂言序

困學纂言者何纂有益於身心之格言也云困學者何學興於困也夫學不力不沉不沉不悟天將旦而故昧學求通而故塞此實脩也予不意今之時有爲古人之學如李子者哉古之爲學者一今之爲學者三古人之學自物理心意

困學纂言 序

十

一身而達之家國天下有綱目次第勿助勿忘譬諸蜀錦刷絲無類密而有條庶能以成其黼黻之章今也不然談道者徒蔓枝葉與心相違學古者糟粕歐蘇無裨經濟甚者人累科舉剽竊以爲能而文何有於古人爲學之次第三者淪胥以非無惑矣李子幼醇敏年二十

賦七難上下數千百言機春較奔根極

至道乃澡淪塵氛究情學問其志之所立心之所存然以聖賢爲歸夜思而夙踐言動不苟又以取正於師友之間故讀書有當於心者輒推而識之彙粹成編分爲六卷列爲十二目言人人殊各有區蓋與斯道斯學相華實而不雜

困學纂言 序

十一

切近痛快使人興起學者先讀首一卷見得人而不學是謂塵生志焉未立於學何有將必猛然省悟銳然嚮往舉天下更無可尚之物乘其夜氣清明互相參驗內而心思外而言行有所歸宿釋茲在茲以至親師取友皆其所不容已者矣夫學問得力心志不岐根本旣固

英華從生爲古文可也今文亦可也得其一而三者皆舉之矣嗟乎李子其實脩者乎夫實脩之學於用力爲難如赴國然道不可假程不可越跬步未前難以語至故衆人鮮從事焉不知聖人生知猶用學知之功吾人學知則當用困知之功是以古之聖賢盤孟几杖莫不

有鑑警誦工歌朝夕警戒十五年學恭而安二十年斷色欲以豆記念毫無假借於其間非實脩其誰能之是編也昔嘗梓於肥鄉予得之最先以示家塾傳錄弗能休適李子來按楚鄖人士相率謁請乃得復梓於鄖予爲序其顛末如此李子政尚體要期會簿書罔以繩下

專務以德化民志欲復古唐虞三代之治觀其所以治邑與今日之按楚者皆實踐也彼一登仕版縱其所嗜色授魂與豈皆未讀是書乎

萬曆甲戌夏六月朔日

賜進士承德郎南京吏部文選清吏司主

事德安劉伯生譔

困學纂言目錄

卷之一

學問 立志

卷之二

存心 精思

卷之三

實踐

卷之四

謹言 敬事 求師 取友

困學纂言 目錄一

卷之五

讀書 作文

卷之六

舉業附

困學纂言卷之一

學問

豐城李拭纂

孔子曰士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禮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龜山先生語羅仲素曰今之學者只為不知為學之

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着力來

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為也欲為聖賢之

困學纂言 卷之一

所為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為

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為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

此等入不少然以為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

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

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畧無毫髮彷彿相似

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

當為古人之所為才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

所學以博通古今為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為

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

學不聞道猶不學也

白沙先生曰文章功業氣節其皆自涵養中來歟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畏者大雖有聞於世亦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見理明後自然成就者大矣

晦菴先生曰今人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

橫渠先生曰以血氣爲義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

國學纂言 卷之十一

十一

若可觀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甚矣惟學問克已轉血氣爲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壯矣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焉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列矣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玷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謀之失是數公者或事大主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

皆瞻仰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趨自處於不幸之列其可悲也已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張忠定公守蜀聞寇萊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旼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

國學纂言 卷之十一

十一

張寇布衣交也寇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寇公在岐忠定自蜀還不留既別顧寇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寇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張子韶曰士大夫學術須正一或不正往往操履皆邪其爲利害不止及其一身吁可畏也然士夫孰不自以爲正奈何其始辨之不明講之不詳得其形似執而不化遂爲終身之害只如教小兒自其發蒙時教之以正如曲禮言幼子常視毋誑亦此

理也漢景帝錯教用術數其亦不免也

明道先生曰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自是而不見異物故多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終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湏人欲皆盡然尚以些乘鑿鑠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

豫章先生曰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

其意若曰善道以父而後立人材以父而後成故

日學集言

卷七

四

處之以燕閒之地而寬之以歲月之期俾專其業俟其志一定則其仕也不遷於利不屈於欲道之於民而民從動之於民而民和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怵於科舉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則亦何所不至也

白沙先生曰人具七尺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渾是一包濃血養一大塊骨頭耳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

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二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耳

諸葛武侯戒子言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惛憒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龜山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

困學集言

卷七

五

羲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所資以爲學者必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皋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晦菴先生曰聖人教人爲學非使人綴緝語言造作

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

陽明先生曰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

陽明先生曰

卷一

六

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

白沙先生曰學止於誇多闡靡而不知其性為何物變化氣質為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於禽獸者幾希矣

陽明先生曰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為一種似是

而非之學光輝耀厲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為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目前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象山先生曰此間大綱有一箇規模說與人今世人淺之為聲色臭味進之為富貴利達又進之為文章技藝又有一般人都不理會却談學問吾總以言斷之曰勝心

陽明先生曰

卷一

七

莊渠遺書曰講學者衆世道固甚可喜而亦甚可憂何也講而不學者衆也是以講為學者也行必顧言義必勝利亦嘗省其私乎願以聖門訥言敏行為主

晦菴先生曰有一項人去理會道理少間所做底事却與所學不相關又有依本分就所見定是要躬行也不須去講學這箇少間只是做得會差亦不至大狼狽只是如今這般人已是大段好了

又曰大抵今日之弊務誦學者多關於踐履而專踐履者又遂以講學為無益殊不知因踐履之實以

致講學之功使所知益明則所守日固與彼區區

口耳之間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又曰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此乃合

當做底事

伊川先生曰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

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咲不曾見富人說

金如此

陽明先生曰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為後人聰明識見

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為患不能取善相下明

月學纂言

卷之十

八

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為一說以高之是以其

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

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

罪也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驕

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伊

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

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

可為淺露者之戒

立志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踰矩

朱子曰為學須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着力

立志不定終不濟事

門人有初見請教者上蔡先生曰人須先立志志立

則有根本譬如木植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

成合抱之木若無根本又培養箇甚

月學纂言

卷之十

九

謂為學工夫以何為先朱子曰專在人自立志既知

這道理只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已

張子曰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

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

不立真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

義要作貴人而不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

反復思是寃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

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

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上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白沙先生曰人所得光陰能幾生不知愛惜漫浪虛擲卒之與物無異造物所賦於人豈徒具形骸喘

學書言 卷之一

十

息天地間與虫蟻並活而已耶浮屠異學亦必以到彼岸為標準學者以聖人為師其道何如說文章功業氣節世未嘗乏人在人立志大小何如歲月固不待人也

學問者須志於大如何伊川先生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

明道先生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陽明先生曰自喜於一節者不足以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

又曰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志立而學半矣象山先生曰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

學書言 卷之一

十一

須是高着眼看破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為哉必也豪傑之士胡文因舉晦翁語云東條侏而不聖人者有矣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曰是

又曰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地卑隨凡下處又曰大世界不享却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為小兒態惜哉

又曰燕鷗終日鶩鶩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鶩鶩如此鶩鶩底討箇甚麼

明道先生曰人少長須激昂自進

白沙先生曰後生所急者何所畏者何轉瞬之間三十四十至矣不自激昂不自鞭策他日伎倆又似拙者耳

又曰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田學纂言

卷之二

三

明道先生曰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朱子曰直須抖擻精神莫要鈍如救火治病豈可悠悠歲月悠悠於學者最有病

薛文清公曰挺特剛介之志常存則有以起懈惰而勝人欲一有頽靡不立之志則甘為小人流於卑污之中而不能振拔矣

象山先生曰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陽明先生曰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循循日進自當有至譬是

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美

惡告之也

朱子曰此心此理原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為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

陽明先生曰志氣之帥也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

田學纂言

卷之三

志

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毫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一有私欲只責此志不立即便退聽

明道先生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伊川先生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志
字最有力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緣悠悠便是志不
立

上蔡先生曰學者纔有夢所得便住人多易住惟顏
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嘆頃見百
尺竿頭更進步始得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
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許多事業

范希文嘗語客曰某脩學時最為貧與劉其同上

長白山僧舍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
以刀劃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齏十數並蘸汁半
盂入少鹽煖而嚼之如此者三年

橫渠先生蚤年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
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
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
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
得反而求之六經及見二程於京師共語道學之
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求於外

葉異學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櫓檣終日危坐一室
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
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
臾忘也

康節先生獨築室於百源之上時李丞相之子挺之東
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見康節心相契授以大
宰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
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
者有易學文往質之挺之去為河陽司戶曹康節
亦從之寓州學舍甚以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
有將校自京師出戎者見康節曰誰苦學如秀才
者

安定胡先生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
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生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主
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

范忠宣公純仁娶天章閣待制王質之女公既娶為
學益篤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奭石介
李遇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置燈帳中夜分不

寢一舉登進士乙科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
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迹也
或問張子韶先生幼年處學舍正當苦寒衣衾不備
終夜看書不已每至達旦鄉里富人或以衣物見
惠力辭不受或不得已受之乃以與同舍之貧者
此豈無情耶先生曰士處貧困正是用工夫時節
若不痛自節抑則貪欲必生廉耻盡喪工夫安在
孟子曰士尚志志之所在豈可為貧困奪乎於此
時下得工夫則器局漸漸涵養寬大死生禍福窮
達得喪便可無間斷我豈矯情者耶此士所合為
者

或問上蔡先生曰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所以
不進者何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
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

伊川先生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
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象山先生稱嘆趙子新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已能
之心子新為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

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已之短子
新惟恐今不以其失為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
有以律夫氣質之澆薄者多矣可謂人中的一瑞
但不能進學可憂耳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
地須發揚車前不令人軒車後不能令人輕何不
發揚

白沙先生曰明道先生云立志不可不遠且大然於
天下之事亦須量力為之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
重鮮不敗事此語可玩味

困學纂言卷之一終

困學纂言卷之二

豐城李枋纂

存心

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朱子曰爲學第一工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實踐皆自此進

困學纂言

卷之二

一

呂好行三言

延平先生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

朱子曰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

又曰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

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異之請問橫渠先生曰此非甚難悞設以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朱子曰大抵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從此上面做去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又曰此事全在當人自家着力雖日親師友亦須自做工夫不令間斷方有入處得箇入處却隨時游心自不相妨雖應科舉亦自不爲科舉所累也

張子曰且說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漫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

困學纂言

卷之二

二

呂好行

陽明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陽明先生曰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白沙先生曰爲學當求諸心必得所謂虛明靜一者爲之主徐取古人緊要文字讀之庶能有所契

不為影響依附以陷於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學法門也

朱子曰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

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聞焉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廢矣乎

朱子曰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因學纂言

卷之三

三

陽明先生嘗謂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伯淳在潭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明道先生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

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音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伊川先生曰閑機事之又機心必生蓋方其閑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伯淳嘗云獵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獵不覺有喜心果知未也

朱子自言小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是專心

因學纂言

卷之三

四

王守仁

致志此心不以義理養之未免天津橋看弄胡蝶又去西川看競渡也

程子曰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又如置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又有所學便覺察得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上頭儘有商量

問思慮紛擾朱子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

下工夫處

朱子曰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
那不大段計利害作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
為驅除今看來是如此

陽明先生曰躁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
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
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者不學也
又曰氣浮者其志不確心粗者其造不深外誘者其
中日陋

田學善言

卷二

五

人不可一時不精明如舉動言語應事接物當疾而
徐當徐而疾皆不精明之過也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纔惰慢便心事散亂
精神昏憤書愈難讀理愈難窮矣

胡敬齋曰心定則理明心躁則理昏今躁急之人便
無才是心亂也

又曰人坐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因之以不存
而理亦昏矣

問人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伊川先生曰安有

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
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
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陸子曰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
得精神在內時當惻隱即惻隱當羞惡即羞惡誰
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其次第
朱子曰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
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
各得其理而已

田學善言

卷三

六

又曰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
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不放逸耳

張子曰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
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
身由只是俗事

朱子曰雖或紛擾不得近書冊然此心此理隨處操
存隨處體察亦無往而非學也只在日間常切警
省勿令昏惰耳

又曰學者當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

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

程子曰學者須敬中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胡敬齋曰心常有所事則雜念不生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為主一若正則反生事心反不寧勿助乃本心存處天理妙處故程子以為與鳶飛魚躍同一活潑潑也

國學集言

卷五

七

又曰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為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又曰涵養之道須深潛篤實方能制其飛揚之心消其粗厲之氣主一工夫易施心亦易純也

又曰涵養本原與窮索義理實交相涉入蓋人心只有許多義理更無別物涵養既至則天理自明窮理既精本心愈安也

張子曰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胡敬齋曰人心要深沉靜密方能體察道理故程子以性靜可以為學若躁動淺露則失之矣

薛文清公曰愈收斂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

朱子曰涵養持守之義則臨事愈益精明

張子曰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矢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畧

國學集言

卷五

八

陸子曰既知自立此心無事時須要涵養不可便去理會事初學者能完得幾多精神纔一霍便散了某平日如何樣完養故有許多精神難散

謝顯道習農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延平先生曰：侗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學，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侗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又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又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陽明先生曰：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著實用工，前所

困學錄

卷十

九

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須知有得力處。諸友亦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又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源委也。於是渙然自

信曰：作聖人之功，其在茲乎？

朱子曰：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原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淨矣。

又曰：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日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延平先生曰：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該貫。此

困學錄

卷十

十

病可於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時，如何便如此？就偏着處，理會久之，知覺即漸漸可就道理矣。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陽明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朱子答吳伯豐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

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

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古上蔡先生曰非事上做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人須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

陽明先生曰精神道德言動主宰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困學錄

卷一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朱子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時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要處處著着力若動若靜皆當存此

朱子曰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滲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着力

又曰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

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

陽明先生曰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胡故齋曰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朱子曰舊見李先生常教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箇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無時而不存

又曰程子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謂善觀者却

困學錄

卷一

三

於已發之際觀之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

程子曰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敬肅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李顧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程子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則自熟

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
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呂與叔問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於
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
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
事思敬正謂此耳

朱子曰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問敬者德之聚曰敬
則德聚不敬則散了

又曰伊洛拈出敬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

卷二

七

只於此處着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胡敬齋曰聖賢工夫雖多莫切要如敬字敬有惕然
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
然精神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就
此做根本凡事都靠此做去存養省察皆由此
又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
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
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蓋常人之情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
矩

薛文清公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之語宜深體玩蓋
莊敬則志以帥氣卓然有立為善疊疊不倦而不
知老之將至安肆則志氣昏惰柔悞無立玩愒歲
月悠悠無成矣

胡敬齋曰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箇操存工夫
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箇致知工夫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陽明先生曰今人

問學書

卷二

南

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
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
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
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
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
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
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
理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

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有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明道先生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

學

五

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妨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又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

良能原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思不能守也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上蔡先生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盡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

上蔡先生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

學

卷

六

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乎夫人一日間顏色容貌試自檢點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合於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問求仁如何下工夫謝子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

亦得如曾子顏色容貌辭氣上做亦得出辭氣者
猶佛所謂從心中流出今人一唱一喏不從心中
出便是不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
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下知味便是不
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子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
便是識痛癢

謝子曰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天理當然而已矣當
然而為之是為天之所為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

困學錄

卷下

七

已為本克已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
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問合視聽言動處視聽言動只是理何故得合禮謝

子曰怎生外面討得禮文來合循理便是復禮言

動猶可以有禮文視聽有甚禮以斯視以斯聽自

然合禮合這箇理字便合禮文禮理之不可易者

也只是箇敬字

朱子曰極養本源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
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

白沙先生曰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纔覺退便是進
也纔覺病便是藥也

朱子曰凡日用之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
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

陽明先生曰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
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又曰悔是去病的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於中則
又因藥發病

又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

困學錄

卷下

八

何益徒放心耳

朱子曰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
兩分力

陸子曰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

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

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

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

也時習之所習者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

高屋之上建瓴水矣

精思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伊川先生曰學原於思善思便進

楊應之學士言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

尋究者為可畏耳

張子曰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只是一

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

又曰學者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

於聖人處猶是心粗

問學何以有覺悟處程子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

一日愈明一日久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

矣又奚學為

張子曰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明道先生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

隅

龜山先生曰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為之理無

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

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

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

矣不然未免苟卿所謂口耳之學

張子曰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

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

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學處也無則未嘗思慮來

也

白沙先生曰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

者覺悟之一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某初學時

亦只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即此便是科級學者須

循序而進漸到至處耳

朱子曰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

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

又曰延平先生常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

靜坐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法做去真是不同

又曰為學之初且須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

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

又曰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

得

延平先生曰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陸子曰吾初幼時聽人議論似好而其實不如此者必不肯求必要求其實而後已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二兄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搗麝取鐵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為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

圖書卷言

卷三

三

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說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陸子曰學者不自着實理會只管看人口頭言語所以不能進且如做一文字須是反覆窮究去不得又換思量便要窮到極處項項分明他日或問人或聽人言或觀一物自有觸長底道理

伊川先生曰思曰省思慮久後磨自然生乎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

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着雖強思亦不通也或問思一事或泛及他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事怎生解及別事

朱子曰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覺得如此非虛語也

伊川先生曰思曰磨磨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濁濁久自明快

圖書卷言

卷三

三

餘錄云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呂氏春秋云孔丘墨翟晝日輒誦書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魏伯陽參同契云千周蔡彬彬兮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自悟讀書求通如此寧有弗得者乎

困學纂言卷之三

程子曰欲知得與不得須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又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

義理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

困學纂言

卷之三

三

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

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

機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

神乎

困學纂言卷之二終

困學纂言卷之三

實踐

豐城李斌纂

孔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

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

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陸子曰千虛不博一實吾平生學問無他只是實

困學纂言

卷之三

四

伊川先生曰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

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韓璠乞言元城劉公提獎數四而曰唯在力行而已

董生不云乎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

二者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古人云說得一

夫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故以

行爲貴

薛文清公曰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余謂爲學亦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朱子曰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腳踏實地為有進步處耳

朱子曰又有一種切已病痛日用工夫只在當人着實向前自家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非他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教警覺同志只合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掇向自己分上着力不當更着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着言語形容此病更着言語贊嘆此藥也今將實踐履事却作閑言語說了意在於說而不在於行此恐不惟無益而又反有害也

又曰其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

又曰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著

又曰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敬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

陸子曰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不說閑話所指人病即是實病

薛文清公曰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皆有着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安終無可依據之地曾點所以流於狂也

上蔡先生曰學者做切已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私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求自家安利處便是

朱子曰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質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否就此痛着功夫庶幾有益

或問先生之學當求自何處象山先生曰不過切
已自反改過遷善

陸子曰古人精神不開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
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
牛曰可謂切問矣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
他道就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
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却便倒樹木有根雖
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

困學錄言 卷三

四

用處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
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
冒昧為之歆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
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歆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
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
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
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

切問近思者也子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六謝子
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開自家
受用事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
却去屋裏喫也

陸子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已勝出一言做一事便
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
今各自執已是被人點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張子韶曰為善而好名乃是大患若能涵養消除其
好名之心方是為善耳不然則有作輟矣

困學錄言 卷三

五

薛文清公曰方為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又曰人當自信自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為之加
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為之加沮

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
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
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
為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特
夏一言一事却揔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將心
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延平先生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薛文清公曰爲學第一在變化氣質不然只是講說耳

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薛文清公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粗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而悉矯之入則氣質變矣

困學錄

卷之三

六

又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王文正公常語人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賈內翰黜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謁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

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伊川先生曰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薛文清公曰心無妄思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安得有差故有差者皆妄也無妄之義大矣

又曰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非誠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誠矣

元城劉公曰某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胡瑗

困學錄

卷之三

七

沉吟良久曰誠之一字處禍處福無非安樂公曰此便是安樂法也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某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是無窮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子試觸類求之直任恁生也動某不得定也定也

元城劉公儀狀魁碩聲吐如鍾見賓客談論踰時體

無欹側有背疎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性嚴毅雖家居無惰容子弟進見侍側肅如也其孝悌忠信恭儉正直不好聲色不殖貨財誠心自然非勉強而行之窮經樂道至老不衰

司馬溫公自始立朝至於爲相上則爲人主之所信下則爲海內之所安至於遐陬外夷聞其名者莫不心慕而誠歸之求其所以爲之者而不可得蘇子瞻嘗載公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則傳所謂微之顯誠之用學纂書 卷之五 八 張記言五

不可揜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公實有焉
司馬溫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饑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吾君實得無知之乎

明道先生爲人清明端潔內直外方其學本於誠意正心以聖賢之道可以必至勇於力行不爲空文其在朝廷與道行止主於忠信不崇虛名其爲政

視民如子惓惓教愛出於至誠興利除害所歆必得故所至民賴之如父母去久而思之不忘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韓魏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爲畦畛峭整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爲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於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簡人或從公數

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覆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其所措置規模闊大高遠外視如甚畧已而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平居與人接禮下之問勞慰存氣語和易容人過失不以爲已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及於義理而後止毅然終不可奪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

以稱之者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几拜手告於天夜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明倫彙編

卷之三

十一

李文靖公肥鄉人博涉文史識大體內行脩謹居位謹密門無私謁公府視事之暇多危坐終日未嘗跛倚其嚴重溫雅公忠直諫近代之賢相也

白沙先生曰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

張子韶曰有盛待制名濤者嘗有語云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為大軒冕失之有

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為言

汪彥章云君子小人並生於世其好榮惡辱之心則同縉紳謂市道為可羞將以名節勝之耳學問所以求為名節而文章者所以飾之之具也棄名節而竊學問文章之稱是猶立糞土為牆屋以丹青飾之而避居寢卧其下其不為覆壓則幸而已矣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明倫彙編

卷之三

十一

豫章先生曰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為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

文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白沙先生曰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

或問人之處已當以何為先張無垢先生曰操守欲

正器苟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立身兼之者極難雖然有識見者自別當以識見爲先

明道先生曰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

范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謂人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

困學錄

卷五

十一

夫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

龜山先生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弃矣

薛文清公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

又曰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也

筆疇云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

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夫當容人而不可爲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爲欲制

程氏遺書云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

困學錄

卷五

十一

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其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跪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

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
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
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
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
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
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
所動一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弘大不勉強而成今
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

讀書集言

卷之三

古

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杜祁公衍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
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於偏

伊川先生曰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
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
之與長

省心雜言云以愛妻子之心事親則曲盡其孝以保
富貴之策奉君則無往不忠以責人之心責已則
寡過以恕已之心恕人則全交

呂氏客語云以簡傲爲高以譎諛爲禮以刻薄爲聰
明以闊達爲寬大皆失之矣

鶴林玉露云上蔡先生曰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
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朱文公曰
今時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
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
也夫下以言語爲學上以言語爲治世之所以日
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鶴惟
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讀書集言

卷之三

三

上蔡先生曰萬事真實有命由人力計數不得吾平
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
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
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關心力信得
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

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節二十
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脩
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唯世以爲名言

韓魏公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

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予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負
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
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薛文清公曰脩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
達日夕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
擾祇見其不知命也

受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
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脩己俟時則不可一日
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

學
卷之三
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
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
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
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

陸子曰世人只管理會利害皆自謂惺惺及他已上
事又却只是放過不知名利如錦覆階使入貪
而墮其中到頭只贏得一箇大不惺惺去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

貴相周恭叔才識高明初言亦甚好後來只緣累

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昔聞明道先生一見呂

微仲便曰宰相呂微仲須做只是這漢俗謝上蔡

云爲他有貴底相態便是俗處王介甫在政事堂

只喫魚羹飲因薦兩人不行下殿便乞去云世間

何處無魚羹飯爲他緣累輕便去任自在孟子謂

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

學者且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嘗

愛孔明當漢末自言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

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後來雖應劉先主之

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

未不得何歆不遂却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

薄田一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無

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

粟府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

真可謂大丈夫矣

陽明先生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
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

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

汪信民嘗言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

鶴林玉露云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滯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滯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

留學集言

卷之十

六

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延平先生曰吾人大率坐此窳窳百事驅遣不行唯於稍易處處之爲庶幾爾其居村九坐一無所爲亦以遇事窘蹇處多毋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

朱子曰人若着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有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其章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

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志生狗欲爲深耻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光臨大事乎

留學集言

卷之十

九

薛氏質疑曰嘗自驗之事理思不起而夜得之神清也語不靈而夢靈靜而通也作文強則不就就亦不佳神昏也悶眼有覺叢冗則失照神罷也求義不通而忽自悟者神復也故君子之學養神而已神得其養神之所存德也神之所成業也

范忠宣公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又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當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親族間有子弟

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

柳玘家訓曰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美所以備身不得不至為學未得不堅又曰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立己以孝悌為基恭默為本勤儉為法肥家以忍順保交以簡恭直不近禍廉不沽名憂與禍不偕潔與富不並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穰名災已辱先喪家其失

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情前經而不耻論當世以解願身既寡知惡人有學其三勝己者厭之倭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廐養何殊其四崇尚優游耽嗜麴蘖以啗孟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其五急於名宦賤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群猜鮮有存者

范魯公質誠子孫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

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耻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戒爾勿曠放曠放非端士周禮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兇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多言多言眾所忌苟不

困學錄

卷之三

主一

謹樞機災危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為身累舉世重交遊擬結金蘭契忿怒從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淡如水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所以古人疾遽蔭與戚施舉世重任俠俗呼為氣義為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

慎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
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
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
凡此十四事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坐隅朝夕視為
警言

困學錄言卷之四

謹言

豐城李斌纂

慎與

易曰言者天下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朱子曰人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陽明先生曰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謝子曰聽其言也屬須是有力其尋常纔覺心不在
時語便無力

明道先生曰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
疾

邵伯溫曰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
弄青胡桃女兒欲為脫其皮不得女兒去一婢子
以湯脫之女兒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
先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
語後公以誠學授劉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書

公神道之碑亦曰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
魏魏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二云

陽明先生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
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
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
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
白沙先生曰學者須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
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
今未須說聖賢且如一人到面前動作粗疎言語
無序縱有甚誠意亦不能入人此是氣象不好若
舉止從容言語簡重雖無甚誠意動人亦不敢
輕他此便是氣象好然人拘於稟賦不同或有正
當好人與人交接不問生熟吐肝膽與之言開心
見誠人反不信他以為謗已此則失於無序若能
克去辯急為和緩變激烈為和平則大有功亦遠
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人語言緊急豈是氣不定否伊川先生曰此亦當習
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

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
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
也

問出詞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伊川先生曰須
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便說得明
白若是生底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
然若是順言語不妄發此却可着力

延平先生曰言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
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得之學者磨如

鸚鵡學人語而不學者則不能耳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伊
川先生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
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
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
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志恩背義欲傾已慶辭和
氣平如道尋常事

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撻

晁氏客語云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減否人也未說先自治而後治人也祇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

省心雜言云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為君子

郝寬因問伊川謂末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陳忠肅公確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筆疇云君子不可以已之長露人之短天地間長短不齊物之自然也最爾之軀豈能事事而長哉必欲炫已之長而露人之短則跬步成讐矣何也諱莫諱乎已之短樂莫樂於人之掩其短彼既揚吾短美不憾者千百人一人耳然則言人之短者可謂之種禍

薛文清公曰多言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夢錄亦安

又曰少言沉默最妙

又曰慎言其餘深有味

又曰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又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象山先生曰某閑說話皆有落處若無謂閑說話是謂不敬

晁氏客語云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為之事不如其已

司馬溫公曰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子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張子曰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故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薛文清公曰戲謔甚則氣蕩而心亦為所移不戲謔亦存心養性之一端

又曰輕言戲謔最害事蓋言不妄發則言出而人信之苟輕言戲謔後雖有誠實之言亦弗之信矣

陳忠肅公雖開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而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薛文清公曰心口如一為忠信心口不如一非忠信也

陽明先生警學者曰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學者於道如管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

國學纂言

卷之四

六

忽非笑之意不知有道者從旁視之方為之竦息汗顏者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者無自覺斯亦可哀也已又曰議論欠簡切又不能虛心平氣此是吾儕通患

敬事

孔子曰事思敬

又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薛文清公曰為學於應事接物處尤當詳審每日不問大事小事處置悉使合宜積久則業廣矣

朱子曰世間事纔有苟且意底鮮有不害事雖至小之事亦然

國學纂言

卷之四

七

隨之不可不慎

陽明先生曰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

延平先生曰為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過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

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薛文清公曰常提省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即處事以錯矣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

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延平先生曰事雖紛紛還須我處置

朱子曰大抵事只是箇是非是非既定却揀一箇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而自定時下須是我者無歎

或問天下多事如何見得是處上蔡先生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朱子曰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盖有未及省

困學錄

卷之四

九

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

問事有最難底奈何朱子曰亦有數等只在人自去理會大槩只是要見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箇道理

道外無事 事外無道 象山先生常言之

伊川先生曰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

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明道先生曰凡事當善處然只在仗忠信只不忠信

便是不善處也

朱子曰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已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邊鄙有司之事皆為已也以為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鷹犬羸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為已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盖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必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困學錄

卷之四

九

陽明先生曰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為簡易之道世人之心雜於計較毀譽得喪交於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也

龜山先生曰人各有勝心勝心去盡而惟天理之循則機巧變詐不作若懷勝心施之於事必以一己之是非為正其間不能無窒礙又固執之不移此機巧變詐之所由生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命只是事事循天理而已循天理則於事無固必無固必則計較無所用

或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陽明先生曰
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
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
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
謹獨

延平先生曰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相該貫此
病可於靜坐時收拾將來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
着處理會久之知覺即漸漸就道理矣

伊川先生曰人莫不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及至於暴
困學錄言 卷之四 十一 明

戾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

薛文清公曰處事當詳密安重為之以艱難斷之以
果決事了即常若無事者不可以處得其當而有
自得之心若然則反為所累矣

明道先生曰人之遇事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
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過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舍
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陸子曰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
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意思不得每理會

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
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又曰凡事只過了更不須滯滯泥泥子淵却不如此
過了便了無凝滯

伊川先生曰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
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薛文清公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
處則得其當

或問張子韶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
困學錄言 卷之四 十一 明

其識耶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
有定力不然恐胸次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
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何如曰速不如思
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張子曰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
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切之不測則遂
窮矣

求師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伊川先生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陸子曰學者須先立志既立却要遇明師

又曰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於情縱慾

附錄書

卷一

或問曰易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陰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韓文公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

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

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陽明先生曰今之習藝者有師業舉者有師至於性分之未明則不肯以從師夫技藝之不習不過無

附錄書

卷一

養生之術舉業之不習不過失進身之階耳已之性分有所蔽悖是不得為人矣人顧明彼而暗此也何哉

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皆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願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

崇陽呂公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居家簡重寡然

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別帶以見長者平居雖天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

困學錄言

卷之四

古

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時公方年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大夫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有成者少矣黃山谷謂王子飛云陳履常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其比公有意於學者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古人云讀書十年不如一詣習主簿端有此理

侯師聖云朱公掄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將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三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耶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之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困學錄言

卷之四

五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取友

孔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又曰無友不如己者

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尹和靖曰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

國學集言

卷之四

七

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仔細

張子曰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誹論多識前言往行以育其德

陽明先生曰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勵警發之益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明便創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着則一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呂榮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

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明道先生曰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陽明先生曰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張子曰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下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盡終身

不知

國學集言

卷之四

七

桀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

相與於內者見己之過用明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己也此智慧所以分數

謝子曰人不可與不勝己者處鈍滯人

或問獨學無友當何如張子韶曰讀古今書不可作死法看如此則便是益友

張子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
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
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文則又疑神靜慮如目擊二
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之人矣
程子曰面前徑路須放展拓方可容人往來不然自
已亦無容身之地矣

薛文清公曰接人大宜含弘如行曠野方有展足之
地不然太狹而無以自容矣

白沙先生曰待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

困學錄

卷十四

十一

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
成就處

筆疇云君子之處世不可有輕人之心亦不可有上
人之心懷輕人之心者類乎薄挾上人之心者類
乎往有輕人上人之心則客氣常在而心無頃刻
之樂矣世之文士見愚人得富貴則不惟顏色輕
之而心實輕之見君子得聲名則不惟念慮妬之
而動靜亦妬之是太可嘆也

邵康節先生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

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

薛文清公曰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知不
可急求其合

或問不幸與小人處如何張子韶曰常自檢點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
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佗箇齷齪物方磨
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修省良
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韓魏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

困學錄

卷十四

十一

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校之更不可校如
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已
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
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
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
然每受之未嘗形於色也又遺事云人有疑公待
君子小人皆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
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豈可以為小人

不待以誠邪

晁氏客語云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右要一時周遍別婚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困學纂言

卷之四

辛

困學纂言卷之四終

困學纂言卷之五

豐城李棣纂

讀書

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

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明道先生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者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

困學纂言

卷之五

乙一

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朱子曰人常讀書無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其何可廢

又曰學問就自家身上已上切要處理會方是讀書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書蓋為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他是曾經過來

尹焞初到問為學之方伊川先生曰公要知為學須

是讀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願緣以時讀書食多如今多忘了煩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着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伯溫問學者何如可以有所得伊川先生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常親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等氣象

黃山谷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

兩學書言

卷之五

二

便覺面貌可憎語言無味

張子曰學者苟專意時文不知研窮經史則舉業之外叩之空空亦可耻矣蓋學經所以正吾心觀史所以行吾決安可視為不急之務故前輩謂久不以古今濯慨曾次試引鏡自觀面目必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正此謂也

顏氏家訓曰讀書學問本欲開明心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

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受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教本敬為身基瞿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矜窮恤匱赧然悔耻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屈已齒弊古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藹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出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

兩學書言

卷之五

三

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絕去其太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甚嗤詆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鷄梟如此以學求益益友自損不如無學也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繞一曲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曰東

朱鮮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先求吾心迺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

問平日讀書時似亦有所見既釋書則別是一般又每苦思慮紛擾雖持敬亦未免弛慢不知病根安在朱子曰此乃是不求於身而專求之於書故應如此古人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必先求之於

困學錄言

卷之五

四

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

陸子曰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潔淨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為學即讀書然後為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朱子曰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做工夫

又曰聖人言語須是實體於身灼然行得方是讀書

又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又曰學者讀書先要理會自己本分上事

薛文清公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上做工夫雖盡讀古今天下之書猶無益也

又曰將聖賢言語只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患

白以先生曰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

程子曰今人多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

困學錄言

卷之五

五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龜山先生曰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為無用之文徵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朱子曰學須是做自家的看便是切已今人讀書只

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為雜文用其高者則為古文
用皆做外面看

陸子曰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為是
只是孩童之學演看意旨所在

明道先生嘗教門人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伊川先生曰解義理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
之深不惟自失兼亦失人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陽明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
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他到看得

困學錄

卷之五

六

多解得去只是他為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
得湏於心體上用工夫明不得行不去便湏反在
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
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
腦處

白沙先生曰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吾心察於
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
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滯之神一開卷盡得
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而觀書隨

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張子曰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
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為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
株皆足為梗

陸子曰開卷之時整冠肅容平心定氣誥訓章句苟
能從容勿迫而諷詠之其理當自有彰彰者縱有
滯礙此心未充未明猶有所滯而然耳姑舍之以
俟他日可也不必苦思之苦思則方寸自亂自殲
其本失已滯物終不明白但能於其所已通曉者

困學錄

卷之五

七

有鞭策之力涵養之功使德日以進業日以脩而
此心日充日明則今日滯礙者他日必有渙然冰
釋怡然理順時矣

龜山先生語羅仲素云某常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
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
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為者
如此

陸子曰讀書之法須是平平淡淡去看子細玩味不
可草草所謂優而柔之厭而飫之自然有渙然冰

釋怡然理順底道理

薛文清公曰讀書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為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消之頻數則必竭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歛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我理自見

朱子曰不論看書與日用工夫皆要放開心首令其平易廣闊方可徐徐旋看道理浸灌培養切忌令下便立已意把捉得太緊了即氣象急迫田地狹

田學集言

卷之五

八

隘無處着工夫也此非獨是讀書法亦是變化氣質底道理

薛文清公曰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褊急粗畧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烏足以得其妙乎

朱子曰讀書須細心粗性急終不濟事

張子曰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謂視者遠矣意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

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親於手及無物則如怒耳

朱子曰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沈湎而無精切之功其病一也又曰嚴立課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得不可求欲速之功

又曰讀書要玩味

又曰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見得其味

又曰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先

田學集言

卷之五

九

須熟讀使甚言若出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若出吾之心

又曰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

片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坐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

呂榮陽公入學時二十一歲矣胡安定先生實主學

與黃右丞安中履邢尚書和叔恕同齋舍時安中二十六歲為齋長和叔十九歲安中方精專讀書早晨經書每授五百遍飯後史書可誦者百遍夜讀子書每授三百遍讀書危坐不動句句分明呂榮陽公教學者讀書須要字字分明仍每句最下一字尤要聲重則記牢

朱子曰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常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方寸之間頃刻之際

困學錄言

卷之五

十一

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

司馬文正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韋布嘗為其言學者讀書以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常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塵史云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難通也先君因曰我見小宋子京說手抄文選三

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為學大率如此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瞽瞍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司馬溫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誦其文思其義所得者多矣

張子曰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

困學錄言

卷之五

十一

釋邑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朱子曰讀書遺忘此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

張子曰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得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曾中堂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魯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

理

黃山谷答王觀復書云所示詩文皆與寄高遠但語生硬不諧律呂或詞氣不逮初造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博爾以此知讀書雖貴博然博而不精亦無益也

陸子曰後生看經書須着看註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已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至漢唐間名臣議論反之吾心有甚悖道處亦須自家有證據庶民而不繆底道理然後別白言之

龜山先生曰說經義至不可踐履處便非經義若聖人之言豈有人做不得處學者所以不免求之釋老為其有高明處如六經中自有妙理却不深思只是平易中認了曾不知聖人將妙理只於尋常事說了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程子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

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呂居仁云學問當以孝經論語中庸大學孟子為本熟讀詳究然後通求之詩書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得主張則諸子百家長處皆為吾用矣

張子曰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又曰六經之書浩博而難窮故讀易者如無春秋讀

學集言 卷之三

圭

書如無詩學者莫若精意語孟語孟中得趣則六經皆可觸類而知矣

程子曰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始終治亂當何如是亦學也

伊川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捲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象山先生曰讀書須當明物理揣事情論事勢且如
讀史須看他所以成所以敗所以是以非處優
游涵泳自得力若能如此讀得三五卷勝看三萬
卷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
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其處事孰
為當孰為否皆令宵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機
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

元城先生曰其之止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

自學纂言 卷之五

古

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
同讀書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
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
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自以為得計非為北朝
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
言以為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
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
白老蘇笑以為然先生又云前輩讀書例皆如此
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爾武

帝時嚴安上書諫用兵其畧云今徇東夷朝夜郎
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
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出於此

張子韶曰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
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為空言矣

又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於育中則
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也

又曰書猶麴蘖學者猶秫稻秫稻必得麴蘖則酒醴
可成不然雖有秫稻無所用之今所讀之書有其

自學纂言

卷之五

五

文雄深者有其文典雅者有富麗者有俊逸者合
是數者雖然列於育中而咀嚼之猶以麴蘖和秫
稻也醱釀既久則凡發於文章形於議論必自然
秀絕過人矣故經史之外百家文集不可不觀也

作文

易曰風行水上渙天下之至文也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

徐鶴山云讀書而不作文無思議所讀者爆燼糟粕

耳作文而不讀書無源委所作者潢池汗潦耳

陸子曰文章要以理為主

朱子曰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

然

顏之推云文章當以理致為心胸氣調為筋骨事義

學藝書

卷之五

六

為皮膚華麗為冠冕

蕭統云文章當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為本

葛常之曰東坡在儋耳時葛延之自江陰擔簦萬里

絕海往見留一月東坡嘗誨以作文之法曰儋州

雖百家之聚州人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

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

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

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

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

作文之要也延之拜其言而書諸紳

陳同甫云大凡文論不必作好言語意與理勝文章

自然超衆

皇甫湜云文意新則異於常詞高則出於衆虎豹之

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

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迺

自然也

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

愈華而文愈鄙

學藝書

卷之五

七

呂

呂東萊曰文字不必多用事只用意便得

朱子曰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

妙而於義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

用於斯世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此天下之至文也然言止而

意不盡尤為極至如禮記左氏可見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豈有意學為如

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

蘇子曰昔之善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

為工也

張子韶曰凡為文章須是文字外別有一物主之方為高勝韓愈之文濟以經術杜甫之詩本於忠義太白妙處有輕天下之氣此衆人所不及也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詞李令伯乞養親表皆沛然如肺肝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數君子在後漢之末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詞意超邁如此是知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申學集言

卷五

六

呂

山谷謂洪駒父云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絕墨耳可更熟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有趣終始關鍵有開有闔如四瀆雖納百川或匯而為廣澤汪汪千里要有發源注海耳

李方叔云東坡教人讀戰國策學說利害讀賈誼晁錯趙充國章疏學論事讀莊子學論理性又須熟讀論語孟子檀弓要志趣正當讀韓柳令記得數百篇要知作文體面

學範云學者須熟看四大家文字體式然後備考古

人用意下句處

朱子云人做文章若仔細看得一般文精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有相似處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仔細少間却不得用

呂本中曰古人文章一句是一句句句皆可作題目如尚書可見後人文章累千百言不能就一句事理只如選詩有高古氣味自唐以下無復此意皆不可不知也

申學集言

卷五

九

又曰文章須要說盡事情如韓非諸書大畧可見至於一唱三嘆有遺音者則非有所養不能也

又曰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誚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遠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後世人事學語言者也

又曰左氏之文語有盡而意無窮如獻子辭梗陽人一段所謂一唱三嘆有遺音者也如此等處皆是

學文養氣之本不可不深思也

又曰讀莊子令人意思寬大敢作讀左傳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此二書不可偏廢也近世讀東坡魯直詩亦類此

又曰孫子十三篇論戰守次第與山川險易長短小大之狀皆曲盡其妙推高發隱使物無遁情此尤文章妙處

又曰文章大要須以西漢為宗此人所可及也至於上面一等則須審已才分不可勉強作也如秦少

游之才終身從東坡步驟次第止宗西漢可謂善

學矣

又曰韓退之答李翱書老蘇上歐公書最見為文養

氣妙處西漢自王褒以下文字專事詞藻不復簡

古而谷永等書雜引經傳無復已見而古學遠矣此學者所宜深戒

朱子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大柳子厚較精密

又曰六一文一唱三嘆今人如何作文

又曰某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

居嘗誦習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者

呂居仁云老蘇嘗自言升裏轉斗裏量因聞此遂悟文章妙處文章紆徐委曲說盡事理惟歐陽公為得之至曾子固加之字字有法度無遺恨矣文章有本末首尾元無一言亂說觀少游五十策可見朱子曰東坡文說得透如人會論底一齊指摘說盡了二蘇文字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

呂本中曰讀三蘇進策涵養吾氣他日下筆自然文

字秀需無吝嗇處

字

子

朱子曰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

又曰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主於文辭少間却是遺頭帶得些道理其本意終是可見

又曰東坡之言吾之為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裏面此是他

大病處

學範云古人文字規模間架聲音節奏皆可學惟妙處不可學譬如幻師塑土木偶耳目口鼻儼然似

人而其中無精神魂魄意思不能活發發地豈人也哉此須讀書時一心兩眼痛下工夫務要得他好處則一旦臨文惟我操縱惟我捫闔一莖草可以化作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學難以筆舌傳也

宋子京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准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架屋信然陸機曰謝朝華之已披啓秀於未振韓愈曰惟陳言之務去此乃為文之要

魏祖瑩云文章須自出機軸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

國學彙言

卷五

三

作生活也

張融云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夫文豈有常體但當以有體為常大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困遁寄人籬下

李益云做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太虛何心哉輕清之氣旋轉乎外而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茂禽獸昆蟲之飛躍游乎重濁渣滓之中莫覺其所以然之故人放得此心廓然與太虛相似則一旦把筆為文凡世之治亂人之善惡事之是非其人

合當如何書某句合當如何下某段當前某段當後如妍醜之在鑑低昂之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雖進而至於聖賢之文可也今之作文動輒先立主意如經論賦策不知私意偏見不足以包盡天下之道理及主意有所不通則又勉強遷就求以自伸其說若是者皆時文之陋習也不可不成東坡云吾文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行乎其當行止乎其不得不止

呂本中曰學者須做有用文字不可盡力虛言有用

國學彙言

卷五

三

文字議論文字是也議論文字須以董仲舒劉向為主禮記周禮及新序說苑之類皆當貫穿熟考則做一日便有一日工夫近世文字如曾子固諸序尤須詳味

顏之推云凡為文章猶人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坑岸也

朱子曰有典則方是文章

王剛中語云文字使人擊節賞嘆未如使人肅然生敬

龜山先生曰為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
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蓋君子之所養
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徐仲車曰凡為人必出諸已而簡易乃為佳耳為文
正如為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黃山谷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
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眾起羣

朱子曰古人文章只是平熟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
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

困學錄言

卷之五

五

好

學範云作文莫要於養氣養氣之法宜澄心靜慮以
此境此事此人此物默存於胸中使之融化與吾
心為一則此氣油然而生當有樂處文思自然流
動充滿而不可遏矣切不可輕意作文氣不能養
而作之則昏而不可用所出之言皆浮詞客氣非
文也文之變化無方當以此例挂之

又云將題目熟涵泳之使胸中融化消釋盡將題目
中粗語掃去取其精爽微妙之意作為文章超出

題外而不離題中此作文之極功也

徐鶴山曰禪機在本子上圓覺在腔子裏題目在本
子上文章在腔子裏

學範云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度越諸子悟入之理
正在工夫勤惰間耳或屬精潛思不便下筆或遇
事因幾時時舉揚工夫一也

呂本中云作文必要有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
非僥倖可得也

東萊曰須做過人工夫方解作過人文字如何操筆
目學錄言

卷之五

五

便會做好文字

東坡云頃歲孫莘老識歐文忠公乘間以文字問之
云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
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
者疵病不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公以其嘗試
者告人故尤有味

孫元忠學士嘗問歐陽公為文之法公云於吾姪豈
有情只是要熟耳變化姿態皆從熟處出也

蘇子曰文章之妙自熟中出

歐陽叔云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蓋看多則
得做多則熟商量多則當

穎濱云有一題目必有一篇好文字在只是人思量
不到

朱子曰文字自有穩當字只是作者思之不精

學範云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
所劣往往舍難趨易文章不工每坐此也作詩自
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

李方叔曰為文不可率易恐慣了人不見工夫處

問學集言

卷五

末

呂本中曰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字頻改工夫

自出

徐鶴山曰夜坐令人氣清靜思今人文精三復不言

而自願再書不竄而自更當其欣然有得不敢自
是正之於師質乏於友必有大過人者

陸子曰大凡文字不厭改患改之不多耳惟改方能

到妙處而發之易者恒不能多改昔歐公作一小

簡反復改之有改至八九次者歐公期於言者也

其不苟如此宜其傳之遠也推之凡事皆然蓋非

止作文一事而已

呂崇陽云歐陽文忠公每為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

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為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

入觀省之至於尺牘單簡亦必立案其精審如此

每一篇出士大夫皆傳寫諷誦唯觀其渾然天成莫

究斧鑿之跡也

曲洧舊聞云古語曰大匠不示人以璞蓋恐人見其

斧鑿痕迹也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彙

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此無他見其竄

問學集言

卷五

毛

易句字與初造意時不同而識其用意處也讀歐

公文疑其自肺腑流出而無斷削工夫及見其草

逮其成篇與始落筆十不存五六者乃知為文不

可容易班固云急趨無善教良有以也

朱子京云余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

臣喜曰公之文進矣

呂本中曰陸士衡文賦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

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世蓋不

能竦動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

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
老杜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
也

陳后山云善為文章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
而已至於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
朱子云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是
本來底筆路則尋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
廢

徐鶴山曰有蘊籍則優長有法制則嚴整有氣勢則

困學纂言

卷之五

三六一

跌宕有血脉則貫通有步驟則馳騁有風致則俊
逸

呂居仁曰文字貴曲折幹旋

又曰看文字須要看他過換處及接處

小說載盧携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
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
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
章謁盛文肅公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
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之文章雖皆出於心術

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
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
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
豐縟乃道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
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誥皆婉美淳
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為人亦各類其
文章王安石國嘗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
國所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

困學纂言

卷之五

三九

困學纂言卷之五終

困學纂言卷之六

豐城李杲纂

舉業附

或問為學以親故不免舉業之累陽明先生曰以親之故而舉業為累於學則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為學之志不真切耳

陽明先生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

困學纂言

卷之六

乙

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習舉業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

又曰謂學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

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

薛氏質疑曰伊川一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是亦引進之意後人由是遂分德業舉業為二矣夫誦書作文業舉之事也存心養性為學之功也存養工夫須臾弗離可以十日已乎書與文皆心性之言也誦與作亦心性之為之也然則離心性既無舉業又安有德業者哉溺之者不過忘本以逐末耳舉業者能存其心以誦以作不以功利枯其性業斯學矣為學者毋厭煩難誦中習存作中習養書且易明文亦易精學斯業矣

困學纂言

卷之六

二

作時義以發揮義理為主蓋義理明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此固開科取士之意也且發揮義理得出文字自佳故大家手筆不為纖巧之體而自宏富不為奇怪之詞而自華麗寄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典暢之內不善作文者不務說理而惟求異於文彩詞句之間則陋矣然文雖主於說理而其間

固有自然體則不可易者有開必有闔有抑必有揚首尾要照應輕重要稱停錯綜斟酌在相題而施之學者求通於理而能準則以成文其有不中主司之求而稱國家之用者鮮矣

四書五經之言皆聖賢心學所在我之心即千古聖賢之心我於聖賢之言一一體會於心想其光景既其趣味務得之所以然之故久之而義理通融充然有自得之學他日題目到手寫出胸中真味主司見之自當刮目萬選而萬中矣今未看書先

題學纂言

卷末

子

將一切不根時文主意破題堆積盈案以求強解概貼鑽研立說豈得本原况未必能記記之未必能得用也工夫可惜

前輩謂據六經為文方有根據須六經義理融會於中得心應手觸毫而出通篇不見六經之語而六經之精義妙道無不在焉此古之所謂博雅之士也今不顧理之是非事之乖合而強綴以成文意謂織錦實則補衲矣

須於看題上着力題識得真正不患不善作黎明時

須讀五經一二葉蓋五經者文之蘊釀之源也每讀時文不見出入五經者終作陋格

學者為文雖苦心而不見好光景者何也如射者學射只要得一教師授一射法操弄得恰好便能命中故儘有中等無力人亦能中百步之外儘有十分膂力人不能射五十步之內此由得法與不得法也作文亦如此有五分秀才做出十分文字以其得舉業拿題挑字眼撇脫處故立意選詞運勢並肯綮故也有十分秀才只做得二三分文字

題學纂言

卷末

子

只因他才氣雖賸學問雖富却於拿題挑洗字眼處不見伶俐徒自喫苦拖來拽去將閑話纏繞不得箇中肯綮故也試看兩箇拳師比棒一步放空做文字先要了得意詞不要去管他

題目全當用骨不可用肉

理精思足詞練氣昌四者缺一非文也

理愈精則氣愈昌氣愈昌則辭愈練

以說理為主者理既明而詞未始不暢以修詞為主

者詞雖勝而理未必能精

文章才氣不在多辭文章妙蘊不在用事

文字緩只是緩促只是促不在多少

善作文者靜密以窺其機委曲以開其會錯綜以理

其緒平正以達其詞

經緯群言整齊萬緒外無遺藻內無遺思

題目平昔恕下對閱切不可取便苟簡句句須要見

理透徹但遇難處即宜掩卷默思下筆雖未必成

文臨場亦少費力

國學集言 卷五

五

常將俗話講解題目解得通然後作文

作文再用不得第一層意須用第三層意思之思之

文字須思人之所不能思發人之所不能發令人讀

之神竦而意奪焉可以言文矣

文字沒要緊處我也這等做人也這等做只是無人

所在再不肯放過

有等文字平順其實是爛熟有等文字是箇大帽子

其實不切千篇文字自有千篇意思不可涉於熟

套

作義最貴體貼題意切近真實使人讀文字便知題

目如看真容便知本相方是 hands

善作文者將本題目上緊要數字往來顛倒捉掇翻

出無限好意便成一篇精練昌大之文非妙於文

者其孰足以語此

作義之法一曰先認題中通篇語脉以識主客輕重

虛實之情而布其大勢二曰構思欲其明白而蘊

釀三曰選詞欲其藻麗而溫潤四曰剪裁須剪裁

有方纔疎爽五曰跌宕須跌宕纔醒人眼目

國學集言 卷六

六

戒無味之句戒生造之字戒情短而強以為長戒意

盡而復贅一層

忌冗雜忌浮靡忌煩瑣忌短促忌古板忌陳俗忌濁

滯

練句貴溜亮如行雲流水之勢凡句中有陳字俗字

多字即宜點換久則自無

作文如美女織錦閱文如走馬看錦織時索縝窺看

時惟絢爛

馬屋文字大槩有五一日理趣二曰氣格三曰詞采

四曰風度五曰音律理趣欲其精深明幽氣格欲其骨棱昌大詞采欲其清新俊麗風度欲其飄逸跌宕音律欲其頓挫鏗鏘

文字要平和若平和自有鏗鏘鏗鏘叫不得平和

凡文字饒風度而乏氣骨不成令器有氣骨而乏風度不利進取所謂文章優劣本乎精神富貴高卑在乎形器

場中校文如走馬看相故文字惟貴顯典淺三字顯則不隱晦典則不粗俗淺則不迂僻知此三字而

讀書

卷一

七

張

作義無遺論矣若引用經傳成語組織成文於此三字尤不可不知

沈隱疾云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則不艱深易識字則不生澁易讀誦則不聲牙

有才力人作時義當下氣絕趨尺步為範我馳驅之法無才力人作時義當氣象憑虛神風為掀揭宇宙之態

大凡文字纔高起底須要逐字逐句檢點他纔穩平底議論見識低却以古人高文援之

作義以達題意為止因破題不能盡達題意故用承承不能盡故用小講小講不能盡故用大講大講說開了故用繳以束之繳不能盡故用結義至繳結則題意無餘蘊矣凡小講不宜與破題同意繳結不宜與大講同意

文格雖有破承起講大講束結許多節目却只是一篇文字破承中意小講不可再用大講中意束結不可再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方為得體

夫文之有破題猶人之有刻冕而一身之威儀係焉

讀書

卷一

八

故夫人天資之高下學識之淺深筆力之工拙即破可知其槩矣可不慎歟

破貴破意不貴破詞須官樣宏整雄健鏗鏘乃若庸常繁贅風斯下矣

第一要看題目中兩重的意思將來作破更須簡潔為妙邇來破題往往下句說出聖賢言外意只看破亦佳但恐承中又要說出至起講束結處又要說出則犯疊床架屋之弊矣

破題中曰原曰推曰表之類皆俗儒派頭破題只要

直頭直腦引得起自是大家如知之者一節破云
論人之於道貴於有所得焉何等好書於有所得
則知與好皆舉之矣不如此縱將知好都破出來
亦不好

夫承題者承上意以接下意之謂也承下一句最要
發中肯綮更比破意入裏一層下二句仍要精融
或加咏歎大要以雄健有意為主

凡經義直指全體在一破未發者於承發之不善承
者是重破耳又云長題破要簡至承則漸詳吳寧

國學集言 卷之九

九

菴見人六蓋下一句的便不喜蓋嫌其直撞也着
兩句便出步自在甚矣下只一句愚謂破略而承
詳破虛而承實破實亦實破虛一虛者承之弊然
長題又不在此限

分破宜合承合破宜分承正破宜反承順破宜逆承
原題以簡明為上明而長次之長而不盡為下盡而
簡最上邇來有先說三四句然後入講者須題目
來歷深長非講結能盡或可如此不然冗贅煩瑣
動人憎惡矣

凡文字起頭若曰上須有源委顧重小江云開了講有
話頭引起便用無則不如徑入謹耳吳寧菴云小
講不可將題目說盡了不拘對與散着一兩句引
得下文起便罷

起講體格頗多有在題目前一步者有從題上生意
者有總會題意而先為數語以談之者有原委題
目章旨者有反說以起題目者大要有風骨有議
論始得

開講不可說盡了如斯民也君子貞而不諂開講就

國學集言 卷之九

九

將題目一句說盡了此又當別論蓋題目非是逐
句挨排之格故須是總提破一句在前纔好滾作
一團做去做來只是索繞提破這一句此定極法
也

大講者正所以發明題意有當提掇者有當挑剔者
有當反講者有當先反後正者有當先正後反者
有當詳其意者有當畧其意者有當急入者有當
緩入者有當直致者有當委曲者有題本參差而
當整以一律者有題本散漫而當貫以一意者有

數句對一句不以為少者有一句對數句不以為多者惟思其意之所在而斟酌消息之至於變化轉移曲盡精義則又係諸才矣

題目先要主張先後看聖賢意脉所在若後意當重則前意當輕後意當詳則前意須略亦有前重後輕前當詳而後略者隨題立意可也

文字要一往一來母一往不來如欲抑則先揚欲揚則先抑方有頓挫大凡文字如織布織得緊密者是文字其校文字不特股中有往來反覆者東又

田學集言

卷之六

十一

與講中相及者結又與束相及者須知轉折轉折之法有三一曰反頭二曰開鎖三曰回顧反頭文字最有發揮一轉再一折事理燦然明且盡矣近自作時文者只要順文而下近於不識理且文章亦無節奏此法有在半篇中用者實難於君博學於文程義是也有在一篇中用者恭敬幣之未將無為其所不為程義是也

何謂開鎖蓋文章意緒多端每過開陰去處須捆束做合前面說話多從這裏過

何謂回顧蓋文字最怕一直寫盡唐子舜好問四句逐段回顧如邦有道危言危行危行危言危行危行處反反覆覆繞有道上

作文須要原其來應極其歸趣通其脉絡然對景亦不可放過王守溪講危言危行何等頓挫然正對危言危行處又着實講還他此謂虛實相生有無互藏也

田學集言

卷之六

十一

講意貴善鋪敘須一步進一步而愈出愈奇大率前面宜虛後面方好指出實事如指實不盡者須略點出一二或三四事以見例又須繳歸題目方見切實其股法或前兩股短則後兩股宜長或前兩股長則後兩股宜短以至六股八股亦要長短相間方見波瀾句法亦然

走着前一股常養着後一股如陟九層之臺只見其高不見其重方好

對意不對辭對辭不對意參伍錯綜開闔顛倒庶可言文矣

虛實輕重兩不相稱是謂偏枯

一意而屢出一語而屢用是謂重復非特語意不可犯重句法亦然非特句法不可犯重文勢亦然右動靜寤感體用性情顯微神化太公順應天德王道盛德大業等語先後雜出首尾並舉此語意犯重者也前二比用四六而後二比用四六此句法犯重者也前二比用也字後二比用焉字前二比用乎字後二比用哉字此文勢犯重者也

過文有不必用者有不可不用者用之不可太迫不可太迂程義生財有大道一章過末句云生之寡

而食之者衆是相率而為怠且奢也財惡乎而不匱為之舒而用之者疾是舉國而違勤且儉也財惡乎而不屈反覆頓挫鬱乎有文

大抵做文字不可放令慢轉處不假助語而自連接者為上然會作文字者亦時一用之於所當用也走馬法不拘在起講腹尾但有棧處難得方軌成列須用扯長人馬一絲度過若落平洋自宜肅隊緩行不可急遽以傷寬大之氣

凡謂之曰緣不做在題目裏只似結非結意的蓋緣

前面平平說來至此發一段挽住前的意思

繳貴善味嘆等講至題意已盡復總括其意作兩小段於後此是味嘆之法所謂味嘆者不離上文之意在詞語簡切判斷明爽無疊床之病耳如大學傳之九章三引詩只是味嘆上文家齊國治之意非齊治之外別有所味嘆也大抵作文用鋪敘文法易用味嘆文法難講末得幾句味嘆便覺意思從容恣態橫溢有臺閣氣象

題目上字一字不可遺題目中意一意不可少

題目中所有字做到彼岸須要挑點還他勿云已發其隱竟埋沒過了若長題不拘此限

凡文字有合用註者亦須融鑄點化不可直寫助語辭用須恰好多一字便贅少一字便弱

夫束題者收束題意而使之整齊完密者也或於題內立論或於題外立論或補其所未全或發其所未及大要有斷制有議論有警策令人讀文至此復加疎容豈不善哉

夫結雖末義所係不輕草率字謂虛携文章有首尾異

日必貴近時文場日啓有限主司不暇遍觀論策
多於結中看人才華有文字儘佳因結弱而棄之
者亦有文字雖未甚佳因結勝而取之者可不慎
歟大要有議論有精神有關鍵有生意愈出愈妙
言有盡而意無窮最忌庸常排比委靡雜滯結意
大槩要出一步不可沉題然亦不可離題

認題作文字須識得圓機活變

理致題當精密叙事題當嚴整制度題當詳明問辨

題當激切

題學

卷之六

上

題目俗的死的須要點化令雅不可執着

有筆說理題目用本色語發他一團精髓不可着一

些脂粉如思知人二句百世以俟二句有筆片段

題目無甚圓機妙理須將經傳語來粧裹填塞然

亦要疏通

滾作一團文字其間亦有相生次第前兩股大抵含

蓄意思後二股始細破出來

凡題目中有口氣急難依他口氣一句說盡者須曉

得提法將下文細束總做一句就答還他然後講

去厥出步從容若待做完下文然後申答恐讀者
無此長氣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過文
云君子所以能自信於來世而不惑者何哉亦惟
知人之理而已

作文與看書不同如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全
章仁言仁聲與善政善教本是開看近有作者却
將仁言串善政仁聲串善教蓋文字要是這等維
蛇假合天地間自有此理

文字須無中生有無情做出有情如顏淵季路侍章

題學

卷之六

十六

三

回路孔子言志交接處有甚情近有作者過到顏

淵曰子路之志可謂能與物共矣然猶有功與思

也過到孔子曰顏淵之志可謂忘已矣然其量猶

未徧覆而其迹猶未渾化也如此便覺有情

不但穿插題目要彌縫今其脉絡相通雖兩片題目

亦有當連綴者如責難於君謂之恭二句過文云

然事君固在於責難責難莫要於陳善

有等題目雖是兩句其實只是一句者須將題目撮

做一團講去無端無始無前無後期於意盡而已

不必將題目逐字說

有等喻意題目講中須將正意大講兩股今讀人莫不飲食也二句臨了只將飲食配道作兩句束之有要打抹節頭者唐荆川嘗論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題演將必有事焉做兩股再將必有事焉而勿正搭做兩股將心勿忘做兩股再將心勿忘勿助長也搭做兩股渠做克伐怨欲全章將可以為難搭仁則吾不知也做兩股仁則吾不知也另做兩股却是此法

國學集言

卷六

十一

長題大要收拾整齊嚴密篇中練意中練句當重處雖一句可作半篇當輕處數句只對一句亦有隨句隨義不必強對者譬則春蚕作繭遇物輒成無庸泥格矣

二三十句題目也是一滾的意思小題可知八股亦是接續若但詞語接續亦不是文字有當步驟處不可失之呆有當圓活處又不可失之輕漂

短題大要發揮明徹當由淺而深由畧而詳次二比則接前二比尾後意又次二比則又接次二比尾

後意愈出愈奇愈進愈妙而縱橫委曲發盡聖人所以明理立教之意斯短題之則也

大凡文字大題要收拾小題要發揮然收拾中不可無發揮發揮中不可無收拾

二三場文字雖亦各有體則然猶可以隨人才思馳逞惟頭場規矩做定針線織成雖有才思隨意馳逞不得故論其體槩雖稚子亦能成篇求其精純必欲股股句句不可易置不可增減則雖老師亦未易合格也故主司去取全在頭場然二三場若有規矩就頭場亦足以見之故觀其講結通今博古句法可方可圓有議論有斷制而論策可知也觀其間架整齊詞氣蒼古而詔詰表判可知也若頭場不合體格二三場縱有才思何由得入主司之目

國學集言

卷六

十一

陽明先生示徐曰仁應試曰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育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

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舉了即放膽下筆
縱味出處詞氣亦條暢令人入場有志意局促不
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
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
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
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
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早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
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
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
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全濃味劇酣
譁浪或竟日偃卧如此是撓氣昏神長惰而召疾
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
自清寡思慮屏嗜欲則精自明定心氣必眠睡則
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
特自科場一事而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
即起勿使昏睡向晚即睡勿使久坐進場前兩日
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
篇以自娛若心勞神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

忽茫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
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行之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
矣每日閑坐時聚方囂然我獨淵默心中融融自
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遊非吾子
槩嘗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

刻困學纂言後序

侍御勺溪李公來按楚始自德安飭吏肅紀考俗祥刑諸所錯施既備秩秩有澄清風維時士庶方曠見之而

公益持虛懷不自足惓惓以明道淑人爲念迺進諸士子誨之反覆於一貫之旨

既又出其所手輯書名曰困學纂言者

困學纂言 後序

十一

示文偉奉而讀之見其昭昭爲入道階

不覺躍然請曰此明道淑人之具也盍梓之以廣其傳

公許焉於是退而授之梓人工既竣竊復僭言於末簡夫自堯舜至於孔孟氏皆身斯道之統天下人翕然宗之孔孟而後寥寥焉逮有宋濂洛關閩諸君子出

而後斯道一大著夫孔孟而後如董韓

輩未嘗不言道而斯道之明又何待於

濂洛關閩諸君子也蓋明其道者未必

能行因文以見之者未必體之以身故

其教竟歸於詞章而無益於世若宋之

諸君子則非徒言之實身蹈之故能倡

斯世而共由也

困學纂言 後序

十二

公之爲是書其妙契乎諸君子之所以倡

斯世者矣今又廣其傳以倡楚之人即

濂洛關閩諸君子復出何以過哉我楚

人士其相與體驗於身心使尚行之風

成於江漢而我

公明道之功可與諸君子並焉斯爲不負

矣然

公之心非獨在楚也將由楚而及天下也

文煒不佞敢告夫天下之觀是書者

萬曆二年甲戌夏六月吉德安府知府

青齊馬文煒拜手謹書

困學纂言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李栻撰栻字孟敬豐城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
浙江按察司副使是編乃隆慶庚午栻爲肥鄉知
縣時所刊分十二門曰學問曰立志曰存心曰精
思曰實踐曰謹言曰敬事曰求師曰取友曰讀書
曰作文曰舉業皆採摭古人議論近於講學者分
類次敘然講學及於作文抑已末矣作文之外又
別立舉業一門其說尤未免於雜也

灼艾集二卷續集二卷餘集

二卷別集二卷

〔明〕萬表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灼艾集八

卷》提要

題灼艾集引

語曰通天地人者曰儒
其終倫極絕凌駕上下周覽
六合陶鑄古今樹不朽而垂
萬禩哉第牛毛蒲絲之若
積案盈箱之謂又若厭博
收而尚精謫則主言者撫拾
雖工未揆指為安可披吟
白首凡為也蓋竊意治世
不諱征伐之兵治生不廢
眩之劑此三年之艾所以重
於七年之病也夫人心之匠

私心者伏寇然著述亦片言隻
字嚴於斧鉞凜於威譟此亦治
世征伐之兵也用是興起者
邀創考之校然稟程若提若
命而無敵二也然後知著述
立言所以鼓吹激發之化遠
也是集也以均艾名夫艾治言
病醫萬載之矣倘六人心有
病非善言莫能療救而察脈
視舌保全生理與邀稽博採
收拾前言以詔示耳學者同
一意者歟蓋先儒有作者一

則曰訂頑一則曰砭愚約艾之
語其即鍼砭之謂歟嗚呼使
其言是以資為識正人心則又
何以可厭其繁稱焉也時對景
矣偶涉其趣遂不忍釋手殆
至倦而忘暑是謂登臨涼之
福堂都昏迷之伏寇則深力
立言者用心之苦心以一言而
冠其篇首云

己酉夏月以真老人李登撰

灼艾集上

唐語林

玄宗時重午日勅賜丞相鍾乳宋璟命下第將此附醫人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附其家必遭竊匿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谷那律貞觀中為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為九經庫元微中常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雨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死為之不漏也意不為改獵高宗深賞焉賜帛二百匹

陸少保字元方曾於東都賣一小宅家人將宅直矣買者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子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遂辭不買子姪以為言元方曰不爾欺之也

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嘗欲吊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僕誤持餘衣懇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澄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

韋丹少在洛陽嘗騎驢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

水濱廼魚者網得大鼉繫之橋柱丹不忍問曰幾錢可贖曰五千丹曰吾驢直三千可乎於是與之放鼉於水徒步而歸

大厯中初開東飢疫人多死滎陽人郭損率有力者每鄉為一大墓以葬棄尸謂之鄉葬翕然有仁義之聲

劉玄佐為將相其母月織縑一疋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縣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賢為將相吾向見長官白事卑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為吏本縣時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

待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奇之重須務竭軀故玄佐終不失臣節

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廨廼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廼令人潛度廣狹以廉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廨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捫虱新話

予嘗愛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平生二十失佻易辨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念不思難說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妄自標致擬

倫勝已疾惡太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簡遇下苛
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
備於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畔滅
否品藻不揜人過惡立事隨衆好更革應事不
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任
事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論事無機械行止無規
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大害而憂患太
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二十失者予亦有
之疑最甚者能易辨急遇事輒發指介剛直忿
不思難疑滯少斷勞而無功疾惡太甚不恤怨
怒直語自信不遠嫌疑求備於人不恤怨咎臧
否品藻不揜人過交淺言深戲謔不知止臨事
無機械行止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以
君子行義責望小人
遺原又云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疎闊
劇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
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
不貪權利而好躁進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
識暗強料事非濫家而深刺樂放縱而拘小禮
樂易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

疑而數爲人所欺此十八蔽者予亦有之其中
有可自恕者智小而言大言疎闊而實無謀賓
客滿座而不喜談辨與人寡合而未嘗異議遇
喜而不自樂多難而不憂率爾動靜而未嘗有
意以無思處事多忤以無疑故數爲人所欺其
最可自責者尚風義而齷齪不畏強禦而無勇
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予每以此自攻其過
亦如遺原遇未嘗不悔既悔復然亦不知其所
以然也
予又嘗愛吳處厚能論相云心相有三十六善
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
也慕善近君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
人五也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
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
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
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便睡不着十四也馬
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人不憎怒十六也不文過
飾非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
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濟人
急難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

舊二十四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
妄語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
有叙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
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方圓隨
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也知人飢渴勞
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竭力救難三
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永終不
全則福禍相抑蓋有之固非外事無之實為累
德予故嘗以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過以後三
十六善自飾其明

鶴林王露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
兢兢臨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粗豪却
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
矢予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
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
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履
踐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
似不能言者而却兼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
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

之士殘忍尅校能聚歛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
開墾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
就便善捭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
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
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柱
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
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
深履薄之工夫也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
勤不儉乎予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飢一婦
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飢寒也農民晝則
力作夜則類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
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
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廼疲
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
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
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
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明內守
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
為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
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
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瘥甚易政恐二年
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乎
文伯廼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
汗解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
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
榮賔外物有遺之士蓋視為塵垢糝糠借曰所
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有此身廼可有此榮賔
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廼甘心從壽愈疾以從
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傳豈不愚惑之甚哉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季損遺心予謂人患遺
心不存耳遺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某
臆饒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
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
籠檻桎梏且其看除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
者人心耳豈遺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
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皆在人其
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

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
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是此遺理各止其所
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皆有僧居深山
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
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
皆不為之動久之廼窅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
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
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心安如是又豈除
目所能損哉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臺諫侍從莫敢議之至韓
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
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
要為以下攻上為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為國家
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
方嚴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蜂起譁然不
安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
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范公當國不久
韓公當國時嚴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
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
便指為政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為侍從臺諫



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致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諺云吃拳何似打拳昧此言雖鄙實爲至論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迺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舍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迺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顯詩云方丈并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骷髏就此埋予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予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箸敗著以柱棒撐弊篋於廳

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擗豪彊拒絕宦吏悉無所畏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鶻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盃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祖禡裸裎焉能免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炙雞瀆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爲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云吾亦有個大算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亘

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筆數乎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予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之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後世惟諸葛武侯有伊尹風味觀其告後主曰臣

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諾有作奸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

人敢與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生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為小官而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予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太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醲醲飽鮮昏人神志若蔬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

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僂而不荅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苑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麇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

其三周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遺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宋皇祐間吳中大飢范文正公領浙西廼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蕪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廩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廼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致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飢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

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爲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之也歛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人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廼欲禁之乎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窳更恐乘危自着鞭戒好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嘗誑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廼自求押到何也

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澤不舉而多方阻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
智先曰莫若書王荊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
繞一曲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
有我其心已與古人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潑
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
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
廼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
時趙清獻公之折荊公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
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荊公夫自文籍
既生以來便有書丹書放勳三墳皆書也豈得
謂無書哉持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
荊公不同耳當時荊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
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廼不
能讀書也嗚呼荊公注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
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
在胸中也哉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
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
知取知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爲取

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
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漢高帝
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地
封韓彭無憂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
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
餘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
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凍水迂書

迂夫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
叩之然後鳴鏗司鏗輪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
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
而不鳴也亦爲廢鍾鼓矣

迂夫病蠶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通夕不寐有
道士過之問曰子知病之所來乎曰不知也道
士曰病來於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食骨之蟲
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
之何拒之其必與之迂叟曰諾於是以齒與蟲
惓然而寐一夕而愈

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其徒曰
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謹聲顧見其

車已覆其徒謂曰子何用知之達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遭雨澤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趣也而車不量其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禍有巨於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廢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迂叟曰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

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龍舒子

予嘗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皆是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人

有錢一千日月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

十日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易稱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天地之大變化之妙鬼神之奧猶不能逃於數況於人乎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奢而壽長者何也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爲聖人節而不縱可爲賢人縱而不節是爲下愚蓋殺

養生集

生以資口腹姪慾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姪慾多姪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二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必先節姪慾若能節姪慾即可省口腹此迺安身延年之遺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若縱之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矣

佛言受即是空謂受苦受樂及一切受用也如食列數味放筋即空出多騁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又如爲善事既畢其勤勞即空

而善業具在爲惡事既畢其快意即空而惡業具在若深悟此理則食可菲薄無過用殺害之冤債出可隨分無勞心苦人之煩惱遊觀可息無放蕩廢事之愆尤善可勉爲無懈怠因循之失惡可力戒無恣縱怨讐之罪予喜得此理故欲與人共之

齊東塾語

韓忠武王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騾放浪西湖泉石間至香林園蘇偃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客歡甚盡醉而

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一詞以遺之臨江僊云冬日青山瀟灑靜春來山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翁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王生長兵間知未能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梓人掄材往往截長爲短斷大爲小畧無顧惜之意心每惡之因觀建隆遺事載太祖時以寢殿梁損湏大木換易三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乞

以摸枋一條截用上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止嘉祐中修三司內勅一項云敢以大截小長截短並以違制論即此勅也大哉王言豈區區斬一木哉是亦用人之術耳

朱承逸居雪之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以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於門朱因以好言論之曰汝主

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懇聽命既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顛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熙寧間中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即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或即著萍洲可淡者遂爲吾鄉名族焉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謝方叔惠國自寶祐免相歸江西寓第壬申正

月公薨居無他忽報雙鶴相繼而斃公喟然嘆曰鶴既仙化余亦從此逝矣於是區處家事凡他人負欠文券一切焚之沐浴朝衣焚香望闕遙拜次詣家廟祝白招親友從容叙別具有條理遂大書偈曰罷相歸來十七季燒香禮佛學神仙今朝雙鶴催歸去一念無慙對越天瞑目靜坐須臾而逝遷表來上特旨盡復元官恩數贈恤加厚焉坐死之際亦近世諸公所無者趙南仲以誅李全之功見於趙清臣史揆每左右之遂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起遂分委以邊面

南史

世

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餞適有呈緣竿使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看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栩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蓐曰不然未育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而二子皆成立

長日栩字景韓季曰詔字景虞栩之子樵樵謂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友睦婣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是婦義理分明

平江記事

吳人自相呼為貳子每歲除夕羣兒繞街呼叫云賣癡貳千貫賣汝癡萬貫賣汝貳見賣儘多送要賒隨我來蓋以吳人多貳兒輩戲謔之耳吳推官嘗謂人曰某居官久深知吳風吳人尚奢爭勝所事不切廣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知異時反貳子孫不肖之害故人以貳目之不亦宜乎

南史

世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雖茅屋數楹而對石自然幽勝有田數段足以供饘粥而已隱居好學不求仕進尚文好客客至必留飲以故歲常釀酒數石而自奉則布衣草屨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對根一坎墻陷諦視之下有石龕啓之皆白金也廼亟掄之一毫弗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季值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邪廼啓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廼已女

將適人、惟荆布遺之、而於歲中之物、鎔銖無犯、其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封如其官、壽至九十七而卒、

尚論編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詞、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復子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牀、而錢數百、塵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

裴萬頃字元量、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為司直、在朝賦新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兒時只道為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司馬溫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

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邪、於是創一書、以反行客、亦不私其錢、

李佛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盡一往見之、佛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遂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劉舉之為司馬、公所重、元祐間、薦為館職、謂罷之日、足下知所以相薦否、罷之曰、某獲從公游舊矣、公曰、非也、某閑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倖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漫叟拾遺

笑寶戊子中元子遊長安、與丐者為友、或曰、君友丐者、不太下乎、對曰、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出遊於國、見君子、則友之、丐者今之君子、吾恐不得與之友也、丐者丐論子能應乎、吾既與丐者相友、論求罷丐友、相諭曰、子羞吾為丐邪、有可羞者、亦曾知之未也、嗚呼、於今

之世有丐者丐宗屬於人丐嫁娶於人丐名位
於人丐顏色於人甚者則丐權家奴齒以售邪
妄丐權家婢顏以容媚惑有自富丐貧自貴丐
賤於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
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者更有甚者丐家族
於僕圉丐性命於臣妾丐宗廟而不耻丐妻子
而無辭有如此者不為羞哉吾所以丐人之棄
衣丐人之棄食提甕倚杖在於路傍且欲與天
下之人為同類耳不然則無顏容行於人間夫
丐衣食貧也以貧乞丐心不慚迹與人同示無
異也此君子之遺君子不欲全遺邪幸不在山
林亦互且甕杖隨我作丐者之狀貌學丐者之
言辭與丐者之相逢似丐者之無耻庶幾世始
能相容吾子無矯然取不容也於戲丐者言語
如斯可編為丐論以補時規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
如平心平心不如忘情嗟曰幸先生教之先生
曰夫平心能正是非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
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乎子見天地乎
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露自

均根抵自深枝幹自茂如是天地豈醜援而成
哉草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
天若壽若賤若賤鳥可強哉不可強也不可強
也不如忘情富學草木嗚呼上皇強化天下天
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天下亦從而偽
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權宜
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起貪徇紛急之
風以至於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
冥然遂忘家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
學不喻乎

南溪詩話

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
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蟻蟻同盡隨丘墟
顏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
以來詩人無此句也

富貴於人造物所斬人至晚景得富貴者未免
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
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司空
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讀
此二詩使人凄然誠不足為此也

文正公鎮越有戶曹孫君中卒子幼家貧公勸之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十口相携泛巨川來時煖熱去時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

夢谿筆談

穎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背有空地丈餘即是籬聞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曾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為見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其人告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季前亦曾到此桑下納涼何為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為生曰吾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廼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偶有鄉人俗此屋遂居之惟與人擇日又賣藥以具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為傭耕自此

足食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為又問常自何所為曰端坐耳無可為也問頃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嘗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冊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遺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楞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渾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唯買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官屬閑話軫還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知遺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効驗尹師魯自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進退為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為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

書示炎曰。師魯遽謫。夫意遂至垂理。殊可恠也。宜往見之。為致意。開諭之。無使成疾。炎即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遣文正意。迺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深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迺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於胸中歟。

全唐詩話

唐姚崇口箴云。君子欲訥。古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誨。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謬。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取。何言者天。感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貴。無掉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謹之可大可久。

欽之伊何。三命而走。謹之伊何。三緘其口。勉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顏魯公為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厭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學在琴詩。頭上而今有二絲。漢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埽。髮明鏡從他別。黃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妻持詩詣州。請公牒求別離。顏公案其妻曰。玉歡之廩。既虛。豈尊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汚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遂筆之後。無棄其夫者。周朴唐末詩人。寓於閩中。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飲酒茹葷。愧然獨處。諸僧晨粥。郊食。朴亦攜中孟。廁諸僧下畢。飯而退。率以為常。郡中豪貴。設供。率施僧錢。朴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一耳。得千錢。以備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徒亦未嘗厭也。性喜吟詩。尤尚苦澁。每遇物。搜奇抉思。日。盱忘返。苟得一聯一句。則欣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

遇游徵卒疑樵者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廼釋之後黃巢至福州求得朴問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事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

李約觀祈雨云乘條無葉土生煙簫管迎龍水廟前米門幾處耽歌舞猶恐春陰咽管弦此輩豈知民隱者邪聶夷中公子行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遺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亦此意也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又斫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

羅新穀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李紳憫農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呂溫誦之曰此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

王子年拾遺記

燕昭王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肅曰寡人志於僊道欲學長生久視之術可得遂乎肅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老宛若少童貌如水

雪形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廼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為上僊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沈神滅念常遊於太極之門今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卻老雲遊何異操圭鬻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廼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肅羽衣一襲表其墟為明真里任末年十四歲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剗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視其勤學更以靜夜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老雖存謂之行尸走肉耳

省心錄

士大夫若以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為素餐請以驅役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誅陳悉繁則凜然如履冰岌然如臨淵有愧於方寸者多矣若於奉公治民之遺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

足為盜矣

古之人孝弟力田行著於鄉州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強記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為取富賢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惟賢者則不然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

富賢者奢侈相尚奉養之外棄廢寶貨窮極土木

物類集

卷

惟務相勝貧賤者專於工巧伎藝古所未見

一日之直可以盡農夫終歲之利故棄本逐末耕耨者少而衣食者多求其盈餘儲積不亦難哉

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

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為已重者不知富賢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顯禍行通衢大道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飽肥甘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飽藜藿者鄙膏粱樂貧賤者薄富貴安義命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臧否

芥隱筆記

山谷詩嘖羨不如放麋樂羊終魏巴西按說苑樂羊為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為哀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為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麋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麋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山谷之謂巴西不亦可乎

老杜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百姓多寒誰可捄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因話錄

范陽盧仲元家于壽之安豐其妻清河崔氏從氏兄即有薄田百畝在洛城之東守遺力田以自給未嘗干人常躬耕得金一銖計百兩不言於人密埋于居室內臨終其妻李氏以家貧子幼身後東餒為憂崔屏人語妻以埋金之事指其記處戒云慎勿言於人他日盧郎中來可告也未幾盧赴調經洛中吊崔氏之孤訖李氏述亡夫之意盧悲泣久之曰唯嫂之命盧遂罷選持其金幣於楊州時遇金帛兩獲八千復市南貨入洛為崔孤置田宅兼為剖分家事既畢而歸踰年方選竟未嘗言於人唯密親有知者盧君生既字子嚴清望重器為世名臣信陰德之報也

或問東津先生曰管人立法將以利人邪曰利之曰何以後世反為害也曰因其利而奸生則反害也燧人鑽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後世有咸陽焚燒宮室三月不絕之毒伏羲畫八卦造書契安知後世有假鬻文字以並遺欺誑時俗之弊后稷播百穀安知後世有權酷閉糴茶鹽求利之苦軒轅制車服戎器安知後世有

華澤靡麗相尚及窮兵黷武之弊制宮室安知後世有甲第別館凌雲耀日唐虞建官列爵安知後世有入金納粟冒取公侯禹平水土別九州安知後世有山林川澤之稅開津堰埭之難周公制嫁娶之禮安知後世以依衛姻援而求富賢孔子刪詩書定禮樂垂五常之教安知後世有掠儒之名而盜聲華叨尊顯凡此觸類洸訖流蕩紀綱大壞其本豈聖人之過邪其由聖人落之邪其後世為治者引而熾之邪有諸其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不憚而去他日謂友生曰公好衣褐之夫何也吾不知其賢愚且覺其臭友生應曰蠹褐之臭外也豈甚銅乳銅乳之臭並肩而立接跡而趨公處其間曾不嫌耻反譏余與山野有遺之士遊南朝高人以蛙鳴蒿萊勝鼓吹吾視蠹褐愈於世之朱紫遠矣

吳禮部詩話

楊與立子權從朱子游寓居蘭谿幽居詩云柴門閒寂少人過盡日觀書口自哦餘地不妨添竹木放教啼鳥往來多谿頭詩云谿頭石磴坐

盤桓時見修鱗往復還。可是水深魚極樂。不須
妄意要垂竿。有遺之言。意象自別。頗與禽語相
關。意草不去。意同後一首。還竿非韻。不必論。

王相元章魯齋從弟勸農詩云。雲擁旌旗出翠
微。勸農五馬夜歸遲。年年祇把親耕語。說與山
荒水色知。于介翁和之云。同井分田古意微。租
庸遺法亦陵遲。欲耕多是無田者。試問使君知
不知。皆規諷感慨之言也。

范浚茂明雜興詩云。乞火固得火。不如鑽燧多。
寄汲非無泉。鑿井泉盈科。君子貴自得。顧豈求
之他心焉。有餘師。奈彼自棄何。又飢人嗜敗肉。
渴人甘腐漿。一爲飢渴害。飲食俱失常。況茲方
寸間。邪欲紛難量。微哉此心害。禍甚飢渴傷。浚
有心箴。見如朱子。且有不知從誰學之之嘆。憲
攷其文。大槩有得於孟子爲多。二詩亦祖孟子
意。杜叔高詩。龍川謂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
之氣。有江陰懷古四首。其一曰。天地有大經。聖
賢實先覺。一身萬世則。激懦返忠朴。周勃真少
文。汲黯信無學。歸然社稷臣。漢脉終有托。微臣
有楊雄。百拜美新作。易兒無英標。焉用讀書博。

所見卓然。蓋亦一時之豪也。



幼艾集下

世說新語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捨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庾公亮乘馬有幼盧。不判也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已而移於他人哉。晉公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爲後人之笑。談效之不亦達乎。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爲從事中郎。因問喜曰。管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禮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虀取鉄杵。無想無因故也。衛思因。經日不得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即小差。樂歎曰。此兒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王丞相爲楊州。遣八部從事之職。顧和時爲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奏二千石官長得失。至和獨無言。王問顧曰。卿何所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爲察察之政。丞相咨嗟稱佳。諸從事自視缺然也。

遠公在廬山中。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惰者。遠公曰。棄榆之允。理無遠。將但顧朝陽之暉。與時並明耳。執經登坐。誦誦朗暢。詞色甚高。足之徒皆肅然增敬。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

季珪代帝自提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廼英雄也。

殷仲堪既爲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碗。盤外無餘。餓飯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爾曹其存之。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

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議之曰：「何以乞物布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遺也。」

霏雪錄

戴君伯康，個儻士也。有大志，喜談兵，言論風飛。雷厲聽者忘倦。嘗云：「人生一飽之外，皆為長物。至正末，居姑蘇，貧甚，至於割薦而爨，鬻鞋而食。」

參政董公博霄，君故人也。時持節調福州兵，還由姑蘇，造君。袖白金一錠餉之。君受而不辭，遂得以給朝哺。友人有告急者，君持其半與之。

樊公時中為浙江參政，觀潮，嘗題詩樟亭云：「煙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潮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至正壬辰，紅巾賊亂，公張弓抽矢，馳射於其間。賊應弦而斃者甚眾。自非至申公矢盡竟死之。

予喜五兵，先生所述書室中修行渡，甚有意味。得之不可不傳，不得其人亦不必傳也。因備錄。

於此云：「凡心閑，手懶，則觀灑帖以其可逐字放置也；手閑，心懶，則治迂事以其可作止也；心手俱閑，則寫字作詩文，以其可兼濟也；心手俱懶，則坐卧，以其不強役於神也；心不定，宜看詩及禪短故事，以其易於見意，不滯於文也；心閑無事，宜看長篇文字，或經注，或史傳，或古人文集，此又甚於風雨之際及寒夜也。」又曰：「手冗，心閑，則思心冗，手閑，則思心手俱閑，則著書作字，心手俱冗，則思早畢其事，以寧吾神。」

南郭子

陳有繼室林者，性頗忌。忽前室見夢，曰：「春奴有娠，必男。若不舉，將不利於四兒。」春奴蓋并室之媵，而四兒則林所出也。既而產果男，林竟泮死之。未踰月，四兒得左目奇疾，日就腫腫下，蔽其面。即莊生所謂附贅懸疣也。一日并室之兄過之，林廼叩以疾狀，且語之夢。兄曰：「必兒為祟也。試發視之。」瘞且五閱月，肌色不壞，瑩然如生。持一礫掩其目，遂去礫而改瘞之。從浮屠灑以禳之。厥後四兒竟亦以疾潰闕於中。傷南郭子曰：「兒豈能為祟？前室又豈能神於冥漠哉？蓋聲和」

形和而氣和則天地之和。迺至聲沴形沴而氣沴。斯天地之沴至矣。天地之沴且至。佞佛亦何所益。蓋婦人之忌者。其聲形與氣將靡。有不沴者矣。天地之沴。枹應響答如此。不亦甚可畏哉。以一忌而殺二子。又焉保其他日之無他禍哉。世之忌者。聆此亦可以少沮矣。

有業接樹以食者。謂來可梨。吾兒信之。而以請予。曰。妄哉。失其序矣。將惡乎。可謂獨來無成。固以請。予曰。姑試之。遂忻然將事。既而不出。吾所料。憤其債事也。詈之。子廼進而基之。曰。子過矣。

穹壤間。理與氣焉耳。理者生物之始。氣者生物之具也。桃之與杏。其理同。其氣不異。類也。續之則其實大以旨。梅之與杏。其理同。其氣少異。亦類也。續之則其實差小。而枹枳之惡。橘柚之屬也。可移以美。推是以往。凡可續者。莫不以其類。類則理同而氣屬。屬則生意流暢。故殖不猶子兄弟之子者乎。若衆之與梨。斯固非其類矣。非其類。則氣不屬。氣不屬。則生意斬矣。不猶子人之子者乎。且子人之子。以類則非。以氣則携。徒為瀆天之常。紊人之紀而已耳。幾何而不為若。

敖氏邪。鄙人以其甥苕公子為後。春秋以昔人滅郢書之。其防微之意深矣。若以業樹者為尸子之食。債子之事。而詈之。世且什百於子。可勝詈也哉。

荆谿林下偶談

陳龍川省試。試出過陳止齋舉第一場。書義賊止齋笑云。又休了。舉第二場。勉強行道。大有功論破云。天下豈有道外之功哉。止齋笑云。出門便見哉。然此一句。却有理。又舉第三場。策起云。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

人也。止齋云。此番得了。既而果中榜。

蘇雲卿廣漢人。身長七尺。美髭髯。寡言笑。與張丞相德遠為友。靖康蜀擾。避地豫章。東湖之南。包巾布褐。治圃種蔬。耘植澆注。皆有灑視他圃。獨勝。夜則織履。履堅緻。涉遠難敗。人爭取之。名曰蘇翁草鞋。德遠入相。貽書致厚幣。屬帥漕曰。雲卿管樂流亞也。聞今灌圃東湖。斯人非折簡可招。為我詣其廬。必致之。帥清吏野服作遊客。入其圃。翁方運鋤。客揖與語良久。延入坐。土炕汲泉煮茗。案無他物。惟西漢史一冊。客問翁鄉。

里曰廣漢客又問張德遠亦廣漢嘗識之否翁
爲言德遠家世歷歷客曰德遠之才可爲宰相
否翁掉頭不可客問何以翁曰惜其長於知君
子短於識小人耳客徐拱立出書幣謂某等非
遊客承乏帥漕張丞相命屈先生共濟大業翁
色變喉間隱隱有聲似怨張暴已踪跡帥漕呼
輿隸約同載翁謝以翌日當納謁晨興候之戶
閉聞無人聲決而闖焉則書幣不啓翁已逝矣
人莫知所之帥漕復命德遠拊几嘆曰求之不
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云雲卿風節高
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遷不可
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自謗編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
第陽營園圃以爲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遺義
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
無幾廼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
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
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欲吾常遊不得誰獨障
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邪俸賜之餘宜

以嗣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爲慮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
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爲莫年
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
靜之樂也識者以爲過人遠矣

李文靖公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偏下已
甚頽垣壞壁不以屑慮堂前築欄壞妻戒守舍
者勿葺以試沉沉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笑謂
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每勸治
第未嘗爲維因語次及之沉曰身食厚祿時有

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
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
一季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
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寇萊公初爲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
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襖不可
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
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
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二十
餘年時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新

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憂？且不忍處之，而以弊復棄也。斬者愧之。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奪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遂欲，不若儉而安性。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活，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贊，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

告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先於市中，僞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也。

傳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遂謝曰：侯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不寧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蹴踏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趙清獻公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第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鄰翁之居。

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玠。玠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狄武襄公為范文正韓忠獻諸公所知，後位樞密，或勸去鬚間字，則曰：青雖賤，不敢忘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或云：狄青為

樞密使，為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遣之。比之郭崇韜哭于儀之墓，青所得多矣。一日仁宗面諭使去其涅青，指其面曰：臣所以至此者，以是耳。願留以視軍中，不敢奉詔。

邵伯溫少時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與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生見之，怒曰：汝知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

典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韙也。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橫溪先生言嘗欲爲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算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時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萬未訖滕公罷去羣小斐然謗議以爲滕公用錢有不明者自與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排以觀其去。迺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爲公書。

筆談云狄青平嶺寇賊帥懷智高兵敗奔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軍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迺青之過人處也。

范公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賔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雖權賈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嘗乘藍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賕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向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樂邪景仁所得殊多矣元祐初嘗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聯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谿之地宜澹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墜澤置虎於山林公公廼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以爲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

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趙槩與歐陽脩同在史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廼除天章閣待制。會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為龍圖閣直學士。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槩廼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汙蔑。臣與脩踪跡

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正。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而相信。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為是。賢於人遠矣。

王質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銷鑄者百餘人。以託質。質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陰釣出之。公愀然曰。仁者可以術害人於

死乎。宗旦慙服。悉出其獄。大稱公曰。君子也。

韓魏公勤吏職。簿書文檄。察檢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富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嘗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惜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其衆不必繩以漣也。

韓魏公辭位。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時二府方奏事。殿上議邊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即奏曰。臣前日備員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議。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

文富爲相。自以爲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何如。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又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許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日被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爲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者。故交口譽之。眞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是後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王文正公旦在中書。有事關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持以聞。上以責旦。旦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不吝中書。公

偶倒用印。萊公須勾使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遣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

真西山先生嘗過東山楊伯子。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篇。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楊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詩。所謂木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楊佩服其言。再三謝之。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五保。而簡其彊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賔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者。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爲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爲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迺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否臧人物。凡所薦辟。皆方

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付假吾舉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偕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一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趙清獻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踊貴饑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立賞禁

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奏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公治民所至有聲在成都越杭尤著

陳文惠公亮佐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私惠耶蓋以今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

張忠定公誄知杭州是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千萬家餓殍如此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為

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令當痛以繩之境內幸以無擾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凌然病兒服藥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脈不能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曉去民思

曾文昭公肇知應天府宋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見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為也

譚子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大賢於人而不賢於身倚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已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臧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鴟鵂之體而以其蓄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烏鵲之馭

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鬣衆鳥不賓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鬪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爲不巧者所使詐者爲不詐者所理

黃雀之爲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人而人常撓之玄鳥之爲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憾憾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爲人所疑防人者爲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爾何憂何

害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憎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

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夾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

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綬取之不已至於欺罔欺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至於盜賊盜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刑戮欺罔非民凌而哀歛者教之殺害非民顛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覺其緩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覲其生以斯爲類悲哉

親食象者食牛不足覲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卡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爲一家十國爲一國十天下爲一天下何不弊之有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

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為天下之牧。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無墨者有挂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遺。

續觀感錄

石演芬事李懷光為假子懷光與朱泚連和為逆演芬使客部成義赴行在密言懷光有異志成義是告懷光捕之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

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心腹今公乃負天子我何得不負公耶我胡人無異志惟知事一人耳死固吾分復何說哉

劉翥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鄉人厭之一日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至則徐已別調復徒步歸至漳州入浴室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哭而至自言為商於外八年不歸只聚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伴携而至此浴罷乘月行三十

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還劉不受及還鄉人愈薄之曰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邪公曰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必有禍災且彼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一舉得第至官西京省臺後五十年間子此美仕途者二十有三人曾孫侍郎嘗錄其事鐫之以戒子孫曰當以高祖之心為心居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己者不得妄有觀觀云

溫人趙彥霄兄弟二人父母亡後同爨十二年事兄彥雲謹彥雲耽嗜聲色博奕無所不至生業日壞彥霄諫之兄怒遂求析籍不過五年而兄之資產蕩然矣公私連負尚三千餘緡彥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故勉從耳今幸我一半尚留不廢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投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兄所負錢已措備

償之矣。兄初有慚色不從。見彥霄意甚勤懇。遂受之。次年彥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敬服。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為兵十年矣。會曇以子孝學妖術事敗。曇夫婦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者。達獨旦夕守臺門不離。給服供食者幾兩月。曇貶恩州別駕。諸子皆流嶺南。仍使人監防出國門。達追泣而隨之。防者遇之達曰。此我主人也。豈不得相隨。

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達獨在左右不忍去。數日曇自縊。旁無家人。達使母守曇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寺。然後歸。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者。獨能發於天性。不顧罪累。以救其故主之急。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彼得於曇者。不過一衣一食而已。今世之士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展目窺之。猶慰

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去而避之。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拯救也耶。

東坡記齊人劉廷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夫納幣。廷式及第。其女已病。兩目皆盲。女家貧甚。不敢言。欲勸納其幼女。廷式笑曰。吾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諧老。陳無已談叢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取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唐琦開封人。紹興衛士也。高宗南渡。虜帥海金兀八追至紹興。太守李鄴以城降。琦資性忠勇。誓與虜偕死。以報國。一日鄴方與兀八並馬而行。琦持二大甕。登小閣上。祝曰。願天相我。一擊殺此兩賊。不幸甕中馬琦被執。兀八曰。大金兵數百萬。汝殺我一人何益。琦曰。欲碎爾腦。以愧降虜者耳。因罵鄴曰。我月請官一石米。且不肯負國。汝受國厚恩。乃甘心降虜。尚得為人耶。兀八怒曰。汝欲何以死。琦曰。我願以布裹尸。灌油

焚三日。邑八如其言焚之。琦恐邑八追及高宗。故以焚尸緩其程耳。會稽帥傅松卿請為立廟祭之。其文曰：虜內侵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稱虜為賊，其能為宋伏節死難者，乃一衛士。狙擊虜酋，屢罵降帥，至死猶不絕口。嗚呼偉哉！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適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且勞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為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芋，躬紡緝以為衣。昨年益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故意不樂果疾作，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嘗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年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竹椽土

隋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漢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凜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

玄敬詩話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為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說，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

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強留也。

宋王烈婦，清風領事，昭灼在人耳目。士大夫過，題詩者甚衆。楊廉夫詩云：界馬駢駢百里程，清烽後夜血書成。秋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廉夫夢梅之，乃更作詩有：寧從湘瑟聲中死，不向胡笳拍裏生之句。則與前詩迥不相侔矣。又并昔有人作詩以非烈婦者，詩云：齒指題詩似可哀，斑斑剥剥上青苔。當時若有詩中意，肯逐將軍馬上來。語意與廉夫初見正同。

後其人竟以無嗣子謂詩賢忠厚主婦之事烈烈如此可謂難矣而二詩皆有悲賦所謂於無過中求有過豈忠厚之遺哉

東坡嘗指出淵明談理之詩有三一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三曰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實皆以為知道之言予謂淵明不止於知道而其妙語亦不止是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如云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其趣初在襟誰謂形迹拘如云朝與仁義生夕死

復何求如云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如云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分陰念此使人愚觀是數詩則淵明蓋真有得於道者非常人能蹈其軌轍也

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母庚申月乘人之睡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遇是夕輒不睡許郢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厚集有罵尸蟲文元吳淵穎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為有是物矣嘗記避暑錄話載道士程紫霄詩云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嘗與道相

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此言近道蓋得孔子丘之禱久矣之意也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為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三十四韻其畧云縣遠官事少土深民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陳材人死為陳材塋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親屬居有族少長遊有羣黃鷄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繞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子每誦之則塵襟為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陳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韻語陽秋

王稚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閱賢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珮紫雲鄉不及桃源款乃歌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

人應賦戾彥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徐廁。浴中。襦。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洎貶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頓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予聞無瑕者。可以攻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爲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不歸重。而其中亦不能無譏焉。所謂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因有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豈非譏其無方之遊邪。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則山谷少陵之說。皆有孔子之意也。

孟郊落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惜如刀刀傷。再下第詩曰。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下第東南行。日江程伴我。泣海月投人驚。愁有餘矣。下第留別長安知己云。豈知鷓鴣鳴。瑤草不得春。失意投劉侍御云。離婁豈不明。子野豈不聰。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歎命云。題詠怨還怨。問易蒙復蒙。本望文字達。今因文字窮。怨有餘矣。至登科後詩則云。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

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議者以此詩驗郊非遠器。余謂郊偶不遂志。至於屢泣。非能委順者。年五十始得一第。而放蕩無涯。我詩誇咏。非能自持者。其不遠大宜哉。

陶淵明乞食詩云。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而繼之以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則求而有獲者也。杜子美上水遣懷云。驅馳四海內。童稚日糊口。而繼之以但遇新少年。少逢舊知友。則求而無所得者也。山谷貧樂齋詩云。飢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過青草湖云。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飯從人討。由是論之。則杜之貧勝於陶。而山谷之貧尙優於杜。乃知貧者固士之常也。

聽雨紀談

孟宗爲鹽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爲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作魚吏。以蚶鮓餉母。母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予惟世之爲吏者。往往累於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

母者可以爲瀼也。

曹操好方外之士。所招致者。皆陵。甘始。廬江左。慈陽城。鄒儉。悉善辟穀。號數百歲。曹植作論。辨之以操爲匹夫所困。納虛誕之詞。信眩惑之說。是矣。其曰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以悅口。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色也。以予觀之。植雖辨道。未爲知道也。夫無味之味。天下之至味也。無聲之樂。天下之至樂也。無采之色。天下之至色也。

草木子

卷之三

三

色香臭味。天之所生也。耳目鼻口。人之所具也。目知色。耳知聲。鼻知臭。口知味。此四者。天人之相交也。使無耳目。則聲色又烏用生之哉。則造化或幾乎熄矣。此天地之所以善藏其用也。至於心。則又所以具此理。而應此事者也。宰制四者於中。而各聽命焉。此其所以官天地。役萬物者也。故並於兩間而爲三。

智襄子爲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窗者。有一士人見之。而顯四句於其右云。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窗風一面寒。

諺云。南人不夢馳北人。不夢象。缺於所不見也。蓋寤則神舍於目。寐則神棲於心。蓋目之所見。則爲心之所想。所以形於夢也。

夢之大端二。想也。因也。想以目見。因以類感。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亦夢也。夢乎夢。不夢乎也。不夢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蝶也。榮枯黃梁也。

艾子

卷之三

三

艾子出游。見一嫗白髮而衣衰靡之服。哭甚哀。艾子謂曰。嫗何哭。而若此之哀也。嫗曰。哭吾夫也。艾子曰。嫗自高年而始哭夫。不識夫誰也。曰。彭祖也。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爲短。何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又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邪。

養生類纂

云。茂七籤曰。譙國華陀善養生。弟子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授術於陀。陀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

動但不富極耳。人身常搖動則穀氣消。血脈流通病不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

耄智餘書云。遺妄情如刀之伐樹。非一斧可倒。求真理如食之充腸。非一口可飽。修造積功大率如此。

本草衍義總叙曰。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世徇財利。四徇不置。心爲之病矣。極力勞形。課暴氣逆。當風縱酒。滄嗜辛醢。肝爲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卧。大飽大飢。

脾爲之病矣。呼呌過常。辯爭倍倍。胃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爲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爲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

褚氏遺書曰。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睨。養臂指者常屈。信。養股趾者常步履。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臆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

猶民也。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猶明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即身譏。

又曰。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害。一曰薄名。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遺徒設耳。蓋未見其有益也。

又曰。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奕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

焦枯。多好則智氣濫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豺狼。

又曰。心內澄。則真人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戒。算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鬼神歡。行一惡。則鬼神喜。鬼神欲人生。鬼神欲人死。常欲寬泰自居。恬淡自定。則神形安靜。疾病不生矣。抱朴子曰。凡夫之徒。不知益之爲益。適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

尚不悟其見亦安能識其難哉大損之者如燈
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者如禾苗
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
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
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以至
億也若能愛之於微成之於著者則知遺矣
養生以不傷為本此要言也且才所不逮而困
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
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
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
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也馳走喘急
傷也歡呼哭泣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
道也是以養性之方嘔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
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
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而不可過飽不欲
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凡食多則結積聚飲多
則成痰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
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
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
欲遠顙廣志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暄溫夏不

欲窮涼露即呈下不欲眠中見扇大寒大熱大
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
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
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
謂久則損壽耳
若生論曰身有四氣人多不明四氣之中各主
生死一曰乾元之氣化為精精反為氣精者連
於神精益則神明精固則神暢神暢則生健若
精散則神疲精竭則神去神去則死二曰坤元
之氣化為血血復為氣氣血者通於內血壯則
體豐血固則顏盛顏盛則生合若血衰則髮變
血敗則腦空腦空則死三曰庶氣庶氣者一元
交氣氣化為津津復為氣氣運於生生託於氣
陰陽動息滋潤形骸氣通則生氣之則死四曰
衆氣衆氣者穀氣也穀濟於生終誤於命食穀
氣雖生蘊穀氣還死精能附血氣能附生當使
循環則身永固乾元之陽陽居陰位臍下氣海
是也坤元之陰陰居陽位腦中血海是也生者
屬陽陽貫五臟喘息之氣是也死者屬陰陰納
五末穢惡之氣是也氣海之氣以壯精神以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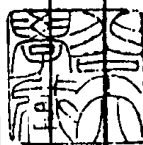
骨髓血海之氣以補肌膚以流血脉喘息之氣以通六腑以扶四肢穢惡之氣以亂身神以腐五臟

三餘贅筆

記禮者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淮南子云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毛劉色鮮不黠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焉阮汧云曾使封谿見邑人說猩猩在山谷數百為羣里人設酒路側又織草為屨更相連結人伏伺其旁猩猩見酒及屨則知為餌已又知設者祖先姓字遂斥罵其人且相戒曰毋墮奴輩計中舍爾而去復相謂曰試共嘗之既而染指知味則真然忘夙戒相與沾濡不覺逮醉因取屨着之顛連頓仆乃為人所擒予謂猩猩獸也曾何足道人為萬物之靈適有黷貨好色貪爵戀祿迷而不知止者不亦猩猩之類也乎

九沙山人萬表曰是集者山人灼艾時所集也山人廢書久矣乃以灼艾休暇

會珍心者輒手錄之不覺成帙遂名之灼艾集云辛卯歲夏五月上澣寓金陵謹識



灼艾續集上

鷓峰雜著

禮君子已孤不更名。夫名父命也。況父既沒而名可更之乎。方今乃有以學問自負。孝義自許之上。動輒更名。豈禮也哉。若然則名不命之於父。亦猶身不受之於父乎。父沒而名可更。亦猶父沒而身可失乎。不學莫大焉。不孝亦莫大焉。余少孤。實能勉於是。得不以爲踈於禮者也。告余觀夫世之人。富於文辭者。其家必貧。富於貨貨者。其子必不肖。才人多無賢配。美女必歸愚夫。彼蒼蒼者之主。張吾人何若是之謬哉。陸氏曰。梅花優於香。桃花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可得而兼者矣。信哉。

昔者白龜能見夢于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能知七十二鑽。而不能避剗腸之患。烏鰂每遇漁舟。卽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黑。卽知網之太獲。余於是知夫小智不足以保身。而深謀適足以召禍。有爲白龜烏鰂之所爲。而卒不蹈白龜烏鰂之所蹈者。幾希。

唐末京師人春遊。以牡丹花爲勝賞。劉淵邀客

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於前。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夫牡丹花之富貴者也。彼愛之者。亦不過草頭露耳。若擬淵之迹。不猶寶藏中之八卦。絲竹中之風雅邪。

丙子之冬。余上京師。道經於雄時。沿水成冰。斷橋絕路。人之挈妻子而溺者。什伍。溺而死者。什三矣。嗚呼。是不知典守者之爲誰也。昔諸葛武侯之治蜀。橋梁道路。無不繕理。而民不知勞。君子以爲庶幾先王之政。夫先王之政。莫切於救民。若夏令十月。徒杜成。周制十二月。輿梁成。是皆爲政之先務也。今之爲政者。錢不費。民不役者有之。而不知橋梁道路之當恤。興造動作。無所不至者。亦有之。而不知民財民力之當休。皆非也。與其視途人之病於涉而死也。孰若寧視吾民之勞於役。而弗之死乎。與其勞一境之民。而濟四方之來涉者。不爲寧爲臺池室堂之費。而資一時之美觀乎。是可與仁者言之。余憐父老。使齎米數千斛。到吳市易。俸皆散給士大夫。空船而還。曰。父曰。所利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故賑贍之。柔乃序之。此周急之

仁出於子而父不禁者。范文正遣子充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充夫以麥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此周急之仁。有於父。而子能體者。今人之謾藏者。於骨肉間。但知相勉以利。而不知相感以義。吾見亦多矣。聞斯人之風。寧不爲之潸然。

青箱雜記

王文正公曰。相真宗僅二十年。時值四夷納款。海內無事。天書祥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爲儀衛使扈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

王公旦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調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稱聊表林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稱栗遺之。亦昔人鷄黍縞紵之意也。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行好事。莫

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古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竝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冰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不偶作云。莫爲危持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今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才。亦見於此賦矣。

程史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且曰。衣冠謁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子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謂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卽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

爲五賊所制。當成何等入邪。

舒之望江。有富翁曰陳國瑞。以鐵冶起家。嘗爲其母卜地。青烏之徒輻集。莫適其意。有建寧王生者。以術聞。延之踰年。始得吉于近村。有張翁者。業之國瑞治家。未嘗問有無。一以諉其子。王生乃與其子計。所以得地。且曰。陳氏卜葬。環數百里。莫不聞。若以實言。則龍斷取貨。未易厭也。於是僞使其治之。隸如張翁家。議園冢。若以禱者。因眺其山。本之美而譽之。曰。吾治方乏炭。此可窵以得貨。翁許之乎。張翁固弗疑也。曰。諾。居

約文續集上

子

數日復來。遂以錢參萬成約。國瑞始來。相其山大喜。築垣繕廬。三閱月而大備。遂葬之。明年清明拜墓上。翁與子偕。忽顧其子曰。此山得之何人。厥直凡幾。子以實告。又顧工曰。使不以計勝。則爲直當幾何。曰。以時賈商之。雖廉猶三十萬也。國瑞亟歸。命治具。轡馬謁張翁而邀之。至則館焉。盛饌醢。相與款洽者幾月。語不及他。翁既久留。將告歸。復張正堂而醺之。酒五行。輦錢緡三百。實之昨。實緡千篋。酌酒于竿。而告之曰。子葬予母。人謂其直之賤。請以此爲翁壽。翁錯愕。

曰。吾他日伐山而新。不盈千焉。三萬過矣。此惡

敢當。國瑞曰。不然。葬而買地宜也。詭以爲治。則非也。余子利一時之微。以是給翁人。皆曰。直實至是用敢以爲請。凡予之爲。將以愧吾子之見利忘義者。翁卒辭曰。當時固已許之。實又過直。子欲爲君子。老夫雖賤。可強以非義之財邪。固授之。往反撐拒。詰旦拂衣去。國瑞乃怒其子曰。汝實爲是。必爲我致之。不得已。密召其子界馬。曰。是猶翁也。翁竟不知。嗟夫。世之人以市道相交。一錢之爭。至於死而不悔。聞二人之風。亦可

約文續集上

六

以少媿乎。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蘊。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俛俛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

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
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
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爲百
代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
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
佛於摩妄者以虛辭岐實理以外慕易內修滔
滔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蓋反而觀
之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州世以積德聞紹聖初
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
爲非大怒雖得簽書劔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
是廢矣仕旣不甚達益篤意植蠹地慶以遺後
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
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
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
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動名爲中興第一
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宿退錄

或問陸文安公何不注釋諸經以垂世陸曰六
經乃注我者也

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
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易事而難說
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
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
也求備焉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
上達小人下達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
日亡君子小人之情狀其判如此爲士者當知
所擇矣余亦懼爲小人之歸也筆之以自警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
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
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十年回首俱
陳迹不向盃中何處消
固遣道以下百姓之譽周鼎百姓以從已之欲
王荆公曰嗚百姓以從已之欲則不可嗚百姓
以從先王之道何爲而不可范淳夫云嗚百姓
則非先王之道也荆公之言主於自文范公則
求以矯之世實不然千百姓之譽者有時而違

道則道必有時而弗百姓矣。初寒暑雨均曰怨客。小民之情也。爲政者但當虛心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較毀譽之心。亂於膏中足矣。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韓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葆光錄

陳瓚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祕書監致仕歸。刻。

越中有胡氏之姊。性妬忌。怒婢妾。持熨斗烙其面皮肉焦爛。猶未快意。及其疾病。遍身瘡痍。魚膏三伏中。臥欲展轉。肌膚旋黏牀席。體血乾枯。骨露方卒。

卧游錄

文公好鶴。住剡東岬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鍛其翮。鶴翮者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支曰。既有凌

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醒而退。曾不愠情。去留還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歟。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山家清事

金取乎剗。丹取乎一。不剗以戒慾。不一以存誠。豈金丹乎。有如純軋卽丹也。自強不息卽金也。苟能剗穀以行吾誠。則此丹可以存諸身。而施諸天下。豈小用哉。如欲舍此以求法。不過欲知玄牝之門耳。非鼻非口。非泥丸。非丹田。惟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後玄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

流轉於一身而復于元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
至於調息心靜則天地元氣自隨節候以感通
久而不爲物奪自可以漸入天道過此又欲求
三峯黃白之術此愚夫也何足以語道蓋自古
以來未嘗有貪財好色之神仙云

僕舊苦臟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以試之
一歲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
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
菜黃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
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悟始信不食

豚之大功

山深嵐重仙道未能生薑豈容不種每旦帶皮
生薑細嚼熟酒下之或薑湯亦可矣

臘月剖修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
之以缸杜甫所謂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
用之諺云近水惜水此實修福之事云

本事詩

開元中頒賜邊軍縑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
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
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

生已過也重結後身緣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
之玄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
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
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人身緣邊人皆感
泣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大和末勅僧尼試
經若干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爲成都少尹
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
前業棄矣願長者宥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尚許
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芻雪水畔何

山松栢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
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八寺有禪僧擁
褐獨坐與之語其玄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
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
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因題詩曰家在城南
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
覺空門意味長

德隅齋畫品

大佛像蜀張南本所作也世之畫史但能寫物

之定形。故水火之狀難盡其變。始張南本與孫位竝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為同能。不如獨勝。遂專意畫火。獨得其妙。今此辟支佛結跏趺坐。火周其身。筆氣焱銳。得火之性。觀者以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佛以定慧力坐其間。安然不動。則毫末小利害足以動其心乎。下為之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熾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吾觀若人。孰懼燒劫。

趙昌作昌善畫花。設色明潤。筆跡柔美。

國朝以來有名於蜀士大夫。舊云徐熙畫花傳花神。趙昌畫花寫花形。然比之徐熙則差劣。其後譚宏王友之輩皆弗逮也。蓮花生泥汙之中。出於水而不着水。昌此花標韻清遠。能識此意耳。

開元天寶遺事

右拾遺張方回精神不爽。時人呼為癡漢子。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之。精彩昂然。進不懼死。明皇嘗謂右拾遺張方回忠賢人也。姚元崇為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於

喜怒。惟以忠孝為意。四方之民皆盡元崇之真神事焉。求之有福。

盧與為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玄宗去京師次陝城。頓知與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冲。亦既利物。存乎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尋除兵部侍郎。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立便有禍福。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光祿卿王守和。本嘗與人言。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帟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聖而必斷。剛而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幽開鼓吹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尚書澳遽入。上曰。要與卿款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一篇。有小黃門置茶訖。亦屏之。乃問曰。朕於勅

使如何。帝公卽迷。上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首曰。總未總未。依前怕他。在於卿如何。計將安出。帝公旣不爲之素備。乃率意對曰。以臣所見。謀之於外庭。卽恐有大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如何。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卽一片矣。公慙汗而退。噫。大君之問社稷之福。對敎止此惜哉。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今孤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此聞李遠詩。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長日唯銷一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有實也。仍薦遠。庶察可任。乃俞之。

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旣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求座驂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也。

劉賓客嘉話錄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明粥方熾。城孤勢

蹙。人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峰。豫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糟腥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時漸危。合圍疑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日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真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苦堯試一臨。虜騎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俯城綸。不藉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楊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度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相逢說項斯。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盧新州爲相。公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無札。曰。和戎之使。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

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問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如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誣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此是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事不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跡。常朝似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眉山文錄

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大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不知何人詩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言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効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畧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深雪偶談

建中靖國中。坡公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緡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

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是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公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兒。相傳百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肖。舉以售人。吾今日遷徙來感。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爲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當以是居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

直坡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一盤消夜江南果喫果看書只清坐罪過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牢落盡向今宵過此身本是山中箇纔出山來便希差手種青松應是大縛茅深處抱琴歸去又是明年話此薛涑叔客中守歲詞也沂叔久客江湖瀕老懷歸遂賦此詞。

張太史明道雜志

蘇長公有詩云身行萬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

白頭黃九云初口頭問其義但云若此僧負暄於初日耳余不然黃甚不平曰豈有用白對天乎余異日問蘇公公曰若是黃九要改作口頭也不奈他何。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爲近時第一余嘗見其剖決甚閑暇雜以談笑譚語而胥吏每一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會朝處蘇長公譽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蹄也胡音鵲。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苦記覽甚於常布嘗爲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尤性最專猶嘗思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范丞相司馬太師俱以閑官居冷中余時忤次洛下一日寒寒中謁之先見溫公時寒甚人欲雪溫公命至一小書室中坐對談久之爐不設火語移時主人設栗湯一杯而退後至留司御史臺見范公纔見主人便言天寒遠來不易趣命溫酒大盃滿醕三盃而去此事可見二公之趣也。

元祐中祿享詔南京張安道陪祠安道因蘇子由託某撰辭免及謝得請表余撰去後見張公表到悉用余文不改一字獨表內有一句云邪正昭明改之云民物阜安意不欲斥人爲邪也張公高簡自居而慎如此。

嘉祐中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

爲名使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
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搔擾民重不
安也無幾皆罷之王荆公行新法每遣使其太
者曰訪察小至於興水利種稻田皆遣使使者
項背相望於道荆公嘗言讀大小雅言周文武
故事而小雅第二篇便言皇皇者華君遣使臣
故遣使爲先務二公所見如是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
壽考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也自
難得况終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
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
者

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
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
嘗信蘇公曰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鑿切
脉鑿曰寒則服熱藥曰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
脉而信之如此何獨至於佛而必待見耶

松窓雜錄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娥居子午橋南別
墅娥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

遇伏臘晦朔修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
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
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啓姨曰某
今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
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
去

上好馬擊毬內厰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
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
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
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

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馬得之幡綽曰臣曰
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來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
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次柳氏舊聞

魏知古起諸吏爲姚崇引用又同升也崇頗輕
之無何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士事以
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
中之者時崇二子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
家君頗招顧請託知古歸悉以上聞他日上召
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

知上意因奏云臣有三子兩人皆分司東都矣其爲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然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而意崇私其子或爲之隱及聞崇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之所慰薦以至榮達臣之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上欲斥之崇爲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特原之臣爲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臣矣非所以裨元化

也上久乃許之翌日以知古爲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肅宗爲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錮有羊膾肅宗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旣割餘汚漫在刃以餅絮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歛容曰益至若不得此當厚歛於民不如與

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虢何以過此乎

隋唐嘉話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况臨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平遽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逢王果

人相編

郭林宗觀人有九德一曰容物之德如江山之在天下無物不容招來虛受浩浩不滿小人升合之量豈能有容二曰樂善之德君子聞人之善則樂善然而喜慕小人聞人之善則妬忌而欲害之三曰好施之德君子不食不吝有才則

施於人。小人貪鄙好財而未嘗施。四曰進人之德。君子先人而後己。能讓人。小人不然。則進己而退人也。五曰保常之德。君子有常之德。慎終而始。小人則喜怒不常。始終多變。六曰不妄之德。出言於己未嘗虛發。小人惟其傾覆未嘗獲信。七曰勤身之德。勉之好善。能勤於身。不慢不怠。小人慢怠而不勤也。八曰愛物之德。君子視人猶己。所以養羸老而畜稚幼者也。九曰自謙之德。君子居下自居。人後。小人則好勝爭先。豈能自慎。

明達者言順。剛正者言勵。簡靜者言直。謙恭者言微。執中者言僻。虛誕者言繁。燥進者言急。鹵莽者言粗。愚頑者言鈍。陰毒者言而含笑。言之所至。以此驗之。其言泛泛。終無所成。其言便便。終不困滯。凡人之言。保乎氣。貴乎神。和也。神和則言而有志。與人之言。貴乎有信。貴乎有理。讓言勿入耳。邪言勿出耳。聽言以事察。則言之所以爲吉與貴也。

詩曰。人倫何處定。枯榮先相心。出後相。形心發善端。諸福集。時藏毒害禍須生。麻衣曰。有心無

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斯言簡實。劫法之經。領誠可忽諸。

蓉塘詩話

周公政書謂刑亂國用重典。林少穎曰。以其頑昏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滅強梗。宜以剋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高皇初定天下。承胡元大亂之後。痛五教之大壞。疾四維之不張。於是用重典以治之。廼有刑膝斷趾。鈎背剥皮。腰斬坑醢之刑。蓋不如是。則左衽之俗。桀桀之深。不易驅之於禮義教化之中。亦聖人扶偏拯弊之權。非衆人所能識者。又按宋太宗時。光祿寺丞通判彰州錢易上疏。乞除非法之刑。曰。古之肉刑。尚以爲重。而絕之。近代非法之刑。或支解。鬻割。鈎背。烙觔。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未息。臣愚以爲。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臣爲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其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戒。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乞禁非法之刑。止從絞斬。勿吳越王錫孫弘保之子也。夫宋初懲五季之亂。其用重典宜也。至太宗之時。亦可以省矣。

而不省我。

太祖雖用重典以懲亂至其作祖訓定律令

傳之後世則不許用法外之刑蓋因時制宜不

得不如是也。

王忠毅公驥豐功偉烈卓乎一世凡有求詩文

者信筆成篇畧不經意嘗謂人云北方老實人

字不足為法答應而已連索付之此可見公之

真誠然公之可傳亦不待此也。

宋張忠定公誅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

之曰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死為客未歸訪

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

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微使之然耳故觀之

李政張乖崖語錄云。

今日殘花昨日開為思年少坐成米一頭白髮

催將去萬兩黃金買不回有藥駐顏都是妄無

繩繫日重堪哀此情莫與兒曹說直待兒曹自

老來此姑蘇沈石田啓南之詩也格律雖卑強

然摹寫衰老之景人不能道也。

蘇子瞻自黃州移汝州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

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

王安石曰太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

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鮮東

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

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

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

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

厲聲曰安石須說觀東坡大獄大兵之言雖有

所激於中然漢唐之禍誠在於此逐君子困生

民亦以此敗者宋也公之言可謂有益於國家

者矣。

宋趙清獻公抃墓在衢州府城東北四十五里

宋景定間林存為潭州帥罷歸道衢調千夫荷

擔經墓旁疲甚因相與語趙清獻公抃一琴一

鶴那有許耶或聞之題詩驛舍曰千夫荷擔在

山阿膏血如何有許多不若扁舟徑歸去休從

清獻墓前過。

武昌府城西黃鵠山有夏口城吳主孫權所築

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名至劉宋順帝時

柳世隆等守之沈攸之攻之不克梁末陳叔周

將史寧為土山長梯攻之不能破蕭梁之亂止

陷其外城。蓋其城依山負險。周迴不過二三里。乃知古人築城。欲堅不欲廣也。

道山清話云。韓莊敏一日來予子弟讀書堂。徧觀子弟程課。喜甚。謂門客曰。舉業只須作到這箇地位。有命時儘可及第。自此當令日日講五經。依次第觀。子史。程文不必更工。枉了工夫。若無命時。雖工無益。夫舉業文字。今國家以此取士。因不可不務精熟。然專力於此。而不知窮經以求其理。而措諸用。狗口耳。騁筆舌。窮不能獨善其身。達不能兼善天下。所謂有命之言。於學者極有益。當務其著已者而已。

唐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佖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爲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臣竊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皂隸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佖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

輩。此言非爲佖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又開元二十五年五月。夷州刺史楊濬。坐賕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呼二公可謂近厚之論也。以禮事君。務在大體。俾朝廷以禮義廉耻待士。所存不亦遠哉。

臨川王文公文集一百卷。宋宰相王安石之所著也。舊本一百三十卷。元金谿危素太樸復加增補校訂。總爲百卷。今板行者是也。臨川吳文正公澄序之有云。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未明未能自少。徒以其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其蔽也。吁。荆公之論。定於此數語矣。

元世祖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上使董文炳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呼劉整弔文炳。身爲

大將首鼠偷生使聞此言尚可立其朝而食其祿乎其不愧死者幾希。

遂初先生四明王叔載名厚戒子陞陽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暴而在毋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身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干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鰥水也言於泰正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及者飲者皆以額手謝

九龍池一名九龍泉泉有九穴會於一池俗名

鵝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澧水入城以便民汲國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千俊知西安府又引交瀆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者三公之惠也今龍首九龍所引俱絕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正統甲子夏國子監祭酒李忠文公時勉言忤權奸困首木於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公老弱不能勝濱死須臾監生石大川者荊州豐順

人自邑庠陞太學有年處六館諸生間恂恂謹飭植志務學不少自衒故自祭酒司業以下皆不知其爲人乃蹙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罹難而弟子奚忍坐視衆無有應者大用乃退而閉戶草疏奏懇請自代忠文亟遣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有沮之者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誅歌鵲鵲况師乎亦弗聽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抑遂以其奏聞于上上竝釋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信夫。

正德中胡端敏公之副憲江西也實兵備東鄉以公在廣西太平時有擒梗命土官之功故任之時寧庶人謀逆公上疏發其事反爲庶人所構陷逮繫詔獄瀕死者數矣外爲公訟寃者衆得減死謫戍遼左及庶人作亂公言始驗乃釋自便又有言公忠義智畧宜任討賊之寄者適賊平乃以公爲湖廣按察使陞都御史巡撫四川及今上卽位深知公忠鯁超擢不數年同旋六卿公亦不以摧折少變其節感上知

遇愈自淬礪以經濟爲己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如疏薦林見素之賢。辯彭幸菴陳都御史有功無罪。諫勿罪議大禮。諸臣勿從銷兵之議。及議處甘肅降夷。此其大者。他事尚多。以是與二三執政不合。又多病。故數數求去。既得請。方抵家。卽起爲南京兵部。不拜。尋卒。死之日。家無積錢。廩無餘粟。故部使者訐奏。稱公歸老家貧。清約自守。道其實也。公平生議論。不肯附和詭隨。獨議禮一事。偶與諸公然。非附人也。今或有以此議公爲求進者。恐不然乎。

宋文信公嘗過唐忠臣張公巡許公遠雙廟。留題沁園春詞一闕。道二公之精忠勁節。辭旨壯烈。千載之後。昭然與日月爭光。本朝劉文成公伯溫過安慶。亦作沁園春詞。哀余忠宣公闕正與文山之詞相匹。錄之詞云。士生天地間。人孰不死。死節爲難。羨英偉奇才。世居淮甸。少年登第。拜命金鑾。面折奸貪。指揮風雨。人道先生鐵肺肝。平生事。扶危濟困。拯溺摧頑。清名要繼文山。使廉儒聞風。膽亦寒。想孤城血戰。人皆效死。闔門抗節。誰不辛酸。寶劍埋光。星芒失色。露

濕旌旗也不乾。如公者黃金難鑄。白壁誰完。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遣崔漢衡詣吐蕃發兵。吐蕃相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李懷允署名。故不敢進。上命陸贄諭懷允。懷允固執以爲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縱兵焚掠。誰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賞百緡。彼發兵五萬。若援救求賞。五百萬緡。何從可得。此二害也。虜騎雖來。必不先進。勒兵自固。觀我兵勢。勝則從而分功。敗則從而圖變。譎詐多端。不可親信。此三害也。竟不肯署敕。尚結贊亦不進。軍史言。李懷允雖欲養寇以自資。然其陳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元人召用苗軍。卒受其害。亦可鑒矣。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受命平蜀寇。未幾卽乞休致。時闔宦與佞倖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干戈滿眼急。江漢一舟歸。花送琴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鷗磯。諸葛能安蜀。穰苴本善兵。向來優起詔。蕃作急流行。老益卬心壯。憂惟白髮驚。祇憐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

詩摹寫公盡矣。

小白長紅又滿枝。築毬場外好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主管繁華得幾時。此宋小山晏叔原晚春詩也。眼底紛紛不可人意。讀此詩未嘗不三復嘆息也。

楓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堅乞致仕。蒙宰冊恭簡公曼慰留之。辭益力。恭簡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

為文積集上

二十五

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恭簡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為上請從之。時先生年僅四十一。

宋趙以侔温州時。其父清獻公抃致仕家居。此迎以就養。作堂名戲彩堂。取老萊子戲彩之義。清獻題詩堂中云。我憇堂中樂可知。優游踰月意忘歸。老來不及吾兒少。且著朱衣勝彩衣。吁。父慈子孝之樂。於此可以想見矣。世有讀聖賢書而至於父子相夷者。其相去禽獸又幾何。宋富鄭公有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

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之不亂得乎。吁。況小人之與小人並處。其攻擊排擠。以求必勝。其貽患於天下國家。可勝言哉。

袁凱洪武中為御史。上一日錄囚畢。令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嘉悉從之。後以疾罷歸卒。凱字景文。其先蜀人。後徙松江之華亭。

為文積集上

五本

曾南豐曰。近可言者。莫如唐臣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胃。劉洎。持憲法。則張玄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縉。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何為者耶。考之於傳。不過曰。間人有善。君已有之。不以

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不隔貧賤而已卒之稱良相者必先此二人由此觀之則宰相之職不在於強記博聞也不在於文辭敏贍也不在我剴察自遂也其惟以用人爲首務乎世之妬賢嫉能營私植黨昵比小人而懷奸誤國若李林甫盧杞王安石賈似道之徒卒之喪國亡家其惡可勝言哉

劉忠宣公太夏張簡肅公敷華二公皆天順甲申進士選庶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官翰林二公力辭不就後二公皆

以政事爲名臣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處士王先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其騎從乃告之曰賓有老母在未嘗見聲勢恐驚之乞損騶侍善後造賓望門下輿徒步而造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人之風

洪武元年八月上謂宣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須用匠手有規矩繩墨然後百度可真也乃議建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通租不征下詔責躬求天下巖穴深藏不售

之士顧元臣秦裕伯曰斗米三錢外戶不開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才而進用焉

宋秦檜嘗語司封郎中兼國子司業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呼檜之問奸也葆之對寔宰相之事也檜豈誠於求益者哉葆可謂不失其正者也

洪武二年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爲上祀孔子如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侍郎程徐亦上疏畧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無非爲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經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施也。上從二人之議孔子之祀得不罷焉。唐字惟明寧波之象山人徐字仲能唐同郡鄞縣人。

追封漳國忠毅公武安侯鄭公事守大同時年已七十餘。劉正有爲一志爲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吁。自嘉靖以來至十二年守者非人。變生驕悍之卒戕殺總帥者再至。引虜騎飲于城下。使軍民橫罹鋒鏑者不知幾千人。以至召三邊大兵再易主將。然後畧定忠毅之言當國者可不忘之哉。

左太冲吳都賦云富中之氓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燕巷矜其宴居。

則珠服玉饌此數語者。曲盡三吳之人富侈之狀。可見古人作文下筆不苟也。

高皇帝既平吳楚遂遣大將軍北定中原元兵部侍郎青田林格非名諫見元運已去先作詩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出都門別淚臨風下酒尊。在客豈無鄉井念爲官肯負國朝恩。鵲鴿飛疾家偏遠鴻鴈行稀日欲昏。獨上居庸最高處回頭一望一銷魂。及天兵至通州格非以子自隨隨元主遁於沙漠人謂之不失臣節。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

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見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夫璨有將帥之才惟以積錢數千緡爲母所責。今世祿之家膏粱子弟席其餘勢以膺冠冕文不知務學武不思養勇但欲堆金積錢營私罔利以第宅服飾玩好車馬僕從誇耀於一時者又璨之罪人也。豈特不如而已哉。

懶祭魚而後食魚。豺祭獸而後食獸。以至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鳴鳩之有別其性則然也。傳記所載禽獸之事往往有之。蜀邵文正公

見猿母抱子。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艾
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又范蜀公
言。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賣之。龍
泉葉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躍。號呼而斃。又周公
謹言。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雖馴。小者則其母
抱持不少。寔法當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
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
然後隨地而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極悲
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不
則不可育也。觀此則人之不孝於親者。猿之不

如也。又幕府燕閒錄云。唐昭宗播遷。隨駕使藝

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

緋袍號供奉。故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
一笑君王便着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
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
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觀此則人之不忠於
君者。猴之不如也。

宋軋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
主北禪院入院之辰。適值重九。指座云。曾中一
小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

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呼使老而貪
得。并高歷險而不知戒。其聞此詩也。亦有所悚
動其中乎。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溫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
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
背繪刻隸卒。甲乙爲次。傳遞勾攝。題其版曰。不
貪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譴責。人咸信
服。不敢稽違。由是案牘清簡。囹圄空虛。

五代韓通少應募。以勇力聞。累官侍衛親軍副
都指揮使。周顯德二年。河北大兵之後。遺骸滿

野。通悉令收瘞。爲萬人冢。命記室賈相刻石紀

其事。立於無極縣。觀此則通之大節。顯著者固

然也。彼王全斌曹翰者。果能辦此乎。

崔塗除夜有感云。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

山殘雪夜。孤獨異鄉人。漸與骨肉遠。轉於奴僕

親。那堪正漂泊。明日歲華新。鄭谷蜀城春望云。

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

故人。懷才皆得路。失計獨傷春。青鏡不忍照。鬢

毛應更新。崔之後聯。鄭之前聯。二詩可謂委曲

形容旅貺中之滋味者。非富貴安逸不出。戶庭

者口中所能道。

廬陵李公昌期。未樂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著先朝淚泫然。洪武初年直事少。幾曾輕到縣衙前。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餓。喚換官車上陝州。當夫當匠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糧。昨日迤西番使過。盡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

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食費。我無是也。張公之言。乃理到之言也。士大夫當書此以為座右銘。

會有四不赴。

謂公會生會

時有四不出。

謂大寒

風大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開閒過從身

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此康節之

詩也。高不絕俗。卑不同流。真隱士口中語耳。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元度詢出都就宿。牀惟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真長

曰。卿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今巢許稷契。當無此言。一人並有愧色。夫士君子之持身。惟出與處而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奉身華侈。乃鄙夫志於富貴者之所為也。而謂賢者為之乎。義之巢許稷契之論。其有道之言也歟。

唐書列傳。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

歸於人。黃裳驚其言。李東谷云。諺云。知子莫若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疵。即

可視其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耶。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

志也。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

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縱不免儲

蓄。以為憑藉之計。亦豈可妄求。而自取損德之

殃。世乃有明見其子之不肖。猶挾兔狡。而規利

逞。鼠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其

父之瞋目。而家貲已散。而之他矣。吁。有此豚犬

相作馬牛二公皆名言也達者識之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効率緩何也對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識者以為用文以醫諫

宋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下詔求言言者

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岐

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科道因劾大臣上御午門樓命言官與大臣對辨於午門前時都御史陳英等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辨是非諸大臣皆囂然卒詈言官妄言更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上悅兩宥之而

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公曰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不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

魯公類苑載唐人一詩云學織錦綾功未多亂投梭杼誤拋梭吳教織錦行家見把此文章笑殺他容齋三筆載衢州白沙渡酒店壁間一詩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一詩可以為初學自脩者之訓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五代史唐六臣傳楊涉子凝式謂其父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泥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凝式有文辭善筆札歷仕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居于洛官太子太保洪容齋謂凝式病其父失節託于心疾歷五代十二君狎狂不仕亦賢乎哉容齋無乃失於詳考乎

呂布為曹操所擒劉守先為晉王所擒皆乞哀求活而卒不免正德末從寧康人亂者如潘鵬王綸兵敗被擒時

武宗親征駐蹕南京行獻俘之禮而提督御
營平虜伯江彬在行宮前鵬綸過之高聲呼冤
祈命夫身為何等事而向人乞生耶真鄙也夫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故
餘千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
以一魁寘膏中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誘壞又
曰今日於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
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
手曰謹受教前輩於後進如此予見今之士有
以一第自驕而取終身之僇者多矣不但君相
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一言而面諭之
則張大自銜以夸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
學者當戒之

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
方正舉授監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上乘怒欲戮
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諫韶趨進跪舉手仰額
連呼曰陛下不可陛下不可天顏為霽其
人得從輕典韶後引年懇乞致仕歸卒于家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

時士大夫鄙其為人無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
碑及孟珙滅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
墓上人謂之穢冢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
書二經傳涉群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
北海藩憲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
重之其名傳於遐邇癸酉歲值大比兩廣湖湘
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學就
辭以疾魚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
頻煩走傳車老大雖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
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木落疎寄與青
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卒就雲南之聘景
泰六年徵詣翰林脩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旅邸
初大年嘗言王抑菴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
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
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於抑菴大年病不起
以詩投抑菴曰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
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
抑菴遂為志其墓人以是益知抑菴之德不可
及

林屋山人俞琰王吾席上齋談云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更說會燒銀若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養自身自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世之痴者爲藝容所誤汝等切宜戒之予讀此未之不撫卷而歎其爲名言也滁人曾訓導縉亦有詩云身將身後無窮術費得人間有限錢亦可謂老於世故而不惑者也

餘杭進士洪浩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

約文續集上

卷九

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卽歸養錢塘吳慥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窓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慥始以丁憂還家且作詩矜其妻之賢而未嘗念及其父至爲瞿存齋先生面誚之其劣於浩遠矣予見庚午貢士嚴州余初以母老不肯會試心甚嘉之愧不如也因憶二詩錄之檢

筆不覺淚墮

舊篋中檢得王虎谷先生荅楊遂菴閣老書一幅讀之再三不覺扼腕歎息虎谷之不凡也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於先生見之其書云進本家人回蒙賜手札教以吾儒出處之義所以開悟不肖者至矣但賤疾委不堪任事且此身一出之後必至更陞他官若欲行其正君救民之志而盡其讜正之言施其澄清之政則立異好名之論過當太嚴之謗必至交口騰沸撩蛇虺之頭蹈虎狼之尾亡身喪家而無益

約文續集上

卷十

人國智不足以保身死不足以善道非孔門之訓也若遜言恭色取悅於人塗罅塞漏小補於事倘不幸而洊至崇顯之位滔滔皆是蹇蹇難容毀方爲圓柱尋直尺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既不可去又不得死何以免貪冒苟容之笑於天下後世邪以數年之寵榮而喪一生之節以一家之溫飽而喪一身之節孔允張禹之徒可以鑒矣蓋明哲保身之說可言於卑微疎遠之時而不可言於樞要華近之後雲鳳今日出與不出乃一生一死路頭不可不慎伏望台慈公雲

鳳爲未老致仕之錢若水文天祥不使雲鳳犯
魏桓生行死歸之戒也雲鳳今年已五十二歲
假有七十之壽不過十八九年耳欲於此十八
九年之間汲汲力學冀有寸進入山惟恐不深
閉門惟恐不堅豈暇更問天下事哉手札又有
來年索我金焦之論斯言也有麟鳳不可羈絏
之氣象但執事官居極品汲黯所謂已在其位
者與雲鳳輩不同祇當先正其心先治其身使
在我者無纖毫罅隙之可議然後直言正論上
說下教犯顏極諫直前不回凡事以身當之至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大利害以死決之求死不得乃以罪謫罷免斯
合於能致其身見危授命之意平日讀書不爲
空言杜子美贈一裴道州而曰早居要路思捐
軀古人忠於國者其相勉如此所以相敬相愛
非所以相病也雲鳳雖不才豈肯出杜子美之
下哉故爲諛言諛辭勸執事保富貴身家者兒
童婦女之見踰踰姁姁之情失可爲之時喪蚤
有之譽非真受執事者也雲鳳欲執事感德偉
業與古大臣等敬之至也不欲執事虛居此位
以貽萬世之誚愛之至也每見今之君子高爵

厚祿固念國事所急者脩怨報恩恥邪害正自
以爲善處世而不知陷於胡廣之中庸自以爲
善處人而不知陷於王導之周旋天下蒼生無
可頌之功賢士大夫無可述之善卒之身死而
名不稱焉無足效也然雲鳳此言惟執事處可
以言之亦未審尊意何如若以爲然非雲鳳之
幸乃國家之幸天也倘以爲狂妄詆訕非雲鳳
之不幸乃國家之不幸亦天也天於國家必有
意矣

卷之二十一

五十三

羣衆公在宋當時號爲賢者然亦喜功名好進
之士又性不能容人而蔑視同列及南遷道過
襄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堤築處迎丞相驛
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輪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
由身吁公既知此何必獻天書食蘆菹而變鬚
髮以希宰輔也

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
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
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借取完名久
遠看此秦左史汝南強景明歲上三原王端毅
公之詩也正德初閣中盛傳朝議欲起端毅故

景明以此規之端殺得詩大悅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可謂益友也

鄭克敬字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復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

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高皇帝既平一海宇洪武六年冬十一月詔刑部尚書劉惟謙更定新律俾其重會衆律以適厥中近代比例之繁奸吏可資爲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編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上親御翰墨爲之裁定明年三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而損益適中賜名大明律其所謂五刑者笞杖徒流絞斬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死刑二絞斬又作贖刑以贖士大夫挂誤之公罪詳審精密誠不刊

之典也按通鑑陳宣帝大建十三年紀云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顓鄭譯及上柱國楊素率更令裴政等更加脩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時同脩者十餘人凡有疑滯皆取決於政於是去前世梟輶及鞭法自非謀叛以上無收族之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前世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郡及州若仍不爲理聽詣闕伸訴冬十一月始行新律詔曰夫絞以致斃斬以殊刑除惡之體於斯已極梟首輶身義無所取不亦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鞭之爲用殘剥膚體徹骨侵肌酷均嚙切雖云往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輶及鞭並令去之貴帶礪之書不當徒罰廣軒冕之隆旁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爲五載刑徒五歲變從三祀其餘以輕代重化死爲生條目甚多備於簡策雜格嚴科並

宜除削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觀此則
國家刑制準隋之舊而加詳慎耳非準唐也方
正學論隋文而深有取焉此亦一端也

宋諫議大夫曾公致堯當真宗時上疏有云陛
下始卽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
盜賊此言雖過亦必有激而然歟

長泰黃子信以文章履行爲學者師宋嘉定四
年中特科第二人調新會鹽場帥楊長孺以其
老榜爲監當心易之嘗摺據其簿書子信將拂
衣而去投以詩云六年兩度拜宸旒換得青衫

白上頭飛鵲只因無樹繞窮猿何暇擇林投明
知著脚當來悞兌欲抽身不自由安得有錢了
官債任無三徑也歸休長孺得詩恨知之之晚
子信有散翁集若干卷



餘冬序錄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魚在天下
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
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於山之
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
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
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嗚呼古之聖賢所
以賓其天下國家而公之蓋如此漢婁敬見高
帝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穆
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今後世驕奢以害民也及
周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非德薄
形勢弱也秦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此所謂天
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
有也時留侯亦言之漢遂都關中漢之取天下
與周異漢不能效周德固然也孫叔敖疾將死
戒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
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
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
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蕭何爲相國買田宅必

居窮僻爲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
賢毋爲勢家所奪何之意教之意也周公大聖
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自教已不能法周公
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尚何及焉雖然此
教之所以爲教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擅銅
陵藏金穴據壘斷以自利者厚取於人身死而
財遷吾知斯人之不爲也

楚師伐宋師入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
皆如挾纊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爲之
蹙蹙其言也楚人有饋鮑叔者楚莊王投之於
河令將士迅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
使河爲醪而三軍爲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
詭賜亦足以感士也士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
與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

漢卜式當武帝時上書願輸其家半助邊不報
後上思式言召拜爲中郎式辭上曰吾有羊上
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
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
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
群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民便之式

在漢廷本無奇節而其言有契先哲若此見奇
於上夫豈不宜縣令固不足盡其能也今士大
夫言及式多羞其所爲考其治民有如式之牧
羊者幾人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
者則必爲之求粟與芻矣求粟與芻而不得則
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嗚呼今之人
豈惟不知爲求粟與芻將并其粟與芻而竊之
斯民余之何其不重厄也

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腠理
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
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
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桓侯曰寡
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
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
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公而退走桓
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
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酒醪之
所及也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
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
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太史公曰使聖人預知微

能使良醫得早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桓侯
豈非周子所謂諱疾忌醫寧戒其身而無悟者
哉蘇軾告其君曰言之於無事之世者易以有
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
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
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
不悟也嗚呼此桓侯扁鵲之事也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
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膺與望氣王朔語
曰吾爲隴西守羗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
而同自殺之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
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
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
不增一口期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
戒諸子曰吾累爲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爲
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爲善事以自庇及卒子
孫果無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所
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之
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彥超同時

若曹彬其人乃真爲仁人矣爲將亦在人自處
何如爾

趙飛燕譏班婕妤好好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
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理明
辭辯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滂曰臯
陶賢者知滂無罪將埋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
何益詞語與婕妤好類後人達此可以廢無益之
禱祀矣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
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稱之唐鄭絳
同半章事制下絳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
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纔三月以
疾乞骸得致仕此不賢於非才而竊位者乎
石崇被收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
害何不早散之春以爲散之不如勿聚之爲愈
也齊曹武被收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
我政欲取吾財貨妓女耳武之歎卽崇之歎也
而又曰恨令衆輩見之武何恨於是夫旣自有
以致之矣

陶侃爲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米熟稻

佩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佩大怒曰汝旣不田而戲戕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爲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柴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邪笞而遣之此等小事史何足書然百姓因此知上之教勤於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爲惠則大矣

宋謝晦爲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慙色晦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正如人言亦何足慙士夫得位顧功德何如少老非所計必以年少官尊爲勝祗生其躁進之心有所謂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者將無所不至矣始晦爲宋臺右衛還都過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爲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邪乃離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九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晦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

懼成疾不治而卒晦不驕於其兄之言而慚於他人之問持此心志馴至誅滅不亦宜乎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說與韓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爲禹錫言得改連州韓退之作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爲世勸夫卽一善而稱之宗元亦可追蹤於仁傑矣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退齋筆錄元豐中王荊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喚老僧化成爲作一課更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

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決大臣去位如蕭嵩之見僧化戒之所爲告者可以免後時之殆矣

憲宗賜裴晉公玉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旣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識者賞其明而簡王文正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前代之風後世之法也

覺諺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卽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諺進武人聞不曉事然使韓信復生不能不服此言有理諺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說韓信人哭秋不亦宜乎

杜祁公語錄云公爲相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齊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淨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邪黃庭堅文集云余

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于城南余所僦舍雖山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聒人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然則士當富貴之時下患難之際恒思自反此生有定分焉可也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糾多徑去爲顯秩公獨滯於堯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傳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滿意出爲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噫公之所存自其監庫時已有以異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東坡守膠西時熙寧乙卯仕宦十九家日益貧元豐已未於吳興被逮赴獄黃州置寓居定慧寺遷臨臯亭就亭立南堂辛酉元豐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爲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所謂東坡者也明年始就東坡築雪堂以居

紹聖中成寧遠軍之謫慧州安置寓居嘉祐寺就寺立思無邪齋明年遷寸合江之行館又明年得歸善後隙地數畝營白鶴新居丁丑新成未幾責瓊州於昌化軍安置初僦官屋爲有司迫逐乃買地城南結茆數椽鄰天慶觀極愀隘嘗偃息枕櫺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在儋四年食辛飲水其窮甚矣元符庚辰得赦北歸明年爲建中靖國辛巳七月丁亥卒於毗陵坡公涉世多難如此徐枕汝穎牧守之樂中書翰林侍從之榮定州方面之貴所得幾何而四十五年間南北奔走風波瘴海之鄉飢餓勞苦曾不得居一廛託環堵爲終老地也東坡與人書間及生事不濟輒自解云水到渠成不須預慮在儋有詩云海南萬里真吾鄉亦可謂善處窮者輩輩世以爲高尚道人王季常侍郎嘗問以脩行之術輩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膺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此

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夫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于王安石之事乎
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論內侍甘昇甚力孝宗曰昇爲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熹夢得除起居郎時用事者蓋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辯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先王嘗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秉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張忠恕理宗時因論對引其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用人之道蓋不貴於專有才者如此
庖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

紀昌視蝨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朱子嘗言劉晏見錢流地上是其會計之熟所致而自謂看得聖人言語熟透直見聖人之心從面前過學者未到此安能以自信邪

人不勝實事事可笑竊其中而美其外豈非顛倒見乎謝上蔡有言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處譬如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蔬食菜羹却去屋裏喫也試一面思何故如此曾紀梵志有翻著襪詩云梵志翻著襪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彼夸毗子宜少悟矣

太原助教張世寧既卒神降其妹歌曰休休休休得休時便好休歡喜冤家無徹頭洛人王或棄官學佛有詩云親疎俱穩人倫了婚嫁齊成俗意周云筆盡鉤塵債斷都無虧欠大家休休休休休愛著何時是徹頭彼若有見於出世法耶梵志詩天公未生我真真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憂無憂遣我寒無食令我饑還爾天公我還我未生時此豈所謂齊生死者洪邁記

役卒之言六十年前無我六十年後無我生我百年中百年不可過風寒暑濕殃饒飽勞逸禍我今解去人始知我與梵詩正同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人之將滅必霎明而始滅花果未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霎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衰之兆也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常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子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

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子爲正之若人滑子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

子路勇於義其言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余觀其爲親負米百里之外非其能甘勤苦乎衣敝緼袍其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非其能恬貧窮乎仕衛赴孔悝之難結纓而死非其能輕死亡乎嗚呼此所以爲仲由也

管子書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呂氏春秋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魏伯陽參同契千周紫彬彬方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方心靈忽自悟讀書求道如此寧有弗得者乎唐國史補云趙壁彈五弦人問其術壁曰吾之於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眠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壁壁之爲五絃也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歟

曾男子不納娶婦謂柳下惠不逮門之女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爲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朱晦庵嘗誨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使學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好處不學却只學此此其不知曾男子之不可也

韓退之剝啄行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

客去而嘆從者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于語言從者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口益蓄凡今之人急名與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雖不開關變化咀嚼有鬼有神子去不勇其如後艱我謝再拜子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年他日答馮宿書云足下亦見僕有不善乎僕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以來冠已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向者耶以此自謂庶幾無患不知猶復云云命也可知

東坡醉書云俚語有可采者處窮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易安閒佚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忍富貴安閑佚忍癢宜有道之士也

梁蕭允曰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顧希武曰積財可以備患患亦生於多財與其因患而積財孰若無財而無患皆名也

苦說云苦之言義爲困悴爲勤勞爲辛楚爲陵

侮今姑就勤與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居其一。酸醎之類。各有所偏。惟苦與甘。正相對。於是有勞困之象焉。書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亦然。其爲苦。正與樂對者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味喻言也。楊雄曰。顏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學也。蓋於安居快適之時。寓勤勞困悴之義。君子固有擇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樂者常少。處樂者易。而處苦者難。故爲學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食水齧蘄。絕嗜欲。戒遊逸。而不敢安。是圖蒞政治事者。必勞心焦思。鞠躬盡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後學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義。其盡於是乎。

花開而少者悅。葉落而老者悲。老不知春。少不知秋。四時之運。而人情異焉。

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即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既得。卽置山中。

黃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遊。一日告適淮上。永德送行。數舍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自出騎射。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范文正在南京朱家時。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爲療之。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卦識宛然。此事當時記者。非一文正之賢。固非永德之所能及也。

胡宿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所冀。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楊楷爲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有化瓦石爲黃金者乎。就楷試之。旣驗。欲授以方。楷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曾鞏卿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汞爲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是三人者。皆能不

爲此也。

蘇黃門龍川畧志載其兄子瞻從事扶風時嘗入開元寺觀畫古壁有二老僧邀過院曰貧道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爲精金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矣是時陳希亮守扶風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爾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卽出書曰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慎勿傳也子瞻許諾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矣因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陳固請不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爾公慎爲之陳姑應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旣失官至洛陽無以實宅遂大作此竟然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

不妄也然則開元寺僧不欲輕傳之意蓋深懲於授人而爲之得禍者豈非睢陽生不應求德之求所謂慮損君福故耶

吳曾漫錄載程明道語云今僧家讀一卷書便要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閒讀都無用處又云明道嘗至天寧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或疑非明道所宜言明道於此其不有所感歟朱子語錄門人論僧家有規矩嚴整士人却不循理朱子曰他是心有用處今士人雖有好底不肯爲非亦是他資質偶然如此要之其心實無所用蓋此意也然則吾人而不如僧可乎

山谷嘗言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此八物無明種也人從無明種子中生連皮帶骨豈有可逃之地但以百年觀之則人與我及彼八物皆成一空古人云衆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細思熟念煩惱從何處來有益於事有益於身否八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重計較欲利惡衰怒毀喜譽求稱避譏厭苦逐樂得喪又自有宿因決不可計較而爲之且猿騰馬

遂至於漸盡而後休不可謂智也亦不知近道之途亦窮於是此山谷有得於學佛者今人聞伊洛之緒論知學佛爲可耻然何曾似渠用工解說到此地位

師友談記東坡謂王寔王寧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焉諸子號曰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勾當則不可矣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生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

遼制心或勸其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宋林昉田間書事神不若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求神神有不神者矣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此佛法也鳥窠云三歲孩兒說得八十歲老人行不得性空詩云說得一大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黃山谷謂洪龜父云古人此言至言也

豫章生七年後始辨人之難辨有甚於木者而誰能識之七年前吾欲以今日之所見而絕望於異日豈不失人矣乎植物中木槿楊柳幹截而枝斫之場圃之邊陂池之際橫插倒植無弗生者歷月閱歲鮮然成樹其長又甚易也然其膚理疏而骨體弱華不終晦而悴葉常先秋而殞夫造化於物亟成者亦亟敗人欲爲亟成乎

正德丁丑正月三日夜夢與人論字俾從人從卑使從人從吏俾猶使也爲人使者人所卑使於人者爲自卑爲吏者能使人吏於人者人之所使也易曰不事王侯其不爲人所使者乎傳曰從吾所好其不爲人所卑者乎夫惟不爲人之所卑斯不爲人之所吏

何子嘗夜苦多夢夢亦復苦數醒非醉甚勞極比明寐而寤者不翅以十數夢中未嘗不自知其夢也夢中動靜若於平日不異必自詫曰此夢耳乃合我行以是而醒若事與心違所見非思慮所及又必曰此何爲者豈非夢耶以是而醒或夢得大可願樂出素望外必曰我奚有是

乃夢所遇以是而醒。夢諸怖畏及所可惡情感不倫。理未應然。必曰是非佳夢。何必久之。以是而醒。夢歷異境。參會古人議論。非常增廣耳目。必曰奇夢。乃爾安得長會。以是而醒。夢有所與。必曰夢與人物。胡損於余。有所受。必曰受所夢物於余。何有。以是而醒。夢飲食際。必曰我饒固宜。夢食緣渴。夢飲以是而醒。夢飛與墜疾走動。心必曰夢魂翩翩。不容力禁。以是而醒。至乃死。生入夢。骨肉薰灼。既欣且哭。必大怵惕。神識相擾。勢不得留。以是而醒。一切事物。夢類所聞。舊占夢事。必復念言。此當某占。某當此驗。以是而醒。何子引枕。一刻之間。蓋幾夢而竟未嘗不自以為夢。而亟醒者。一夜數十夢之間。才一得焉。所得之事。占之來日。無不驗也。何子晝而歎曰。吾殆有夢疾乎。孰能治吾疾。使無夢乎。吾聞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吾不能進於至人。吾何以不自愚乎。前輩達觀以夢。瞻處世。吾晝不知處世之為夢。而夜夢中。乃獨知夢焉。心眼益擾。非昔之疾乎。或聞之曰。先生多夢。而數醒。惟知其夢也。知夢則不惑於夢。不惑於夢。其肯惑於醒

乎。世不皆至人。不皆愚人。孰能無夢。先生而知夢也。移夢中之所以知夢者。以處世。則即知所以處世之夢之道矣。何疾之有。先生不然。而區區於夢醒之別。晝日所驗之事。夢乎醒乎。其別幾何。不惑於夢。而惑於醒。是惑於醒時之夢也。是非知夢也。是則夢之疾也。夫先生其誰使治哉。其誰使治哉。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亦。目眩則溺。人亦有溺於自愛。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鵲。愛形顧影。不自藏。為羅者所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弊者。病齒之人。服苦參。齒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類是者。邪藍蛇有毒。尾却解毒。當歸生血。鬚却破血。麻黃發汗。根節復止汗。酸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螻蛄腹以前治大小便之過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為用不同。如此。又塩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沾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

所宜惟酒亦然阿魏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去臭萌氣極葷然置臭肉中能掩臭氣葷臭非所當疑也君子醫國有興廢除害之責人才繫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者哉

山之竹土石草木以崇其勢塊而視之欹斜破碎叢雜無纖不可勝指也其在百十里外朝煙暮靄紫翠如滴橫如蛾眉矗如螺髻山其不以遠爲美乎江河之流溝渠泡沫潢潦汙濁以益其委勺而計之臭腐垢泥汙敗便惡溢濫灌注不可勝道也其在千鵞頂間涵天浴日上下同

澈圓光藏珠方景凝壁水其不以大爲繁乎嗚呼美以遠著繁以大致弗崇弗益則亦弗能至矣君子觀此置身之地弗遠大焉可乎

宋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啗芻豆數十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橈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

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驚鉅之材也高宗稱善嗟大猶是已是在識而用之者何如耳

朱文公因啜茶而論凡物食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必甘茶本苦而能甘是理存焉始於憂患者終於逸樂禮而後和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苦而甘之類也易家人嗃嗃悔厲吉苦而甘也婦子嘻嘻終吝甘而酸也

唐楊牧少年廬山修業時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卽有僊分若必執此位至公相然終焉有禍能從我學道乎牧心在進取謝絕之及登廟

廟竟罹南荒之極夫南荒之極自其罪之所致也宋夏竦父爲侍禁時竦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爲養子父止竦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僊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竦爲通判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僊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握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考竦行事墮落固所不免然則楊與夏雖有異人之遇亦可救其平生哉

魏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求交胡質質

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快聞流言不信纔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成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嗟夫若胡質者所全多矣

人有常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如解縣民心卽喜興利便須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興怨故二者當有先後至於二者之事則又各有先後也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的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人情宜上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矣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耻躬之不逮也

近峰聞畧

吳越錢氏歸宋令其從臣江漢臣上圖籍漢臣慮賦重厲民沉諸河太宗怒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承珍吳越田永以錢氏稅畝五斗爲一斗曰此天下之中正也太宗從之宋曾孫官至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江氏至民表以直言正道重於世子遠位至宰相死國難族人自宋以下擢正科者數十人君子以爲陰德之報今宋均田者悉歸末而遺漢臣予故并記之以告後之均田者

正德初內閣元臣議政逆瑾慷慨流涕惟李公東陽俛首不語劉公健謝公遷被斥之日李公祖道戲吁泣下劉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耳

景泰間河決張秋歲久弗治乃以諭德徐公有貞爲僉都御史往治之先是其地一老人夢有赤幟列九龍口大書徐字其上公至訪求治法遇一異人告公曰誰能無欲公退而思之良久曰決河者龍龍欲者珠也制珠者鐵耳卽以萬金寶土而沉之功遂成

蔡節推昂言成化以前貴久任而專役使如府

州縣佐貳官每至九年六年區保糧長各三名以次收糧治水解運甲初年收糧則次年治水糧未完不得以累乙乙初年治水則次年解運水不治不得以累丙故事無弊而功易集後官不久任而役各分又別設塘長故博相推避肆爲慢易官租日負堤防日圯運餉日誤雖嚴刑督併如近時宋即中以方王員外景星之慘攀染平民多死杖下終不能竟其事

四朝聞見錄歐陽子謚文忠京丞相鎰以附韓侂冑亦謚文忠初謚文穆時有無名子作詩曰

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忘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話短長近西涯李公謚文正亦有無名子詩云文正從來謚范王如今文正却難當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

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於英宗嘗稱爲我張寧吏部察上意推爲巡撫都御史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史耶繼推南京侍郎上曰待北部有缺來未幾寧宗卽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府耳晚歲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乃至是傍一妾遽云誤

我輩卽陰騭耳寧卽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忍去侍寧終其身寧以文學名所著有方洲集豈天子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爲陰

錦衣衛校恒以妖書左使人習之輒發其罪爲已功成化間有校董章者用其術致位都指揮使又帝緣貴戚以結姻黨富擬王侯一日晨朝若有人猝於馬前頓仆不起從者亦若被捶逐悉驚遁去章所見皆被害者也歸卽發人面瘡於額家人以穢惡不敢近卒後家破妻妾散亡徐大參翊目見之嘗述以爲世戒

太祖欲斬一善星曆者問何人斬汝曰排衣人特命創者更白衣斬之既斬問創者則裴姓也江西程郎中律望言

淵明詩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昔人謂達磨未西來淵明蚤會禪矣

富公問堯夫人有潔病何也曰宵中滯礙而多疑耳此亦未爲害但疑心重萬境皆錯最是害道第一事

辛丑秀水有楊姓者里長索租過之見其家方

治湯餅因索食。楊曰：吾自度不免，故鬻家具以足一飽，非爾所可食也。里長竟取食之。食頃，楊舉家與里長俱死。蓋先置毒餅中也。又長洲一人鬻其妻，臨行妻解衣與其姑。姑曰：爾去當衣此。婦曰：彼既取我宜有衣耳。姑服而悲咽。婦傷其姑相繼投於水。夫為售者迫，其值亦溺皆死焉。又一鬻妻者，止索錢五十文。售者疑其過廉也。夫曰：吾妻事我二十年餘，今遭此不忍見其餓且死耳。故不須厚價。爾其善遇之。無害也。別去，即往酒家取醉，赴水死。嘉靖甲申，鳳淮諸處災有母食子，姑食婦，夫食妻者，市中餅餌多人肉釀之，南畿大疫死者過半。民居多無主，飢不逮辛丑而患過之有司之罪也。

蘇湖胡燏宰仲為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閣試上苑，聞鳩詩曰：風日晴和欲醉人，耳邊忽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有情憐好景，雨暘無補愧微臣。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雨暘句為譏，已遂黜為戶部主事。予亦嘗病此，故喬太宰贈予詩有浮雲長蔽一春晴之句。

捫蝨新話云：世傳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孟子後絕無人何也？文定曰：只有過孔子上者，如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雲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意不解。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捨不住，皆福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他日語張天覺，覺撫几歎賞曰：達人之論也。遂記於案間。

予先大父嘗言：正統景泰間，有丐者奉其父母居南倉橋之磬鋪中。時父母俱以疾廢，丐者辰出而午歸，未出而酉歸，躬自炊爨，魚肉皆市中所得精美者，暮置酒跪拜於前，喧歌以進。必父母歡辭而後已。市人皆賢丐者而樂施之。

珊瑚詩話云：刺美風化，緩而不迫，謂之風。不接事物，摘華布帛，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勵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懣，寓之比興，謂之騷。觸事感物，托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制今，箴戒得失，謂之箴。倚迂抑揚，末言謂之歌。非鼓非鍾，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驟，斐然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叙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下短長，謂之曲。

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咏情性揔合而言謂之詩蘇李之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衆舛也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謂之制經綸之語若日月之垂照謂之詔制與詔同詔亦制也道其常而作葵憲謂之典陳其謀而成嘉猷謂之謨順其理而迪之謂之訓屬其人而告之謂之誥卽衆師而申之謂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謂之命出於上謂之教行於下謂之令時而戒之者勅也言而諭之者宣也諮而揚之者贊也登而崇之者冊也言以倫而折之者論也度其宜而揆之者議也別嫌疑而明之者辨也正是非而著之者說也記者記其事也紀者紀其實也書者續而述焉者也策者條而對焉者也傳者傳而信之也序者緒而陳之也碑者拔列事功而載之金石崇碑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誄者累其素履而質之鬼神也誌者識其行藏而謹其終始也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移者自近移遠使之周知也表者石臣子之心致君父之前也賡者脩儲后之間伸容閭之儀也簡者質言之

而畧也啓者文言之而詳也疏者言之公上也牒者用之於官府也捷書不緘揮羽而傳之者露布也尺牘無封指事而陳之者劄子也青黃黼黻經緯以相承者總謂之文也比文之異名也元季時王蘇有盛醫官者宅後爲王皮匠地盛欲得之百計求併不能遂一日匠死乃立僞契以所親與物故各數人爲證呼其弟語云汝父旣以地售我何得久處其子初亦固辨然屈於券證卽以地與盛發憤而死時盛無子明年生一子數歲不能語偶一媼携至王地子遽曰此吾家故地媼亟以告盛盛喜而往問之復蠢不發一字盛怒云汝豈王皮匠也子應曰非我而誰盛驚仆尋卒所生子蹂踐其家無完器乃售其宅至今相傳爲兼併者之戒孔子高曰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昔人詩云自從魯國潛然後不是奸人卽婦人韓襄毅公雍召友人賞雪不至仍以詩促之云南征五載不見雪今見江鄉臘雪飛老我不禁

清興發故人何事賞心違。包含梅柳春無跡。照曜乾坤夜有輝。預想來遊須秉燭。瓊瑤還襯馬蹄歸。識者謂讀後聯二句。卽可以知公之才力事功矣。

林逋詩。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橋畔。獨樹爲橋結小廬。此殆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者也。

嘉定有余生者。先公門人也。其父與伯仲俱嘗屠。仲出遇一僧。云何不誦觀音經。歸卽閉榻靜坐。絕葷謝慾。日誦千遍。卅三年。紅雨墮其家。三日。其人初不識一字。持書偈後二句云。忽然跳出火坑來。萬事全然如夢出。離其家。往牛首山受戒。不知所終。

弘治乙丑。大學士謝公木齋。乞致仕。薦吳文定公寬。王文恪公鏊。以代已言。極懇至。一時恬淡之風。感動中外。

張士誠據蘇時。其弟士德爲相。豪占民田。以益富。廣產華。構玉食。以取奢樂。門下養士亦多有張明善者。元之遺老。能填詞度曲。語言諧謔。士德愛之。一日雪大作。設盛宴。張女樂。邀明善來。

雪明善倚筆醉題詞曰。漫天墮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教衆口嗷嗷。喫甚的。道國家祥瑞。甚得滑稽之諫。可見前輩如此。

東原耕餘錄有弔張士誠詩云。天星夜落水犀軍。又見吳臺走鹿群。睥睨金湯空自固。倉皇珠玉竟俱焚。將軍只合用。橫死國士嗟無像。讓聞風雨年年寒食節。麥孟誰上太妃墳。深有感於士誠者。

侯鯖錄

東坡論茶云。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閨中損人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不則患黃。雖損益相半。而消陽助陰。不償損也。吾有一法。常自脩之。每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在齒間者。得茶漱浸。乃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性便苦綠。此漸堅密。蠱病自已。然率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此大是有理。而人罕知者。故詳述云。又唐新語曰。右補闕母景傳。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

功歸茶力。貽禍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唐李肇國史補書宋清事云。賣藥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輒賣藥迎送之。貧乞請藥。常多折養。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亦百倍。故長安有義債賣藥宋清。此柳子厚所以作清傳云。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戲求詩。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

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荅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腦。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効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藏。非耳圖。晉卿聊識此耳。

圓通禪師秀老。本關西人。立身嶮緊。如鐵壁。得法於義懷禪師。不肯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梳頭。撮得根牢髻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

王彥伯。醫名。既耆。列三四竈。煮藥于庭。老幼塞門而來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風者氣者各飲此。皆飲而去。効者各負錢而酬。不來者亦不責之。其普眼長者之流歟。

東坡云。梁吏劉凝之。爲人認所看履。卽與之後。得所失履。復還之。不肯取。又沈麟士。亦爲隣人認所看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卽與之後。得所失履。麟士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出處。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唐白岑。遇異人。傳發背方。其驗十全。岑賣以求利。爲淮南小將。爲高適。脅取其方。然不甚効。後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驛吏於其囊中。得其本。太原王昇之。寫以傳布。岑得異方。秘之。求利。無濟人之心。宜爲虎食。王昇之者。必有善報乎。

張華。厓。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搏詩云。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

天真喪盡得浮名。

錢起投南山佛寺云。洗足解塵纓。忽覺天形寬。庶將鏡中像。盡作無生觀。蓋知百骸九竅。本非尺形。至悟真寺詩云。更聞東林聲。可聽不可說。與中尋覺花寂爾。諸象滅。蓋知妙明真心。不關諸象。起於是理。亦可謂超然者矣。

省約三書

梅屋許先生曰。耕荒田者有水慮。耕湯田者有旱憂。耕心田者無憂。無慮。日豐年。○子怨父。○兄攘弟。富妻妾視豐儉爲悲歡。奴僕視盛衰爲勤怠。市道不在門外矣。○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煩聞小人諂笑。如嚼糟水。爽美之後。寒凝。互腹。○肯蓄孔鵬。賤視賓客。肥飼猿鹿。瘦役輿臺。不義而富貴者之積習也。○衣始不前。器缺不補。對人猶有慚色。行垢不前。德缺不補。對天豈無愧心。○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目已之仙真仙也。不求真仙而求繪鍾塑呂惑矣。○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疑。○天不能家訓。

戶餘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天不能家贖戶給。富一人。以濟衆人之貧。非以賢私一身富私一家也。○破爪傷膚。壞梳摘髮。色爲之變。聚珍瘞身。列艷靡骨。心爲之安。

遜志方先生曰。貧國有四。而荒凶不與焉。聚歛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賄賂行于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本也。去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也。鄙本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聞以權詐亡國矣。木聞鄙本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大行也。○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簞也。故枕塊寢苦。因其心之不甘。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矣乎。○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恒若不足。故足自以爲足。故不足。甕盎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已者進德之基。

希武顧先生曰。虛靈之府。神明所居。不可以他物雜之。他物雜之。則神明不守。神明不守。則身無所主。身無所主。則危矣。○人爲事遂志。不可喜有不遂志。不可憂。其中禍福難知。故也。○學者得聞至道。可以忘富。可以忘貴。可以忘貧。可以忘賤。雖聞而未有得。是於富貴貧賤。不能不置休戚於其間也。○富貴過目無異夢。覺既覺。不可復爲夢也。故貧賤爲士之常。富貴暫時事耳。有得必有失。○譽之而喜。毀之而怒。常人之情也。唯君子不以毀譽動其情焉。不知我而譽我。不知我而毀我。無損益於我也。○人於安否時。未知安也。及濱危難始知之。是以君子居安

而慮危。則庶乎免危。○凡人見理明白。存心中正。則陽先盛大。陰精邪魅不敢干矣。○知止知足。自然天君安靜。外物不足動矣。商賈之利。積之多。亦必患生。耕種之利。愈積愈實。命安。○天道之禍淫。不加悔罪之人。唯悔則善心生。故可免。○易損而難復者精也。易躁而難靜者神也。唯養氣使充。則精神康全。精神苟全。則功名事業皆可爲之也。○士存憂物之心。惠澤雖未及物。而造化必知之。造化苟知之。則於事也吉矣。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推此一言。則萬物皆被其澤矣。○可止可足者。求利之心。不可止。不可足者。進學之心。求利之心。不止不足者。則是衆人。進學之心。不止不足者。則是君子。○不妄求則心安。不妄作則身安。身心既安。樂在其小矣。○人唯除得忿躁。則正氣自然可養。忿躁一動。能亂正氣。子夜浩然之氣。皆正氣也。事有忤心。不可得已。當以義理折之。無爲忿躁所亂可也。○今人姑息自恕。不思進學。乃爲過今日有明日。殊不知過一日無一日也。可不思哉。可不免哉。○書曰。天道福善禍淫。禍福似乎天

降之也。近世爲惡之人，往往自投禍羅者，何哉？天卽理也，違天逆理，理所不容，實天使之也。○深山窮谷之人，多高年者，嗜欲少故也。○天不足西北，地不足東南，天地不能自足，而能足於人乎？○博學而無要，空言而無實，是亦何補於世哉？○愼密者，士之吉德也，不出戶庭，故無咎。○古人嘗夢爲善，凶人嘗夢爲惡，人之脩身正心，正要夢中亦不妄爲。

康齋日記

知止自當除妄想，安貧須是禁奢心。○壁間大書云：力除閑氣，固守清貧。○峽口看水，途中甚適人，苟得本心，隨處皆樂。窮達一致，此心外馳，則膠擾不暇，何能樂也？○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克治粗暴，使心性純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眼前隨分好光陰，誰道人生多不足。○看韓文倦懣，夢中恍思少年日月，不勝感愴而醒，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哉。○得便宜是失便宜，失便宜

是得便宜。○胡文定公云：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料得人生皆素定，空多計較竟何如。○天意順時爲善計，人情安處是良圖。○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立脚人。○彼以慳吝校僞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於事厭倦，皆是無誠。○高卧閑窓，綠陰清晝，天地何其閑遠也。

白沙遺言

捄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也。貪官污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而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同者，其治也廣。○未與誠合，然後可成也。○其晦也不久，則其炎也不大，其訖也不甚，則其信也不長。物理固亦有然者矣。○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其過人遠矣。○虛已其難乎？若能克去有錢之私，當一日萬里矣。○需者事之賊，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可也。○羅浮之遊，第恐心有所往，情隨境遷，則此樂亦未免俗樂耳。○平生問學，事極索理，會不可

悠悠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非止疾痛之爲心害心寓於形而爲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而不知歸罪其心者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檢○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纔點檢着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拂和好之情於此處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亦甚難矣○古之爲士者急乎實之不至今之爲士者急乎名之不著○周子曰實勝名也○名勝恥也○自古進退不決於內則其形於外依違可否之間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爲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且安知已之所執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得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而非人則其失均矣○士從事於學必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

死生之爲變而況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誠信予奪之間哉○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見而不知悔惜哉

景行錄

聞善言則拜告有過則喜有聖賢氣象○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坐密室如通衢○馭心如六馬○可以免過○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戕生之本○以衆資己者心逸而事濟○以已禦衆者心勞而怨聚○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吉凶悔吝無有不由己者○廣積不如教子○避禍不如省非○責人者不全交○自恕者不改過○節食養胃清氣養神○口腹不節致疾之由○念慮不正殺身之本○驕富貴者戚戚○安貧賤者休休○所以景公駟不及顏子之一瓢○心可逸形不可不勞○道可樂身不可不憂○形不勞則怠惰易弊身不憂則荒淫不定○故逸生於勞而常休樂生於憂而無厭○逸樂者憂勞其可忘乎○以忠孝遺

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者強。以善自衛者良。○日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一席之地乎。○夙興夜寐。所思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煖衣。怡然自得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屈已者能處衆。好勝者必遇敵。○利可共而不可獨。謀可寡而不可衆。獨利則敗。衆謀則泄。○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溺愛者受削於妻子。患失者屈已於富貴。○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君子。○王荊公云。莫大之惡。起於斯須之不忍。一言一動。毫釐不忍。遂致數年立脚不定。○邵康節云。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蘇黃門云。衣冠珥玉。可以化強暴。深居簡出。可以卻猛獸。定心寡欲。可以服鬼神。○盛名必有重責。大巧必有奇窮。○張無盡見雪竇。教以惜福之說。曰。事不可使盡。勢不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氣宇要老成。近厚。不要有芒角。防有鈍挫缺折。○人於夜間。思慮百

端。及明旦則一事不可行。蓋人卧則血氣橫放。所思皆私意。平旦清明。則慾淨理融。乃知所思皆妄也。前人有惺惺枕頭。鵲突面盆之喻。○甚愛必甚費。甚譽必甚毀。甚喜必甚憂。甚藏必甚亡。○禍莫大於縱已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定心應物。雖不讀書。可以爲有德君子。○承平日久。養壞人材。膏粱中必無賢子弟。人心高隔了無限好事。○事有垂成而復敗者。或者惜之非也。得之本有。失之本無。○觀朝夕起卧之早宴。可以卜人家之興替。○氣清則心清。心清則神清。神清則變化無方矣。○九沙山人萬表曰。灼艾續集者。續灼艾集而休也。山人往寓金陵。嘗因灼艾。閱諸說。而有集矣。嘉靖甲午。承之督漕舟行閒暇。乃取昔所未閱者而閱之。隨意漫錄。復成帙焉。益覺夫義理之可悅。而龜鑑之在是也。謹識。

灼艾續集下



灼艾餘集上

杜陽編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為元帥討之。裴度上曰：為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一日萬里無所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托元老以摧狂寇，真謂一日萬里矣。度曰：微臣無狀，叨蒙大用，惟慮一九之卵，不足以勝太山。款段之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快宗廟之靈，臣雖不才，敢以效命。泣下沾襟，若不勝誦。上亦為之動容。王沐者，王涯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餬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潦倒無鴈叙之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見，款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效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為族人，被執而腰斬之。

羅浮先生軒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

床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毒龍猛獸注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統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歷歷而出，麝藥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群，有非同遊者，俄見十數人，儀貌無所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留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拂之，無不應手而愈。及上召入內庭，遇之甚厚，每與泛客論道，率皆叶於上意。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撒藥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難致哉？

畜德錄

文皇忌漢王英，勇乃私召問，陪平侯張信，信艱然對曰：事于天常，豈易為邪？文皇大怒，拔劍擊折信齒，衣盡血漬，少焉賜更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

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詩甚。思時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憂虞。因命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注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夏忠靖公原吉。嘗得賜古硯。冬月吏炙冰破甚。恐公知。召喻之曰。受賜不加愛惜。吾之罪也。釋之。詠蝸首詩。後四句云。昂昂飽歷風霜古。默默深承雨露滋。寄語羣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人議公太和蓋性度寬大。其言如此。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為縣令所禮。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即擢為德安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于肅愍公謙。為兵部尚書。當己巳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邪。傳示城中。有力者悉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魏文靖公驥。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為其家僕。盡易之。公竟不言。他日事覺。鞠出金還公。其主始

知。公嘗語人為子者。當求名醫厚結之。親有疾。則信之。必專彼。召之必速來也。公為尚書北還。一小舟常阻於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即命撤去。曰。豈藉重於是邪。

禮部尚書姚公夔。天順癸未春。知貢舉。試院大。天下貢士死者相藉。請諭祭于郊。祭畢自謂不能致防。殃及賢俊。拜於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

王丈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公與夏公頃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沒以謗語二句証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人。上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夏云。傘字有五人。旁列衆小人。

中藏一大人。所謂人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時。嘗去騶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

東山公當發戍。氈帽布袍。途步過大明門。而富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不欲至戍。公曰。大吏有罪不加之誅。今戍不服役邪。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吳文定公寬。為脩謨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簣。託於公之旁廡。公即掃室請遷。及卒。奉殮于中堂。使子衣衰以荅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中。書託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為棺殮。及檢帳。有輸官銀若干。盡喪于娼家。公為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

章公懋。為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言。一力採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惕然曰。薪水之資。託有失。奈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與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奈何詒之明日。

運命。具實謝罪。

何編脩璠。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揖。不得與諸司同。其僚以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跽。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為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不敢少有屈。懾。

鶴林玉露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儵然。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實。結縷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不見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首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注。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為能。以嗜殺為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太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熟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半籠。曾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中。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

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殞于此十年矣。省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多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注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半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太學占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堂。言其清苦而鯁亮也。朱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云。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

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為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議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儔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為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撼鯁亮。如真御史。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為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為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為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為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為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為然。而昔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盡言以翹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

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其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于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而陋於一見。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娼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

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賓至則卮酒杯羹久留不厭晨興率子弟致恭祠堂聚揖于廳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榮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

出已下可以凌轡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憎然愚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稱在人下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德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傳劉公子羽之配樞密其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傳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傳為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傳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排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園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姚鑄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人豪雋善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衝隴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漢程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

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
初罷相樂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蓋炎而附寒而棄後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
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
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
千載之齒頰也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
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
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脫灑可
喜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
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
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軍忿怨統
制鄺瓊率眾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
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
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遣死士持遺
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
瓊分隸其眾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言符離之
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千人其終夕彷徨而先
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
大夫何足道直欲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
秀才教他說廉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
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
也天下以言語為學上以言語為治世之所以
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為鳳凰鸞
鷟惟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張無垢在越上作恭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
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
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
有不安心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曾
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
醫今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
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
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
倭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
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倭靡成
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
謙默者賈子云莫邪為劍鋒鋸為銛東坡云
變丹青於玉瑩者乃反謂子為非智風俗至於

如此豈不可哀。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
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
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
杳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曾襟豈為外榮所點
染哉。荆公拜和之且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
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
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
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李疆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

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
不如歸去卧林丘。疆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
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堯于位謚文清。

自昔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
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
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
云隣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晉文共欣賞疑義
相與析則南村之隣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
錦里亦與南隣米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
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

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繞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
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軟滿逕野水細
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泛
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
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
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
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譴浪
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士大夫危言峻節還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

創利方為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
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
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
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還謫向用之士則意味
尤深長也。

類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鷄鵝畏其天
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
見大蛙十數聚于汗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
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
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

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搶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踣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蜜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大小為強弱哉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迎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匝匝車列鑑鮮明

豈是股民血空教適宦情恐聞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苗傳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今僚屬宣詔但為撫諭之詞畧張於譙樓旋即飲之大犒諸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傳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好嘔出心肝摘捏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獎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

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宋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誠齋去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能此論得之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殫難大抵以無所為而為之者為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瀛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

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鷄豚出於埘欄不求則不得心放者

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鉞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陳了翁雜說云言滿天下無口過非謂不言也。但不言人是非長短利害雖多言無害所謂終日言而未嘗言此其所以無口過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沈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

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較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采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勝。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灸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

瘦筇一針。遂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伍世一曰。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

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緩，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曾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切嗟於朋友云。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紹興間，張登為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夫人人尋利，其間多

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辨，一揮而退。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數衍之。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繞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大地為衾枕。又云：青衫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

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矣明月清風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于地曰諸公之來其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王荊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漢武帝窮兵嗜殺而以起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

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伊川謫浚渡汙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語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便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景公干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囂囂皆為利來吁可哀也哉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思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會誅不循律

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誅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光宗即位謝良齋為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其簡易在專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為已貪吏雷民介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

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夫秋姦回諛說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為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宸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我柘勝栽花閑非閑事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群

猪羊滿園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錢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耳聾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減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

近代名臣錄

景泰三年奸臣建議易儲之說事下廷議林瀚敏公聰時在刑部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儲激不肯署名事不能阻而人諒其忠未幾遷選科吏部選法未當或私有所徇者輒指斥賂易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雖外示敬憚而中實忌之喉御史劾聰錫為教官因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積次及禮部尚書胡濙驚曰抵職至死邪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朝廷遣使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悸不安帝始知聰為人所誣竟坐末減左選國子學正成化間歷官右都御史掌南京院事先是為都察院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縮院章道中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鈐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入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項秉毅公忠為廣東按察司副使時按部齊州謀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

曰流賊無推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程襄毅公信。嘗為太僕卿時。馬政久廢。朋言蠲興三營大將。聯疏謂太僕急徵諸衛馬。非便。請以事隸兵部。送之。公曰。如此。則為不得其職矣。即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自今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有驚而馬不給。孰任其責。願明示為著令。兵部懼以為言。詔復其事。歸太僕。及兩掌兵政。征伐俱有成績。又能任怨。南京守臣欲與錢

谷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為得體。征貴州時。詔以便宜之權付之。公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間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以為此古名將之心。名臣之言。可以為後法。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即不帖席。南文毅公。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繫天下安危。太

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公正色曰。朝廷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損易。此人。不熟國家安平。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北。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乃歎曰。渠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殺一人。且乎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王端毅公。恕嘗問曰。今學者。謂天下何故異才難得。蔡虛齋清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學官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為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終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粗。非不謂俟其熟讀食之者也。況自幼入小

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

山東右布政使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矍然避席曰各言也

定襄侯郭公登守大同初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上班師將旋駕公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學士曹孫張益宜送紫荊關返

孫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荊公以為得請矣俄復折而東統四十餘里耳蓋竟送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餘人奉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公閉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素彬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尤効力及如約以賄送虜咲不應竟擁駕去初公守大同當創殘之餘常恨馬少步卒

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為撓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激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為神云

僉都御史齊公明成化間乞終養歸貴溪山築早閒亭逍遙其中詔起捕閩賊賦承詔出早閒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將卒題絕句云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吾儒莫浪猜又書

一對語云平生無二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嘗號五宜居士蓋其初乞歸號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

都督同知王公信所部都指揮劉斌張金智勇過人公薦之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直豈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由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公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初總兵權者皆為子孫秦官公但

今讀書自九無他求劉忠宣公大夏嘗云予在本兵且每用一將思得王居實若人那討得來。

秦襄毅公結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皇怒逮公下獄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閱

其皆嘉歎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

厲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公

獨與抗禮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

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上問各

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上以公疏示汪汪叩頭伏罪稱公賢不置上釋之

立文莊公潘弱冠時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

能改于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不仕可也耆儒

碩師初見論駭之已而大服以為先儒未有言

及此者嘗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干譙之厄

當著其不軌之罪公曰已已之變微干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証其不軌是豈可信哉

良以為然初洪武末樂以來凡百司朝觀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而下少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之人未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

天順初楊公瑄為監察御史印馬于圻內民群

詬太監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

職命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葦宇連

見祥亨二兇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刻之

有私泄於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諸暨彈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伴讀彈章而詰之

公與某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兇罪狀

明甚天意先入諸莫能回采下錦衣獄逼公

誣引大臣刑數瀕死卒無一語他及有司文致

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戍餘多貶奏上會京

城大風電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

於是獄皆寔減公就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

謂公宜詣二兇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後請代廣西南丹居五歲二兇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遼公時在杭察案驚問公徐曰彼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行邊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慮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于是皆服公之鑒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者浙江按察使楊公瑄

為文餘集

卷五

之子也正德改元七月源因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璿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勸武皇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事霧交作為眾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判上引譬甚力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之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

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注米不一勸上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喚源面叱之曰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復矯詔誅貴三千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孟縣之陽和驛其斬蘆菰覆於葬之

憲皇朝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聖禮科給事中郭公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於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罷之

為文餘集

卷五

彭惠公公韶為刑部郎中時外戚指揮周遵與圻內民爭田願得內臣及錦衣衛官注勘會有旨命公正法司官以行眾皆推公公至其地環視周匝徑歸奏曰田本民有雖其戶報不及管業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納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汚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汚下安有空閒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則民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耶後詔下獄科道交章言公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帝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邪立却其請

大同缺馬馬端肅公在兵部請給拆糧銀市之
且戒督糧官毋得沮格既得旨時戶部尚書周
文端公經言糧馬各有職不宜侵奪其引祖
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激切上為改
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又清寧宮災方議建修
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公曰今歲歉民
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顧
役為之外戚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併其傍近
民田千餘頃得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
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
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王蔭賜田
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
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
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
之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推縣退灘
地獻為東宮庄者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
貴幸有所陳請公一裁以法皆欲不得肆
張莊簡公後奉職守法以不欺為本在刑部時
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
詞使知其嘗有言耳訖事而聞之曰其人無大

罪既據法施之無敢偽言以市恩聞者欽服在
浙江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
信我請托覬覦屹不為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
以私者公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
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口
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敵為皆公無私故
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
事竭其公忠尤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
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歎曰此正不善讀書
耳世豈有善書米行而誤者乎去位後家藏
蠶公或言內未有為之地者公直視不答其人
懼而退公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始終一節
歸處杜門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奢
靡日甚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書揭屏間曰客
至留饌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
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
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侍即黃公孔昭為文選郎中特持選法最慎汲
汲以人才為意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
粟累積於豐年所以濟飢者儲於平時亦可

以濟事。自項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於冊。注注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於天官。卿務使用。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移用其人。輒力言其不可。時既不能盡阻。後其人多自敗。衆始服公之正在文選者十五年。

劉忠宣公大夏。初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獻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求。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籍。使者旁午。吏數被捶。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

約東錄集上

七

告尚書余公子俊。力言阻之事。遂寢。朝鮮使者為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送之。公曰。朝鮮貢自鴨鵝關。由遼陽。歷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迴四三大鎮。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卒不送。又北虜數寇。重中遣帥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無虛月。母一報至。尚書必曰。劉郎中云何。所言輒行。行之輒效。時右侍郎缺。中官欲有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冀一注見。公巽詞謝之。然猶迫促不已。乃自求尋

出為福建參政。初公即中秩滿三載。朝中皆欲以太僕處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則參議。官皆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後為大司馬。嘗言今日所

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糧草甚多。公以戶侍簡命

經畫。頒行周司徒。經謂公曰。遺上糧草。半屬京

約東錄集上

七

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所謂剛取禍矣。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公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曰。揭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倉場積蓄有餘。蓋注時糴買法。有求告糧百千石。草千萬束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為市。乃轉買。邊上軍民糧草陸續運至。自公此法。立有

糧草之家自注告報中貴家人即欲收糴無處得買也。邇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三十年前僅見此耳。孝宗朝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公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鑒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我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又之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為參政布政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事有疑難心未明者不以公文顯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名以此士大夫於公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成績期不相負人有言及勢要貪婪軍民有不得其所者公必蹙額不樂於公所得為者一思以濟之具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虎客似無官公

足以當之。鈞陽馬公嘗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稍增之民不病而國用足詔下廷議倪文毅公岳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又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注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注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眾皆從之。孝廟首登大寶明日常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公彝輪侍庶吉士鄒公智松造其第告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時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凡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徵聘至京智又造曰三代而下臣不獲自所以事

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見君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上前。庶其有濟。上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公善其言。而莫能用。識者譏之。初丁未。今望變。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會已酉。言事者。誣知州劉傑。御史湯孫。妄言朝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屈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孫等。素不相會。或論經廷。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史目毅然就道。不結縲索。幾不能任。親識饋遺。堅却不受。其為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文。逐東風。入此紫宸。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見。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生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非。其慷慨忠愛之衷。

溢於言表。

孫忠烈公巡撫江西藩臬。諸公以都憲行臺舊隘。居者輒病。議當卜築別建。公曰。有正人。無邪地。際此民窮財匱。而為我造新衙門乎。第令加葺於後堂檻下。隱故溝。獲一古鏡。背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識者以為公抗節死難之兆云。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時兵部職方郎中黃公鞏。以母喪服除。或尼其行。鞏題其書屋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於狗國補武選郎中。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薨。還上下以為憂。鞏以其事出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指及之者。鞏獨抗疏言。彬首開邊事。以兵為戲。兇狠傲誕。無人臣禮。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疏奏。彬大怒。必欲寘之死。遂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以詩遺第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及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鄰村。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音。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為千載不朽。世之

人注注以彼易此何邪

宸濠之變許忠節公達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為位易服而哭人恠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陳白沙憲章自臨川歸足迹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小困則以水沃其足父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遂築一臺曰春陽靜坐其中足不出閭外者數年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遼東人給建思亂義州先發聚眾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擾老爺給事中賀公欽也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撫先生辭曰吾非上官獲保里閭足矣請之再三遂從敏幹子弟十餘人往彼即拜跪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乙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便可解衆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再請先生曰爾等燒屋劫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後日鎮城當有體勘

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勦衆復呼譟相聚曰賀老爺不曾說謊我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被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自有原宥衆復退數日竟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

丹鉛餘錄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為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于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遠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為緩乎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玷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

晉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公識其橫又
識其直向前斷後漢儒如董賈之流皆一一議
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
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如此諸葛亮則
名之為益又譏其為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為莊
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太頗往來之書疊疊千餘
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為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
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
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
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同道
移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事豈有
道者氣象耶或者謂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
遂至此歟
古人文法自有裨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
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
人割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武而
犀首走燒芻庵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班
固漢書曰子韋謀桓而魯隱危齊書情卻而晉
厲弑豎牛奔走叔孫卒卻伯駁李昭公逐費色
納女楚建走宰嚭諸晉天差喪李園進妹春申

斃上官讚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繼伊戾坎
盟宋座死江克造蠱太子殺見天作姦東平誅
宋景文唐書效之為姦臣贊曰三宰嘯凶牝奪
辰林甫將藩黃屋奉荒質敗謀興元憾崔邠倒
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
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
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
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
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寧為蘭摧莫折不作蒲艾
艾榮寧載于義而死不載于地而生志士烈士
古今一揆乎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
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化不可為
鐸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鐸虎豹之文來射獫狁
之捷來措直木先伐其非先竭翠以羽殃身蚌
以珠致破以木擊木則折以水投水則散以水
浸水則沉以金投金則陷詩曰載胥及溺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踴將噬者爪縮將文者

且朴孫武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
不及捉也蠱曰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故曰
時至則應心服者勝又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夫
惟鴻門之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里尤五丘李斯篆書揭便于世人其舍諸鯨之
城也梁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
賴之故曰善用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鬼谷子書有捭闔篇捭音擺捭之者開也言也
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餽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
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餽之也

松窗雜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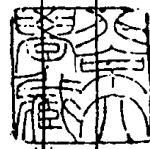
君子不幸而知於小人宜早決絕焉小人豈誠
於好德者乎姑藉以厭群論矜已黨焉爾易曰
包承小人吉大人不包者外相容也然內實異
也故否君子小人非可共事故董穉不同薨比
其睽而去之已汚身矣荀爽之於董卓楊氏之
於蔡邕相調停可喪邦也易曰介于石不終
日夫子贊曰萬夫之望

詩桑桑狀小人之惡三言刻薄也益言貪黷
也競言強禦也易解狀小人之情四狐言媚惑

也乘言僭竊也捭言依附也隼言悍鷲也

賀賢醫閭篤行四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
與教人惟主小學達序矣陳白沙謂其亡所見
勸讀佛書豈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陳御史莆田人棄官養母灌園執蔬太守閱其
勞遣三力助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
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論者曰孝廉詣極矣先倅
吉安明允公恕民立祠歲享云



灼艾餘集下

自警編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荊公學問先生曰金陵非
常人其粗行與司馬溫公畧同其所朴儉素終身
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
行其所學者耳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
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
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之前說人短長
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為雲素好勇數犯法
命受易頗有脚道是其一也凡人有善有惡故
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則
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
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
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
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
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
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問
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學於
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

服烏頭荷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
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燕
諸曹詩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
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於壁以為晚節之規
榮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
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楊間十餘年衣食不
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
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蘇公頌言少時聞前輩章即中曰人主不宜有所
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故好征戰則孫
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
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刻矣好聚斂則桑羊皇
鑄之徒出而民困於措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
之徒出而民散於夸大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
宜知之夫龍神騰驤豈可羈也然或秦養於人者
為其有嗜慾也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
樞密者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
之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

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計
公深以為然

關中隱士略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
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
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
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
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
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
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
銘也耕道曰然

陳璣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玉爵雖會親戚間有
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
自鷄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
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
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
步與息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
故不欲勞人也

呂文靖公夷簡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
勸公宣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
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愛護仁傑不去所

以安唐使吾亦繫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孩
孜變輔知無不為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
之救禦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
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
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
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
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而退
紹聖初黨禍劉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
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

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
草木皆披靡擔舁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
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
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
知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
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
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
推明歸之主人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
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

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靈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趙鼎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

宋史卷一百一

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孫叅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

答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即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杜正獻公行。日憂見于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觀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使所以憂爾之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

宋史卷一百一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獨未能忘國爾。

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治平中。夏國信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

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事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驚伏

劉厥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理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駘也為言其形狀聲貌皆是虜人益歎服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簾櫺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

持薰香誦佛經而哭父老日數千人至塹擁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踊貴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問誰墳戶對以某官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元城先生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鷄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鷄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耶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八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輓留朱震被召

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韓魏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侍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

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及

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頻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沈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即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得請。

待制王公質子野，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補，未嘗

拆顏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敗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

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
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
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為勳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
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移近臣倬下屢造此禍
而不克故因今使者迭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派人
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倬下意時公貶所有
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
倬庠珠磊落賄及僕隸父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
殺公意達之倬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改
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
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
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
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
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
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
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
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
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息如雷
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嗚
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者

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
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孫宣公與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郕一日置宴御
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
有言多少朱門鑽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
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
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
耄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
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
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州云相逢盡道
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識之也趙嘏云早晚
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
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
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更忘情於軒冕耶張
垂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垂崖所禮遂獻書云
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
彼盖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
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
予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

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日。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余曰。安樂之理。多若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為慮。則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比之於安樂者也。又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遇順則逐物而失身。遭逆境則執我而喪。皆自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沈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辭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瓘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二

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書覆。毀茶伴客。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夫嘗廢闕此。和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趙忠簡公鼎。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効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畧使。知環州。以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

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
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
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右。既醒。而謂曰。我醉此
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
吾父。爾自是屬。羞無不悅服。

彭公思永。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
思天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恕之善。見於
天下。而人推其誠長者。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
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

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
人謂公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伎。君何
願焉。乃無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
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大
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
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
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
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以
療心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生。在
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
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
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
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唯嬰兒良久乃死。
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
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
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援其衣。若
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
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
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

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
保正。告以法律。論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
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克若依律行遣。數
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
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
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
之語戒之。公曰。死生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
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
遺一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弓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善
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
能但有一能善用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夾袋
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材
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問一人而數人稱之
者必實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
官各稱職者以此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
不為苟合初善主荊公荊公當國冀其助而抵之
乃力於他人荊公嘗遣雲論意曰所爭者國事盡
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宇益
確士論以此歸之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
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未嘗
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
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季莫能致怨同
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
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
徑入武夷山樓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

罪莫大於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與妄念千帝所夔
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况於人神曰
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
察也其罪實等夔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

睦嘗提點兩浙路刑路會杭民有妄夏沉香者潛
衣井旁其嫡子墮井妻訟于州必以謂沉香者擠
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
許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
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
日睦還京師父之無所授聞廟師邢頗後仙人游

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答尋語所親曰如
沉香何睦為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眾
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
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
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
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
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囚圖遂空

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且吏得
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

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橋箭箠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橋箭箠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

太宗在藩王顯與周瑩為給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須為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奈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誠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

忽旦道士通刺為謁被冠褐自稱鄴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鬚若剛鬚謂顯曰昨日上帝牒蕃魂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於冥籍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臧公筭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月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咸陽軍境即梁門也會雨虜弓皆皮絃緩弱不可用顯引兵勁襲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獲偽羽林印二紐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

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以地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張商英抗疏論七臣其畧曰臣聞公輪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峻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為先觀其趣嚮之所歸則思過

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際親讐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禦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浚剝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後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

固祿持寵為妻子昆弟計若此者臣也不義而富不忠而貴彼邪而君不知暗然而眾不測若此者臣也揣摩捭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鈞中主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交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臣也臣進則帝德興矣臣進則王業成矣臣進則霸政強矣臣進則國本削矣臣進則主聰昏矣臣進則君子退矣臣進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王文忠公老臣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開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曰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

陳公洎初為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

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更等臣固不自愛某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冤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違懼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廖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朱文云

鄂州崇陽素號難治歐陽晔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丟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慙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

近世有人兒子不孝見兒子生兒詩以譏之聞你生箇丈夫兒你生還似我生時你今餓我渾閑事祇恐你兒餓我兒

近世有人夙喪父母及冠唯叔父存焉叔有七子
一日叔謂姪吾嘗與汝析籍姪曰如何處其產業
叔曰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分可為
八分叔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分之總十七歲
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士徧視之曰
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貢士咸術者曰汝何繆
耶吾等皆大手筆父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
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之氣必
積善之所致及放榜果獨名餘皆下第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

對其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
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其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
中今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
方謝客情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
今日開除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曰唯
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
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
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
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
今日有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

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
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
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
何如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富貴莫能
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
兵它醜燭然公指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
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王吏鞭之亟呼視之
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路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

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
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
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
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
畧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路公時復
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路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
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
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
之過人爾

東坡言項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

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造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韓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它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歸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

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有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張知常在上庠。月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使袖以還。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不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李文靖公素有長壽。一世僕。通宅金數十千。忽

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資。格自寫一券。繫於腰。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納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且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感公淪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為羹。饋之。至薨。哀經三年以報。

仁宗在東宮。嘗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

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惟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隨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者。真宗笑曰。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後章獻果用之。

陳忠肅公瑋。雖閑居。容上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

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思怨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與人

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張忠定公諫在成都府嘗夜夢謂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具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已有歆嘆之意公却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未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其上座耶兼濟云

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今索公裳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前輩言蒞官處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悔。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為人所不恤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

家乃有蜺蛤數萬者即遣人放之夜後夢被甲者來謝。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諸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飼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觀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鵩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

置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還。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詰其黃

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劉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欄人廣坐。介甫之人蒲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為意。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

王荊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荊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易

四姓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荊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荊公為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也。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自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縑經數人。管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無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蘇簡肅公奉為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謝送記曾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淫。甚悲。語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感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歛歔久之曰。僕質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

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曰。不意君之厚。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諸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月。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僕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傍舟之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遂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鄴郡。貴正叔。以為公墓。刻不載。故其不傳。因書其大畧云。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為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眾。揚已取譽。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辯。每謂人曰。吾不為他學。但切即學平心以待物耳。

昔錢尚書通。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公。置酒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未見彭公。議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其計之。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它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希

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父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張無圻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行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彭有之曰。忍事

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論契得三斗。醜醜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韓魏公語錄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和靖尹公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四大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

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叛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骨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祿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異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不能無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先見范景仁勇決皆余所不及也

震澤長語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謂其僞作撥拾老佛醫卜之說其信然乎然其立論亦甚奇謂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象而知吉凶後世易道不傳聖人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着於辭便謂易止於是於是周孔孤行不知有卦畫微謹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託脚下盤旋周孔猶謂之註脚而况後世之紛紛乎今學者終年守傳註猶不能明易而欲單觀卦象其亦難矣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與鳳林爲之關南則潯陽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太行盤盤自西而北若庸古北松亭等關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傳大爽愷其人沉鷺才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立非天遺其勝以貽我朝萬世帝王之業乎英宗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虜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圖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圖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

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趙主武
臣為燕所得張耳陳餘使往輒殺之欲分趙地
半有廝養卒詣燕壁問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
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
兩人所欲也耳餘武臣皆一時豪傑姑以少長
先立武臣此兩人者亦欲分趙而王名為求王
實欲燕殺之殺之兩人分趙自立左提右挈滅
燕易矣燕將以為然養卒御趙王而歸此亦公
孫申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

宋世人才誠非我朝所及而其謀國之疎則不
及我朝遠甚當靖建之變粘沒喝以孤軍深入
為宋謀者但當堅壁清野勿與戰絕其歸路斷
其餉道內用李綱外用种師道俟天下勤王之
師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一戰則粘沒喝可擒何
乃遽自張皇不敢發一矢二帝自幸其營為虜
人席卷而去誠可笑也

周公制謚法雖臣子於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
萬世之公也其法雖漢晉而下既已失之然
猶付之一時公議謚不應議則博士駁正之猶
為近古本朝之謚有美無惡所謂謚者特為褒

美之具而已官由翰林者皆得謚文文不以人
而以官已不免外議定謚出於秉筆一二人或
以好惡悉其間又不聞有駁正之者於乎何以
服天下信後世哉

國家之制革中書陞六部初亦疑之謂自古豈
有無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觀宋南渡專任賊臣
以殺忠良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以道相繼登
政羣小又從而附和之日入於敗亂而不知非
以推重故耶則今日去之不為過也

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定為簡要有體然

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為宰相謂

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本中
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為七品官職書翰而
已門下有舍人特存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
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乃陞六司尚書分為
六部秩二品蓋即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省與
古同其實異矣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
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竊觀聖
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遵探瑾

意爲之有事體大者。今堂後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何爲。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況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

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元。言路大開。諫官紛然爭言利害。有謂文貞居憂謀奪情起復。遂以絲綸簿奉振。不知文貞晚年歸省墓。未嘗居憂也。甚者又謂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所奪。請定還之。詔問印與絲綸簿。今不知安在。令言者自來追理還之。言者伏罪乃已。

前代脩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視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

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脩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勢清切。然品卑祿薄。楊大年久爲學士。請外。至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餓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自昔然矣。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以爲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按趙克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寇東。至浩疊。羗虜故屯。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內有三營。悉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

開管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効也。今獨不可行乎。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三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肆拾萬兩。送內庫。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八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

仗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萬。漕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洛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

今上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百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晉史中台星圻時。以爲大異。張華等應其禍。然中台星至。國朝常圻。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本朝不立宰相之應。是果然歟。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第四星常不甚明。甘樂天詩云。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光色。至今猶然不知何也。

成化中。京師黑青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

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傷人面或鬻人手足一夜數十發或在城東又在城西又在南北訛言相驚不已一日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內豎出詞汪直時在遣中數言事由是得倖遂立西廠使偵外事廷臣多被戮辱漸及大臣大學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年俸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威權赫奕倏忽往來不測入以爲黑青之應也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理出首遂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無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爲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鬪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守仁舉兵攻之

聖賢未嘗有意爲文也理極天下之精文極天下之妙後人殫一生之力以爲文無一字到古人處膏中所養未至耳故爲文莫先養氣莫要

窮理

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唯唐人詩尚或有此意如薛王沉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君向蕭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疑碧池邊奏管弦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軟莫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矣

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雖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爲賢知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

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樂七弦從衡正倒展轉成圓不比華音平上去入而已華有二合之音如漢書元元之類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華尚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字之文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爲一讀梵音論韻避

一音而一音之中自有抑揚高下。二合者其音易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抵華人不善音。今梵僧呪雨則雨應。呪龍則龍見。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嘗疑公山不狃之叛也。而孔子欲往。然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遠不適。雖國。宋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惡發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吳使不狃將故道險由武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非以張公室乎。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十。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盥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官牌五百。金牌三。袈裟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珪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

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嘉靖初。籍沒朱寔貨財。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盥四百。金首飾五百一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盞四百二十付。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縵環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段足三千五百

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祿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於嗶胡椒八百斛。世以爲侈也。而盛傳之。今觀二逆賊籍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諸葛武侯。宋范希文。皆三代以上人物也。昔朱子謂文正公爲宋朝第一流人物。余始亦疑之。

謂有宋名臣最多。若韓忠獻之豐功偉量。司馬公之清忠粹德。它如李文靖。富鄭公。尚多有之。安得便爲第一。久迺信之。宋自仁宗以前。呂端諸人。養成一代忠厚之風。公始倡爲直言上壽之儀。晏殊等皆不能堪。英果之氣。自公作之。則其忠鯁之節可知。當是時。道學未倡。公始以中庸授橫渠。開道學一脈。其先憂後樂之義。前人所未發。於草萊中。拔胡安定。李泰伯。孫明復之流。其學術之醇。正可知。元昊之叛。韓公欲用攻策。公唯主守。卒之韓公有好水之敗。劉滬失守。富公等皆謂當誅。公獨不言。謂諸公勸人主殺人手滑。他日吾輩恐亦不免。富公後服其見。以爲范六丈真聖人也。管洛之議。若預見有靖康之禍者。其謀慮之深長。可知。荒歲省役善政也。公獨因之興作。官得其力。民得其食。公私兩利焉。直能見人所未見。其置義田。則曰吾宗族固有親疎。自祖宗視之。無親疎。南園之地。術者以爲種生公卿。則曰與其私於一家。孰若公於一郡。於噓是心也。其聖賢之心乎。古稱大器晚成。馬況所以知朱勃。非遠到之器。

也。以我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傳楊一清亦以神童舉。十七登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鄉試。少傳蔣冕十八爲解元。費宏十九爲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則晚成之說殆未盡然也。

郊外農談

漢董仲舒嘗建議令民廣種二麥。毋今後時。蓋二麥於穀粟新陳未接之時。最爲得濟。不可不廣也。按四時纂要及諸家種藝書云。八月三。日種麥全收。但江南地暖。八月種麥。麥芽初抽。爲地蠶所食。至立冬後種。方無此患。吾鄉近來種麥。不爲不廣。但妨早禾。縱有早麥。亦至四月終。方可收穫。祇及中禾。若六七月旱。中禾多受傷。不若徑種晚禾。天地雨暘之期。久晴必有久雨。假使晚禾薄收。以麥佐之。亦可自給。錢甦字更生。常熟人。洪武十年。應詔言星變。高皇帝嘉納之。召試祭元。幼主文稱旨。將擢用之。以老疾固辭。乃遣歸臨行。高廟面諭之曰。爾歸於經過府縣。爲我宣諭官吏。我百姓箇

簡要安從役處處要均百姓所以不安從役所以不均者皆貪官汙吏壞我法度今後犯者不饒高廟創業之君起於民間備知生民疾苦故有是論使爲官者人人能體此意則百姓安而邦本固矣

常平之法其來尚矣自管仲相齊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有千鍾之藏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魏李悝乃祖其

意爲文侯作平糴之法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

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償平而正小饒則發小熟之歛中饒則發中熟之歛大饒則發大熟之歛而糴之故雖水旱饒饒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行之魏國國以富強漢宣帝四年豐穰穀石至五錢耿壽昌建言今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

倉民甚便之壽昌常平之法卽李悝平糴之法李悝平糴之法卽管仲通輕重之權也自後漢唐以來常有行之者宋朝朱晦菴先生亦嘗提點常平倉此萬世可常行之法然官得其人上下一心乃可行耳

近見牧民之官惟務姑息以爲愛民民初見之有寬仁之譽及夫稍久紀經不振奸宄之徒以民害民者紛然而出肆無忌憚良民之受害者無所控告及不若處苛察之下矣古人謂牧民如牧羊視其後者而鞭之去其敗群者夫敗群

之羊本出于群不去則羣爲所敗害民之民亦出于民不去則民爲所害矣故官箴曰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民慢猛則民殘此言本於孔子必寬猛相濟而後可以爲政矣

漢朱暉嘗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後免官家居章帝召用之爲尚書僕射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

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
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
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
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
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家患得在稅密
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
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
詔遣問起居太醫視病大官賜食暉乃起謝孔
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暉其庶幾哉
予在東陽一日至東門訪耆宿徐景暘景暘個
體好客具饌留予酌座客有論及人家子孫昌
盛皆其祖父陰德所致予曰昔有客與真西山
先生論世間百物皆有影惟人心無影西山曰
子孫是心之影景暘曰何必云云人之行事善
惡皆出於心其行事之蹟便是心之影尤爲簡
要景暘雖不甚讀書要亦是實人者也
宋儒魏了翁與真德秀同爲齊名爲四方學
者所宗號鶴山先生理宗嘗欲大用之爲權臣
所沮了翁蜀人時蜀中兵亂不得歸因賜第於
吳門了翁歿吳人以爲鶴山書院肖其像而祠

之崇德也宣德間周文襄公忱以工部侍郎巡
撫南畿借寓書院中自是以後巡撫大臣至吳
門皆寓於此吳人不知其故凡巡撫駐節之處
皆稱書院是可笑也自巡撫吳中者莫賢於文
襄其財賦羨餘以之造橋梁治道塗置倉廩旁
及於釋氏老子之宮者無算獨不能自治一廨
宇而寓居先賢祠中愚於是爲文襄少之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
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
珍異貨無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
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公忠爲兵部尚書劾公
大夏爲車駕司郎中項尚書使一都吏於庫中
檢舊案劉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
之不得項尚書答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
日水程終莫能得劉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
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詰曰庫中案
卷焉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
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
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
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以毀之以拔其根尚足

追究其有無邪。項尚書悚然降位。對劉郎中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公果至兵部尚書。

正統間。澹然陳公。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澹然公人品高。欲致之門下。適工部侍郎盧陵周公忱巡撫南畿時。亦在京。過謁中貴。知其與澹然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澹然公。以其意達之。澹然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絲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澹然公爲走筆書之。而返還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然士大夫於是益高其風節云。

士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雖繫人品之高下。亦由世道之隆污。志於道德者。無以尚之。志於功名者。已落第二義。志於富貴者。風斯下矣。近世人家生子。見其岐嶷。父母親戚。便以富貴期望之。及稍長。授書畢。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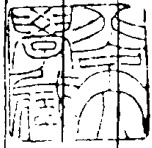
資質稍異。遂令學科舉文字。以爲他日富貴之階梯。其子弟亦自謂富貴可唾手取。更不知向上一歩。後至登巍科。陟顯仕。良田廣廈。錦衣玉食。榮祖考而蔭子孫。海內之士。翹首企足。而望之以爲一代豪傑之士。後之有志者。咸以是爲願焉。世道如此。可慨也夫。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常遇春矜功好殺。欲邀其歸路而殺元主。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常遇春先歸。見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太祖由是疑魏國。候其歸收之。魏國素寬仁長者。左右之人皆向之。魏國至。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迎于江上。魏國堅卧舟中不起。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爲誓。以自明。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此事聞之。呂秉之太常。太常聞之。徐錦衣德裕云。

蓋開平劉毅強勇好武嗜殺而中山純誠厚德忠志無疵其性質本殊故舉動自別今魏國封爵與國同休而鄂失其傳興滅繼絕不能不有待也

錢塘馬洪號鶴窓博學工詞章清修苦節教授生徒以給其家錢塘湖山之勝以飛來峰爲最洪所居去飛來峰不十里以貧累不能數往十五年間僅兩到耳因題詩曰飛來峰在脚跟明幾時休予讀之既悲其窮復賞其達

九沙山人萬表曰餘集者集灼艾先續二集之所餘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寧嫵於繁邪嘉靖丙申歲三月朔識



灼艾別集上

綠雪亭雜言

高孝基一見房杜奇之而托以子孫愚謂子孫賢不肖成否覆墜天也豈他人所能陶鑄哉況房杜他日亦不能保子孫不蕩敗門戶又安能庇他人子孫哉愚謂孝基於是乎不智夫大凡以人事君者也當國之樞得賢焉曾不社稷是念顧煦煦焉私之子孫愚謂孝基於是乎不林艾軒曰予五十之年只合僻處袖手自稱老夫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從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愚考艾軒平生不求人知不求苟合真是脚跟立得定所謂懶者蓋恥爲奔競云耳豈真懶於人事者哉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蹕然老矣大年每論年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翰不能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而終求爲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爲少年英俊侮老慢賢之戒

武功諸生康栗靈寶諸生楊宋皆矯矯少年才

華競秀。予提學時。甚器重之。栗也之妻。宋也之姊也。宋也之妻。栗也之妹也。其後二生相繼不祿。無血胤焉。二婦皆飲毒死之。嗚呼。二婦之死。可謂烈哉。九原有知。二生可以瞑目矣。或曰。使二婦有子。亦可死乎。予曰。古者夫死。稱未亡人。若有遺孤。嗣續繫焉。則母道爲重。而妻道爲輕。何必死。是故公甫文伯之母。孟子之母。陶侃之母。皆賢也。皆不死。時乎不然。楚昭王夫人不見符而死於水。宋伯姬不見姆而死於火。永新譚氏抱子罵賊而死於學宮。其於有子無子。奚暇計哉。或曰。近時有女子未嫁而夫死。亦以死殉之。何如。予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或貳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言乎子道。無醮命而以死殉。未嫁之夫。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時乎不然。曹娥饒娥死於孝。浣沙女死於義。奉天竇氏二女死於不辱。其於嫁與未嫁。又奚暇計哉。大抵女婦之致命遂志。皆本乎天性之烈。不可律之以恒禮。

莊定山賦曾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痴小舅姑貧。自傷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鷹。鎖牕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峯謂此詩苦心苦語。可泣鬼神。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歸然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或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涣散而已。亦未聞合族而食也。或曰。先王胡爲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蓋慮其勢或有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之。世遠則祖宗祧廟情乖。則兄弟閭牆。夫妻且有脫輻之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情盡。猶塗人也。苟欲之聚於一門之內。而饗食之能保無矛盾水火者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於長族者。孝子之養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將微必請所與。可專遂。

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栗而止啼。可專遂乎。卑幼之厚親友也。欲以杯酒而合歡。可專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家政差池。莫之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即有能然者。則褒善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有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總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非繁族而會食也。

列女傳上

近時華亭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子。及其死也。前夫之子爭塋之。實之縣尹。縣尹判其詞曰。生前再醮。已無慈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斷今後夫之子葬之。

或問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闕里三世相繼出妻。周公攝政。同氣流言。豈寡妻兄弟亦有不可刑邪。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鈞為不肖。漢賊諸子。皆富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爽邪。愚曰。詩易所稱者。理之常也。

子之所疑者。達然之變也。聖人之立訓也。道其常。不道其變。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里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嘿然。明日賓至。門庭寂。

蜀中有梁參議周御史。先在告里居。皆為警家賊殺之。越數年。金堂有小吏。往時嘗邀遊。二公

列女傳上

間一日過銅梁。月夜獨行至小溪上。秋木蕭蕭。突然見二公在焉。小吏驚怖。莫知所措。二公慰安之。遂相與佇立。已而梁顧小吏曰。過家煩語吾兒。不可為惡。吾在冥司。徒有悔心而已。周獨悵然無語。小吏曰。何以見教。周曰。過吾鄉。煩語鄰人張七公。先人墓在南原。麥飯無主。歲時幸為我呵護樵牧。則冥感無極矣。俄有黑風遂遂而來。二鬼忽不見。予聞方伯羅循矩說如此。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

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鐵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仙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偽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江州朱原虛為學究，有詩名。一第在髫年，而父母死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第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鄰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召二第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儒。後二第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劉瑾擅權之日，簞頓關紐，禍福縉紳。南科彈文，有曰：「借春色以繁桃李，奔走庸人，假威力以運風雷，銷磨正氣。」然考其汲引者，多匪人，而君子亦有與焉者矣。羅織者，多君子，而匪人亦有與焉者矣。及瑾事敗，蒙其汲引者，槩斥之，被其羅織者，槩起之。嗚呼！君子小人，幸不幸類如此。

昔人有詩云：「偉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還穿破。觀董卓燃脂，而餘黨不宥，則王允之元不保，甘露啓釁，而無辜濫殺，則鳳翔之禍難逃。

昔人有言：「莫使蒲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伐吳，符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蒲帆風，故一敗即當，稅駕無所。

予在湖南，一日山行，午飯農家，見其壁上有詩四絕，意甚警策。第不知作者為誰，或曰：「晦翁詩也。」其一曰：「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其二曰：「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蘭州彭幸庵尚書，平生銳志功名，蜀賊藍鄙作亂，公總制諸軍討平之。晚年落職居林下，嘗夜臥夢中，寢語曰：「殺得好，殺得好。」既覺，夫人問曰：「適來作何夢？」公曰：「適夢在西川督諸軍殺賊，乘勢如破竹，乃大叫曰：『殺得好，殺得好。』」夫人感然。

曰公往年殺賊無辜之民多有枉死鋒鏑者公無血胤或者天譴之也胡為夢寐尚不忘戰耶公亦感然與夫人相對泣下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貌然皎厲歷仕得岩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曰吾不敢再見

石門先生

附錄集上

八

夏正夫過彭澤賦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愚按柴桑翁作縣八十凡有何功德及民而異代口碑猶嘖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潛鳳戢然耶張東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留蘇步名何事竟憐塵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坡校荒嶺海亭惇實為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就謂人心無春秋哉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我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曾見同寮齊瑞卿書此於齋中跋其尾曰予性褊急不能容物服此以為瞑眩之藥也穎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四面均焉其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者況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一有何不可侍郎喜出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者猶能中分耳侍郎聞之慙悔無地遂不割碑

附錄集上

九

金陵有閭右子蕩覆先業不勝官逋私負之督責計出無聊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求訣家有猫見肴嗽嗽欲攫之既而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相與縊焉猫乃哀鳴唧唧若救之者其肴在案不之顧也數日猫不食而死噫人知猫不厭主人之貧不知其能死義乃爾

鎮江北固山下有群蜂擁蜂王出遊遇鷺鳥攫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楊閣老遂菴令家僮瘞焉表其墓曰義蜂塚親作文祭之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何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予行役隴山見此

詩於郵亭壁間問之亭長而知其故

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教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故傳夫人笑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話問其婿來謁之夫人曰金丹若成當傳之婿乎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婿君非方士之婿渠胡為獨肯傳耶監司終不悟居

無何方士化為烏有先生而丹鼎從之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赤鯉去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

上元姚三老賢甲間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校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怪石鈎闔蹇瑤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逶迤斗折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焉留酌池上酒半酣大痴曰樂哉茲野翁費直幾何三老曰費千金也大痴

約公別集二

士一

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大痴真達者之言哉老悖空與子孫作馬牛矣愚在京師見馬草中火發在陳留縣見油簍中火發在秦州見乾蝗堆中火發在劍州見積聚油紙中火發皆濕熱過蒸於內不得發越故鬱攸不戒其來有漸

吳中有老儒沈文卿讀書至宵分燈燐燐欲滅忽見盜在室中掬物無所得從容呼之曰索窬君子慮勞下顧某輒有小詩奉贈乃長吟曰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東也堪將去教兒曹穿窬者含笑而去同年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看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告改教職

天順初年于肅愍下詔獄問官以彈文有謀立外藩之詞鞠之肅愍曰親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在內府外廷不得預聞問官默然乃曲以謀危社稷鍛煉成獄近時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長者曰曾伏覩

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刑割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流汗事遂寢愚嘗聞此二事以為學者貴博古通今況本朝令甲尤所當知者漢

人以練達朝章通達國體為賢蓋謂此也

同寮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環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謔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决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

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昭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大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弱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憂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

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勩，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遺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予在汴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焉可也。

元人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壠。

一、疑塚集上

古

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湏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知鉄鉞塚間哉。不然，老瞞毛骨豈真葬七十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又墮其計。吾恐老瞞之鬼，擲揄矣。觀元人起輦谷之葬，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淺哉。

胡東洲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帥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林。東洲以迷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歌，案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其意

蓋譏東洲往時不知已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玉之器為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

段成式言：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愚曾見終南山中老僧言：凡龍不能昇天，惟神龍能昇天。蓋神龍能大能小，變化不測。乾卦九五：飛龍在天，言神龍也。其他潛龍困龍，土龍蟄龍，毒龍孽龍，與夫古者董父所豢之龍，劉累所御之龍，張華所食之龍，皆凡龍也。若是神龍，則變化不測，夫誰得而豢之。

一、疑塚集上

古

御之而又食之也哉。

兩湖塵談錄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事宛然在目，可以垂永戒。觀史之暇，因櫟括其大凡，使有考焉。當安史甫平，僕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后遂為魏博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昭義，皆黠將悍卒，尤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署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繼父，以下

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蓋是八鎮之土地民人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按魏博有州七具博魏衛相瀋磁也今大名府并東昌府之地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真定府并藁城縣之地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薊檀也今順天府并薊州之地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今皆山東之地橫海有州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之地宣武有州四汴宋穎毫也今開封府歸德府之地彰義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南之地昭義有州五澤潞邢洺慈也今澤州潞州之地蓋舉天下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庫充實士馬強壯隱然戰國之勢也寧不可憤也乎然亦乘人君之闇懦宰相之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則剪殘而芟劉之不遺餘力矣后之人君覽此其亦拔禍本攬權綱任賢輔惜名器庶不成此厲階也嗚呼萬世之炯鑑哉嘗觀我朝職官雖革中書省而特置內閣亦隱然宰相也六部則六卿分職也公孤不常置加千內閣則為三公加千六部則六卿兼三公也都察院則御史臺也通政司則銀臺通進司也

大理寺則廷尉也太常寺則奉常也太僕寺則大僕也鴻臚寺則大鴻臚也行人司則大行也尚寶司則符寶郎也六科則給事謁者與給事中翰林院則翰林也國子監則太學也欽天監則太史令也府尹則京兆也但司徒古典教民而后世則戶部司錢穀太僕古掌天子車馬鹵簿而今則專司馬政至于光祿古掌宿衛官殿門戶至唐宋始掌祭祀朝會酒醴膳羞而今則止司供御飲饌中書舍人古涖中書省掌行命令撰制辭而今則官善書之士以繕寫內制若祭酒之官前代多設故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京兆祭酒等名而今惟國子監按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于地示有先也故謂祭酒蓋尊重之稱也大抵我朝官法古制其不用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尤遠過前代其餘職任事權稍有不同而亦無大相遠惟國史總于翰林而不立日曆所不設起居注則深有未安嘗考典籍洪武中猶脩日曆猶有起居注而其後遂廢誠缺典也比讀官制故為考序而紀其大畧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恒多水患蓋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松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茅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關塞久成平陸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茅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脉絡也尾閭不泄腹且脹脹為病四支百脉無不病者故疏宜興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閘太

易文別集上

木

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求樂中夏忠靖公治之正統中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徐侍郎貫治之嘉靖中李尚書文嗣治之夫忠靖文襄不可尚已其餘雖互有得失然凡其施為之品式舉行之次第扶剔之蠹與徃迹具在有志經國者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王守溪閣老在翰林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臯言其中論脩史一條切中今日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

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后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貌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后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后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苟于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動業汨沒不傳而奸憯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徃徃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易文別集上

九

李西涯閣老云國家置文淵閣預閣事者迄三十餘人此語在弘治戊午由前考之其人則解學士繆胡文穆公廣黃文簡公淮胡祭酒儼金文靖公幼孜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陳尚書山張尚書瑛苗學士襄高文毅公穀馬學士愉曹文襄公鼎張文僖公益陳少保隨王少保文王文通公一寧蕭宮師鑑江尚

書淵商文毅公略彭文憲公時徐武伯有貞李文達公賢薛文清公瑄許學士彬呂文懿公原岳脩撰正陳莊靖公文萬文康公安劉文穆公吉劉文和公即劉文安公定之尹尚書直彭文思公華徐文靖公溥劉少師健丘文莊公濬謝文正公遷若又繼是以後則焦少師芳王少傳整劉家宰宇曹司馬元楊少師廷和梁少師儲靳文僖公貴劉官保忠楊少師一清費少師宏蔣少保見毛少保紀賈少保詠桂少傳萼張少師孚敬方少保獻夫顧尚書鼎臣李少保時其止司誥勅而未參大政者吳文定公寬劉文定公春李宗伯遜學石少保珪吳尚書一鵬也嗚呼天下之治亂係宰相觀其人其世可知也南京太平門有堤樹木森整遠望如畫左則玄武湖登波萬頃右則鍾山蒼翠翳鬱三法司在湖之許去此里餘漸就空曠洪武初開國元勳多賜葬其地然祠宇之脩置塋域之整飾惟中山王一家而已其餘則穹碑尚在石獸成行而宰木不存蒸嘗無所殊為寥落甚則斷碑荒草于夕陽之間且鞠為畦圃併遺跡而亡之矣嗚

物文別集上

三

呼功載旌常名存太室清廟侑享之人而百五十年已湮沒如是彼金陵山水佳麗道室佛廬金碧輝映此顧蕪穢不治則領留務職太常司獻納者不得不任其咎袁忠徹尚寶太常廷王子也相術名天下廷王能先識太宗于潛邸用是貴顯于時其道入貴賤禍福多奇中宣德中四明陸司寇淪方授主事往領牙牌忠徹以紙裹一牌授之既出展視之其文則刑部尚書也亟逐以告公大笑曰非誤異日當懸此耳后果然人益神其術云駙馬鄔公景和京師人嘉靖初尚永福公上選時例教養于禮曹毛三江宗伯方視篆嘗課以對聯句御溝冰泮聞流水鄔即應聲云金屋春殘見落花方暮歲公主下世蓋其識云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王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王伏誅家口沒入為奴有愛妾携少女匿民間得免此女長甚美麗妾鑒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自洲都憲蔭子納之后寧庶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法此女入浣衣局噫有數焉無所逃也

物文別集上

三

已

胡文穆公廣初名靖建文庚辰科狀元也初讀

卷時翰林擬吉水王良為首選

當學覽之而易以胡故良止為榜眼后

文廟靖難師起良家居不食而死之廣被知遇

入內閣荐登右輔雖有王魏之功而罪過之矣

知人惟帝其難諒哉

太宗皇帝出片紙書近臣十八名命大學士解

文利集上

圭

縉評之縉于蹇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夏

元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黃福曰秉心易

直確有執守宋禮曰韞直而昔人怨不恤陳瑛

曰刻于用法好惡頗端陳洽曰流通警敏亦不

失正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于才劉儁曰雖有

才幹不知顧義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

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儉之心評之美者福為首

瑛洽次之評之惡者賓至剛為首儁次之自今

考之蹇夏黃之勲業無庸于言禮有區畫漕河

功終工部尚書洽死交趾終兵部尚書瑛終刑

部尚書賜終禮部尚書至剛以罪斥終知府賓

以兵部尚書獲罪自盡儁以兵部尚書死交趾

之難世以縉為名言此皆國初人物故特紀其

大畧

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

朝廷委遇而責成之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有擁佑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

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

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擬議振輒可否其

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出

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

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

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安

其

太后實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

多事矣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

吏部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

堂尊官亦斂輿迴避魏一日相遇于崇文門不

為避王御之諸于內衆為公危之忽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驥且訊以

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使陳公選。道學名流。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廡。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調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潘梟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專擅罪。疏入。留中。逮直歸。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以選對。上以疏示之。二公風節頗相似。至于所以培植愛護之。則

祖宗之恩至矣。

書

彭司寇詔。自在郎署。即有材名。時外戚周氏言。民家占其田土。憲廟命公往訊。公意謂未有以平民而敢侵貴室者。悉以田土還之。周叩之言。于上。逮繫詔獄。時有李御史琮。亦以同事被收。每就鞠。公輒昌言曰。差失皆小人。御史無預。如此者再三。久之。泣詔獄者曰。爾持正如此。乃君子。吾輩今為小人耳。遂為直其事于朝。得還任。乃知天理在人心。未嘗泯滅耳。

宣德中。曾穆為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彊禦。

楊文敏公家人有犯。亦不少貸。文敏薦之為僉都御史。正統初。范理為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上京師。沿途官司供奉甚恭。理獨不為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乃知二公以國家為念。而不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視世之得志乘時而借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何如也。

王給事中徽。在成化間。有諫諍名。坐是見斥。時巨璫牛王之罪。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其始不言者是黨牛王也。其后終不言者恐牛王之后。復有如牛王者。出而禍已也。數語切

中時弊。談者至今尚之。

書

姚文敏公夔。亦近時名臣。其為宗伯時。適慈懿太后上仙。內旨不欲以之合葬裕陵。配享太廟。公時秉筆奏牘。謂山陵宗廟。聖孝所先。倫典綱常。國家攸重。慈懿之塋域。違典禮。在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言之。天下后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改正之者乎。引經執禮。詞情懇切。伏闕跪請。憲廟卒從公議。當時雖賴內閣臺諫。為之維持。然公之力亦多也。

王越世昌。起家御史。歷都憲司馬。以靖虜功進。

封威寧伯。雖尚權譎。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其行逸詩也。父之言官効其生事開邊。竟禡爵家居。后起廢為西陝總制。卒于邊。西涯李公謂其姿表奇邁。議論英發。其于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強弱勞逸。皆在胸臆。出奇取捷。謀定后發。莫測所向。顛倒才智。自為操縱。而人人欣勸。樂為之用。可謂得其實矣。

新刻集上

辛未

冠都憲深天順中。視院篆剛。倖自用。馭其屬甚嚴。日歷事監生考勤。命題曰道盛德至同。列駭然。莫敢啓齒。韓公雍時為僉院。從容請曰。題難作。若加一善字。庶易成文。公欣然從之。人謂韓公善進言。且有裨國體也。

帝王之興。開拓疆土。削平僭亂。雖賴爪牙之士。宣力于四方。然亦有天授。非人力可及者。我太祖命西平侯沐英。取雲南。師次曲靖。扼險莫前。忽大霧四塞。英麾軍衝霧。及白石江而止。比霧霽。賊大驚。以為神兵飛至。乘勝遂取雲南。太宗命新城侯張輔。取安南。師過清光。晴久水

涸。賊衆先遁。我軍莫渡。俄而大雨數尺。千艘畢進。遂俘逆主。郡縣其地。此二事書之史冊。光昭千古。蓋與睢水之大風。澤沱之冰合不多。

楊都憲繼宗風節。材望標表天下。方其為太守。考績入京。張芳洲贈以文。謂公有今人所無者。三古人所少者。二。剛直常持之。以委易。廉明常持之。以含容。勇敢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速于成。今之為郡。而其所施。有如其所存者乎。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公治郡久。始終無一足敢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餘書。公抵官以來。遽遭妻孥歸養。蕭然獨處。齋閣此猶非夙昔之所見也。非公不足以當之。褒不過溢矣。

新刻集上

壬午

孝宗皇帝晚年親斷大獄。日與大臣元老相接。恩禮周浹。劉司馬大夏一日對便殿。以二營軍士多被占役。勇士投充太監。各營草場。侵欺隱沒。為言當宁首肯。父之且諭。以勿形奏疏。蓋恐權貴中傷之。方將有所釐正。而龍馭不久上賓矣。正德中。劉有謫戍之禍。蓋媒孽于此云。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

試之對句曰螭螭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滑腹經綸。上遂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寶鏹而出。后李出入館閣四十年卒如聖語。

錢與謙脩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像求涯翁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翁太加稱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謂有倫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國中凡三法司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正統以后之因襲也。成化間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瑜為司寇王恭毅公槩為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第庇之因而致死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鬪者尚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況其兄乎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攬權必其

才術有動人主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弘治間有崔志端者以黃冠至禮部尚書掌太常事翰林因有禮部七尚書一員黃老之語崔聞而憾之遂對以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仕路之不清如此可嘆可嘆。

李文達公賢在天順中稱賢相獨處羅倫一事不無可議時學士陳文者為之畫策后文死辭之綱御史作詩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歡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益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時李已謝世而羅亦有脩撰之召矣。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呵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為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至今舉為口實。

李少師東陽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正德中為首相有士人矚其亡授以尺素公歸啓之一絕云才名直與山斗齊伴食中書

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

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青難于君謂之恭二句。

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辨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逮意。

上謂之曰。此即敷陳王道之陳也。群臣叩首謝。又問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

上又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迨志自今不必忌諱。嗚呼。東主不世出。鼎湖龍去。幾

倪文毅公行狀

幸

倪文毅公行狀有曰。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司馬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于是衆皆從之。予讀至此。蓋每嘆馬公之失計。倪公之得體。而又恐藩臣往諭者之難其人。及觀二泉公集。則知其人。乃參議郭公緒也。其言曰。迤西

倪文毅公行狀

幸

有夷曰思疊。越金沙江界。據地若干里。積二十年。拒不受撫。至辛酉歲。益猖獗。鎮巡合議以勦。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孝宗重用兵從之。詔簡藩臬貞毅臣以往。乃以君與按察曹副使王同行。旬餘抵金齒。于是盧參將和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服。廬還軍至千厓。遇君語其故。且戒勿迫。君曰。吾受國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況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君曰。蘇君以黑髮去。髮白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君正色不答。是日曹有疾。君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若突不可騎。乃斬荆徒步。絕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戛都土官以象輿來。君乘之上。霧下沙。晦淖迷。而君行愈力。又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君爰以次手為檄。遣官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今亦至此乎。即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持長槊勁弩。露機而環之。數重有譟者。泣走報曰。賊刻日且焚殺。奈何。久此。君曰。爾譯雖微者。亦世受國

恩不以死報乃為間耶因拔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渡江敢復言者斬衆皆股慄君因賦詩見志思疊既見檄諭禍福明甚又聞君志決即遣其酋長數輩來請聽令及饋土物供具君悉却去乃奉宣勅榜且與語太畧先叙其勞次伸其寃然後責其叛罪聞之皆俯伏泣下請歸侵地君曰此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之皆稽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因詰盧叅將先所使人出以歸君曹盧得君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受緬書矣是夏五月歸至會城鎮巡以狀聞詔與奏事者官

聖訓卷上

三

一級餘功侯覈以錄僉謂君且有殊擢越三年君考六年績廼陞四川叅政又一年正德丙寅始以雲南功加俸一級丁卯君進表至京師請致仕去嗚呼世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觀于此舉當國者于正人何如哉

海涵萬象錄

曾南豐記吾鄞廣德湖有益於民甚博樓公昇守鄉郡私徇民情不知大體而廢湖為田杭州西湖若無東坡奏不可廢亦猶吾鄞西之湖田矣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湖口亦可則漕船免勞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真人囑却不行

宣德景泰中山東等處旱有司煮粥濟之餓死甚衆又曰濟饑民不宜煮粥當立柵散處見口給米

予令舍山時連值旱澇興築陂塘課民種大麥官貸其種三升一畝收麥石餘乃倍所貸收貯社倉復貸之食每石春米七斗且大麥貯之年

聖訓卷上

三

遠作飯愈香美比他穀麥不蛀甚足利人今官倉收小麥者若易以大麥不惟久藏不耗實使兵民兩利蓋在民易得而輸在兵則月春多米又此芒種竟為鳥獸食毀收時不慮渴傷誠真種也

大明律一卷人動涉其禁者固多法雖嚴而守法者靜以鎮之則計者少矣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珍肇亂有孔子裔孫官浙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

括人劉伯溫棄官歸家與括藝豪傑十數人先看國玠非成事者皆去投陳友諒獨伯溫於鎮江見

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後有項羽義帝之讐大丈夫當自立成事

太祖允之自立為吳王

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憲尚書左右侍郎父缺後憲奏保文選鄭即中誠陞右侍時本部趙即中新事憲媚且久因缺望日言於憲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做不得憲欲奏

難於士論父之假以巡撫各處為名保陞十二人為侍郎趙得預列巡撫江西比巡撫之名自趙新始而憲公之心實效焉矣

仕宦而極下民之將溺著述而申先哲所未言斯不辜上帝降衷而枉在天地間走一遭邪予少也賤涉歷世途沉潜古道或有一得之愚不敢不致力以竭降衷之帝心庶幾生無愧於天沒不朽地下也

傳信錄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

履聲索問曰此謂誰對曰老臣魏其

太祖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魏惶懼頓首汗流浹背蓋魏嘗為元朝郎中

太祖薄其忘故君而稱老臣以自大故以文天祥諷之耳

太祖既得建業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鎮江宜州廣德五府民戶為軍謂之民兵及既即位曰虧了五府供給未遠饒了他秋糧止當均徭夫役至今以為定制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根多寺僧惟務酒由文

色不思焚修乃盡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眾皇后諫曰度僧本為佛教為僧犯戒自有果報不可使以工役致死吾有所不忍也

太祖曰后言是也釋之

太祖建奉先殿於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後既往拜奉先然後臨朝

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泗州人民常作社會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熙祖家貧惟煩其催督不令出錢至於

仁祖亦復如是洪武十一年

高祖命江陰侯杲監造皇堂於陵所四時祭享遂封社中諸老官爵配饗二祖焉。

高廟嘗召魏國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宿焉公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面北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高廟聞之喜。

國初時御史皆繁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廊每室有閤夜則御史宿於閣上有兩校尉宿於閣下以防之室凡出入起居必與之同每日以御史

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太祖克建康都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遷都他地後人有言遷長安者。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太祖初時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者益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賊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賊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合枉法輕重罪之著為令。

國初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

紅搭膊足穿毛猪皮靴行在街兩旁不許當中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應天府禮房典吏王迪管領凡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院內俄因失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人處重罪復移武定橋等處。

太祖以遞送使客夫轎為民之苦曰人雖有貴賤其口體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四名俱於田糧

內出錢雇用不許擅役良民勞其筋骨劫奪農務情願受雇者聽。

太祖以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司以汪廣洋李勝瑞為執法議理官置白牌於上書執法議理四字如有失所許將牌直言。

太祖在婺州嘗夜出私行遇巡軍拘之小先鋒張燠從行謂巡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巡軍曰我識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燠懇之再三乃釋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二石不復夜出。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老先生書寫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爾行文書盡數起取來京發雲南五開衛充軍太祖謂李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監丞某督之

京城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撫按御史按察司

御史劾奏

三

宮寬枉下人以致天旱遂逮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命網於馬房及諭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言事次日御史中丞劉基言三事一曰出陣亡病故軍妻數萬盡令寡婦營居住降氣鬱結二曰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充軍

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釋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役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著遂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

今自駕船隻發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方欲用舊人乃謂楊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洪武某年高麗國王顯進貢方物稱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顯為高麗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凡弒王禍王昌王瑤王爽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國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聲教後成桂改名旦進表納前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誥命

御史劾奏

五

太祖不從旦所進表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其使者言此表乃鄭集所撰

太祖以所貢金鞭等方物發還李旦追要鄭集旦懼即以鄭集送至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邊上不許高麗人等通界亦不許商賈貿易求遠絕之

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揀擇圓淨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進呈今後作秋糧一體送納官倉不

願減官勞民、

藍主令家人中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發、

太祖曰此等侵奪民利阻壞鹽法但是功臣家中鹽引盡行沒官、

太祖開國之初用葉春王興宗直廳後有天下以其俱老成不貪除春為儀鸞司副使陞福建布政司叅政除興宗為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由皂隸出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

妙法集上

早一

儒與吏不及於牧民何有至嚴州見李文忠亦曰隸輩如何牧民、

太祖不從興宗到縣三年廉幹公勤得民之心秩滿陞南昌通判調高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為軍興宗曰元末世亂聚則為兵散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糧何處奏乞止之、

太祖從之陞懷慶知府朝京時正問養蚕種田官吏興宗亦在數指揮毛驤奏王興宗亦當被門太祖曰府主公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未久蘇州缺知府、

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又以蘇州知府曾有人否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懷慶知府王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想不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聲又陞河南布政司布政赴京辭太祖曰久不見爾老矣我亦鬚白賜宴賞鈔撫而遣之既抵任以事累事白病卒、

太祖於某年以湖廣江西等處按察司官坐視官吏貪賊致民受害不伸令今後務要年終來

妙法集上

主三

朝考其問過貪賊人數以憑黜陟如賊官賊吏不拿體察得出處以重罪、

各布政司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糧軍需段尺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太祖怒曰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得所以本布政司敢用空印紙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遂議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

太祖之定鼎金陵蓋雖出自聖意然亦田馬國用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歲甲午

謁太祖於妙山

太祖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是儒生耶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女子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陶安太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

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善之因

聖訓卷上

聖訓

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師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合上意國用後官至帳前統制親軍都督指揮專侍謀議安至翰林院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二公亦開國之功臣云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萬髮皆齊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有旨召神樂觀昨夕結網

巾道士以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其網巾至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

中山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閶門見一女子絕色即以重幣備結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於女以侍巾櫛王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粧資且謝負紉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我朝國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嚅哩嘛哈奉表乞降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嚅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太如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

聖訓卷上

聖訓

樂漢君臣銀鑾簪新酒金刀贈錦鱗年有月桃李一般春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贊明未淵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見心而其髯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上笑而遣之

南京歷代帝皇廟每年一祀帝皇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復至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

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今遂為定制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圍張士誠於蘇州久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觀城中動靜而上誠以物蓋覆街巷了無所覩者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其首齊門是其尾擊其尾者首必出矣二王如其言而攻之盤門果先開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乃屢為淚痕所污塑工頻加脩飾然越宿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痴達子汝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也於是望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

國初時京都中有沈萬三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

水西門是其所築也

太祖龍興之初有陳遇字中行者金陵人也

重臺侍御史秦元之之薦

太祖召與語大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贊機務軍駕幸其第者二命之官鄧綽臣民既推戴上登大寶所承諮問悉保固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摠誠多所獻納命為翰林學士者再皆固辭嘗奉密旨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使還稱旨賜白金又命為禮部侍郎又固辭聞遣病賜藥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

文淵閣上

聖

微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既瘥入謝上嘉獎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強之以職母召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間命廐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群臣以過被遣者率為解釋上亮其誠未嘗忤數論之曰卿老既不欲仕有子可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爭澹恬退始終一致前後所得賜問宸翰頗多眷待之厚並於勲戚諸春秋七十有二卒於洪武甲子九月十九日計開遣中官賜祭加東園秘器及賜命塋鍾山長林之

原嗚呼若遇者其誠可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與

兩京六部各司皆有都吏與諸吏次第宿部巡因國初時

太祖嘗夜中微行取去兵部大門牌扁蓋將以察其警夜者之勤怠也一都吏覺而追之

太祖投扁而去明日早朝遂命兵部都吏巡風至今以為定制

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大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

寺設醮以度而鬼又夜飛磚擊瓦僧人怖恐

馬太后聞而啓于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

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崇後因建學焉

洪武初制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九州縣之

老人亦與焉某年朝覲

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將命工部築室於後湖之

中以為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

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日色

所曬而黃冊無滯爛之虞也

太祖既喜此老人之對又見其貌頗類猫既明

日遂召至謂之曰汝為朕定冊室之向甚喜朕

今復將託汝為守此冊無俾為鼠耗遂命一內

侍引至後湖埋之自是後湖雖有鼠而黃冊無

恙弘治某年戶部郎中東莞鄧深嘗管冊後湖

一日獨坐于聽事中見一老人入揖而言曰吾

為朝廷守此黃冊今將百四十年一冊不為群

鼠所噬然未嘗或蒙管冊諸公隻鷄斗酒之賜

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即

具牲醪祀之至嗣管冊者歲必祀之以為常或

曰老人廣之新會人也

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宣廟始以

翰林官教之於內侍監二聖之所處皆有意

義然以臣之愚觀之高廟之思患預防可謂

深且遠矣

今太監之冠帽蓋因高麗王冠之制而為之嘗

聞之今內侍綬以為國初時高麗未服高

廟遣一細作覘其王之冠制而為之遂命諸內

侍皆冠之後因其使者之來指諸內侍之官而

謂之曰汝王之冠與朕此內臣同今此曹日供

使令之役於朕而汝王乃欲崛強不臣服朕耶
使者歸言之遂舉國奉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

聞浙江錢王之後尚有宋所賜券存焉遂命官

取諸其家而倣其制為之其賜東莞伯何真券

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十一

日戊午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

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擅聲教以役生

民朝興暮泯若此者相繼終不知時務而失天

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

時爾何真率領南諸州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

人安敢輕入爾牙境於斯已有年矣其領南諸

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於亂時洪武初朕命將

四征所在雖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肯附爾真

聞八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海上群生亦不量力

獨爾真心悅誠服聲嶺南諸州具在表文入朝

全境安民得非識時務者乎曩者事務繁冗有

失撫順之道致真職微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

爾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嗣世

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與爾誓若謀
逆不宥其餘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推
誠之心其加恭順以保祿位延於永久豈不偉
歟爾敬之哉

太祖微行嘗至朝天宮前見一孝婦服重服而

大笑問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胡廬大笑何

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

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

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

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玉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坯

草木森鬱及掘地數尺見其誌則晉卞壺所藏

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甲出手背外六七

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太祖以其為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為立廟命有

司春秋祀之

今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焉

當時築城者奏欲去之

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宜留以把門遂得不

黔

蘇州士大夫家多有 太宗文皇帝即位詔書
嘗得伏覲而莊誦之其略曰允炆以幼冲之資
嗣守大業崇其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
放黜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委政宦官淫佚
無度禍機四發將及於朕朕乃 高皇帝嫡子
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奸惡王得興兵以討
之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
得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亦將有聲其罪而攻
之者允炆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朕荷天地
祖宗之靈戰攻克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
公輔成王之誼而乃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絕
宗社天地不庇鬼神不容朕乃整師入京秋毫
無犯諸王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應天撫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
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俯徇輿情乃
於六月十七日即 皇帝位云云 永樂二年
三月二十七日封驪寧王詔曰朕聞帝王之道
立愛惟親為子不祗不及於父朕 皇考聖神
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考 高皇帝

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 高帝后
威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長
兄懿文皇太子降生弗求胤子允炆幼冲嗣立
昏愚自暴顛覆成章崇信奸邪戕害骨肉舉兵
攻朕必欲咸劉劉俾無噍類天下蕩然社稷幾墜
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 父皇 母后創業之
艱不得已而應兵賴天之佑內難廓清允炆罪
惡貫盈闔宮赴火諸臣民同詞勸進朕以 宗
社為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寶長兄諸子允炆允
熲仍襲王封不意允炆弗知省躬自生疑懟朕
以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為庶人以保全之朕
痛切于心常存念慮長兄未有承嗣其第四子
允熲生十有四年矣茲特改封驪寧王世守懿
文皇太子之祠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為先惇叙
之仁繼祖為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續親親之義
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徐輝祖中山王達之嫡長子洪武末襲魏國公
歷仕建文君永樂初元奪爵至某年八月朔日
奉 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
愚葛誠等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

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著在閒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著他嫡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的爵中山王沒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

我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國初時三法司在太平門外建文時遷于城中文廟南伐以建文為變亂成法此亦其一事也文廟既有天下三法司遂復于故處

太宗靖難之事謀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

張王王孟開封之祥符人也字世美初仕元中事太祖後事太宗東昌之戰上以數千

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上以衝擊而出王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百數十人王亦

被創而沒上哭之勸師旋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

之際失張王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

隕涕不已諸將皆泣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王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沒追封榮國公謚忠顯

禮部尚書胡公濙常州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

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日

有僧至家索觀公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太地

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為誌果然聞者咸

驚異之公洪武間為給事中後太宗嘗命公

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

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陽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

此勸厲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先

是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

文廟屬公往祭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

謹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太宗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

中命禮部尚書浦城潘賜齎香帛往答神休聞

山呼聲者三震動天地賜亟歸奏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

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

作尊翁先生大人之藏於某山之原然吾九族

居此已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

緩三日吾當徙而避之願以仁恕為心俯從所

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即得一穴闊六丈許中

有赤蛇千餘尾共一穴其一長數丈蓋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之家是時母方妊後數日先生生焉厥狀甚異舌能舐入鼻中幼穎悟甚長師宋景濂為文議論滂沛類蘇東坡官至學士盡忠於建文君遭赤九族蓋蛇之報

文廟渡江入城時有平保兒一鎗幾中之因馬忽跪下不能進而文廟脫馬及後即位召保兒問之曰使爾前日追朕及之將何如對曰臣

那時趕上世長一鎗不饒文廟大笑以為某衛都指揮聖君之獎勵忠臣固如此

夏公原吉湖廣湘陰人永樂二十二年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太宗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多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及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外對辯時都御史陳英等且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

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侍臣出

至午門問大臣與言官對辯如何眾皆紛然啐

罵言官妄言公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

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

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

侍臣入復命上仍命出再問公對如初天

顏悅懌遂傳旨令各回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

人得罪者眾謂非公言則又將有蕭儀之誅矣

公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

太夫人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

居僻陋有若戴大笠土神者晝夜護公行宣

宗時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于道

家有御賜名馬性甚靈每召臨馬必蹄嚙聞者

報公具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文廟第三次親征北虜師次開平夜夢有人告

之曰上帝好生如此者再既覺遂命儒臣草詔

班師可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矣

永樂某年八月中秋節

太祖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

縉賦詩解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嫦娥面今夜

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
過廣寒殿 上覽之懽甚留縉飲至東方白

未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

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
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

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太祖將封 十王時每王擇一名僧輔之姚廣

孝自請於 文廟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

白帽子與太王戴也蓋王字加白字為 皇帝

之皇字廣孝意欲弼成燕邸為 皇帝故云然

耳既而 文廟自求廣孝於

太祖許之既之燕一日寒甚 文廟召廣孝侍

宴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

孝即應聲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 文

廟大喜自後漸有興師南伐之圖矣

北京宮闕成

太宗命解縉書門帖縉以古詩書之曰日月光

天德山河壯帝居

上大喜賜賚甚厚

否泰錄

英廟自始而出狩至終而復辟其間事最詳備
謹載于此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驅逐胡元遁歸朔漠

其末帝安權帖木兒既殂

太祖以其嘗臨天下也謚為順帝可謂盛德至

仁矣順之遺胤據其故土仍君長其醜類世類

莫考惟知其地名瓦剌其君立于 宣宗皇帝

時者名普化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可知計必

仍僭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將相

稱號豈非羊質虎皮驚翰鳳鳴者哉稱丞相二

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脫懽常遣使者

朝貢 朝廷賜以詔書亦稱之曰王其後二人

相繼死而脫懽之子曰野仙悉二人部屬其號

為太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普化取野仙妹以

相同結今皇帝即位以來野仙每年冬遣人貢

馬 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遣還然又

而漸桀驁不恭往來通事等變詐翻覆告以中

國虛實野仙求其子結嫺于 帝室通事皆詐

野仙進馬為甥儀 朝廷不知也咨詔無許嫺

意野仙愧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寇塞

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不遺附馬都尉井源等
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禮太監
王振復勸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
成國公朱勇等治兵朝廷奏疏請留不允十七
日駕行命邸王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
群臣謁見偕太監金英吏部尚書王佐鄭堃學
士曹昇等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
抵宣府井源等報敗踵至上至大同暮有黑
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振惡之乃勸駕還八月
十三日至狼山虜追朱勇等三萬騎還戰皆敗
死無隻騎回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
來城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
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衝衝
十四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飢渴十
五日虜使持書來以求和為言召曹昇草敕與
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遂移營踰塹以行迴
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奔迸勢莫能止虜騎蹂
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
殺衆裸相蹈藉死蔽野塞州宦侍虎賁矢被體
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

文武軍士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
餓得達關虜舉我輜重惟取其金銀珠寶貴細
者其實虜衆二萬我師死傷者過半十六日
上在虜營早書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
金幣懷來城閉不可入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
以其夜三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
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至紫陌
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汚狼籍然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衣龍段匹
等物駝以八馬詣野仙營請還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邸王權總萬機
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奉令施行衆皆謂行
且即直矣數日內外洶不自保已而皇太后
詔天下立皇子見深為皇太子又數日尚書
千謙等彈奏奸臣王振傾危宗社歷數其罪
千萬言讀既畢王諭以自有處置謙等言振
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滅其族臣等皆死于
此不但已也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
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
衆奮欲粹英英惧言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

曰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鑑英脫身入順前
勸解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捧順首衆爭毆之
蹴踏搶裂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鞭擊出眼血流
門闥前衆愈怒求內使毛王等二人英使捧出
亦擊殺之曳三屍陳于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
已陳鑑等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彭得清內使
陳宦等家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
于廷共唾罵之、令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拜
謝而出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
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

卷之五

五

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王盤徑尺
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百
匹齎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二十二日虜
擁上至大同城門下開校尉袁斌隨侍以頭
觸門大叫於是虜酋伯劉安給事孫祥知府霍
宣同見獻莽龍袍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
及野仙弟大通漢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
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偽難測以
嚴為備安等獻酒上酌地飲訖虜令括城中
撫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

駕既獻虜笑不應二十三日上索西瓜雪梨
與虜食訖遂去過猶兒庄九十海子見蘇武廟
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野松林野仙營在焉上
入營坐野仙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燕出其妻
妾四人以次奉酒歌舞以為娛其後遂奉
上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野仙營十餘里伯顏
帖木兒與妻見上亦如野仙禮伯顏帖木兒
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野仙每七日獻馬二人
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羊之類來獻二
十九日皇太后命王早正大位以安國家

卷之六

六

有司擇日行禮衆率詣文華殿請王出見
辭讓不允衆共言祖宗神器不可虛聖母
有命不可違有旨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
初野仙遣酋長尚書來言欲送上還京入見
賜以冠帶綵段臨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
若干匹賜野仙初六日王即皇帝位遙尊上
為太上皇大赦天下百官六軍賞賜有差後
十數日野仙復遣使至書辭悖慢朝廷復書
大畧言中國已立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
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皆為副都御史守

居庸紫荆關石亭為武靖伯總京師兵馬十月
野仙入寇自紫荆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
死初九日虜至京城西北關外石耳等營于城
東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
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
鴻臚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守城虜攻城連日抄
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鉄頭无帥死焉
時畿甸降附胡人番居者多乘時為寇朝廷
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絕虜時少沮復遣使
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叅議王福為禮部侍郎

卷一百一十五

七

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持羊酒往野仙其
弟及伯顏帖木兒環甲胃屬弓矢太上帶刀
引福等前露刃夾之福等拜訖野仙指却羊酒
取勅是蕃字太上取勅是漢字野仙謂福爾
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
福辭歸時四方兵漸集虜夜遁從居庸關出遺
所掠人口牛羊于路以緩追兵太上自紫荆
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策蹇執鞭既入虜
境野仙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
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刺可汗普化遣使獻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先此普化駐兵關外未入至是用尋舊約通和
為言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普化野仙君臣
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濙等言使人入見
獻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帥兵二萬擊虜
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於固安獲馬牛驢數
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
京師解嚴降詔撫安天下十日免朝百官望拜
太子聖節于朝天宮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見
言虜眾已盡絕不敢逼其南去者各詔以漸捕
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關殲焉洪既奏捷以洪
為昌平侯與副都御史羅通練兵于東教場石
亨練兵于西教場二十三日野仙遣使來索大
臣迎駕約以後月初三日至其營不然又入寇
書辭甚慢不答二十九日冬至免朝賀每年是
日遣官祭長陵景陵至是以胡寇近在陵旁
宮宇祭器皆被焚掠陵上官軍死亡逃竄暫輟
祭禮十二月初二日贈太師英國公張輔為定
興王學士曹鼎為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
士皆死於土木者也初肆日尊皇太后為上

聖皇太后初七日尊母吳氏為皇太后初八日立妃汪氏為皇后冊太上宮嬪周氏為貴妃即皇太子所生母也初十日詔告天下赦在京流以下罪囚景泰元年正月初七日受朝免賀初七日太上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推舉舊任老成當行者初十日大祀天地于南郊慶成賀宴如常年十八日遣都督蒞廣率兵巡居庸等關以虜入遼東寧夏皆有報至也二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懷來宣府二十六日大同奏虜至城下總兵官

郭登敗之

卷一百一十五

郭登敗之陞登定襄伯二月初一日大同奏敗虜于黃土嶺獲首級十三馬驢一百二十三匹奪還男婦二百二十五口器服稱是指揮使許貴之功也宣府叅將楊俊執喜寧喜內侍從太上在虜中也數導虜入寇太上亦以虜入寇不可測和不可必還京未有期也惡寧寧又忌袁斌嘗誘斌出營將殺之太上覺其詐急召斌回乃得免及是斌言于太上遣寧傳命于俊索春衣遣軍士高磨與俱斌刻木藏書繫磐髀間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與寧領書城

下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處以極刑於是虜失其向導亦厭兵矣十六日以石亨為征西大將軍率步騎三萬五千人出紫荆關以巡北邊其後虜滋春及夏不復大入六月二十六日野仙以屢使議和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其叅政完脫歡等來上疑其詐召文武群臣議以為虜交兵積久士馬疲憊又失常年和好之利度其情出於誠且太上在虜理宜迎復虜縱以詐我當推誠上允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寺少卿羅綺指揮馬顯與脫

歡等七月初一日行十一日至野仙所營

卷一百一十六

歡等七月初一日行十一日至野仙所營未入兒禿之地野仙曰兵端皆因通事陳友等小人締構以致小事成大及我送太上還京還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關係等我回北後遣使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答曰太師雖名送駕兵行不戢攻關掠野朝廷豈信張關係等死于陳者盈不花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為來和而以為戰故也野仙曰喜寧是朝廷內臣我所遣來何為亦見殺實等答曰喜寧蒙太上厚恩却乃導引太師兵馬殺

之宜矣野仙曰太上在我合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酪酒飲食實等十三日遣人引實等至伯顏帖木兒營見太上實等拜泣問起居太上曰朕非以政遊而出實為生靈除害然陷于此皆王振所致也及野仙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唆令進兵今王振喜寧皆死矣因問上聖太后與上安奴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衣服靴帽等來否實等曰虜中屢有人回皆不知車駕何在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物未帶時御用物惟金龍綉枕在實等因自出所有金器燒酒焙肉等為獻欲盡取所贍未來獻太上曰小事勿勞卿也為朕通和乃大事爾實等因極言王振曩昔擅國之罪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然朕亦不能燭奸悔復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太上賜酒共飲伯顏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與飲實等回至太上帳求留宿館伴者不肯實等乃至野仙營宿十三日野仙置酒以飲實等野仙曰爾等念太上否實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

念乎野仙曰爾等即念何不迎回實等道來迎之意野仙將從之伯顏帖木兒言禮物未備不可容易野仙乃止凡實等所與野仙及伯顏帖木兒語者其妻皆並坐聞其議傳酒相酌野仙伯顏帖木兒貂裘帽其妻珠琲覆面垂肩盞酪孟肉粗塊長啜亦更互吹彈歌舞以為樂十四日野仙遣其右丞地禿同實進貂鼠皮馬匹遣其尚書土兒罕同羅綺往大同調回虜兵不復擾邊實辭太上袖出書三通以授實其一奉上聖皇后其一達于上其一以諭群臣伯顏帖木兒約實等速來成和好且指野仙幼子曰此與朝廷議媾者實不敢對十九日實至懷來遇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可汗普化所遣使皮兒馬黑麻北去蓋瓦剌國政皆野仙專之其兵最多普化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建而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野仙而弊則均受及欲和野仙耻屈意而陰使普化阿剌來言實等即至京緣邊虜兵皆退二十九日善等至野仙方出獵八月初二日回營與善等相見太上遣表斌來會起常

不離御帳甚寒則以身為太上溫煖嘗在太上坐壓斌肩背取粥啖以出汗至是野仙許送太上還京平章昂克曰既是送還有何禮物善等曰太師敬我君父故送還豈先輸財乎朝廷臣子蒙太師盛德豈有不報野仙曰昂克說不合理我圖垂名後世爾衆聞善語皆以齒咬其指曰好漢初三日善等見太上于伯顏帖木兒營初四日野仙請太上至其營餞行野仙彈琵琶其妻奉酒善等侍飲執臣禮甚恭野仙歡曰中國好禮宴畢野仙送出帳十數步太上登馬乃退蓋太上在虜踰年未嘗屈尊野仙間見必致敬曰我人臣也可與天子抗禮哉欲以其妹侍太上不從乃止而服聖德虜人往來窺覘天容穆然殊無慘沮惟聞真等言聖母安好乃泫然出淚飲食所餘多以賜中國被虜者及其將歸莫不悲戀虜人亦不忍別連日各設筵餞初八日太上駕行伯顏帖木兒護送十一日駐蹕野孤嶺伯顏帖木兒等數百騎皆慟哭良久既別去克昂於中路射鷹獲之馳追十數里來獻十三日駐宣府

十四日駐懷來十五日駐唐家嶺上遣內閣學士許斌商輅至太上命書詰諭避位免群臣迎十六日自東安門入上迎拜太上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有生咸忻忻焉臣竊惟聖朝承平既久釁孽潛滋內而奸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已巳中秋之變亘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化其順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旋乾坤並明日月用夏變夷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哉臣因所目擊耳聞參以楊善李實所述奉使錄錄簿所述袁斌傳約其繁蕪共為此錄蓋出征之月否卦用事之月也迴駕之年景泰紀元之年也先否繼之以泰雖則世運關天數矣名之曰否泰錄自以身備史臣于國家大務不敢不具載以備遺忘故也雖然聖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制治保邦之良圖也哉英宗北狩景帝以皇太后之命即天子位名義甚正但不當易儲耳當易儲時有大理寺丞

鍾同者江西永豐人也上疏諫之言甚剴切皇
帝怒下同錦衣衛獄死焉

上皇在虜地回居南城時有給事中徐正一日
請景廟屏去左右上疏言今臣民有望上皇
復位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
不慮宜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宮門之
鎖亦宜灌鐵景廟聽之而不行正尋復罪謫
登東後上皇復位見正疏大怒命縛以來以
其離間骨肉剛之初正引見時驚出糞溺皆青
說者謂其驚破膽云

均父別集上

卷一

景帝未崩嘗有駕帖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
有長史王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勅
書來然後行未晚也不宜即往後英宗復位
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世子具言之英宗悅
召長史賜以襲衣金帶今長史金帶自此始王
蓋蘇州人也忘其名矣

郭國婦諱愛字善理鳳陽人也穎悟警敏尤極
工慧宣宗皇帝聞其賢命迎至京既至病遂
不起先數日自識死期復書楚聲以自哀其辭
曰修短有數予不足較也生如夢死則覺也

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予之孝也心懷悵而不
能已兮是則可悼也夫以婦人女子而能為此
辭亦賢矣哉

天順某年曹欽謀反伏誅時有一詩傳誦于京
師不知誰所作也曰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逐諸
公死亦當謂寇學士叩門如吠犬謂李尚書
鎖項以牽羊謂王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為恭
侯當覓戰一場寄語蒲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
吾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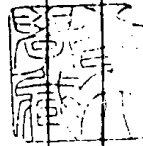
均父別集上

卷一

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英
宗臨崩時召均父別集上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
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為至今遂為
定制嗚呼英廟好生之德其至矣乎

正德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該司禮監太監蕭
敬傳奉聖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
國公朱壽前往南北直隸太安神州等奉聖像
供獻寶書祈福安民等項公幹該衙門知道二
十二日又傳旨云朕今欲南幸巡狩今用黃船
馬快船隻即便上緊修理油艚蓬索檣櫓俱要
壯麗鮮明毋得遲悞該衙門知道云云聞此

旨既出三閣下亦嘗一諫但不知終能聽從否
南方江山之秀麗人物之繁華市井之喧閤飲
膳之盛美榆林宣府恐八駿一至聖情怡悅
而回關之日遲遲矣
巡撫兩廣都御史自昔稱為總督府自正德十
二三年間天子巡行天下自稱總督軍務威
武大將軍於是遂改巡撫都御史為提督而不
敢復稱總督矣



灼艾別集下

雙溪雜記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
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
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
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閑支又如初封郡王
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
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
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十子論
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千石反多於一字王祿
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
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
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
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
事件即中慈谿王綸白于諸大臣定議鎮國等
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
民供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
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為生計也又宗室
犯罪降為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

尉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柒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其法漸變蓋因四品以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該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林院學士春坊駁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

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內閣書辦陞至編脩郎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特虛銜者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缺而無該陞之人則與署職如六部署郎中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於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員以此俱無署職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年深

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方得陞行人內選補科道中書亦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為貧苦此建官之制變而不能久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無員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級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兩不相悖矣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

缺不候滿考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滿考而黜去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庶為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欽定四庫全書

四一

天下官員額設若干計算取士若干足勾除用若官多人少則官職虛曠或官少人多則人才壅滯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貢二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開設舉人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又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材之選自後人材雖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開科加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

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回聽選必十四五方得挨次取選往往衰頹遲暮之人方入仕途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如黃福以貢士揚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選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祖訓首章云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本身凌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及交結近侍官員符同奏啓或上言大臣德政皆坐以斬罪蓋鑑古宰相專權結黨潛移國祚為慮至深遠也朱子著中庸或問至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如其不賢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愚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

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脩身
為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虞昇
李林甫之徒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矣苟為不
然吾恐君上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
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
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為姦臣
蒙蔽亂政亡國者多矣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
惟我

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分任六卿無
偏聽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

如有違枉臺諫得糾正論劾朝廷端拱以照臨
於上萬世無弊矣

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
學士其職不過代草詞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
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
所用亦出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
其人每日群臣奏事面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
奉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
豈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為口旨送內批于本面

發出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於東角門內命
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
在閣辦事尋陞侍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悉坊官凡草制纂修
等事惟翰林院掌之無內閣掌管之說也如永
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燕
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
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
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進表呈蓋雖
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修之事

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任纂修之事者也況永
樂間胡廣所兼不過左春坊大學士則是時殿
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
六部請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
勅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永樂之世二楊
官止五品蓋為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
之例也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為禮部侍郎
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
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

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樂間繫獄十年至是
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
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
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
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內閣正統四年修宣廟實
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初
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壓六卿
之意可見然自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
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於序班

約文別集下

道士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
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
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稟受內閣風旨
而後行卒使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
而日久因襲遂不可復改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初翰林近侍官周是修自
縊於應天府學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等皆
不死是時欲下詔姚廣孝舉方孝孺代草不從
死之胡廣等後居內閣文廟雖令講讀纂修
商議政事然文廟英明獨斷無敢以私意進

言者如解縉諫征交趾言雖公竟不從議過寵
漢府致有異志遂以為離間骨肉殺之以此知
永樂間內殿閣官自保不暇況敢專權自恣乎
宣廟在位十年三楊雖被寵用然承洪武永樂
以來主威權強盛之後宣廟又以明睿臨之
亦不敢任情專制仁廟初崩議喪禮部尚書
呂震奏定儀注已頒行楊士奇等言於上欲改
之震面折之曰凡事皆被汝等偏執壞了至次
日早朝群臣冠服皆依禮部所定惟士奇等與
英國公依內閣所議行宣廟退朝語楊士奇

約文別集下

等曰英國公雖武臣倒能守禮蓋慰藉之詞耳
然自後楊榮等漸專朝政人有犯法求救或在
卑求薦皆留意成之五府六部或畏其威聽其
說遂使百職不能持正思天下之士不由已進
退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
又勅御史知縣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奔競
之風大行以賊露者甚衆由其操去取之權故
耳如楊士奇薦主事洪璵為侍講與經筵又薦
為吏部侍郎人莫敢抗以上事皆載於人學士
李賢所著天順日錄可見內閣官專權始於宣

德而成於正統初也、

英宗九歲登極有詔凡事白於張太后然後

行太后令付內閣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入

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具帖開報驗有不

付閣議者即召司禮監責之內閣票旨始此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凡百政務多出權宜因

北征土木川賓天未及更正宣宗在位十年

天下承平因三楊俱南人陰有都南之意亦未

議改如北京六部仍稱行在正統間始去行在

二字文武官俸仍於南京倉關支戶部茶鹽引

由銅板言者欲取貯行在戶部竟不從留馬快

船於通州聽用至今行之蓋自兩京並建兵冗

費繁而未樂一時用兵權宜之政遂因襲而為

弊也

自古女后專政甚至臨朝稱制以致禍亂惟我

太祖高皇帝家法嚴正后妃不許傳旨於外亦

不許群臣朝見世守為法正統初雖有詔凡事

白張太后而後行太后命司禮監以童奏

送內閣擬旨送上仍以聖旨行之未有徑以

太后懿旨施行者其內閣官擬旨最為機密未

敢顯言於外旨由我出也英宗春秋漸長

太后崩處決大政悉由宸斷司禮監太監王振

乘間進言決意北征土木之變後英宗復辟

司禮監大監吉祥及逆伏誅初徐有貞以迎駕

為吉祥石亨等引徐有貞又引李賢同入內閣

有貞等欲避形迹密計除亨等吉祥不自安遂

反亨等未敗時先奏有貞等諷言官論已

英宗怒下有貞等獄旋赦之外補叅政先是有

貞顯然專政賢但默助之亨等不知以為諷言

官論已非賢意仍留賢轉吏部左侍郎復入閣

辦事及吉祥石亨被誅而賢任益專矣

國初制律風憲官挾私彈事罪如誣告人加等

反坐洪武永樂宣德間未有敢挾私彈劾人者

正統初頒行憲綱亦禁挾私言事又禁彈劾大

臣生殺予奪出自朝廷不許再劾是以當時有

直言敢諫之臣而無舉親劾讐之事如解縉之

於永樂弋謙之於宣德劉球之於正統有忠直

而無奸私至於聽大臣指使作鷹犬搏擊人如

晚宋之風者則蔑聞焉又如朝廷已知臣下奸

惡亦必令言官彈劾而後加罪者尤未聞也始

自徐有貞等乘英宗復辟之初欲害于謙等始假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王鎮等之奏以為獄案後英宗欲罪徐有貞等遂倣前例亦召言官劾奏而後下之獄此端一開遂不可改而鷹犬之輩從此出矣自古忠臣當國勲望大著必有一般奸邪之人在旁忌嫉讐怨乘機報復而為忠臣者不能逆料也如武三思之殺張東之丁謂之竄寇準豈以張東之寇準不能明哲保身哉其始惟知正誼謀道不能逆覩成敗利鈍耳正統己巳之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稷為重力排和議身任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擁強虜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虜酋也先遣使來言欲差大臣往迎

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持一繒以口舌曉譬國威不屈遂得回鑾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以身佩安急功在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効忠盡揚眉吐氣於班行而豈自虞其有殺身亡家之禍於後日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幾一變挾之以忌嫉之私而乘之以衆怒之隙于公於是乎難免矣蓋

上皇回鑾景泰既不讓位而居於南城又廢皇儲而立己子景泰之所以得罪於

上皇者不小而景泰忽病危儲嗣亦先殞謙乃見用於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無嗣舊臣失倚以迎駕為名自可邀功希寵此可乘之隙二也非造謠言中傷謙等則奪門之事為無名逆駕之舉為無功此可乘之隙三也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後事可濟然不怵之以大利害則亨或不從故駕其說于石亨等曰王文于謙已遣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懼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貞輩內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謙等駢首就戮矣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國公張輔為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先卒皆贈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與贈及蹇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間易太

予文武大臣皆加保傳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
安攘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
傳官天順五年曹欽反逆吳瑾冠深殺死李賢
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始加太子
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至於
無故加秩必先加武臣以塞口甚至以定策
加戚晚武臣由內閣欲冒白爵有以啓之也
洪武初學士宋濂總脩元史永樂初

高廟實錄皆亦學士等官纂脩宣德初纂脩

文廟仁廟兩朝實錄亦翰林院掌行正統初修
宣廟實錄楊士奇楊榮楊溥自以舊任翰林領
其事四年書成楊士奇楊榮俱自加少師楊溥
加少保其餘各陞級蓋以直內閣為典機務不
異古宰相之任而又總裁國史侵學士之職變
易舊制皆自三楊始也

成化以後居內閣官者存心正大不招權納賄
與六部官相處自無矛盾六部事有違失內閣
官密裁抑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招權自專遂
生讐隙尹旻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詮衡者十

八九年選法公平士有定守萬安為內閣首深
惡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周仁者
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在吏部久公論已歸又
事光劉珥與旻同鄉相厚亦在內閣位亞于安
能持正論安雖欲害旻為珥所梗不得行及珥
因易儲事為安所譏間罷免安遂引尹直入閣
託所私道士李自省譏議旻罪下旻子侍講龍
千獄今旻致仕連及旻鄉里故舊皆降謫外補
才望如侶鍾張海章亦在貶謫之數成化中未
著宗登極李自省下獄趙鼎直罷黜萬安臺諫

交章論劾極其醜詆時劉吉亞安位素附安因
為之地寢不行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中書
舍人古人皆論之安自票旨令吏部選除李文
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鄒智與安皆蜀人
智言安貪位固寵老無廉耻劉吉附下罔上漫
無可否天下之小人也王恕彭韶天下之君子
也尤忤內閣意鄒智李文祥吉人相繼卒人以
比之王烱廬照隣云弘治改元司禮監太監懷
恩先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還司禮監預聞
朝政恩素知萬安諂佞及知王恕巡撫蘇松時

奏發中官王敬欺罔事跡及巡撫雲南時禁制鎮守太監錢某不得肆行奏于上去萬安用王恕早朝退恩偕內閣傳旨令安出自陳解其牙牌安趨出東長安門外從者不知也即日降勅差人起取王恕為吏部尚書進賢退不自一旦勇決如此人心為之痛快後萬安并子輩孫弘壁相繼死絕嗣

國朝進退大臣皆出

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朝畢宣吏部發玉音除某人為某部侍郎尚書成化間始有吏部會

官推舉之例其權遂歸于內閣每遇缺吏部先必謀于內閣而後定稍出已意必令再推或諷使所私言官論劾故凡內閣官親舊同年相知厚者無不拔引超擢要地吏部與內閣相黨附者亦得固寵終身如尹旻王恕立心不阿必被其害也內閣引用親舊人以為公論無敢議者若出宸斷用一人雖至公亦必彈劾以為不由推舉夤緣而得律條明載大臣專擅選官者斬其弊猶至於此勢使然耳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學而不能約持公而失於偏嘗言王恕雖好

官但好名大甚弘治癸丑春朝觀考覈天下諸司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皆全用所著大學行義補中語有曰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留用數人衆多嘆之者濬論有所異同濬輒怒捧冠于案執愈堅未久卒

朱子說大學是為學的間架看大學章句了只須看經傳父之經傳也不用自有一部大學在胸中所謂博而能約正如此尚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亦此意蓋正心脩身須要格物窮理然非必一一而格之但真精力久一旦自然到箇豁然貫通處可以泛應曲當而無不得宜矣真德秀乃以事類行大學為一定之法其見已差至於丘濬補衍益詳凡天下政事古今沿革無不備載其意此書一出可以尋類攷按處斷天下之事如刑名家引律條之意無一事不可折衷而用其中矣殊不知天下之事變無窮而理亦無窮大學教人欲明一心之德以應萬事非欲事事立法而不本於一心之活法也況有治人無治法氣數之不齊世道之升降而事有不能必盡善者哉

河南洛陽劉健自官翰林潛心理學不事華藻立心亦端正自徐溥去後專代言之任一以公平為主外無訾議李東陽同時在閣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私植朋黨健處之若不知誠可謂君子人矣惟處程敏政事論者以健為報復私怨敏政與東陽齊名嘗見健所作詩謂人曰不知劉先生不會做詩人以為因是怨敏政及敏政為會試主考人有言其賣題者及揭曉同考給事中林廷玉上言敏政賣題雖未發露而可疑者七遂捕舉又徐姓及敏政下獄命多官廷鞫徐姓者雖未取中曾以二幣餽敏政受之坐是落職蓋敏政罪既在可疑及翰林官嘗為坐主受門生餽遺亦係常事而獨廷鞫敏政坐以賊罪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也

孝宗晚年勵精圖治召見大臣商確政事有大獄御午門面鞫總攬權綱下無壅蔽及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三人至乾清宮正寢面受顧命天下頌之
武宗嗣位之初舊東宮侍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羅祥張興等日夕近侍講論世事

時稱為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務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屢於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為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下鎮守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舉用受大賄賂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司禮監要了於是傳旨盡數取回新用者論地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破肆意誅求無所忌憚甚至取於官庫莫敢不從初承運庫內官差往南京織造龍衣弘治年間例奏討長蘆運司官監載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織造物料業已行時韓文為戶部尚書司屬官李夢陽王崇文徐廷用等以名節尚言於文曰今新政之初決不可准監課織造於是再執奏上召內閣問之曰何為如此等劉健對以為內官裝載官監夾帶私鹽沿路害人上曰內官固害人文官也有不好的李夢陽遂草一疏言自古閹宦誤國漢中常侍唐甘露之變至今言之可為痛心

英宗皇帝狎一王振致有土木之變乞將劉瑾等拏問付之俎醢戶部韓文為首率九卿共劾之司禮監太監王岳范等徐智內應內閣劉瑾等亦助之時王岳等亦為上所信任密奏外朝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會天晚待明日發旨捕瑾等下獄李東陽與瑾有舊瑾素敬東陽有詩文名至是東陽以韓文等所謀泄于瑾左右有以王岳密奏告瑾者瑾等遂趨至御在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内外交通欲害我等上以為無此事瑾等曰若待明

日臣等再不得見天顏矣頃今晚拏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領之瑾等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令劉瑾入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兵眾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木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求等并李榮王岳范等徐智俱發南京充軍行至臨清將王岳縊殺之由是權歸瑾等勢傾中外瑾等先嘗奏內閣專主大事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官軍職之事至形於劇戲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瑾等三人自陳准致仕

內李陽獨留不去東陽上言臣等二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皆以為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為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捕瑾等之事為真適有進納內府折銀者內有假偽驗出以韓文不能防奸罷職為民令邏卒伺察迂途又乘一騾宿野店而歸邏卒無所得適即中張傭公差回乘轎尚寶卿崔某冊封帶回家馳驛乘轎副使姚祥赴任擅起人夫馳驛俱奏之捕下獄

崔某姚祥枷于西長安門外張傭枷于通州張家灣公卿奏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自是内外諸臣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而不可得矣劉瑾用事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又如天順間曾革罷矣將各處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革不用其增減南北進士名數頗為得宜及取南京戶部茶鹽引由契銅板赴北京戶部掌管最合舊制

正德三年戊辰春天下諸司官赴京朝覲劉瑾

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瑾等分用皆借貸於京師巨家及回任括民財倍償之上下交征莫有紀極

劉瑾素知遠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奏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糶草沓爛者瑾票旨逮繫巡撫都御史管糧即中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陪償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是商賈困弊遠儲漸乏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遠年例銀兩瑾以為

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以天順前無前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撫遠方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遠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巡撫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以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伍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初戶部尚書葉淇與內閣徐溥同年最

厚滋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便淇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銀積至一百餘萬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鹽報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得價多而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正德五年侍郎

叢蘭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名徵銀二兩伍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使顧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時答曰昔鹽課在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納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正鹽法必不受其禍矣

劉瑾既止各邊送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國初如何克足淺識者以爲國初屯田脩備故軍食自足後爲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脩舉屯田分遣胡汝礪楊武周

東頗順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甚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於近邊州縣百姓買米陪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偽增屯田每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學比較屯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為名瑾禍自是起矣正德三年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用一百五十斛大枷枷號示衆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因盤糧數不明枷于東西長安公生囑

劉瑾列傳

卷一

門外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瑾到任遲延亦枷于吏部門外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給事許天錫郝變因事皆自殺主事王守仁抗章論瑾等專權亂政瑾矯旨撻于朝堂不死降謫貴州驛丞守仁由此名聞天下正德三四年間瑾等用事中外憤怨有偽黔國公檄書又作魏國公檄書者皆以誅瑾等為名又有作檄書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出名者吏謄寫于公生門外鬻之瑾邏卒得之捕吏下獄拷訊所從得展轉攀指竟不知其由乃遣

官校詣南京上元縣求之亦無狄元名姓說者以為狄者夷狄也元者胡元也寓意於此耳又一日早朝畢御道遺一紙帖上親見之命拾以進乃言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官出午門外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六月盛暑熱死者十餘人復下獄追究竟無所得弘治間內閣劉健河南人李東陽湖廣人時仕宦顯達者河南則有馬文昇許進劉宇焦芳李璉湖廣則有劉大夏王儼熊艸等健與文昇等雖同鄉而不阿比文昇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

劉健列傳

卷一

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屢止之票旨不准後因奏設九江兵備兵科都給事中夏祚論之令文昇回話認罪許進為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失時嬰城自守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為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碍難行以為愧李璉為鴻臚卿年深上轉南京太僕少卿文昇薦劉宇總制宣大軍務時劉大夏為兵部尚書與文昇字有隙

孝宗召見言字在大同私養官馬餽送權貴

上密遣錦衣百戶邵琪往祭之以養馬未送回
奏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
究東陽與大夏同時為庶吉士極相厚王儼與
大夏姻親熊翀以庶著由山東布政巡撫延綏
陞兵部侍郎大夏拔起王儼由陝西布政巡撫
山東陞戶部侍郎文昇時為吏部尚書欲抑王
儼引進劉宇不得遂一日兩廣巡撫缺文昇首
薦熊翀聞徑造吏部辦之宇後門吏不為通翀
即撻其吏於門外後翀陞右都御史巡撫兩廣
由是大夏東陽深憾之諷使同鄉御史何天衢
屢疏論之遂令致仕劉健在內閣居首河南信
陽州人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為首相同鄉必
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
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
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一人而東陽以
神童舉與敏政齊名然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
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寢成
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詢舉用真才實學當
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
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世變

將起後李夢陽草疏急欲殺劉瑾等而謀慮不
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為言而躬自蹈李訓
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
自此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官耳
而諸司英朋傑士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于世
者翕然和之韓文亦素與東陽交厚在名士之
流夢陽所作詩甚為東陽所賞鑒故文不敢少
遲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敢畧
出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
也後文因事繫獄罰米千石輸邊二子皆罷官
夢陽亦下獄人以為禍出不測劉瑾家人老姜
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容
吾家納米領價得利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今致
仕仍贈以物曰後當復用東陽善終贈大師謚
文正人之禍福不可測如此
劉瑾性極貪酷而假竊仁義沮抑同列馬永成
欲陞百戶邵淇已得旨瑾力拒以為不可爭於
上前谷木用聽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於臨清
開設皇店瑾急捕其敵計者置干法東廠太監
丘聚忤瑾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

孝陵大監王瑋於御馬監建新宅誘上居之
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寄一包納京倉糧草所得
利進于內瑋自為旨送戶部出榜尚書顧佐等
白于劉瑾谷大用瑾大怒同谷大用直至
御前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上
以為知瑾遂枷其攬納戶于戶部門外命斃
其枷不得屈伸即日死然亦不能加瑋罪河南
鎮守太監廖堂奏舉三司官賢能并劾不職者
時因吏部尚書許進奏鎮守太監舉劾官非例
瑾出旨禁之遂不行後瑾聽譖斥去進歸河南

劉瑾集

卷一

靈寶康寧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挾取財物深被
其害瑾之速敗以此向使瑾等凡事和同其為
禍豈至正德五年而止哉

劉瑾欲專權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隙言于

上調張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遂永出就道榜諸
禁門不許放張永入永知覺直趨至御前訴
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求即揮拳毆
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辭由是
永深憾瑾言寧夏重變檄書首以誅瑾為名且
曰非敢竊視神器也衆舉永并楊一清往征之

未至為變者已被獲永等至寧夏回謀于途必
因此陷瑾既至京內外頌永功因張雄張忠等
共訴于上前以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
謀不執其形已具宜早處之上猶預未決衆
曰少遲我等皆為齏粉陛下安所之乎上
允其奏命牌子頭往瑾衆勸上親行至瑾宅
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
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
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
黎明送錦衣獄坐以謀反凌遲處死悉誅其家

劉瑾集

卷一

靈寶康寧堂稱快咸頌永功
正德間內官得寵用事者劉瑾陝西興平縣人
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
盜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觀
上遊幸之所及為窺果所逼遂聚衆拒捕瑾誅
果亦得罪繫獄當時苦遣驍將五人各統勁兵
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之襲捕惟以平賊為功
不論首級多寡不過旬月而平矣時兵部尚書
王敞不通政務止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
安肅縣獄劉七等十餘人劫出旬日之間聚至

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敵束手無策楊
丁清為吏部尚書建議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
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
名顆者陞一級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
從所言行之故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
然後施行今捕盜不關白兵部僅准施行由是
言官爭論敵不職乞速罷黜張永素悅敵不能
留令敵掌通政司事以何鑑代之丁清舉巡撫
大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為
總兵官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簡閱中

御批

手

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欲撫令解散張
偉統縉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遣檄諸路
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
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
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園兒駐兵劉六等
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也曰今內臣
主事馬老爹豈能自踐其言乎使人至京師
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劫金銀輦載
赴京饋權倖求赦不得遂大肆劫掠眾至數萬
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

家房屋財帛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已私家
玩寇傷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偉下獄罪論
斬後中錫死獄中張偉革爵閒住中官因是以
為此事非書生所能辨乃命太監谷木用總督
軍務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伏苑伯毛銳掛平賊
將軍印充總兵官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而大
擁眾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
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又失
將軍印附馬游恭子隨銳冒功亦被殺適宣府
遊擊將軍許泰領兵至救援銳僅以身免罷回

御批

手

京以與谷木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
自古論治道者皆曰明是非公賞罰而不能見
於施為著于實效正德六七年間盜賊四起當
道者不能預知中外武備廢弛不可用當專用
驍將選勁兵討平之因賊攻破曲阜縣犯關里
李東陽女嫁衍聖公子聖公言于東陽以為布
按二司守巡官迂迴避賊見城破不救東陽怒
始下守巡官獄黜為民及谷木用等既出師何
鑑奏山東巡撫都御史邊憲真定巡撫都御史
蕭紳撫馭無方皆差官校拏解赴京問以失機

既而釋為民又著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
守邊將帥律抵死彼時廟堂諸公自以為公行
賞罰而不知盜至十萬非巡撫布按二司官及
州縣官所能制是時州縣官有被賊殺死皆以
節義旌之如棗強縣知縣段亨自城上跳下墮
水死贈官廕一子世襲錦衣百戶延綏參將馮
禎被賊射死封伯爵廕子錦衣百戶寧夏參將
休鐵因捕獲何錦等已封咸寧伯至是遂散河
南流賊趙風子等非有攻城畧地之功乃因是
進封咸寧侯世襲都御史馬炳然挈家由浙江
歸四川為劉七等所掠殺死亦贈官廕子皆當
道諸公不學無術而又雜以私意行之宜乎政
刑紊亂而患相踵未已也蕭紳邊憲能官未
二三年復起用邊憲巡撫寧夏蕭紳巡撫陝西
是非賞罰果有定論乎
谷木用陞先毛銳統兵討賊毛銳喪師不加罪
自出師後賊益熾攻城劫掠殺人放火益多
不責問奉職不效之罪惟以斬獲脅從首級報
捷論功冒賞完陞右都御史官軍與賊交錯往
來燕趙齊魯之區一年餘而谷大用等奏請權

勢僕從坐冒首功日費廩餼又紀功給事中柴
王杲崇御史杲堂雷宗皆得干預兵事調度民
兵各為戰守官軍數百里外函首送驗巡撫山
東都御史張鳳急選民兵令自買馬團操挑挖
坑塹督責布按二司官尅期完辦巡撫真定都
御史甯果召募無賴數千衣敕器具取給州縣
事煩民擾其害過賊之半巡按山東御史張璠
真定人積不能平奏論谷木用陞先等師久無
功地方受害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鼎奏乞令
兵部差官勘究何鑑護短不行黨院者族御史
以他事論鼎不已遂罷歸竟以完代鼎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
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首
通路宋為西夏所據國朝於張掖設甘州
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
外為嘉峪關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
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
東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
附肅州外捍邊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
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酋首之

效順者封為忠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
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
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羗戎之法惟本朝
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制不敢
生事啓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
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即與達賊野也克
力引路擒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
服尅留土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刀裂死阿
木即陟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即所為不
忍殺擒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朝廷命侍
郎張海往經畧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
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朝廷
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
將陟巴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

謬齋瑣綴錄

永樂初選翰林文學之臣六七人直文淵閣參
典機務詔冊制誥皆屬之而謬副繕正則中書
分直更入事竣輒出宣德間三楊諸先生始置
廚饌於閣之東偏而選能書者處以閣之西小
房謂之西制勅房諸學士則居閣之東五楹專

管誥勅具稿定正於閣老乃付中書繕進謂之
東誥勅房而帶知制誥銜則惟閣老與諸學士
而已中書等官不敢僭也時諸學士每早與閣
老會食乃退正統九年陳芳洲先生入閣後學
士惟劉鉉先生一人過自遜避朝退止於東閣
不復會食視誥勅以後學士皆因之至今誥勅
閣老悉委於中書序班譯字等官一樣畫葫蘆
矣

五府六部都察院精微皆送翰林注銷掌於學
士陳芳洲先生入閣兼掌翰林印則委於博士
典籍待詔侍書等官猶是也至天順二年博士
以下官悉缺則直付於東誥勅房中書郎中等
官矣而繳進文移則代署學士職名耳

四夷館本屬翰林院提督每月朔掌印學士會
押公會簿送館自提調教師以下日晝卯酉月
終送院稽考譯字官并子弟吏禮二部移文會
同本院學士無不與焉成化己丑禮部偶失請
掌院事者怒不之與至今文移徒屬學士而會
考則一歸於閣老矣

文淵閣本翰林內署非衙門名故凡朝廷之

宣召諸司之文移雖事關機務亦止稱翰林院或稱會同翰林堂上官初不以內閣名此年以來則直稱會同內閣大臣而翰林堂上官亦遵及矣後進朝紳之不習事體大率類是今翰林院外署本鴻臚寺舊址建於正統七年而即則造於六年也初落成日諸學士皆到任錢文肅先生掌印不設西楊南楊二先生公座曰此非三公府也至期二楊以聞乃命工部具椅案胡宗伯定位次二先生始自內閣出就座時論雖隨文肅然二公所供職則固翰林事也

永樂間嘗選舉人監生習四夷譯書閱其妨曠本業乃命會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出翰林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然既登第仍官館中習譯書如許道中先生是也至景泰初吳禎以民人充譯字始援此例中鄉試及登第又以與脩寰宇通志成從衆庶吉士出授御史成化間俞璚又因此例授主事於戶部蓋資稍可進輒習舉業而譯書不復精徒藉為科第之捷徑故爭趨者天順八年彭奇齋始建白如制去取於內不復送出院矣

景泰間予以庶吉士與脩寰宇通志一日同彭彥齊往文淵閣之東如廁適值少保芳洲陳公亦來予兩人却立公疾行而過顧予兩人笑曰以緩急為序他日公入廁周堯佐贊善先在內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觀此二語公之從容善謔風流驢籍蓋可想見

景泰間朝廷命揭纂修官職名於文華殿壁時命中貴詣館促完書或取稿御覽每遇上林南苑進時新果品輒頒賜館中多至五六籠旋報閣老同行禮畢乃啓黃封品分以歸又嘗

賜燒猪羔羊上樽宴勞於東閣皆霑醉直幸與被其榮蓋一時恩意勤渥前此無有也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對參決政機隱然相職而官不過學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潛邸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于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宣廟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時福建僉

憲廖謨杖死驛丞事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
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太后
王振因而進言三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
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太后聽之自是振日
据據內閣之誤裁決一歸於振三楊乃迭請告
展省適宗室中有遺東楊上物者振將發其事
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之東楊聞報兼程造
朝觸冒瘴疾卒於錢塘以此極權益專好大喜
功遂因蕭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讎殺遽有麓
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所爭荒
夷之地竟何益於國家乃致九溪苗獠乘勢不
靖兵連禍結延至葉宗流鄧茂也黃蕭養輩相
扇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柄於初
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
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
曰三楊三楊蓋所善者多也
永樂間禁中凡端午重九時節遊賞如剪柳諸
樂事翰林儒臣皆小帽襖微侍從以觀觀畢各
獻詩歌詞上親第高下賞賚封寶楮有差至宣
德間猶然以後閣老與諸學士卿亞間與焉以

下儒臣不復近而應制之作罕聞矣
景泰間朝廷銳意欲脩續通鑑綱目佇俟志
書是日開館時諸閣老乘間詆本院官怠緩完
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是丁叅議理等皆被
召尋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而
死其中病如章主事諶老如劉治中實劉宣化
先生因譏之曰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一日丁
叅議與宋尚寶懷尚氣失色忿詈於館中陳緝
熙遽成一詩云叅議丁公性大剛宋卿凌慢亦
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僞言污玉堂同輩
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
董曾為脩書開幾場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
謝曰毋更貽斯文笑也識者以是知此書畢竟
無成蓋執筆者多非其人也
仁廟在位時一日內臣道及太宗皇帝晚年
欲立趙府為儲諭意於東楊東楊即對以趙府
面鼻欹側不宜正位遂宣趙府熟視頃之意頓
罷仁廟聞之即日降內批陞東楊少傅兼謹
身殿大學士西楊得旨懷進請加太子二字於
少傅兩傍乃傳出未幾復陞兼工部尚書夫立

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內臣假以為東楊地乎而加太子二字西楊亦未必然厥後宣宗因東楊便殿奏對手執其牙牌曰今在我身邊如何尚帶此牌可即去了太子二字東楊遂叩頭謝後實錄完乃同西楊進少師

正統中具祭酒以賊罷西楊先生與李古廉先生對奕因嘆祭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答云不可謂無人惟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雲在側遽稱李先生豈不宜於此任古廉拂然曰胡說胡說明日有古廉為祭酒初古廉與陳敬

宗在翰林表柳庄嘗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將時陳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忠恕得士聲望聳然柳庄之術信有驗矣

正統中宗伯胡公淡一日早朝奉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拾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絃十三年彭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至四鼓乃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不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不然一新

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斯文不雅觀矣老成舉措自得大體於是可見

英廟復辟之初凡與擁戴者皆得陞職謂之奪門功次每早鴻臚宣謝恩姓名輒以奪門為題識者聞之無不嗟惋予私與彭純道先生言所奪者何門禁門豈可奪當時景帝果薨群臣萬姓不能不擁戴上皇以復寶位何煩用兵喋血於禁邪況當日景帝已擬力疾出視朝若南宮出稍緩事即不成不知石亨輩置上皇於何地此乃僥倖貪天之功非萬全之策而

今乃以奪門歸其功果何謂邪於是彭先生問言於李公元德公時亦以張賜薦入內閣未悟至此及聞此言亦為悚然遂於顧對之餘從容言之上頓悟即加疎絕亨輩反怏怏怨望竟致誅夷而陳芳洲諸公從此得釋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謬誤去取徇情謗議洶洶無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律云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謬更荒唐辭理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欠王張吳節卿只知貪賄賂孫賈全不曉文章問

仁既是無顏子配祭如何有木主半子冒名當
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閤老賢郎直憶既總兵
今姪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堂作至私
堂蓋許道中之子及石亭之姪皆以私取而錄
文則語題節去顏子起竟已復禮為仁孟義本
公都子之言而云半子故詩中備言之
求樂乙未科始開會關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
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為會元拆卷乃陳芳洲
循先生以鄉故為嫌欲取林文裕字難識進呈
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才也遂
取為會元而循居二王翱第五太宗見朝名
喜北京初啓會關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
衣召見賜酒飯後翔至宮保大宰壽祿每位非
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今制早朝班定鴻臚宣替謝 恩見辭行禮畢
各官將奏事皆預咳一聲文武班中不約而同
聲震如雷俗私謂之打掃其有痰咳不可忍者
許引退自便宣德間中丞孫先生痰咳作引退
上遙見之勅免其常朝成化中文華殿經筵
戶部尚書馬昂以將咳退出殿外俟講畢仍同

行禮此予所親見餘未見有敢先退者蓋昂初
嘗為序班故尚習此例其他見此不以為異則
以為失儀矣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亭以
私譖之久不召對衆為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
任同事者謂且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
擬侍郎則自歎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
稱旨乃復召對如舊

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臯以
老成大司馬馬昂以儀表雖皆為 英廟所眷

遇而尤賴公所維持凡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
於二公至御前時時於文則諉諸王公武則
諉馬公或既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
須召某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 上不致
疑下皆信服

朝廷用人多取儀表天順間韓都憲雍巡撫大
同因議事至京留補少同馬 英廟諭李文達
曰大同巡撫須得似韓雍人品方稱文達以山
東廉使王越對及越至陞見後復諭文達曰王
越是我利武職打扮越初廷試手中卷子忽被

大風吹起，即翔雲漢，莫知所止。時胡宗伯即具題知，且於內閣取紙，摺成卷子，付之後越。至封威寧伯，蓋飛騰之兆，見於廷試豐偉之儀，見於進用固不偶，然而卒以啓遠，釁削爵惜夫。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道路以目，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閣老賢與袁指揮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捃摭數十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去問，只要一箇活來，彬還我。」彬既下獄，考訊苦楚，莫能自白。時有一藝人楊暄，善倭漆，盡器號楊倭漆者，憤然上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供，指為李所嗾。楊懼考死於獄，乃誣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遂遣二官徑詣閣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時李方自東宮講退，陳安簡彭純道乃詰，曾得肯否？曰：「未也。」且暫去一對二公沮之。及至多官會問時，楊大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一市井小廝，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教我指也。」達失色，以

是彬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帶俸，彬亦得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又遣校尉往緝之，務欲傾李，尋以英廟上仙得免。達坐劾謫戍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亦人之所難。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無門限，而成賢門限字無鈎。太祖謂秀才須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且怒詹孟舉書門字有鈎，即以粉塗鈎盡。至今粉跡宛然。號房以規矩準繩綱紀法度為序，每字二十間，北監則以格致誠正脩齊治平為序，蓋各有取義也。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橫列，而兵部獨無扁。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之者，而莫知所自。詰旦具聞，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太宗兵駐金川門，即命訪解公木紳，既至甚喜。始建內閣處翰林七人，而公為首。今內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儲未決，乃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丘福等泄此語於漢庶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

獄解后以死固非 朝廷之意實漢庶人之所為也

都憲韓公雍聰明才辨迥出流輩按江西時適聞臨廬州寇發剽掠及境公設法擊却之當時巡撫侍郎楊寧稱於衆曰韓繡衣聰明百倍於小子官民奏留重按一年回朝陞廣東憲副不數月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裁凜然允臨衆決事動發百餘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踈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今官民遵守之曰韓都何繼公者皆以為不及嘗念陳芳州先生為舉主赴鎮經泰和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何能報

平江侯陳公瑄天資明敏善幹濟初公帥舟師扼江津時靖難兵至即濟以舟舟少乃拆民居材編筏以足之後總漕運見河道兵民舟楫往來錯互衝塞難行創為溜頭插簾以相避實為兩便至今人遵行之

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勦遣官賁勅屬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恂如數辦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

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輪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皇妣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既覺患而苦楚之上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既誕皇子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悼恭薨後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歲甲午春直偶與彭先生談及且請乘間言之或賜名付玉驪或訪其外家累加表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也公唯唯至冬又談

及之公荅曰近嘗託黃賜太監具達至云漢高外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實金枝玉葉何嫌而諱上乃諭黃賜汝上覆先生是有一子在西宮俟再打聽直歸竊欲建白請廢名以示外庭稿具復慮萬一尤請因而見忌致有疎虞則答何辭老氏福首禍先斯所當鑒且度皇于日長中外已籍籍常有發之者矣侯予言遂已至是太監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之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道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次日下勅定名徙紀

氏處西內未壽宮禮數視貴妃中外臣僚喜懼
交并而張敏者以為已功皆受厚賞敏因監督
操練示欲立意於諸總兵又令內史郭鏞致手
簡託序班嚴冠英來諭意於予即具請奏稿呈
南先生商止予勿進遂會禮吏二部議定具奏
僉文武各衙門堂上及學士官名而以英國公
為首六月七日早本進即命司禮七太監宣四
閣老至中左門擬旨少頃七太監同持本出奉
天門集百官以本授英國曰聖斷寔御筆親
批云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
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明旦復宣四閣老至文華
殿諭之曰皇子頗會讀書待他進此學且遲
遲商閣老獨對數語請謹保護至於衆意欲請
皇子母子同處別宮庶脫虎口則未敢云蓋恐
相激時紀妃有病命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
中吳衡往治萬貴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
次日病少間自是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
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時享致齋七月朔始
發喪追封淑妃

正統中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

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
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
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
戒暴怒三字于上置諸左右以自警及至有觸
忤者輒舉木簡撻之一日與掌順天府事工部
侍郎李庸在朝議事不合相忿詬朝廷遂兩
罷之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塞夏二公首出迎戴
而解胡干楊諸公則以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
竊身比於魏徵夫唐是由太宗化家為國而宮
僚魏徵等皆出唐高祖之擢承乾未登大位統
天下故魏徵去事秦王不自忤焉今建文嗣統
五年塞夏二公當時執政大臣出於建文所親
擢視魏徵之於承乾殊不類況當時群臣中如
周是脩之死我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
之責聖意所寓深矣今二公乃安然徇冒何
其忍也後雖有輔佐微勞難蓋前愆太節已虧
而猶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
聽焉其中惟解公纔歸自謫所居冗散則其
責任又非塞諸公比其亦薄乎云耳

本崇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脩
相約自盡於應天府學既而解先生使人覘胡
動靜因得胡先生如廁回問家人曾飼猪否解
先生笑曰一猪尚不肯捨豈肯捨性命蓋皆初
無意於死也惟是脩竟行其志哀哉文貞為之
著傳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寔以解薦而文字
中絕不語及歸省過文江僅以白金十兩壽解
夫人爾

吾恭和蕭子韶蓋木匠之子洪武初登第

高皇帝問其家世對以一絕云嚴親曾習書嚴

機常年製下青雲梯

腰間帶得純鋼斧

要斫蟾宮第一枝陳善芳由戶部主事請成陝邊慶王

問其出身對一律云令主從容問出身草茅原

是布衣臣戊辰歲貢三千士庚午秋闈第四人

列職地官階六品承恩天府僅三春戎衣再

際風雲會始信儒懷席上珍後復起為知縣尋

致仕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驚惶地基

僅一間其孤發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願

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

其樓空其地以歸孤發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
棟矣哉此可為欺孤弱寡者之戒

異齋歐陽先生始登朝縉紳士林意以六一先
生廬陵人也代出名公必為望族異齋以欺人
欺心為耻力辭非六一之派且曰人當自立豈
可冒他人為重此異齋所以為賢而崇齋之為
可耻也彼不羞齋輒不辱於菟者又可知矣

成化己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

初文廟以女直種類歸款分置建州女直毛

憐海四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群俾不

相統攝以共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之

上策也

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為大患惟嚴飭

守備來則逐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

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

汪太監立功固寵已亦倖進虛張邊警妄請出

師汪主於內遂命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

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

人來貢遇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

之既至給就鳴鑼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一格

即擄擄困乃就縛監禁在衛虜衆不意大軍猝

至壯者逃匿唯餘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俘進
將入城諸大臣皆遠近上御文華殿以俟論
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十餘石勇進爵保國公鉞
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即中王宗彞以督餉
陞太僕少卿尋改兗都鎮邈餘進階有差未幾
虜以復讐為詞屢侵邊堡搶去男婦確畜火蒸
支解以殉屯堡屏迹弗克耕種遼地騷然識者
憂焉

成化丙申予佐禮部林一鶚佐刑部一日謝宴
賜恩於午門外一鶚伏而不能起予掖起之一

鶚遂以病告予同俞振恭往問安一鶚喘息嘆
曰病將三月當佳俸矣振恭曰盡告歸宜水土
便醫治固可愈也一鶚然不應明日報卒予因
嘆曰一鶚不慮病不起且慮俸當佳蓋以廉貧
之故可惜也

宋夏鄭公竦在朝數被御史糾劾疑承時宰風
首作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單早棲豈敢碍
鵷鷺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彈丸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雷子榮
先生應制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

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
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
罷松陰花影滿殘杆仁廟和云二國爭強各
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
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
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著功成見太平詞意宏
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賢面黑徐溥面白徐
轄面黃時謂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今制東宮官名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

間劉主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
日洗幾馬主靜應聲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
司馬尚洗不乾淨眾聞之噤然後主靜與李克
述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靜曰眾人皆是假
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以
答

成化間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輩職之流以
及士夫之子弟率賣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
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
等職不由內閣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三閭老

之子若孫甫髫髻以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
諫但不署事朝參而出於梁方之門者一日內
宴鍾鼓司承應扮一老人部糧責鮮戶米濕鮮
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
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答曰若要塞船
縫須是無糧方好天顏為之少霽晚年悔悟
及予入閣因事諷諫遂皆革罷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諂附無所不至其
巡邊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
百里望塵跪伏俟馬過乃興及駐館則易小帽
曳微趨走唯喏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
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陞工部兵部戶
部侍郎時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批腿
似燒葱奔競之甚良可嘆也

解學士先生嘗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
四德俱全七去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
絕倒蓋其妻悍也予嘗觀之崔冢宰之妻李尤
悍崔慄慄畏順至怒輒跪起拜謝以鼻免蓋恐
傳笑於外而益養成其惡崔後至冢宰李病將
死尤聽候省視不敢違及卒後妾得專房遂生

二子不至絕祀豈非大吉大利之可哂邪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任權傾中外
大臣多賄求之戊午歲建鰲秀亭於萬歲山上
既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瘡眾醫莫效廣飲以
符水遂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清寧宮災有
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
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惧飲鴆死計
聞上意其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
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
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
千石通計數百萬石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
幾何乃受許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
廣贓監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
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戚曉求救
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見簪影童童而一
人獨乘女簪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者之名一
一盛傳於朝野覩顏惟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
愧矣賴上英明終漸去之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關

涉然往往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恩之旦以起早隱几牀重不寤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駕留虜庭之變不亦失元首之識乎景泰辛未狀元柯潛人謂柯與哥同音未幾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哥潛之識乎天順癸未會試監試御史焦顯時予丁內艱起復途間竊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無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市謠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似有定數未可

聖謂附會之說也

立齋閑錄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唯等十八人授編修等職入文華堂命廉為之師俾肄業上間至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給冬夏夜時賜白金數馬
上之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侍從儒臣之賢者於是金華吳公沉潛醇由太史屬拜東閣大學士且親製誥文以授之

宋訥洪武十三年冬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奉節廊塞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勅六界僧道錄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道訥援筆立成雅稱上意召授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十五年冬陞文淵大學士會建大學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往選悞師生相奸教化不行宸衷簡注擢為祭酒陞朝列大夫以養正前十八年九月也其後師道既立大被擢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戊申陞行人司為正七品左右司副為從七品行人為正八品凡設官四十員咸進士為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廉人材以上其將命四方往往不稱使旨至是始命以進士為之凡齋捧詔赦奉使外東諭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軍務整點軍司等事則命之餘外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而行人之權重矣
洪武十九年詔民間八十九十為鄉間所推者賜爵有差資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畀絲帛著為令
陳遇字仲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

教授温州元季兵興歸金陵

太祖渡江至金陵御史秦元之薦遇孝行才識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籌畫三幸其
第咨以機密授供奉司丞辭不就洪武九年首
陳為治要道三授翰林學士皆辭賜肩輿校
尉十人畀其出入除中書左丞又固辭上御
華蓋召入令坐草平西詔立成極喜賜宴重賞
金銀段疋衣服等物除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
學士復辭除太常卿又辭疾上親賜藥命太
醫院官醫治賜錦衣褥被粥米及痊除禮部

賜衣褥被粥米及痊除禮部

上命

尚書又固辭上御奉天門召入命坐詢問興
故時災暑賜紗衣命引內福澡沐賜宴上命
令其子充宿衛亦辭屢蒙厚賞當時公侯卿大
夫無此寵遇也病復作上命太醫院醫治弗
痊年七十二上再三哀悼賜棺木麻布米鈔
葬次子恭天順間至工部尚書管柴炭子後贈
少卿

禮部議到合差行人事例開坐本月二十三日
本部同各衙門官於奉天門奏奉聖旨是
整點驛傳決罰有司審決重囚不許差欽此除

外今將奏 隼事開坐劄付本司文書到日仰
欽遵守施行須至劄付者合劄差 開讀詔赦
奉使四夷 諭勞 賞賜 賑濟 徵聘賢才
整點大軍 軍務 祭祀 特旨差遣不拘此
例右劄付行人准此

永樂三年正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俾
進文淵閣進學得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孟簡
庶吉士楊相等二十八人時庶吉士周忱自隱
年少願進學命增忱為二十九人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橐楚王禎相繼來朝

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

上命東宮

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
翰林臣及至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太后孫謁
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示爾三人試言
之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稍
列後居中皇太孫列東宮之後諸王孫與太孫
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據乎曰朱熹
家禮天畧如此上行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
與士奇所言合遂命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陵俾
奉行之

東宮傳 上命召使部翰林院官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講讀明日特召蹇義及楊士奇義對曰兩人共舉部侍儀若然衆鮮知之議尚未決東宮云往者吾舉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覺老矣士奇曰雖頗老然起學官實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廷官中未見其比是日午朝東宮以聞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而不阿向元正日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士奇言宜免賀朕從之遂召禮部翰林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之

今侍皇太孫講讀

永樂十一年置貴州布政司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思州宣尉司管屬土民仍設都指揮使司衙門鎮守其地有鎮遠侯顧成在彼鎮守至是湖廣叅政蔣廷瓚具奏開設布按二司將思南等三宣尉司地方改設六府安南陳日煥為黎季黎所殺季黎上表竄氏名為胡十元子蒼易名蒼詐稱陳氏絕嗣蒼為甥求權署國事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遁至京師懇其素季黎因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朝廷乃還使護

送歸其境季黎伏兵殺之并殺使者事聞遂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張輔等征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擒季黎及蒼等獻俘于朝詔求陳氏後立之國人咸稱為季黎殺盡無可繼承僉請復古郡縣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時永樂五年春也

太宗時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聽時獨胡廣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

永樂七年 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右春坊大學

胡廣卒

李

上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公國朝文臣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廣孝與廣始也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勅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文廟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縣

仁廟居東宮時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

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言不宜過寵致有異志。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言。求樂癸卯五月。太宗皇帝微不懌。數日未出見群臣。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啓聞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聘其私。誠所不便。趙簡王時留北京。敬脩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十數輩。結厝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謀。欲候官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志焉。實秘不令簡王知。蓋慮不從。即事敗。蓋粉而主其謀者。護衛軍王瑜。姻家高以正。布置定。高密以語瑜。瑜駭曰。奈何。其為覆宗滅嗣計。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遂詣闕入疏。上初疑其詐。緩曰。豈應有是反。覆詰難衆。為瑜危。既捕賢等至。上親問狀。得其邪謀本末。及所造詐偽。詔書立誅。以正射成。及內侍養子。陞瑜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瑜召還。又陞錦衣衛指揮同知。歷事仁宗宣宗。英宗。官至左府都督僉事。禮部尚書。濂帝云。太宗命予使外。頗行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南京可多留數日。

試觀如何。密奏來奏。疏書字須大。晚至我即欲觀也。予至南京。且晚隨朝。勅免朝辭。以不敢。蓋凡所見。殿下所行之善。退則記之。如一日。趙朝勲臣某者。語譁侍從。搥之。仍口奏有旨。不問既退。朝急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群臣皆曰。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明斷。太祖巡狩北。預扈從。命燕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車馬親征北虜。仁宗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黃淮輔導。未幾十五年。初建北京宮殿。命都督薛保。董。繕四夷館。曰。有八。曰。西天。曰。達。曰。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未幾中。未幾十九年冬。儲君自南京入。朝楊士奇。黃淮等侍。比虜復犯邊。太宗皇帝將親征。淮言邊儲不足。請遣還。將無煩六師。忤旨罷官。仁宗嗣位。即日復淮戶部尚書。未幾十八年十一月。仁宗為皇太子。過鳳陽。謁陵。母周顧陵旁。見仁祖淳皇帝所遺石農器。顧侍郎張本。學士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

徘徊久而後退陵下賜耆老酒饌有知太祖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話至夕曰知當時事者益鮮矣

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奏牘每至輒以殿下過失上聞而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也耶卒置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家上聞之顧近

臣曰四夷朝貢之使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祖宗時於文臣少有贈謚至仁宗登極思念

舊臣賜禮部尚書鄭賜太子少保謚文忠戶部

侍郎王鍾太子太保謚僖敏禮部侍郎儀智太

子少傅謚愍節春坊贊善兼翰林編修王汝玉

太子賓客謚文靖春坊贊善鄒濟徐蕃述俱太

子少保濟謚文肅北京書朱濬謚文惠

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胡廣加贈少師

北京書部右侍郎楊泰贈戶部尚書太醫院判

將用文泰寶俱贈院使用文謚恭靖洪熙元年四月有旨鄒濟徐蕃述王汝玉皆贈官賜謚官建祠於墓四時賜祭楊士奇謂朝廷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祭濟等安可與宗廟等遽召禮部春秋祭云

洪熙時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儲經籍備訪問命楊溥等日直其中凡四人翰林學士楊溥侍講王進蘇州人翰林五經博士陳繼蘇州人吏科給事中王榮錢塘人

洪熙元年四月某日尚書蹇義夏原吉楊榮及

士奇奏事奉天門畢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

皆對以未見上曰蹇夏二人雖見不能知士奇

當知之對曰士奇愚亦不能知上曰天命之

矣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召義士奇至奉天

門諭曰二十年為說應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

共之賴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法然義士

奇亦流涕臣士奇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先

帝之賜陛下至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如吾三人同心一誠遂

出二勅三印賜兩人皆拜受退踰月宮車晏駕

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 東宮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間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意度非見實跡皆固不敢對 陛下言然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復又改過青州又堅不行今知 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哉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後宮數日 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及偕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悉有實跡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 東宮叩頭懇為救解乃兄遂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

宣德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遣尚書陳山迎駕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對曰此國之大計遂召蹇義更詳諭之兩人不取異議榮言請先遣 勅趙王詰其欲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

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汝可沮 國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言吾言可往與蹇夏言之性見二人蹇曰 上意已定衆意亦定可中沮耶夏曰萬一 上從公言令不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衛今已去其二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與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如何士奇曰今之計 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言固當然 上信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與榮曰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庶仰慰 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勅我當聞時惟楊溥與士奇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入見溥士奇亦踵其後而門者止晉二人不得

入已而有 旨召蹇夏入蹇夏以士奇言曰
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
有顧問惟召余及蹇夏不復召士奇及溥至良
卿臣二人始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
機會不得乘到家 皇太后必厄矣 上至京
不悔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
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
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如何對曰
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
惑群臣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於王最友愛

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
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中選
一人齎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皇
親中擇人與趙心相孚者偕觀行庶幾有所開
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
善開諭更得璽書親諭之好 上從之因遣容
親行趙王得書及言者所上表大喜曰吾生矣
即獻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頓息 上待趙王
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蓋上雖為山所
惑而後灼知其非逾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

曰吾待趙不失親親之禮爾有力焉自後奉冊
以見廷為嫌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陽先生
之材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七人入閣議國政
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與焉或與大
臣謀事未決 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
輒齟齬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
人之餽人以為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
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訪
其貧富如何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
與所餽相稱酌之若富者以十分為卒亦吝其
一二或在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報者
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
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
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默然
寓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坷小年蹇滯老必
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仕
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
累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
以嘗數論也或者因其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

其輔理之功在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乎未有聞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或士不由已進退勅方回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進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今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不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賊賂者甚衆有以幣空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三楊之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西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尚頗亦得人正統六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亡進退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王振邪正倒置矣

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以征交趾命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十數人其最賢禮部儀制御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銳勇

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重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繫等隊皆在後升前度橋遽壞後車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象赴陣衆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不殺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

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諒江等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皆死節交趾守師知任等死事聞皆得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師隔遠不明知不及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質故安等之節不得暴白於朝世之所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蓋多而安與鏞之事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出身最見相得安字志靜豐城人年四十二歲鏞字

叔振錢塘人年三十四

九沙山人萬表曰灼艾別集者於昔灼艾集續集餘集之外別為一集也偶有聞見輒復錄梓以與四方共之亦性然也

嘉靖癸卯八月中秋日寓清江僧舍識

灼艾別集下



灼艾集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前亦無序例據高儒百川書志云九沙山人萬表灼艾時所集也表有海冠議已著錄是編凡分正續餘別四集每集各分上下卷採輯唐宋以來說部每書祇載一二條或四五條畧似曾慥類說而詳博則不及之也

百家類纂四十卷(一)

〔明〕沈津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隆慶元年含山縣儒學刻本

百家類纂序

余耕句章之野樹藝之暇則喜讀子問之談說藝文蓋自黃虞以迄先茲率臆舉作者次第而獵其旨要亦稍稍有所評騭云比沈子戰藝南宮不得志於上林之棲而出振含山之鐸莫邪直履南嶽下陳余甚惑焉已聞督學使者頗加物色庶幾自見其奇不徒碌碌也茲以書來視我以百家類纂蓋大都昔所談說者也夫百家之言皆文之濫觴也言人人殊其于紆指揆道一也陰陽之玄秘百物之精英極天蟠地蓋罔不備焉帝王用之以平章天下聖人用之以範圍三極儒者以之淑躬文人以之流

譽策士以之宣竒法家以之明術方外
以之養真戎行以之制勝莫非師也莫
非學也自非博綜古今羅萬有於寸赤
其何以參兩天地盡神化之用哉蓋嘗
譬之人之有家也有百金之產則所備
物百金也有千金之產則所備物千金
也索其產而至萬金則其所備物不啻
矣此所畜竒贏之辨也又譬之市者也
十家之市則市以草衣菅屨也百家千
家之市則布帛菽粟牛羊鷄猪也聚而
至於通都萬家之市則綺縠珠翠雕鏤
象貝蓋舶湊而輦至矣此所聚多寡之
辨也夫欲翱翔藝林勒名鼎室而甘於
固陋之安猶之窶人而妄意什百之藏

求重寶於十家之市也胡可得哉沈子
之輯是書也其意殆以是乎昔王充著
論蔡邕深秘其編楊雄草玄侯巴獨悟
其旨今其書具在覽者不無訛議焉是
編也羅衆雋於目前昭人文於萬億播
傳同好蓋不獨侯蔡二子者之珍之也
集凡四十卷作者凡若干人乃其輯錄
之者則凡例題辭載之詳矣茲故可得
而畧云

皇明隆慶元年歲舍丁卯春二月上巳
日資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致仕明
州張時徹譔



刻百家類纂叙

曩余爲諸生時每盟同志蒐采藝林
尚友千古則私相歎曰士誠病於寡
陋哉孔子有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今之經史
集三者業旣缺然備矣廼若諸子言
雖人人殊固皆六籍之旁流而百家
之要徑也自司馬遷劉歆班固之徒
故嘗錄有輯畧藝文志迄於今則湮
沒散逸士尠睹全書茲豈非博綜者
之一缺事乎比承乏歷陽日事於簿
書奔走所謂一行作吏此事便成廢
閣信矣然此志固在也暇日輒與郡
邑博士弟子負講道較藝評隲往昔

稍稍以舊盟於同志者示之諸士亦
多脉脉感動興起越明年秋舍諭沈
子持所集名曰百家類纂者謁余余
見而重有契焉即披閱之則見其首
法孔氏下逮莊列遠追黃虞近及
昭代抉玄擷英剔蠹正謬若璠璣結綠
之初出於璞而桐梓梗楠之新脫於
工師之手也斯實快余志哉乃沈子
則又踴然不寧進而請曰古稱龍甲
鳳毛世所共珍謂其不恒有於天下
且寶其完也茲集徒據古人陳言妄
意撰次亦片甲隻毛耳津懼世之務
博者有所訾議也願終教焉余曰非
然哉夫搦管攄精而純駁互列者藝

人之軌也執簡拔尤而去取異致者
考古之衡也六經尚矣戰國而下百
氏爭雄卒罔歸一使稽古者槩其醇
疵無所短長則如雅鄭並奏朱紫錯
陳雖有黃鍾大呂之音黼黻文章之
美將混於聽觀而漫無聞見何以通
萬方而總一致也是編博而能約汎
而能精固握龍珠啖鳳髓世所共寶
者彼鱗甲羽毛將安用乎嘗見世之
學者抱一藝持一能即侈然自足斯
聞見不廣而寡陋是安余甚病之是
纂也揚六籍之旁流尋諸子之要徑
殆可附於孔子知之之次而有裨於
博綜之士者非淺鮮也盍什之梓以

貽同志沈子避席而再謝不敢余因
給諸學宮令博士諸生相與校正而
刻之刻成丐余一言叙其顛末余喜
數年未就之志賴沈子以有成也遂
書而授之沈子踈朗而慷慨洞直而
沉潛嘗與余論時事余所咨嗟慨噫
沈子亦咨嗟慨噫蓋毅然有志於世
庶幾乎古之有學有守者匪直博雅
而已以故其所纂類悉權衡不謬固
非堂下矮人之識也讀是編者其尚
有以知其人哉
龍飛隆慶元年四月清和滿日
賜進士出身奉訓大夫知直隸和州事
古肥張思忠譔

百家類纂凡例總叙

一是編名百家類纂何百家者總諸子之羣書也類者以類而相從也纂者鈎其玄而去其疵也百家異方言人人殊不別其類則其體散不纂其玄則其旨雜均非所以通萬方之畧也故不揣愚陋僭爲訂次使考古者得有所覽焉諸子凡數百餘家言百家舉成數也

一漢太史司馬談始著六家指要之論劉歆所奏七畧則有諸子畧班固作藝文志以爲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曰小說此謂十家也十家之外又益以兵家天文歷譜五行醫經神仙方技之類皆刪其要以備篇籍

百家類纂

後世分四部之書而諸子百家悉列之于部效孟堅之體耳隋志經籍則增十四種唐宋志藝文則增十七類抑何多邪然中更兵火名存籍去隋視漢則亡其五唐宋視隋則又亡其六七矣及觀我

皇朝文淵閣書目則又不啻六七而已昔牛弘請開獻書之路謂書有五厄今之厄又豈直五邪茲所編止取儒道法名墨從橫雜兵八家以附于班史可觀之列外諸家則刻之百家別纂說林粹纂不使溷焉庶博學者知所要歸也

一劉勰有言七畧派流諸子鱗萃純粹者入矩踏駁者出規言貴精也隋書間有沈約庾仲容子鈔孟儀薛克

建子林盧藏用要畧馬總意林皆子書之粹也隋以上諸書不存惟唐馬總意林獨行于世然其所取或一書數章或一篇數句既不盡作者之旨而撰次無統類例不明讀者病焉容齋洪氏曰唐世未知尊孟子故意林亦列其書而差有不同它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

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郭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熊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書袁淮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子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矣宋猶若是今可知也故是編所纂第據海內通行及家

百家類纂

藏諸本悉爲詮綜攬英萃寸善必錄其諸詭於道者悉棄之慎所擇也亡書內有片言隻辭當於理者則又刻之羣書廣喻錄示不遺也學者得是編而讀之亦足以廣聞見助發揮雖不睹全書可矣奚止嘗聞嚙啖雞蹠已哉陸機氏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其殆是乎若夫金石所藏中秘所載有未備者俟續補之以成完書云

一是編撰列悉倣漢隋唐宋藝文經籍志類例而叅之通考王海考索諸書畧以世次爲先後便觀省也其每家之首則有總題叙原本也每一子之首則有題辭詳始末也其原有題引足徵一書者則錄原辭其或有原

辭而考覈欠精品，臨未當者，則節取原辭而證以衆論，附以臆見，並以按字發之，務折衷於理道，不敢妄有所短長也。昔人有言：觀諸子百家如游羣玉之府，琤璫瑤璧，瓊瑤寶璐，光明焜晃，莫敢注視。如行衡霍嵩岱之境，山輝川媚，雲蒸霞蔚，龍拏鳳跂，蒼詭異，使人應接不暇。然則非登九層，具隻眼者，鮮不爲其所眩矣。老子曰：「除玄覽，能無疵乎？」是書之出世，必有玄覽之者，鄙人津獨懼其不能無疵也。

二宋鄭樵校讐畧曰：欲明書者，先明類例。類例既明，道術可睹。故總古今有無之書爲之區別，凡十有二類。而晁公武讀書志亦分經史子集爲四部，每讀一書輒撮

百家類纂

其大旨論之，蓋燦然較著矣。是編所纂專錄諸子，則例不得混以他集明類也。或曰：韓柳歐蘇諸大家濂洛關閩諸大儒尤諸子之傑然者也，獨可遺乎？余曰：韓柳歐蘇以文鳴，不當偏目之子也。故約文選文粹文鑑文類以及我。

皇明文苑刻之，百代文宗尚文也。濂洛關閩以道鳴，不敢槩同之子也。故約性理羣書以及我。

朝理學名臣錄刻之，諸儒理窟重道也。體裁不同，觀法亦異，固各有所指歸也。是明類例之意也。覽者試詳焉。一六經尚矣，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從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雜然並起，歷世有作轉相。

祖述自名一家，或破碎於大道，然要之不可廢也。諸子舊多有註本，大抵各騁己私，務伸其說，反令本義離析晦焉。不章余甚病之。昔人謂郭象註莊子非郭象註莊子，乃莊子註郭象耳。是障之又障者也。奚益哉？故今所錄盡削之，欲令學者因文見道，反本默識，不徒從冊子上鑽研也。陸象山有言：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六經尚爾矧諸子乎？否則玩物喪志，逐外遺內，雖盡讀天下之書，盡窮天下之理，固無補於身心焉。已非鄙人纂輯之意也。其間有闕發精奧者，畧存一二，以見大意。字義奇古者，稍爲音釋，以便誦讀。餘無取焉爾。

百家類纂

二經史集各有成書，學士所共睹，獨子書散逸不全，咸以爲恨。津幼而失恃，蓋顛然蒙也。先君子膝而授之經，頗了大義，比長稍習藝文，暇則偷取百家書讀之。若有笑會者，先君子偶見之，悲曰：「兒祇取六經語孟讀之足矣，獨奈何汎覽莊老淮南諸書以亂心目乎？」已邇徐誨之曰：「學非博之難，而約爲貴也。諸家書誠各有理要在，讀之者擇精挾微，總之不說於聖人固六經之甥也。不然者，弊竭精神，猶爲徒博，豈善讀諸子者乎？」津受命而退，則益盡取百家書讀之，積有歲年，抄錄成帙，蓋藏之篋，竒以備忘。匪以闢竒也。一日與舍士從遊諸彥，閱之則逆相眩瞶，進而誦曰：「富哉快乎！此足以備子書之闕矣。」願付之梓，以與四方同志者共焉。余辭不可者，再則

相與捐已資而刻之學齋非余志也訖工凡六越月爲
卷者凡四十爲冊者凡三十有八津因僭論之以叙其
大都云

皇明隆慶元年歲在丁卯春王正月上元之吉

浙東慈谿後學沈津謹識

百家類纂凡例總叙畢

百家類纂目錄

儒家類

卷之一

家語

孔子門人記

卷之二

國語

左丘明著

卷之三

晏子春秋

齊晏嬰著

孔叢子

漢孔鮒孔臧集

新語

漢陸賈著

卷之四

百家類纂
六目錄

荀子

趙荀况著

卷之五

新書

漢賈誼著

春秋繁露

漢董仲舒著

卷之六

韓詩外傳

漢韓嬰著

卷之七

新序

漢劉向著

說苑上

漢劉向著

卷之八

說苑下

鹽鐵論	漢桓寬著
卷之九	
法言	漢楊雄著
潛夫論	漢王符著
昌言	漢仲長統著
申鑒	漢荀悅著
忠經	漢馬融著
卷之十	
中論	漢徐幹著
文中子	隋王通著
鹿門子	唐皮日休著
百家類纂 六目錄	
厄辭	本朝王禕著
卷之十一	
郁離子	本朝劉基著
龍門子	本朝宋濂著
卷之十二	
說林	本朝張時徹著
道家類	
卷之十三	
老子	周柱下史李耳著
卷之十四	
列子	鄭列禦寇著

莊子上	宋莊周著
卷之十五	
莊子下	
卷之十六	
文子	周辛鉞著
關尹子	周關令尹喜著
亢倉子	周庚桑楚著
卷之十七	
陰符經	黃帝著
清靜經	
洞古經	
百家類纂 六目錄	
大通經	
定觀經	
胎息經	
心印經	
參同契	漢魏伯陽著
鶡冠子	楚隱人著
抱朴子	晉葛洪著
卷之十八	
天隱子	唐司馬承禎著
玄真子	唐張志和著
齊丘子	終南隱者譚峭著

素書	黃石公著
卷之十九	無能子 唐光啓間隱民著
法家類	王華子 本朝盛若林著
卷之二十	管子下 齊管夷吾著
管子下	管子下
卷之二十一	管子下
管子下	管子下
卷之二十二	韓子上 韓韓非著
韓子上	韓韓非著
卷之二十三	韓子下
韓子下	韓子下
政論	漢崔寔著
大復論	本朝何景明著
名家類	名家類
卷之二十四	尹子 周尹文著
尹子	周尹文著
鄧子	鄭鄧析著
公孫子	趙人公孫龍著
墨家類	墨家類
卷之二十五	墨家類

墨子	宋墨翟著
從橫家類	從橫家類
卷之二十六	鬼谷子 戰國隱士著
鬼谷子	戰國隱士著
戰國策上	劉向叙次
卷之二十七	戰國策下
戰國策下	戰國策下
雜家類	雜家類
卷之二十八	鬻子 楚鬻熊著
鬻子	楚鬻熊著
呂覽上	秦不韋著
呂覽上	秦不韋著
卷之二十九	呂覽下
呂覽下	呂覽下
卷之三十	淮南子上 漢淮南王劉安著
淮南子上	漢淮南王劉安著
卷之三十一	淮南子中
淮南子中	淮南子中
卷之三十二	淮南子下
淮南子下	淮南子下
卷之三十三	論衡上 漢王充著
論衡上	漢王充著
卷之三十四	論衡下

論衡中

卷之三十五

論衡下

卷之三十六

白虎通

漢班固著

風俗通

漢應劭著

卷之三十七

子華子

晉程本著

劉子新論

北齊劉晝著

兵家類

卷之三十八

百家類纂

六

六韜

周呂望著

司馬子

齊司馬穰苴著

孫子

魏孫武著

吳子

魏吳起著

卷之三十九

三畧

黃石公著

尉繚子

魏人

孔明心書

漢諸葛亮著

李衛公

唐李靖著

卷之四十

韜鈴內篇

本朝趙本學著

韜鈴續篇 本朝俞大猷著

百家類纂目錄畢

百家類纂

儒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心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爲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修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辟音

隋經籍志曰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成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百家類纂 儒家類題

邦國之民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缺仲尼祖述前代脩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於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爲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辭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按戴記儒行荀卿儒效其論儒備矣然莫過於孔子告子夏之言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斯兩言者儒家之標極也嗟乎儒一也何至有君子小人之判焉則心術是已古之學者爲已君子儒也今之學者爲人小人儒也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毫釐之間聖狂之別也故爲儒者辨諸此而已矣諸子論儒率從文藝不究本

原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愚謂誦法孔子使業儒者知所趨往焉

家語題辭

按劉向校錄孔子家語二十七篇魏王肅所註則有四十四篇今所傳者王肅編次也肅序其後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訪交相問對言語也既而諸子各自記其所問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多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辨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相敘述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使之然也肅蓋得之於孔子二十二世孫猛所傳因爲百家類纂 儒家類題之註遂行於世其間所載多有見於左傳大戴禮諸書宋朱仲晦謂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者是也諸志皆入經類附論語之後余獨列之儒家首者宗孔氏也是書雖盡非孔氏之言固孔氏之徒也傳曰衆言淆亂折諸聖學者能折衷於孔聖斯無媿於儒焉爾矣外又有曾子二卷子思子七卷皆採摭大戴禮諸書以成辭不雅馴並不錄

家語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一

明浙東慈谿後

儒家類 家語

相魯

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殯葬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于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由司空爲魯太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

百家類纂 卷之一

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東夷魯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俘者陣中敢以生獲之人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粹於德爲德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樊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俳優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

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

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

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

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若其不具

是用批狎用批狎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

君子之道輔其君而獨子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

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

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城三堵曰雉縣有百雉過制也古之制也今三家

過制請皆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嚙三都叔孫不得意於

季氏因費宰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

叔孫孟孫入于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及臺側

孔子命申句須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躋三都之

城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始誅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有齊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

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

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

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

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

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

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

順非而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邪
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
其彊禦足以返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
仲誅傅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詩云
憂心悄悄惓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往執之三月不別
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
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
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
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
敗不可斬也獄行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
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
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
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
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然後以
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
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毘俾民不逮是以
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
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

王言解

孔子問居魯子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

百家類纂

卷之一

三

案

百家類纂

卷之一

四

案

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
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子曰大
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
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
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
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可得聞
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
如此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罪
也若乃十一而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其時
而無征關譏市廛皆不收賦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之
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
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
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
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修則四海無刑民
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
於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
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
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
而天下民歸明王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
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
謂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
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

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名譽與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飢

大婚解

孔子侍坐於哀公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見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見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天下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昔三代明王必敬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五

儒行解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侍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

求多積多文以爲富其近人情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其過失可微辯而不可面數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簞篤行而不倦禮必以飢優游以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爲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推賢達能不望其報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問禮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者禮爲大非禮則無以節事天地之神非禮則無以辯君臣上下長幼之位焉非禮則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婚姻親族疏數之交焉是故君子此爲之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順百姓夫禮初也始於飲食太古之時燔黍桴豚汙罋而抔飲以手探飲資桴而土鼓以草爲柷猶可以致敬於鬼神昔之王者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人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治絲麻衣其作親以爲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烹以炙以爲醴醕酒以醴治其絲麻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此禮之大成也

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謂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而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彊不怠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無積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未嘗知來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楹桷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親其人君以此思來則來可知矣昧蓂風其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

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昃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

致思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擐旗執鉞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濟濤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著綈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數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脩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憮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季羔爲衛之士師用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用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

踰又曰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隨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別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以法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脩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脩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止由之行仁也孔子曰汝以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矣子路心服而退

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細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怪之使使問於孔子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為能獲焉王食之大美子游問曰夫子何以

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之

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犢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茲如此加之正不難矣

三恕

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不可不察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其窮則務施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奚疑焉

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好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問不先其大者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退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也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

楚恭王出遊亡鳥噉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已之楚王矣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青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

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觀周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余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苴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說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閑遠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子弟之進蓋三千焉孔

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莒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鑒述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息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參鍼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燭燭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疆梁者不

得其死好勝者必過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弟子行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爲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聞其行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任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滌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彊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恭老幼勿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智師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齋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損相兩君之事雋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先王難之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

侮不伐不做無告是顏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夫子以其仁爲大學之深遠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行於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此宮縉之行也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落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

賢君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顏淵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忠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正國豈特一身者哉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者讟之怨讟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雖欲無亡豈

可得乎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歛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辭政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五官妓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

齊家類纂

六卷之一

十五

卷一

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爲政殊矣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諄諫二曰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夫子所以與之者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膝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

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收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吾聞知爲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矣

齊家類纂

六卷之一

十六

卷一

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六本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然後爲君子立身有義矣而孝爲本喪紀有禮矣而哀爲本戰陣有列矣而勇爲本治政有哩矣而農爲本居國有道矣而嗣爲本生財有時矣而力爲本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

武以譌謬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悅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辯物

鄉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矣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官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鄉子而學焉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於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

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氣有魂氣者神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于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春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又從而思之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顏回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工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策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少進乎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為己不重為人不輕君子也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子路初見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棹策御狂馬手不操弓不反繫於繫然後可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夫子言箭末用利箭頭用鏃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子曰贈汝以車贈汝以言乎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愼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百家類纂

卷之一

九

宋

孔子相魯齊人患其將霸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飾而舞容璣及文馬四十以遺魯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將受馬于路言於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膳於大夫是則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樂君臣淫荒三日不聽國政郊又不致膳俎孔子遂行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與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

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親而弗信莫如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所至思而弗夢孔蔑曰

行已乎子曰改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智者有之

在厄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

百家類纂

卷之一

十

宋

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眾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

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脩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頗回入問，亦如之。頗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

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稽，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畧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羣臣汙矣。

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紘充耳，所以揜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使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困誓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以息哉？

孔子自衛將入晉，至河間，趙簡子殺竇犢、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此命也。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鄒，作樂琴以哀之。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闕，何謂無孝之名乎？

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脩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

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夫子之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泉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爭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

五帝德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廣齊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淵而有謀疏通以智養財以任地

復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民崇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都南至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聽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作曆望晦朔日月未明神鬼而敬事之其色也飮其德也重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變龍典樂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宰我曰請問禹孔子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夷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疊疊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之主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臯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

堯典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繼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繼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繼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繼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繼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繼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

六繼御天下者正六官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垆土之人醜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

本命解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

必有終矣公曰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故聖人因時以合偶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而殺於此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閭外之非儀也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

論禮

孔子閒居子貢子游侍論及於禮孔子曰吾語汝以禮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子游進曰敢問禮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食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辯閭閻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曰敬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子游退子張進曰敢問禮何謂也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俛俛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

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

觀鄉射

孔子觀於鄉射喟然嘆曰脩身而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老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在此位蓋去者半序點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而不亂在此位蓋僅有存焉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郊問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

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乃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官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噐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蜃栗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神也噐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禘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有十二旂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衾以臨殯柴戴冕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五刑解

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賞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凡夫人之爲姦邪竊盜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弑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弑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故雖有變

關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罪而陷之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不用不亦可乎

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追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追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脩也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之名矣而爲之諱所以婉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纓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君不使人捫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凡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

之

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例也例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改君子盡心焉孔子曰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則赦之是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

禮運

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記焉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養是以姦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謂之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則爲己力則爲人城廓溝池以爲固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

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也吾捨魯何適夫魯之郊及
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
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
與天子同是禮也諸侯祭社稷宗廟上下皆奉其典而祝
嘏莫敢易其常法是謂大嘉

凡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何謂人情喜怒哀
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
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
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
脩十義講信脩睦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人者五行之秀天東陽番日星地東陰載於山川播五行
於四時和四氣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
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
而爲鬼神其降曰命

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脩
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乘之播樂以
安之

冠頌

鄉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
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
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行冠事必於
祖廟以裸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

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
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
者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周公攝政以治天下冠成
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令月吉日王
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
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
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綏委貌周道
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廟制

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于
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政問尊
卑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
祖廟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
廟皆月祭遠廟爲祫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
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
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

辨樂解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
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
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

氣憂愁之戚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存于體乃所謂治
安之風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
之感不載于心溫和之動不存于體乃所以爲亂之風昔
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
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
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流泉殷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
忽焉夫舜起布衣積德含飴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
亂而終以亡非各所脩之致乎今也匹夫之徒曾無意于
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音豈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

問王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爲王之寡
而珉之多乎孔子曰非爲王之寡而貴之珉之多故賤之
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
而不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
詘焉樂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乎尹旁達信也氣如
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凜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
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
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
溫凜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

於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淨精微而
不賊則深於易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
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
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萬物無非教
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見是故天地之
教與聖人相參

屈節解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
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
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
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
而不毀其節志遠而不犯於義

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將欲爲亂而憚鮑晏因欲移其兵
以伐魯孔子會諸弟子而告之曰魯父母之國不可不救
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爲使子貢請使夫
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收功於魯實難不若移
兵於吳則易田常不悅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
者攻弱田常曰善然兵甲已加魯矣子貢曰緩師吾請救
於魯今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
說吳曰今齊國私千乘之魯與吳平彊甚爲王患之日夫
救魯誅齊利莫大焉吳王曰善然吳嘗困越越王今苦身
養士有報吳之心先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

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之名棄強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收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臣請見越君令出兵以從吳王悅于貢之越越王郊迎曰此蠻夷之國大夫辱而臨之于貢曰今者說吳王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代越而後可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矣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乎事未發而先聞者危矣三者舉事之患也今吳國家疲弊百姓怨上伍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此則報吳之時也王誠能發卒以佐之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其伐齊必矣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越王許諾子貢返越王悉境內之兵以事吳吳王乃受越王卒遂自發兵以伐齊敗之越遂襲吳之國滅焉夫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本姓解

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入爲王卿士微國名子爵周公相成王命微子於殷後與國于宋第號微仲生宋公宋公世爲宋卿生正考甫考父生孔父嘉五世後以孔爲氏馬叔梁紇其妻生孟皮一字伯尼求婚顏氏禰丘山而生孔子十九娶于宋之卞官氏生伯魚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

五十一先孔子卒齊太史子與謂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襄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凡所教誨束脩已上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

終記解

孔子蚤任負手曳杖道遶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于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枕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曰賜汝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般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即般人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孰能宗余余逮將死遂寢病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二矣葬於魯城北泗水上三子三年喪畢惟子貢廬於墓六年自後羣弟子及魯人處於墓百有餘家因名曰孔里焉

正論解

孔子在齊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公使執之對曰昔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子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孔子覽晉志晉趙穿弑靈公趙盾亡未及出而還冀書

盾弑君盾曰不然史曰子爲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乎孔子嘆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鄭有鄉校鄉校之士非論執政譏明欲毀鄉校子產曰何毀爲也夫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否者吾則改之若之何其毀也我聞忠言以損怨不聞立威以防其怨防怨猶防水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弗克救也不如小決使導之孔子聞是言也曰吾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子產卒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掠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必不及此孔子聞之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於猛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子產之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東益不祥信有之乎東益之宅有不祥信孔子曰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素老取幼家之不祥擇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曲禮子貢問

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脩祈以幣王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孔子曰管仲饒簋而朱紱旅樹而反玷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而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上不僭下下不偪上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輿歛贈以珠玉孔子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顧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聵之難孔子在魯聞之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令覆醢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馬室事交于戶堂事當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孰爲由也而不知禮

百家類纂卷之一終

百家類纂卷之二

儒家類 國語

周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
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
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
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
明利害之鄉以文脩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
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
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不敢
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緒脩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惇篤

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
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
人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
民隱而除其害也奉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
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
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
也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
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
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
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
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

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
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
訓而王幾頓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
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
是荒服者不至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
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
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鄭之也防民之口
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決之
使導為民耆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
詩瞽獻典也樂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
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
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
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
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二年乃流王于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
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
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
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
于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沐湯懼怨之來

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莒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業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土陽渾切佐憤盈土氣震發憤盈也農祥晨正農祥晨正也日中於午日月底于天廟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青殺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戒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官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班三之王一墾公三墾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欲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膳師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

上不備壘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狗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狗擇稷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脩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來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所墮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數也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革更也更制也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

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千農耨穫亦於籍猶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升也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

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氣通為演

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一

五

四

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穢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構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惡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回祿火神再降

為信於商之興也構杙次於丕山構杙其亡也夷羊在牧
神發周之興也鸛鷺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鄆是皆明神之志者也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王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在般庚曰國之滅則維女眾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是有違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被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蒞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被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帝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其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幣帛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

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淫縱其身乎夫
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疊魯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
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
王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
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
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
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預於韓十六年而晉人
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陽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
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
布几筵練主用桑大宰泣之晉侯端委以入衣玄端冠委義諸侯祭服

百家類纂卷之二

七

也大宰以王命命見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見服既畢
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與歸以
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
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
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
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
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貶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
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
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不
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
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

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
侯朝于衡下也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十七年王降下也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

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

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背摯疇之國也由大

任杞繒由大奴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

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湏由伯姑節由叔姁聃

由鄭姬息由陳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

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

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

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王是利之

富家類纂卷之二

八

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

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

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義之是不明賢也平桓

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

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宣王王而虐之是

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

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

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

豕豺狼也不可狀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

殺譚伯富辰曰吾昔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

王其以我為戮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

以其黨啟翟人翟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鄭晉文公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隧王之葬也

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

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

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

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卿外官

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縱其耳目心腹以

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

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

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

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王

齊桓公改行王佩王所以叔父若能光祿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

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流辟

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

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

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

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

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

曰王以晉君爲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

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

泯其宗祧而殺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

討也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北巖者陽也

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

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觀

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觀武

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

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

之言也乃出陽民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脫胄而

王超乘者三百乘起乘者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

師必有譴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

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譴是道

也齊桓公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殺獲其三帥丙術視西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殺烝烝升也原公相禮

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

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

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禮之立成者

也親戚宴享則有殺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

脩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

設餼禘焉餼非禘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

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僣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

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貴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

古人體委與之古人能遠異方之志象賢之官也女今我王座之二二兄

第以時相見將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

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

彝陳其鬲俎靜其巾褱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

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不然其

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

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巳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

見時宴不宴月會旬脩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

章比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

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享蘇同可觀財用可嘉則

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

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脩執秩以為晉法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

道弗不可行也火心星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觀塗澤不陂

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

致餼司里不受館園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

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賁弗見單

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

角見而雨卑辰所大辰倉龍之角前星名也見天根見而

水涸天根氏亢之間也謂寒露也本見而草木節

解解見而霜降也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

雨暘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

具清風至而脩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待而春楫其也春器名土營室之

中土功其始定謂之火之初見期會也于司里此先王之

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

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

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

量有寓望數有圃草州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

土民無縣耜野無與草不奪民時不蕪民功有優無置有

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

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蕪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

秩官有之曰敝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

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

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燎水師監

濯膳夫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皆以物

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

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

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

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蕪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

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罪蕪無即愼淫各

守節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

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

也棄黎冕而南冠以出亦簡蕪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

昔先王之教戎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
義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
其能久乎六年單于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
入陳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
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
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
王曰何故對曰為臣必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
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救施也
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
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
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
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
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
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
矣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
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
者侈侈則不恤置置而不恤憂必及之是則必廣其身且
天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
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一君叔孫之位不若季
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
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邇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

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沒二
年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闕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闕者王
宮水格有似於闕者王
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
數不防川不寶澤寶水也夫山土之聚也穀物之歸也川氣
之道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
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貳崩而物
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
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之虞之患故上下
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若啓先王之遺訓
首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
百象類纂 卷之二
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
所避而滑夫三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
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雖者嘗焉
臨烹莫佐闕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
騤旗常有翻亂生不爽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
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
過而况神乎王將防闕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闕也其無
乃章禍且遇傷乎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始生
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灾降戾
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

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置王用將有所乏之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灾周固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灾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灾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繇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于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灾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灾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弱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為墨尋常為丈之察餘也在清濁之聞其察清濁也不過一文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餘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才也平之以六律也成於十二律也律呂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養六氣之德也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而是第之二曰大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六間六呂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鐘無鐃昭其大也大鈞有鐃無鐘甚大無鐃為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餘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

也故先王貴之

魯語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匠師慶言於公曰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故能懾固不解以久今先君儉而君侈之令德替矣公曰吾屬欲美之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公弗聽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令國瘠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展請

南齊書

卷之

七

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覺圭與王磐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收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享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

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拊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脩繇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禘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禘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鳥有災乎夫廣川之鴻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

多大風冬煥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笑笑也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罾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汛留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藉魚鼈以為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失山不槎蘗澤不伐天魚禁鰓鮪獸長麋麋鳥翼鰕卵蟲含蜚蜾藩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醫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曰藏吾不如寘里革於側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九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荆也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不腆之樂以節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

細敢問何禮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况使臣以大禮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絲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况使臣臣敢不拜况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詎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咨才為詎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况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十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蜺蛭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死也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歌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歌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和君吾語女昔聖王之

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勤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大采衆議也祖日中考政也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愒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廢政夕序其業夜死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以紵絰齊家類纂卷之二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閨門與之言閨門也皆不踰閭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女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其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搢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夫也而莫哭文伯子也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倍之數之極也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楷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

使永監焉故銘其枯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王展禮也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懼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

有案類纂上卷之十

管子

卷之十

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周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投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逞比至三澨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

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平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老也比較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罇等也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頗毛以爲民紀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謂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

有案類纂上卷之十

管子

卷之十

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何服牛
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日莫從事
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
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令夫
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耨耨及寒擊粟
除用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時雨旣至
挾其槍刈耨耨以旦莫從事於田而脫衣就功首戴茅蒲
身衣襁褓襁褓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
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
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
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
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
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
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二
萬四千家此管子所制井周法
也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馬國子帥五鄉馬高
子帥五鄉馬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
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術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
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
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
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
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旣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

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
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
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
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
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因治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
政以寄軍令也
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
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
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
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
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
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撥振旅
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
勿使遷徙五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
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
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
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
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
能禦之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卿大夫復自也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
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
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

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功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慈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百家類纂 卷之二 五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親也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墜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蔡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

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墮越于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動謂救患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縷纂以為奉鹿皮四介諸侯之使垂紫而入垂言空而來也捆載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稍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渠滋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杜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是故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寡戚臨朋賓晉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晉語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周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者馬用之遂闕而死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猾謂也以象說我夏交梓梓謂也對曰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憐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惱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百家類纂卷之十一

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辜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廖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有膠鬲比而殺亡周幽王

伐有襄有襄人以襄奴女焉襄奴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而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停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賊也不踰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踰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于獲驪姬以歸立以爲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做無厭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爲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爲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強其妻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淫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

子曰知難本矣

驪姬生奚齊其婦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不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不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三大夫乃別盂子武公公稱疾不與使奚齊蒞事猛足乃言於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盂圖乎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爲敬敬順所安爲孝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間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唱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鳥人皆集於死已獨集於枯前人皆與奚齊里里克笑曰何謂死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死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殮而寢夜半

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不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不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不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彼有成矣難以間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通齊楚狐偃曰無卜馬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因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偃出偃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授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爲君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免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滯誰能與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

管仲沒矣多說在側謀而無正求而思始夫必追擇前言
求善以終猷彌遠遠人入服不為邇矣會其季年可也
茲可以觀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
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
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
及鶉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
道也由是始之有此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
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
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
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
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懿姜在焉莫知其
在也姜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
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
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
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
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
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
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况其順身
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
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云仲可懷
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
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氏之中也

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
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告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
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補先君而成霸者也子
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
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
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
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商
之享國三十一王替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
半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
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
吾食舅氏之肉其知猷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
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彙嘉
足以甘食偃之肉腥膻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
翟之虐不能禮焉齊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
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
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
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
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
武天昨將在武族荀姬姬未絕周室而仰守天聚者必武族
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昨有德晉
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脩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
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

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辭欲觀其狀止其令謀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僇負羈之妻言於負羈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僇負羈餼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遇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省於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爲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奔也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而君愛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此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王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它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第也而文以忠貞賈它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艾也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

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三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下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偶才離違而得所久約而無讎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扶持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廩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而國爲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享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王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殺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

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旦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爲天之昨楚誰能懼之楚不可昨冀州之止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材傳之天昨之矣天之所興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使秦區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因命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于圍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之罪唯命是聽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於晉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楚則不許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

秦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然後用之殺不欲矣公說之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舅犯憫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之先軫曰子與之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是故拘宛春於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既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聞之戰鬪直爲壯曲爲老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衆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衆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衆大敗君子曰善以德勸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曰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

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讒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讒也遠然不可使悅戚施不可使仰僂僂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蕭牆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晉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竣也若有違貨教將不濟

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
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錙籛蒙矇侏
儒扶盧矇矇聲聾聵司火僮昏瞶瘠僂官師所不材
也以實齋士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
以印迎也浦而後大

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
示之義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
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
師尚禮以示之乃大蒐于被廬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以
爲大政卻縠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戊癸宋圍
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子九

辭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泰客度隱也辭
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
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拊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
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靡靡之役韓獻子將斬人卻獻
子駕將收之至則既斬之矣卻獻子請以徇其僕曰子不
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

靡笄之役卻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
車矣其耳目在於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矣吾
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甲冑而效死戎
之政也病未若死祇以解志乃左并轡右援抱而鼓之馬
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靡笄之役卻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君命
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變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
上軍之士用命變也何力之有哉樂武子見公曰子之力
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
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
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
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
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
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子九

諫

詩使勿叱或也風采也聽臚傳也言於市辨妖祥於諺考
百事於朝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
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
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
進善不善義由至矣始與不善進不善善亦義由至
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
也蓋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
之後而老爲大夫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
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
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
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

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
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
從藥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
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卻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
道善矣是先生覆露子也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轡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者
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
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

鄢陵之役荆猷晉軍不備也其軍吏患之將謀范句自公
族趨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

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爲戮苗
有案類纂卷之二

禁皇曰善逃難哉既退荆師於鄢陵將殺范文子立於戎

馬之前曰君勿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
無親惟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

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墻
也其壞也無日矣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對曰臨下之樂則

樂矣德義之樂則末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爲日

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

羊舌肸冒於春秋昭公叔向公召叔嚮使傳太子彪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焉肩而牛腹谿谿可

豈是不可繫也必以賄死遂弗視揚食我生叔向之母聞

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
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

夕於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鵠于
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

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爵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
聞譏辭君怩怩願乃趣赦之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獲與
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
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利已而忘君別也

有案類纂卷之二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貢行人子朱

曰朱也在此叔向曰召子貢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將

也欲子貢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何以

黜朱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

集子孫享之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夫子負道賓主之言無

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
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
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號之會魯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爲戮樂王
耐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
需於諸侯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其爲人也剛而尚

寵若及必弗避也于盍逃之不幸必及於子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必不免是吾出而危之也若為諸侯戮者魯誅盡矣必不加師請為戮也夫戮出於身實難自他及之何害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文子將請之於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川齊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恤國如是則大不殺威而小不見陵矣若是道也果可以教訓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史記

卷之二十一

趙文子為室斲其椽也而斲之張老夕馬而見之不謂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斲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大夫斲之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斲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本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為也

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於晉國不免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

失其友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意則使越發聞于諸侯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蓄也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畧則行志假貧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政桓之行而脩武之德可以免於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夫卻昭子卻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卻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君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士景伯如楚叔魚為贊理邢侯與雖子爭田雖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蔽決也獄之日叔魚抑枉也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雖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也獄雖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夫以回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逐施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雖子於市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

尹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爲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晉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能而退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儼將攻之未傳而鼓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死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秦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上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爵祿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教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比陰人而况君子之學乎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四

子

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趙簡子使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質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招余讐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蒙於難從姬氏於公官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也趙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更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官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上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鏡也而鳩安也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可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四

子

趙簡子數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爲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行文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爲若弗禁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營其君使復立於

外死而復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言實過矣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瘠賢也壯馳茲拜

曰政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

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行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

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鼃鼃魚鼃莫

不能化唯人不能衰夫寶華侍曰臣聞之君子衰無人不

衰無賄衰無德不衰無寵衰名之不令不衰年之不登夫

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

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狼對

曰宵之狼在面瑤之狼在心心狼敗國面狼不害瑤之賢

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俊

貌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

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不以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

也知宗必滅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

果在

知襄子為室美士萬父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

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

曰高山駿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上不肥今土木勝臣

懼其不安人也宣成三年而知氏亡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

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

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

有叔和之怨范中行有函治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

之曰一人三失三失三失人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

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夫誰

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螭蠹蠹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

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遂

滅知氏

楚語

莊王使士亹傳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

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

欲善善則不用故堯得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大

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

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

中國所不能川也王卒使傳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

春秋而為之弊善而抑惡焉以成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

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

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

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

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

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此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矣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齋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動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不則報

百家類纂

卷之九

卷之九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其祥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此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饋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後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馬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龍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訟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鑿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驚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

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象大不過容宴豆本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騂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治也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郡豎贊焉富於容貌都問也言取美好而使長鬣之士相馬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

百家類纂

卷之九

卷之九

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蠱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歛民利以成其弘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大卒王士卒也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餘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臺

鹿鹿倣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置之也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左史倚相延見申公子亹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微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倣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

百家類纂

卷之二

五

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分謚子夕奢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於鄢乎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違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才能違若教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

子經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於舉望之盛饗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齒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月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祿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龢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

百家類纂

卷之二

五

五

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則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龍甬九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群神類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齋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禮其酒醑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

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舛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昵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縗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

子西歎於朝藍尹壘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與哀殞喪於是歎其餘則不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嘆何也

百家類纂卷之十二

五

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吾是以歎對曰子思政德之不脩無患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寶有過必悛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

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奸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庶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百家類纂卷之十二

五

吳語

其玉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聞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棄也句踐

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爲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邊籩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二介嫡女執箕箒以辟備也姓於王官一介嫡男奉饗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大王豈辱哉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搢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世家卷之五

卷之五

五

五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懼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既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執口長炎災及吾猶可以戰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

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喜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爲憂夫齊魯諸疾亦癰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問陳蔡不脩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饑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玉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越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闥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馬士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絲禹之功而高天下下以能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若饑今王將很也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

以紹其人有功

越王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爲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爲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聞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揜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義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王乃命有司大狝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爲我死子之

南家類纂

卷之三

五

南家類纂

卷之三

五

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爲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狝於軍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狝於軍曰有眩瞖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瞖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狝於軍中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餽斬有罪者以狝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狝於軍曰謂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三千爲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命也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北之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敗之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闔王宮吳王懼使人行成曰皆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何畏天降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於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弊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爲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

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
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
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
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
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實失宗廟社
稷况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
死使人說告也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
吾何面目以見負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宋鄭魯衛
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羣臣以集其謀故也

越語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凡我父兄昆

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越語

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
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
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
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
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
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之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
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
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諸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
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師越國之衆以
從軍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君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越語

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
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
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
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讐敵戰之國也
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
於是矣貪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
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
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
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
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太宰嚭諫曰
鄙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
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
而又與大國執讐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
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
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
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句踐之地南至
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
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
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
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
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乳也者以告公令
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

大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餽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
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
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
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
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餽也無不歡也必問其名非其
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
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
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
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
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
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讐其有敢不盡力者乎
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
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今夫差衣
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志
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
旅進旅退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
不用命退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
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是故敗
吳於圍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師徒
不足以辱君矣請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句踐對曰昔天
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予越越可以無聽天之命
而聽君之令乎吾請達而前句宋吾與君爲二君乎夫差

對曰寡人禮先壹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爲弊邑宸宇亦
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
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次者遂滅吳
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殺不
殺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
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
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
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
辭命畢禮命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
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
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欲其已王曰吾
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
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
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
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
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
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
海之陂龜鼉魚鼈之災處而龜鼈之與同嗜余雖醜然而
人面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諷者乎譏諷巧辯王孫
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
王曰若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

人得罪於子使者反辭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
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
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殺疑子之所
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
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
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捨子之惡揚子之美者
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
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
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
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
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
皇太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晏子春秋題辭

按史記晏平仲者名嬰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節儉力行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
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
則衡命以此三世顯於諸侯太史公曰方晏子伏莊公
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
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哉假令尚
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劉向校錄謂其書六篇皆
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其有文辭頗異不合經
術者外列二篇凡八篇至所自著說苑正諫中多引用
之則晏子固春秋之名臣也自漢志隋唐皆列於儒家
獨柳宗元以爲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氏之徒
有齊人者增高其事以爲此書當列之墨家則過矣夫
管晏之事雖聖門所不道今其書具存皆忠諫其君可
爲人臣事暗主者之法獨奈何以其好儉一節遂以墨
目之也崇文總目云此書蓋後人採嬰行事及諫諍之
言爲之以爲嬰撰則非也當矣

春秋題辭畢

子集類纂卷之三

儒家類 晏子春秋

內篇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戚不薦善逼逼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彊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彊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太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彊行不避暴貴戚不薦逼逼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群樂以妨事女不群樂以妨功男女群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怒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為非以賞譽自勸者情乎為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為國

次顧君節之也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茶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于陽生而立茶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茶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茶饗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尊卑宗不可以

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讎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諛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諛人之誅聽亂失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入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亂齊國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使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齊大旱逾昔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矣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鱉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乃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

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君爲臺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爲長康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怠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壤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

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揜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眚之削冠無舄屨之理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紱衣纁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美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櫓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密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爲櫓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爲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簞帶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歡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

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
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
處佚息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
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哭非骨肉之親也
爲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耶公曰然何
以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
車蠹於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醢
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藳而不勝食又厚
藉歛於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
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
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於請已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七

晏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
趨三千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蓄勇力之士也
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
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士之
力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
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
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勦敵之人也無長幼之
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
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
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踊
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

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
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
河龜御左騃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昔也治少不能游潛行
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龜而殺之左操騃尾右挈龜頭鶴
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
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劔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
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
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耻
人以言而考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
桃而節治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
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八

晏

景公舉兵欲伐魯以問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
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
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
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
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籍欲意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
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
之國不可不若脩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
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
善遂不果伐魯

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義齊國能
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有盟州吳越受令荆楚皆

夢之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
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
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
用賢固有什伍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做貧功不遺罷
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
鰥寡無饑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
民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
無誦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
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
百姓無以嗜慾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
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欽若不得厚
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
序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
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
而繼管子之業乎

晏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
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
木灌之則恐敗其途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
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
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
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
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

入止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
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
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
狗主安得無墮國安得無患乎

晏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圭璋犧牲
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朝意者禮可以干福乎晏子對曰
嬰聞之古者先君之于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
宮室不敢大斬伐無偏山林節飲食無多畋漁以無偏川
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
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偏
山林美飲食多畋漁以偏川澤是以神民俱怨而山川收
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
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
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
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隣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
晏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
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
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
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
歲事而不責焉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愛
故民不以相惡為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
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

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歛重故民心離市賈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已不順不敢治事不公不敢以蒞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辟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敘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偏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養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諳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

拙此任人之大畧也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不無害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遽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遽亡也

景公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弊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賜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歛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泉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乃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

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饑渴寒暑君之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饑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於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鐘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巨矣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聚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小凍餒國都之市屨幾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煥休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子

之昔者殺人誅殺不當僂民無時文王慈惠殷民收卿無主是故天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人如父母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其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狂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齊不偏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樂卻晉原孤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悅以樂懼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說禹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曰不悅其竟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具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維

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和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世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卿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子

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同以疎而不排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於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虐民行于下則違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排故用于上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債于刑故用于上則誅行于下則紕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

行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益而不苛莊敬而不狃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剋行精而不以明污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賤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五

晏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益盡退朝而乘噴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馬得死之而馬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

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脩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瀆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和毀乎外二讒毀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脩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彊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和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譽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廼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景公遊於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饑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遠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殼穀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殼穀弱故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殼穀弱故反之其當聖人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殼穀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

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竿行歌而去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則上

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僇僕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山是謂伐德賓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

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右之道義殊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驪予之地而加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母比諸侯厚其禮母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齊昭公葉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
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
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
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眾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
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辭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
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
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
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噫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
已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
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九

也良工操之其國中規雖有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隱
操和氏之璧非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
子慎所修今夫蘭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
不佩湛之醢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
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
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淵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
慎也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
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
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
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

僕者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

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
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
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
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己故君
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
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
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
猶且為臣請齋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客而今
也見客之意要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
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乃令糞灑改席尊醢而禮
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脩途尊禮不受損夫子禮之
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
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
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為相御擁大
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
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
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
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
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捫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

門兄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
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景公
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
馬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奔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
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
晏子行北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
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
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庭求
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
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
于笥中奉以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
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又刎景公聞之
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
而反闢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
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史禁之曰女
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
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史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
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
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
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

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
入僕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
臨淄三百闔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
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
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
矣

晏子將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
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
而行王問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
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
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
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
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
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
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
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
車而駕騶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
觴進之曰君命浮了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
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爵莫尊于子祿
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軾之車而駕騶
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了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

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也

齊家類纂 卷之三

五

晏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教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僮僕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遷歟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他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十夫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

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履賤公愀然改容公于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廼毀之而爲里室

齊家類纂 卷之三

五

晏

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隣是卜三子先卜隣矣達上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外篇

晏子病將死櫬櫬納書焉謂其妻曰櫬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景公至自收晏子侍於過臺梁丘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

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

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新宰夫

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
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醢無言時靡有爭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
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
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
是公曰善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

是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
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
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
遑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
之故民卒流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
也公說乃止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
晏子曰此何為而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
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
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

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
無德顧臣願有請于君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阿與百姓
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衛有
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
萬國則紕紕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倫之也君
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為
也一殣何足恤哉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王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
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一心可以
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
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
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舅力欲辟
勝于和而嬰不能禁故退而埜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
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
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于菴籍歛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
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
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
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
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為類聲譽相應見
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
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

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於鬼孔子收樹削迹不自
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
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
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
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矜於衆也吾竊議晏子
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
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
焉然仲尼見之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
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
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亦烝棗故華而不實公
曰吾詳問子何爲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肯
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頭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溲溲
不知六副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
有蠱巢於蠱睫再孔再飛而蠱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與服繁駟驅之而因爲遲
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邀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
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
人猶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
加于寡人而加於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晏子春秋卷終

孔叢子題辭

大梁李漁氏曰孔叢子七卷爲篇二十有三世傳漢孔
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
爲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
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違令之禍烈也
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蒿山之陽無何陳涉
起爲楚王騁鮒爲博上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乃蒐
輯仲尼而下子思伋子上帛子高穿子順慎之言行列
爲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謂之
連叢上下篇合爲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
叢聚之也嘉祐中宋咸嘗爲之註之矣嗚呼是書也果
鮒之手筆否耶按漢書藝文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
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
卽漢志所載孔甲盤孟者也夷考顏師古註謂甲爲黃
帝史或曰夏孔甲姓名偶同世代異矣顧可以鮒爲著
盤孟者哉晦菴朱氏嘗謂是書文氣緩弱不類西京
本朝潛溪宋氏亦有辨說疑卽註者宋咸所作要皆有
特見者然則纂之柰何曰七卷之中皆推尊孔氏緒論
雅正儒者尚焉固不可不纂而傳之也

孔叢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儒家類 孔叢子

夫子適周見襄弘言終退襄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額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襄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隆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續組

百
家
類
纂

卷之三

二

糾織絰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衰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

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耻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

百
家
類
纂

卷之三

二

二

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矣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實犢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鄴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珎寶梟鳴春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鄴傷于道窮哀彼無辜翔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實川也故夫子作丘
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刻旄其阪仁道在通求之若遠遂迷
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顧擗確其高梁甫
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
涕零落溪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
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
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
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
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窺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為

百家類纂

卷之三

三

章

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麇身而肉角豈天之
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
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
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
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
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
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
我心憂

子上雖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
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
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

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
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
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
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
乎吾未論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
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
愛譬夫子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
丈夫舍珮珷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等瑟不作夫子之死
也吾未聞習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
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
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
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百家類纂

卷之三

四

章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
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
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
也末論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邾遇程子於塗傾
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
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

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
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

華則樂為亂也此謂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
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
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
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
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
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
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
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
教矣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
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綿績紛華所服不過
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
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
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
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告陳莊伯曰古者天子將巡守必先告於祖禰命史
書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

用幣申命冢宰而後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于
齊車每舍奠焉音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

東巡守至于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

于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勤方岳之諸
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

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諶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
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
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
不親舉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
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墾闢養老尊賢後傑在位
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嶽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嶽
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
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內
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

諸侯朝于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
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
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
與巡守朝會無變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
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攏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
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內孰敢
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
所以也公曰善

曾申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

仲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罷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笑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

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皆容媚，則君親之中正，獨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疣。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繫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爲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稱義，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

不必盡虐海內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辜，以爲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老萊子謂子思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子高衣長裾，振袂袖，方履，齋髮，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爲名，何取？」子高曰：「取包衆美，無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謗，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噓噓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勸厲獎勸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驚駭同轅，伯樂爲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爲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等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
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
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齊國上下莫不
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
氣又呐呐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
以穆軀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
身脩八尺鬚髯如鐵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
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恍如先生之言於是乃
以管穆為臨淄宰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王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侯魏
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

鍔銀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鍊鋼赤劍用之切王
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王曰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
浣布垢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皜然疑
乎雪焉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
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
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
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倂之國而釐侯執圭見梁君
者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鄰而動有滅
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求存也
申不害慮事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

魏始之韓魏均於始之魏秦疆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
舊好以區區之數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
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
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吳越之人同
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
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天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
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
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
於我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
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

子母相哺煦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
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
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新垣固謂子順曰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
興政而即自退其行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答曰以無異
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
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
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
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節而入秦燕齊
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盡為秦乎
魏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

夫子祀為褒成侯小子之後涉以將事高祖有功封魯侯其子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家轉相承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難以妖妄難以教侍中安國受詔綴集古義臣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安國紀綱古訓使求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達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書講誦學傳滋滋晝夜行行不怠善矣人之進道惟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至柔石為之穿蠋蟲至弱木為之弊夫雷非石之鑿蠋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待中子國字安國明達淵博雅學絕倫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動遵禮法少小長操故雖與群臣並泰侍見待崇禮不供養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詩不云乎毋念爾祖事修厥德義曰操斧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幾乎

孔叢子卷終

陸賈新語題辭

按史記陸賈本傳高帝時賈拜太中大夫時時前稱說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帝曰試為我著泰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太史公謂為當世之辨士班固既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優於鄼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且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勅以安諸呂其卓識宏議豈一時椎埋屠狗所可企及哉信漢庭儒術之首倡劉勰所謂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者是已因盡錄之闕其疑誤俾論文者知所尚焉

聖賢與道合愚者與禍同懷德者應以禍挾惡者報以凶
德薄者位危去道者身亡萬世不易法古今同紀綱故良
馬非獨騏驎利劍非惟于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惟呂
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
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德蓄積而不舒美王韞匱
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為智者說音悅馬
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
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
門藥不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
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浩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
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去声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
百家類纂 卷之五

輔政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挾不可以不固自
處不安則墜任挾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
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扶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

昔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扶故高而益安動而益
固然處高之安乘克讓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
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挾得其材也素以刑
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扶故有傾仆
霸扶義者疆扶讓者滅扶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
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
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虧柔懦者制剛彊小慧
者不可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為販賣之利
而屈為忠良邪臣奸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
其端巧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
百家類纂 卷之五

種米魯子駕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相士猶言觀人夫人
漢言所移者種米駕羊察察者有所不見察察者有所不見
之誤且得以累智士矣察察者有所不見察察者有所不見
容朴質者近忠便巧者近亡君子遠榮榮之色放鍾錚之
聲絕恬美之味踈嗔嘔之情天道以大制小以重顛輕以
小制大亂度千貞謫夫似賢美言似信聽之者惑觀之者
與故蘇秦尊於諸侯商鞅顯於西秦世無賢知之君孰能
別其形故堯放驩兜仲尼誅少正卯甘言之所嘉字一不
為之傾惟堯知其實仲尼見其情故干聖王者誅過賢君
者刑遭凡王者貴觸亂世者榮鄭僑亡齊而歸魯齊有九
合之名而魯有乾時之耻魯莊公九年秋及齊師夫據千
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者也故詩云讒人罔極

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無為

夫適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意漢若無愛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歛姦邪藥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法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大極故也是以君子尚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七

卷

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兩丘阜生一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也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作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放之設

房闔備廐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璠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餒財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理未有上仁而下殘上義而下爭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辯惑

夫舉事者或為善而不稱善或不善而稱善者何視之者謬而論之者誤也故行或合於世或順於耳斯乃阿上之意從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懷曲而合邪因其剛柔之勢為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三

八

卷

作縱橫之術故無忤逆之言無不合之義者昔袁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蓋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撓之相借一一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護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輩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群邪

所抑以直爲曲視之不察以白爲黑夫曲直之異形白黑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如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爲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爲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羣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令別是非也况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况凡人乎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欲揖君臣之禮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儀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諸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伶儻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河而出於是齊人懼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隣一振動人懷嚮魯之意疆國驕君莫不恐懼邪臣佞人變行易慮天下之政缺而

折中而定公拘三家陷於衆口不能卒用孔子者內無獨見之明外惑邪臣之黨以弱其國而亡其身權歸於三家邑土單於疆齊也夫用人若彼失人若此然定公不覺悟信季孫之計背貞臣之策以獲拘弱之名而喪立山之功不亦惑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霧翳令歸山海然後乃得觀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鋤姦臣賊子之黨解釋疑滯糾繆之結然後忠良方正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丘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

夫建大功於天下者必先脩於閨門之內垂大名於萬世者必先行之於纖微之事是以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脩達德於草廬之下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克夏立商誅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殘賊之類然後海內治百姓寧曾子孝於父母昏定晨省調寒溫適輕重勉之於靡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脩

之於內者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之中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禮以行之孫以出之夫力學而誦詩書凡人所能爲也若欲移江河動太山故人力所不能也如調心在已在察背惡向善不貪於已不苟於利分財取寬服事取勞此天下易知之道易行之事也豈有難哉若造父之御馬羿之用弩則所謂難也君子不以其難爲之也故不知以爲善也絕氣力尚德也夫目不能別黑白耳不能別清濁口不能言善惡則所謂不能也故設道者易見曉聽以通凡人之心而達不能之行道者人之所行也夫大道履之而行則無不能故謂之道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

百家類纂

卷之三

論

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言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付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仙弄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實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臣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華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優游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

不見其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隣寤言而獨寐可謂避世非謂懷道者也故殺身以避難則非計也懷道而避世則不忠也是以君子居亂世則合道德操微善絕纖惡脩父子之禮以及君臣之序乃天地之通達聖人之所不失也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文詩在心爲志出口爲辭矯以雅僻砥礪鈍才雕琢文彩抑定狐疑通塞理順分別然否而情得以利而性得以治縣縣漠漠以道制之祭之無兆適之恢恢不見其行不覩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論思天地動應樞機俯仰進退與道爲俱藏之於身優游待時故道無廢而不興器無毀而不治孔子曰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言德行而其下順之矣

百家類纂

卷之三

論

資質

質美者以通爲貴才良者以顯爲能何以言之夫棟樑豫章天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產於溪谷之傍立則爲太山衆木之宗仆則爲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緻博通虫蝸不能穿水濕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強無膏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爲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閑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畹之隄仆於鬼嶺之山頓於宵冥之溪樹蒙籠蔓延而無間石崔嵬嶄崿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檐之蹊商賈所不至工匠所

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枯傷
轉於百仞之壑惕然而獨彊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
累累佶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
工則材器制斷規矩度量堅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罅
小者治觴飾以丹漆敷以明光上備大牢春秋禮序褒以
文彩立禮稱莊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
望之者目眩近之者鼻芳故事開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
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揆梓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
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槁枯而遠棄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
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據報喝報之士或懷不羈
之才身有堯舜禹臯之美綱紀存乎身萬世之術藏於心
然身不用於世者字缺二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第貴戚之
黨交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重之位者輔助者彊飾之者
巧靡不達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
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
子病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
靈巫求福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太
扁鵲天下之良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
事求達而失近廣藏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官之奇為虞公
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
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
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伏隱於蒿廬之下而不錄於世

與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庶鄙異科長幼異
節上下有差彊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厲行相隨不
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
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仗衆民之威
軍師橫出陵轍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隣國之讐結於
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
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弑於臣子之手皆輕
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嗟嘆而傷之
是三君皆彊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
來事之師也

懷慮

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
必調內平遠者必正近字缺一綱字缺一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
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字缺一於外
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
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
君咸振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
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
於凡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
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
心無敵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其君而屈諸侯權行
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

從出一故而諸侯靡故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
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故天一以大成數人一
以一成倫楚靈王居千里之地享百邑之國不先仁義
而尚道德懷奇伎四陰陽合物恠作乾谿之臺立百仞
之高欲登浮雲窺天文然身死於棄三魯莊公據中土
之地承聖人之後不脩周公之業繼先人之體尚權仗威
有萬人之力懷衆人之彊不能存立子糾國侵地奪以洙
泗爲境夫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一聖人之道極經藝
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
異二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
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恠聽之者若神
百家類纂卷之三
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或觸罪二
法不免於辜戮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
不可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可一翫而不可大用也故
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
者不可一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
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
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爲下
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
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大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清氣明光情
素之表恬暢和良訓密者同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氣乃
彊秉政圖一兩失其中方戰士不耕朝士不商邪不奸

直圓不亂方違戾相錯撥刺難匡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
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絕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
道常行之法也

本行

三德爲上行以仁義爲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黜富於
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德者尊貧而有義者榮段干木徒
步之士脩德行道魏文侯過其間而軼之夫子陳蔡之厄
豆飯菜羹不足以接餒二三子布弊緼袍不足以避寒慙
僂屈厄自處甚矣然而夫子當於道二三子近於義自布
衣之士上一天子下齊庶民而累其身而匡上也及閔
周室之衰微禮義之不行也厄挫頓仆歷說諸侯欲匡帝
王之道反天下之政身無其位而世無其主周流天下無
所合意大道隱而不舒羽翼摧而不申自二深授其化
以厚終始追治去事以正來世案紀圖錄以知性命表定
六藝以三善惡不相干貴賤不相侮彊弱不相凌賢與
不肖不得相踰科第相序爲萬一而不絕功傳而不衰
詩書禮樂爲得其所乃天道之所立大義之所行也豈以
威邪夫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怒之威非氣力
所能行也聖人乘天威令天氣承天功象天谷而下與爲
功豈不難哉夫酒池可以流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於財
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衆豈弱於力哉然功不能自存
威不能自守非爲貧弱乃道德不存乎身存義不加於天

下也故察於財而昏於道者衆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故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所缺三功德也故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夫身帶璧玉庸環珮服府藏珍字缺四酌含銀刻鏤可以夸小人非所以厚於已而濟於事也高臺百仞金缺四簾雕飾所以疲百姓之力非所以扶弱存亡者也故聖人卑宮室而高道德缺二服而謹仁義不損其行以增其容不虧其德以飾其身國不興無事之功家不藏無用之器所以稀力役而省貢獻也璧玉珠璣不御於上然玩好之物棄於下雕刻精盡不納於君爭讀則淫伎曲巧絕於民夫釋農桑之事入山海採珠璣求琬琰探沙谷字缺一毒捐擗犀象消筋力散布泉以極耳目之好以快淫邪之心豈不謬哉未見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者也

明誠

君親於政可以及遠臣篤於信可以致大何以言之湯以七十里之封而升帝王之位周公以字缺四比德於五帝斯乃口出善言身行善道之所致也安危之效吉凶之徵一出於身缺二之道成敗之驗一起於行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缺二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况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

之也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變虫之類隨氣而流虹蜺之屬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夫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虫災生於地賢君者則知隨變而政緣類而試思之於缺三變聖人之理思及昆虫澤及草木乘天氣而生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聽化聖人察物無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昆虫字缺一鵲之退飛治五石之所預所以不失纖微至于鵲鵲來冬多麋言鳥獸之類字缺一也十有二月率梅實十月殞霜不寒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况於人乎聖人承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書之變下哀風化之失以風衰盛紀物定世後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於萬事之類散見於彌漫之間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遷化故絕國異俗莫不知字三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德齊一也夫善道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者於已無害而不周周公躬行禮義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字三微子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恐是以明者致遠鄙者可以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絕膚骨肉之親棄大夫

之位越先人之境而他人之域窮涉寒飢繼役而食不明之効也

思務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詐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謹學問欲缺四欲散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活炫耀之色耳不亂阿亂之聲語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缺六功九人則不然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

知慶父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也故缺二武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缺三弛張性命之長短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思慮不謬計策不誤上决是非於天文其次定孤疑於世務興起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缺五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承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缺六而歸於善斯乃天地之法而制其事則世之便而設其義故聖人不必同道缺六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笑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斯命之象也缺八宿並列各有所主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犯方員

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盡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凌君則陰不侵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掩日月彗星揚光煇蜺冬見蟄虫夏藏英惑亂宿殃星失行音缺聖人因天變而正其失理其端而正其本堯承蚩尤之失而思欽缺三君子見惡於外則知變於內桀紂不道則湯武不仁才惑於衆非者而改之於缺七亂之於朝廷而臣大夫治之於閭閻是以接遇老萊所以避世於缺五竊缺五而遠其尊也君子行之於幽閒小人厲之於士衆老子曰上德不德缺六虛也夫口誦聖人之言身學賢者之行久而不弊勞而不厭雖未為君缺六已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轡服周之冕樂則詔舞教鄭聲遠佞人聖人

世雖非堯舜之君則亦堯舜也今之為君法乎堯舜而曰今之世不可以道德治也一世為子者不執曾閔之一朝夕不休盡節不倦則曰家人不教也學者無缺四盡夜不懈循禮而動則曰世所不行也自人君至於庶人未有法聖人缺五為善者寡為惡者衆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闕其無人治之耳故仁者在位而仁人來義士在朝而義士至是以墨子之門多缺聖賢之門多文文武之朝多賢良秦王之庭多不祥故善者必有所至惡者必有所因而來善惡不空出所何志之所行而已陸賈新語卷

荀子題辭

趙人荀况撰按史記荀卿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者數萬言卿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於列大夫三爲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復反乎楚家蘭陵以終唐韓愈氏謂其辭多合孔子在軻雄之間今觀其書以性爲惡以禮爲爲義謙辭傲災祥尚強霸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爲節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罵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爲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戾於聖人之旨者多矣意其爲人蓋才甚高而不見道者也才高故言或有合於孔氏由不見道故極言性惡與孟軻氏背學者其亦務知道哉今削其辭之離叛者附於纂固君子之所樂取也

百家類纂卷之四

儒家類 荀子

勸學篇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荻風至落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庖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

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彊自取柱柔自取束邪穢在身

總之所構施新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
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焉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
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醢而蚋聚焉
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積土成山
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
心循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
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鍤刻也而舍
之朽木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螭無爪牙之利筋骨之
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蟻
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
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
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
麗鼠五技而窮詩曰鴉鵂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
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
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
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
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
則不可湏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
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
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徵文也樂之

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
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
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
間則四寸耳易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詘五
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
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殮壺也不可以得
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辨散儒也
百發一失不足謂善射千里踰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
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
二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
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爲美也
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
持養之使目非視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
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
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
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
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
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
脩身篇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
不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必以自惡也故非我

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已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非非謂之智，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賤。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難進曰倨，易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

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刳之以師友，怠慢僇棄則炤之以災禍，愚款端慝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於由禮，莫要於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故良

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爲貧窮怠乎道。

頭步不休，跛鼃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成，挾其源開其濟，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鼃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鼃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

君子之求利也，畧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

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勩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東理也，勞勩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不苟篇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泰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

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曰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寬而不侵廉而不剋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求勝堅彊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善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尤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怯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

君子繫其辯而同焉者合矣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憔悴受人之撼撼當為者哉

夫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至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夫誠者君子

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抑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公生明偏生闇端慝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榮辱篇

僑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倂却也五六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巨塗則讓小塗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快快而亡者怒也察察而殘者忤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泰之而俞瘠者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劇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凡鬪者必自以為是而人以人為非也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

也。是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鋌。刺也牛矢也。將以爲智。和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和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和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和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闕。何哉。

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天者窮。怨天者無志。失之已反之人。豈不亦迂哉。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慤者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

凡入有所一同。饑而欲食。寒而欲衣。勞而欲息。好利而惡

百家類纂

卷之四

九

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桀。跖可以爲工匠。匠可以爲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而寡爲彼。何也。曰陋也。

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失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可載。

也有之而可久也。廣之而可通也。慮之而可安也。及鋌。之而俞可好也。以治情則利。以爲名則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意者其是邪。

非相篇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馬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業。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明。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後世。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耳。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馬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臂臯陶之狀。色如削。瓜闔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潤。麋禹跳湯。偏禿。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和道。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和

古者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
然身死國亡爲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非容貌
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論議之卑也今世俗之亂君卿曲之
僂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
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棄其親家而欲
奔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若羞以爲臣中父羞以爲子中
兄羞以爲弟中人羞以爲友俄則束乎有司戮乎大市莫
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
見之不衆論議之卑耳然則從者將孰可也人有三不祥
紉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
三不祥也人有五必窮爲主則不能愛下爲下則好非其
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順也背則謾之是人之二
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縣矣然而仁不能推知不能
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
下則必滅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
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
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
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故曰以
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
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鐘鼓琴

瑟故君子之於言無歇鄙夫反是奸其實不恤其文是以
終身不免埤汙傭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

非十二子篇

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法仲尼子弓
之義前子學於孔子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
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亡微觀年陳仲史繼墨
翟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
思孟軻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
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
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涵流然雖辯小
人也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
之姦心辯說譬論齊給便利而不顧禮義謂之姦說此三
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爲詐而巧言無用而
辯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
澤言辯而違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而無憚察辯而操
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衆利足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
之所棄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
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
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爲德遇君則脩臣下之義
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脩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
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之義故無不愛也
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
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僇之

人矣

古之所謂士仕者敦厚者也合羣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分
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遠獨富者也今之所謂
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
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
也能靜者也脩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
士者無能而云能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
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彊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佞爲俗離蹤
而跂管者也士君子之所不能爲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
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
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脩不耻見汙耻不信不耻不見信
耻不能不耻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
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
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
誠可羞稱也齊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
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
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弑襲首并國三十五行事若是
是其險汙淫汰也彼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是而
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
能亡之俟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

安忘其怒也忘其讎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大決也立
以爲仲父而告歲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
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
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
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
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

天下之行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
也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慎謹以行之端慤以守
之頓窮則疾力以申重之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
大無伐德之色省求多功愛敬如不勤如是則常無不順
矣以事君則必通以爲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

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
在人上而羞爲人之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
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啗天
收經而引其尾也說不必行矣俞務而俞遠故君子時屈
則屈時伸則伸

儒效篇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
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儼然如固
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
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
焉教誨開導成王使諭於道而能辨迹於文武周公歸周

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有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第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仰易變化天下獻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爲夫是之謂大儒之效

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憤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

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其位則美俗儒之爲人效如是矣

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擢以相耻作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謫商德而定大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

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爲聖人下爲士君子執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入於此屑然藏千鎰之寶雖行貨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實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太富之器誠在此也

是杆杆子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辭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此之謂也脩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立功之巧若詔四時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聖人矣非井分其

有條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已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默默
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昭昭兮其用知之
明也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
兮其樂人之域也隱隱兮其恐人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
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
浹洽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聖
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
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
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天下之道畢
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
及今未嘗聞也

百家類纂

卷之四

論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弄者天
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大儒者善調一天
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馬選矣而不能
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
射遠中微則非羿也月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
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錫之
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
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况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爲臣用百
里之地而千里之國不能與之爭勝管歷暴國齊一天下
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微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
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

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父之其通也英傑化
之鬼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
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
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冒俗移
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
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
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
聖人彼以之而後得爲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
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爲農夫積斲削
而爲工匠積販賈而爲商賈積禮義而爲君子工匠之子
莫不繼事而都國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
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擇注措慎習
俗大積靡則爲君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爲小人矣
爲君子則常安榮矣爲小人則常危辱矣

王制篇

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一衆齊
則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
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
欲惡同物不能贖則必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
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
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惟齊非齊此之謂也馬駭與則君

子不安與庶人駭政故君子不安政馬駭與則莫若靜之
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良舉篤敬與孝悌收孤寡補
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
君子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
故君子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
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若人者之大節也
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
由將無益也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
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脩禮也故脩禮者至爲
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
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後實府庫篋篋已富庫庫已實而
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
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
歛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閔王毀於五國
桓公劫於魯莊無他故焉非其道而慮以王也彼王者不
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
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
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
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

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

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似不遺初惡禁暴而刑罰
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
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
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
蜃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
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
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爲
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
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
大神

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
爲之貴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
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
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
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
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貴賤殺生奪與一也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水火有
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義有
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

富國篇

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禮裕民以政裕民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他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寡獲也而或以無禮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矯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他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

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祿朱襪衣冕諸侯玄纁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

稱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

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時藏餘謂之稱數故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與力役無

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爵而

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爲滌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故爲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爲之鐘鼓管磬琴瑟笙篳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璽璽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爲滌泰也以爲王天下治萬變材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爲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之勞苦以務

正家類纂卷之四

佚之以養其知也誠美其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誠美其德也故爲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其德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

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於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教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賢愛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彊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類皆知已之所願欲之舉在于是也故其賞行皆知已之所畏恐之舉在于是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汭汭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闕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底非樂而日不和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

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誥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上好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庫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陳積有餘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庫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慶伐其本竭其源而弁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

持國之難易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光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珮寶玉負戴黃金而過中山之盜雖爲之逢蒙視訕要撓屈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

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觀遠方致願止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殫足以極咎之拱揖指麾而殫暴之國莫不趨使譬之是猶鳥獲與焦僂搏也故曰事彊暴之國難使彊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王霸篇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有也及其暴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齊滑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故挈百家類纂 卷之四 王霸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

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爲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不可不善爲擇道然後道之塗歲則塞危塞則亡彼國錯者非封馬之謂也何法之遺誰子之與也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爲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爲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爲之則亦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故錯之而人莫

能誣也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此之謂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明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辯彊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後百樂得其中闇君者必將先逐樂而緩治國故憂患不可勝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

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滅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

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辯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脩其舊法擇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民矣賢士一焉能士官馬好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矣致忠信者仁義足以竭人矣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

百家類纂

卷之四

三六

七

弄蠶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弄蠶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爲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慕可樂也故明君以爲寶而愚者以爲難

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飾朝廷臣下

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必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甞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

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界之法非亡也而弄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備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

百家類纂

卷之四

三六

七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釣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勝解教禁者所以爲噴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

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恭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符節別契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懸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勤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籍歛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誦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

請問爲國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樂也樂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

君者人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也而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人之親愛已不可得也人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人不爲已用不爲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動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問難狂生者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羣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禁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

能羣

爲人主者莫不欲強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和道莫經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之賢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華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瘡也脩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然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智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壓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效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

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

臣道篇

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

百集卷之四

卷之四

令教化形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非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故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晉之咎犯齊之管仲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

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爲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遂爪牙之士施則仇讐

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事中君有諫爭無諛諛諛事暴君有補削無撓拂迫齊於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

致仕篇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脩而君子歸之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亡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之者有之

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衆動天美意延年誠信如神夸誕逐寬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心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口行相返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燁者務在其明乎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

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

議兵篇

臨武君與孫卿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微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閑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

民哉孫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暴露實爲祖怨祖

蓋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君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胃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

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

百乘類纂卷之四

三十一

韓

刃嬰之者斷允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墜隴種東籠而逞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然若仇讐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然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

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循徒鬻賣之道也夫有貴上安制基節之理也

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近募遠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綏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巧拙強弱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倚契擊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閭越勾踐是皆和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張弱之效也

百家類纂

卷之四

王

考

孝成王臨武君曰請問為將孫卿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亡敗而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制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

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欲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墮敬事無墮敬吏無墮敬眾無墮敬敵無墮夫是之謂五無墮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墮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臨武君曰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曰將死鼓馭死繕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進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韓命者不獲凡謀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

百家類纂

卷之四

王

考

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韓命者賁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誦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

陳器問孫卿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

伐崇武王伐紂此二帝四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成於此施及四極

李斯問孫卿曰秦四世有勝兵疆海內咸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德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禮也禮者治辯之極也疆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絞革犀兕以爲甲韜音治如金石宛如鉅鐵鈹音營如漆音營如漆蠶輕利便速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躋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賴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險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紂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凜然

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誅城郭不辨溝池不相音古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已也是故刑疏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此之謂也

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音并易能也堅疑之難齊能音宋而不能疑也故魏奪之燕能音并齊而不能疑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具而趙趙趙不能疑也故秦奪之故能音并之而不能疑則必奪不能音并之又不能疑其人則必亡能疑之則必能音并之矣得之則疑兼音并無疆古者湯以亳武王以鎬皆百里之地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他故焉能疑之也故疑士以禮疑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疑以守則固以征則疆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疆國篇

刑范正金錫美二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然而不剝脫不砥礪則不可以斷繩剝脫之砥礪之則音戾盤孟

勿牛馬忽然耳彼國者亦疆國之制刑已然而不教誨不
調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二之則兵勁
城固敵國不敢撓也彼國者亦有砥礪禮義節奏是也故
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玉重法愛
民而霸奸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亡威有三有
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
可不熟察也禮樂則脩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
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
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
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
知貴生樂安而棄禮義辟之是猶欲壽而殤也作頸愚莫

百家類纂

不卷之四

卷一

禮記

大馬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
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應侯問孫卿曰入秦何見孫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
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
其聲樂不流汗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
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楷古之吏
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
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儻然莫不明通而公
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怙然如
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
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

其者其認也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隱之以王者之功
名則個個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
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亦秦之所短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夫義者所
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
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有趨姦之心矣此姦之所以
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
之像形也故為上者不可不順也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
節於萬物者也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內外上下節
義之情也然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
湯本義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
上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

百家類纂

不卷之四

卷一

禮記

天論篇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
則凶彊本而節用則天不能飡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
脩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渴寒暑不
能使之疾疫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
富養畧而動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
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饑寒暑未薄而疾疫怪未至而凶
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
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

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惡喜怒哀樂藏焉夫是之謂天情耳自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暗其天君亂其天官棄其天養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喪天功夫是之謂大凶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

百家類纂

卷之四

四

七

治亂天邪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遠也而輟廣君子不為小人句句也而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子有常德矣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

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進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者在此耳

星墜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僞見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墜木之鳴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物之已至者人祇則可畏

百家類纂

卷之四

四

七

也搭耕傷稼耘耨失歲也同政險失民田稼歲惡糴貴民饑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祇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祇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祇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輝不赫水火不積則燠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不以爲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則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死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

有見於齊無見於嘯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甜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嘯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

正論篇

世俗之爲說者曰主道利周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彼將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唱嘿則民無應也儀隱則下無動也不應不動則上下無以相有也若是則與無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端誠則下愿慈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治辨則易一愿慈則易使湯道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

百家類纂

卷之四

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矣上幽陰則下漸詐矣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故下安則貴上下危則賤上故上易知則下親上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危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曰惡之者衆則危書曰克明明德詩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

湯武非取天下也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桀紂非去天下也反禹湯之德亂禮

義之分禽獸之行慎其凶金其惡而天下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紂君而此効之也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爲說者以桀紂爲君而以湯武爲弑然則是誅民之父母而師民之怨賊也不祥莫大焉

羿鏹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由矢中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噴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鬼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有義榮者有勢榮者有義辱者有勢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勢勝上爲天子諸侯下爲卿相士大夫是榮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榮流淫汙侵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嘗侮梓擗管臆腳斬斷枯槁藉靡舌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勢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勢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勢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勢辱無害爲堯有勢榮無害爲桀義榮勢榮唯君子而後兼有之義辱勢辱唯小人而後兼有之是榮辱之分也聖王以爲法士大夫以爲道官人以爲守百姓以爲成俗當世不能易也

禮論篇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

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笙簧所以養耳也疏房樨_{音輝}越席牀第_{音澤}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易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畢_{音畢}正所以養象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旒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韞絲末_{音彌}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_{音天}下事地_{音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本也

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特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大饗尚玄尊_{音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醺也成事之俎不啻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歛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纁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鐘尚拊之屬朱絃而通越也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文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

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禮之理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墜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

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

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
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離是禮之中流也故君
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屬疾也驚
不外是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
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也故厚
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也
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
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一是君子之道
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
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
殺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
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
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
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
重大夫三重士載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
翬筭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如一足以爲人願
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
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
壙隴其貌象室屋也棺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無慨悖
絲葛縷安其貌以象非惟憐也抗折其貌以象
慢矣番閱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遂以哀敬而

終周藏也故葵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諱
繁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其而孝
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

樂論篇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
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
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
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
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
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和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
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
之於白黑也猶聵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也夫聲樂
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
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
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
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
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墨子曰樂者聖人之所非也而儒
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
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
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
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
使人之心悲帶甲嬰冑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

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紉端章父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
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邪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
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
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

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維其聲樂
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瘞墨賤禮義而貴
勇力貧則爲盜富則爲賊治世反是也

解蔽篇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開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

百家類纂

卷之四

解蔽篇

解

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
正而自以爲也如終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惟
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
治雖走非馳也而是已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
哉心不使爲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
況於使者乎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妹喜斯觀而不知
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
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
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
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旃身不先知又莫之諫

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
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文
王聖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
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遠方莫不致其珍故
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官名受備號生則

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皇秋秋其翼
若千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昔人
臣之蔽者唐軼奚齊是也唐軼蔽於欲權而逐戴子奚齊
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軼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
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肯
叛乎權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賓戚隰

百家類纂

卷之四

解蔽篇

解

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
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
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強勉之強之其福必長此之謂
也此不蔽之福也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
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
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欲謂
之道盡嗛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
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而此數具者皆道
之一隅也大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人
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識之內以自

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何謂衡曰道

治之要存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滅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聞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理矣

恢恢廣廣孰知其極舉舉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却而使墨云言也形可却而使誦申心不可却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維博其精之至也不貳

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導之以理養之

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也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穡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僅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頭步之澮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猷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爲啁啾勢亂其官也故從

百家類纂卷之四
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上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惑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定能無過乎

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望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宗以聖王之制爲法治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効其人智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務

聖人也

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爲朗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正名篇

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則盡故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和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奢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辯說也詩

百家類纂

卷之四

五

論

曰顯顯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祇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不動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詩曰長夜漫漫兮永思寤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

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乎簞而體不知其安

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噍也假問而噍之則不能離也噍嚮萬物之美而盛憂乘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纓其與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己爲物役矣心平愉則色不及備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備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庑葭蕭蕭尚机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爲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已役物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百家類纂

卷之四

五

論

性惡篇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礱括柢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理合於道者也今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從性情安恣睢慢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

有道政行其意上不修於亂世之君下不修於亂世之民
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
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也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
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
尚之不肯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
廣解苟不恤是非然之情以期勝人爲意是下勇也
繁弱鉅黍一作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擲則不能自正
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胥闔閭干將莫邪
鉅闕辟間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
得人力則不能斷驂騶騶騶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
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
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實美而心辯知必將
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
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
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摩使然也今與不善
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
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
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摩而已矣

君子篇

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
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
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

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
爲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
惡焉是故刑罰禁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
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
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
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
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
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禁省而威
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此之謂也

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論知所貴
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三者是非之本得
失之源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
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具有伍
子胥而不能用國至于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
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

大畧篇

禮之大凡事生飾驪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親親故
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貴貴尊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
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
也故成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
門而由之非義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

義審節而不知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故曰仁義其致一也

貨財曰賻與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帛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古行五十犇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禮者政之輓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

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

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

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

百家類纂 卷之四

李太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

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

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

士有妬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妬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奉妬昧者謂之交譎交譎之人妬昧之臣國之蔽也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

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

治國者敬其實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所以富之也立太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

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豕狗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

天民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主

百家類纂 卷之四

李太

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肖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

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君子立志如窮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水也示真諸藥括三月五月為脯菜敝而不反其常君

子之藥枯不可不謹也慎之蘭庭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讀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貢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食則餽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

子夏貧衣若縣鵠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

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

爭利如蚤爪甲而喪其掌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馬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

藍莖路作似知而非懦弱易奪似仁而非悍慤好關似勇而非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爲是棄國捐身之道也

語曰流丸止於甌更流言止於智者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

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而不愛比于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

唯唯而亡者諱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

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好已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

語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

有坐篇

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焉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孔子曰大 wat 大編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埋下裾方也拘曲也必循其理似義其洗洗乎不涇盡似道若有决行之其應侯若聲響其赴千仞之谷

不惟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津約微達似
以出以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
見大水必觀焉

子道篇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
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

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
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

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嶠
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
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和今汝服既盛顏色充

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

法行篇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禮者衆人法而不知
聖人法而知之

曾子曰無內人之疏無外人之親也無身不善而怨人無
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
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
水不壅不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
亡益乎

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鼃龜
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鷂猶以山爲卑而巢其上及其得

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
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
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易怨
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已而反諸人豈不亦哉
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
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
人藥枯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
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
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
爵祿穢穢云云

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
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
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
也

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桀不用子馬而齊并之紂劉
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誼新書題辭

漢梁太傅賈誼撰雜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本七十
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本傳所載治安策今釐爲
數篇各立題目雜見於書中朱仲晦曰新書除漢書所
載餘亦難得粹者此必其平日記錄藁耳唐皮日休讀
其書嘆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傷而雅而蘇
子瞻氏以爲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
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可謂得其實矣今錄其文
之粹者若干篇

賈誼新書題辭

百家類纂 不實新書題辭

百家類纂卷之五

儒家類 賈誼新書

過秦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
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
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
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
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
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
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
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
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楚
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
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
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
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
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遠遯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
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
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
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
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沒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復至尊而制六合

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而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甞庸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林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鈹於鉤戟長鎗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服疑

不服疑者是爲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則比爭是以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以爲臣故臣之於下也加五等以往則以爲僕僕則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貴賤是以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勢異則旌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珮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床席異則器血異則食飲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同高下則此品同下加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同豐賤同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其勢分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衆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以臣不幾可以疑主賤不及可以冒貴下不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審微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以小善爲

一足以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以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而今至於大亂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夫事力逐奸勢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語曰燒燒弗滅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曰衛侯辟彊周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燭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陞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百家類纂 卷之五出逃伯關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官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孫奚于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迎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溫叔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問之曰惜乎不如變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宓子治豈父於是齊人攻魯過豈父始父

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乎齊寇季孫開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宓子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撤奸由也蚤其除亂誅也遠故邪不前達

俗激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而陛下又不自愛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僂不脩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上下亂僭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僂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幾幸而衆心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幾幸而羣衆信上下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之具也可不察乎

無蓄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

之學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獨不
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
至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可
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
饑一女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必立
屈古之爲天下者至纖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以
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縱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
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長則是天下之大崇
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貶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
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財產何得不
蹙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
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
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貼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
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
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聚衆國
胡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橫擊
罷夫靡老易子孫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
者並舉而事起矣爲人上者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今
毆民而歸之農皆者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
民轉而緣南嶠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
下而直以爲此憊憊也竊爲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
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

圖也其王制若此之迫陛下奈何不足使計所以爲此

階級

人主之尊辟等同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
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
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
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
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
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
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而弗
投恐傷器也况乎貴大臣之近於主帝乎庶恥禮節以治
君子故有賜死而無僇辱是以係縛榜笞髡削黜之罪
不及士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
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
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僇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
勢也此則所以爲主上預遠不敬也所以體貌羣臣而厲
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
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徒隸同黜削
刑笞偶棄市之法然則堂下不亡陛乎被僇辱者不大迫
乎廉恥不行於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
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忌器之
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以加於枕冠雖敝弗以亵履夫
管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

以舉長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冠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也見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簠簋不飭坐污穢姑婦姪姨母男女無別者不謂曰污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曰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纓盤水加劔造寢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摔抑而刑之也曰予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憲厲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羣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五刑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

保傅

夏爲天子三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而長也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傳聞有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養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

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傳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智德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虧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過書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膳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中驚和百家類纂 卷之五 十

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為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文章管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集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誡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然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軌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而已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關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般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連語

古者王子年九歲入就小學踰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踰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

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以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驩兜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飛廉惡來進與為惡則引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者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十一

賈

者耳詩曰芄芄械樸薪之燕之濟濟多士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為練左右急也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同則其傷必至故師傳之道既美且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相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全人之化也

傳職

或稱春秋而為之聲善而抑惡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宜或為之稱詩而廣道顯德以馴明其志教之樂以疏其穢而填其淳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儀教之訓典使知

族類疏戚而隱比訓焉此所謂學太子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以道之忠明長短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剛雅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直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道之敬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以輔相之惣威儀以先後之攝體貌以左右之制義行以宣翼之章恭敬以監行之勤勞以勸之孝順以內之敦篤以固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傳人之道也非賢者不能行

容經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王以行佩王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十一

賈

也上有葱珩下有雙璫衡牙毗珠以納其間居瑤以雜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拆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鉞鳴也登車剛鸞和之轂在衡曰鸞在軾曰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鸞曰和和則敬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故詩曰和鳴雍雍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古之為輅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揅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和鸞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中車教之道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捨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

以首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宗攝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貢由其家來謂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兄亦得無恙乎曳杖陪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佑衛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疎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問之曰由也何以遺亡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與德交若縷經且段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惟茲能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小不實在大不究御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憐卒不妄饒裕不羸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密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

胎教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直心

春秋之元詩之開雅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子爾素成謹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爲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有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王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謔獨處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聖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以封於泰山而禪于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主左右不可不練也

昔禹以夏王而桀以夏亡湯以殷王而紂以殷亡閭閻以吳戰勝無敵而夫差以之見禽於越文公以晉伯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疆於天下而簡公殺於檀臺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之宮其所以君王同而功跡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弑於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爲義主失管仲任豎刁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異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瞻而國人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田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而能成

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以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桀綱者之三國而二番至越王不夷久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為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

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徙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攻齊接閔王於莒燕度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而所以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

商象類纂

卷之五

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以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安存則未有以異於却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况當世存者乎其弗失可知矣

君道

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大牛之為胎也細若鼯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人不知戒不可不察也

臣聞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鏃而反脩之於已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已而若道備矣梁嘗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為吾快是柰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說以臣義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

商象類纂

卷之五

七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偶倂而加志我儼優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索則過之者莫不悅而掩鼻嘗試傅白鰐黑掄流波雜芷若籠蒙視冶由笑而態佻志從容為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憚憐之心而一視之今以二三子之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者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昧醜聖道之志乎已故步陟

山川金甌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關而不敢久息既遇老
駟靈若慈父鴈行辟景變立馳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
若饑十日而得太牢焉是以名達天地行立後世今夫子
之達軼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跖而無千里之遠重
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
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
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
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
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備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
百家類纂 卷之五
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儀而居
無執不臧美惡卑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
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立正而清虛而靜令名自宣
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疊和之有端隨之物鞠
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
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
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
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
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
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
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名顯操德而固則威

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悞明好惡則
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
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
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祥不可勝
述也曰請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
為噐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
為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為讎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
為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
為嫖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慢言行惟一謂之真反真
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
為踣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決死謂之清反清
為濁辭利刻誅謂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偏謂之公反公
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自觀謂之度反度
為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
為忍厚志隱行謂之絜反絜為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
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污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
為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
為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憤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
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盤懷賢不逮謂之寬反寬
為陋色衆容易謂之裕反裕為褊欣懽可安謂之熅反熅
為驚善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齷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
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自歛謂之儉反儉

為修費弗過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儻勉就善謂之慎反慎
為怠忠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為傲深知禍福謂之知反知
為愚亟見窳窳謂之慧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
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適謂之順反順
為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之個反個
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辯
為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髦言動可畏謂之威反威
為囹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軟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
為欺仗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
為怯信理遂悛謂之敢反敢為拚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
為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為恒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
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
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聖人

大政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
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
謂民無不為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
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為有明吏
以民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為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
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國以民為興
壞君以民為弱彊吏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
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

以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
之存也民欲存也故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喜進而不敢
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
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善與福也非降在天也必在士
民也嗚呼戒之戒之

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
必與有明德天有常罰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
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仇者有
運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
之惑故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嗚呼戒
之戒之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主

賈

古之立刑也以禁不肖以起怠惰之民也是以一罪疑則
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
勸也是以上有神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
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
反民之罪而重之不戒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為非則諫而
止之以道而紀之下為非則矜而恕之以道而赦之柔而
假之故雖有不肖之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
貴其臣者如此而已矣

大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捨者行也故夫
言與行者知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故知者慎言慎
行以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為身禍故君子言必可行

也。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嗚呼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苗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必不顧義矣。

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嗚呼戒之。戒之。故夫士民者。率之以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以義。然後士民義也。率之以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以信。然後士民信也。故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學之。其如響曲折而從君。其如景矣。嗚呼戒之。哉。戒之。哉。君鄉音向。

善於此則其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為善於此則其然。協民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為

惡於此則其然。嗚呼然。協民皆為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故是以聖王而君子乎。執事而臨民者。日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日戒慎。一日矣。以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聖人也者。賢知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以為大數也。桀紂所為。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十年而滅亡。而士民猶以為太久之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嗚呼。輕本不祥。實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為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為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褻不可以得士。敬欲以刑罰慈民。辟善同。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欲以簡褻得士。辟其猶以孤怙鳥也。雖久弗得矣。故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故夫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木。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

王者有異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為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為彊。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故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

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得政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

於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交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也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居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聖王之選舉也以爲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以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以此爲明察也故察國之治在夫諸侯察士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故察明者賢乎人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十四

東

行之也

脩政語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爲仇分人而不諱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忘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之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不可竊也不可以虛爲也故黃帝職天道經地義紀人倫序萬物以信與人爲天

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內取綠圖而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國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帝嘗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也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故德音遠也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是以見愛親於天下之民而見歸樂於天下之人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詳取之以敬也吾得之以敬也故欲明道而論教唯以敬者爲忠必服之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五

東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鑿河而道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瀦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諸君

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故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苗可必去矣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以是明上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聞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取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

百家類纂

下卷之五

子

賈

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致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周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正中也周文王曰受命

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周文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而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脩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脩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脩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以存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百家類纂

下卷之五

子

賈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墳墳一人有之萬民瘼聚一人理之故夫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乎粥子曰唯疑以請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

上位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天閼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聖王在上位則使盈境內興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周成王曰受命矣

論誠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宋

漢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屢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隨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蹠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蹠屨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退讓

昔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勑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畝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構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爲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以灌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爲

也楚令大說因以聞楚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謀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仞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墻堦三系茹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禮容語

晉叔向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是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元

唐

子以爲臣周其復興乎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重饒儉也身恭除繁外內齊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咨也若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侈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爲卿佐其有不興乎

晉之三卿郤錡郤犇郤至從晉厲公會諸侯於柯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郤錡見單子其語犯郤犇見其語訐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卿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固晉而彊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意人故也對曰晉

非替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郟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目以正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矣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以云夫郟氏晉之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以戒懼矣今郟伯之語犯郟叔訐郟季伐犯則凌人訐則誣人伐則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必定志敬而怠人必乘之嗚呼戒之哉

春秋

衛懿公喜鶴鶴有節以文繡而乘軒者賦飲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羣臣或諫則面叱之及翟伐衛冠挾

城堞矣衛君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勉之士民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守戰乃潰門而出走翟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故賢主者不以草木禽獸妨害人民進忠正而遠邪偽故民順附而臣下為用今擇人民而愛鳥獸遠忠道而貴優笑反甚矣人主之為人主也舉錯而不慎者桀也今倍其所土而棄其所扶其償什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今食鳧鴈者必以批毋得以粟於是倉無批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批吏以請曰批食鴈為無費也今求批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批以批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墮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批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

春秋繁露題辭

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按本傳仲舒所著皆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大綱舉玉杯審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篇皆傳於世今觀其書自玉杯竹林至道離命根玄元神諸篇之外篇第訛舛辭意淺薄恐非董氏全書也疑後人擬取策詔之意雜置其中而附著之耳夫漢儒必以仲舒為首三策之文偉矣其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及正詭明道之語直追鄒魯臣劉而下不足數也縱無若書吾猶以仲舒為鉅儒矧是書之中多有可取者乎全不全弗論也繁露者古之冕旒似露而無其書託物以發已意有再旒之家類纂卷之六春秋繁露題辭

疑露之象為漢魏間所為文有名連珠者蓋連珠物象以達已意是其一最也

百家類纂

儒家類 董子

玉杯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和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和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在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瞻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其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音莊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竹林

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繁而善偏戰耻伐喪而榮復讐奈

何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
私行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
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督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
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爲不
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
若春秋之於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
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
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
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
如不盟然而有所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
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
南來類纂 不卷之五

王英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性
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婚禮
不稱主人經禮也辭窮無稱主人變禮也天子三年然後
稱王經禮也有物故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也婦人無出
境之事經禮也母爲子娶奔喪父母變禮也明乎經變之
事然後知輕重之分可與適權也難者曰春秋事同者辭
同此四者俱爲變禮而或達於經或不達於經何也曰春

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本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墜
奎壁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於天或發於地其辭
不可同也今四者俱爲變禮也同而其所發亦不同或發
於男或發於女其辭不可同也是或達於常或達於變也

精華

大雩者何旱祭也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
攻社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
大旱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卑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
拜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
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賤傷貴逆節也故鳴鼓而
攻之朱絲曾之爲其不義也此亦春秋之爲強禦也故變
南來類纂 不卷之五
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
是故魯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正而不爲不尊止辭於
之命而不爲不承親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義夫
齊桓挾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
於柯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鄭幽之會是
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
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
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
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
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不救陳之
患而責陳不納不復安正而必欲迫之以兵功未良成而

志已滿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自是田襄九闕
叛矣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
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斬而轅濤塗不
宜直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閻廬此四者罪同異論
其本殊也俱敗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
訟折獄可無審邪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非
也闇理迷衆與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
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王道

春秋何貴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

南家續纂 卷之五

者人之始也王正則元氣和順風雨時景星見黃龍下王
不正則上變天賊並見五帝三皇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
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親而尊尊不奪
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
弱之難無強賊妬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髮銜哺而遊
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蠱不螫猛獸
不搏抵不觸虫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
嘉禾興鳳皇麒麟遊于郊囿園空虛晝衣裳而民不犯四
夷傳譯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郊天祀地秩山川以時至
封于泰山禪于梁父立明堂宗祀先帝以祖配天天下諸
侯各以其職來祭貢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廟端冕盛服而

後見先德恩之報奉元之應也

春秋之義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諸山川不在封內不
祭有天子在諸侯不得薄地不得薄封不得薄執天子之
大夫不得舞天子之樂不得致天子之賦不得適天子之
貴君親無將將而誅大夫不得世大夫不得廢置君命立
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夫以適不以妾天
子不臣母后之黨親迎以來遠故未有不先迎而致遠者
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十指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變之博無不有也
雖然大畧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繁也王化之由得流也

南家續纂 卷之五

舉事變見有重焉一指也見事變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
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強幹弱枝大體小末一指也別
嫌疑異同類一指也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一指也親
近來遠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質一指也沐生
大火爲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譏之所罰考變異之所加
天之端一指也舉事變見有重焉則有姓安矣見事變之
所至者得則失審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則事之本正矣
強幹弱枝大體小末則若臣之分明矣別嫌疑異同類則
是非著矣論賢才之義別所長之能則百官序矣承周文
而反之質則化所務立矣親近來遠同民所欲則仁恩達
矣沐生大火爲夏天則陰陽四時之理相受而大矣切刺譏

之所罰考異變之所加則天所欲爲行矣切刺譏之而
之仁往而義來德澤廣太衍溢於四海陰陽和順萬物
不得其理矣說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服像制

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愛者以養身體其可威
者以爲容服體之所爲興也劍衣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
在右白虎之象也鉤衣在前赤鳥之象也冠衣在首玄武
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
此也蓋玄武者貌之最嚴有威者也其像在後其服反居
首武之至而不用矣聖人所以超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夫執斧而後能拒敵故非聖人之所貴也君子顯之
於服而勇武者消其志於貌也矣故文德爲貴而威武爲
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於春秋何以肯之孔父義形於
色而姦臣不敢容和慮有官之肯而獻公爲之不寐晉厲
之彊也國以寢尸流血不已故武主克敵釋冕而增笏虎
賁之士稅劔安在勇猛必任武毅然後威是以君子所服
爲上矣故望之儼然者亦已至矣豈可不察乎

離含根

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爲尊
也下其施所以爲仁也藏其形所以爲神見其光所以爲
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爲人主者
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爲神外博觀所以爲明也任

羣賢所以爲受成乃不自勞於事所以爲尊也況愛羣生
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爲仁也故爲人主者以無爲爲道以
不私爲寶立而爲之位而乘備具之官足不自動而相導
進口不自言而擯者贊辭心不自慮而羣臣效當故莫見
其爲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也爲人臣者法
地之道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高下險易堅更剛柔肥臞
美惡累可就財裁同也故其形宜不宜可得而財也爲人
臣者比地貴信而悉見其情於主主亦得而財之故王道
而不失爲人臣常竭情悉力而見其短長使主上得而
用之而猶地之竭竟其情也故其形宜可得而財也

元神

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
端也失之毫釐駟不及追故爲人君者謹本詳始敬小慎
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養神寂寞無爲休形無見影
揜聲無出嚮虛心下士觀來察往謀於衆賢考求衆人得
其心徧見其情察其好惡以參忠佞考其往行驗之於今
計其畜積受於先賢釋其讐怨視其所爭差其黨族所依
爲臬一作宗據位治人用何爲名累日積久何功不成可以
內參外可以小占大必知其實是謂開闔君人者國之本
也夫爲國其化莫大於崇本則君化若神不崇本則君無
以兼人無以兼人雖峻刑重誅而民不從是所謂驅國而
棄之者也忠孰甚焉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

天地之間人成之天生之以孝弟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無孝弟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爲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褻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明主賢君必於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弟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採桑親蠶聖草殖穀開闢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廱庠序修孝悌敬讓以明教化感以禮樂所以表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邪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於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強莫之緩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故以德爲國者甘於飭密固於膠漆是以聖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國之證也不可先倡感而後應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勢不居和之職而以和爲德常盡其下故能爲之上也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

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強天序日月星辰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壹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爲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冥能冥則昏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之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爲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吾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見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爲陰人君居陰而爲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保位權

民無所好君無以權也民無所惡君無以畏也無以權無

以畏則君無以禁制也無以禁制則比肩齊勢而無以爲貴矣故聖人之治國也因天地之性情孔竅之所利以立尊卑之制以等貴賤之差設官府爵祿利五味盛五色調五音以誘其耳目自令清濁昭然殊體榮辱蹕然相駁以感動其心務致民令有所好必有所好然後可得而勸也故設賞以勸之有所好必有所惡有所惡然後可得而畏也故設罰以畏之既有所勸又有所畏然後可得而制制之者制其所好是以勸賞而不得多也制其所惡是以畏罰而不可過也所好多則作福所惡過則作威作威則君亡權天下相怨作福則君亡德天下相賊故聖人之制使民之有欲不得過節使之敦朴不得無欲無欲有欲各得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十

章

以足而君道得矣國之所以爲國者德也君之所以爲君者威也故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則失恩威分則失權失權則君賤失恩則民散民散則國亂君賤則臣叛是故爲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固執其權以正其臣聲有順逆必有清濁形有善惡必有曲直故聖人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於濁之中必知其清於清之中必知其濁於曲之中必知其直於直之中必知其曲於聲之中而不取於形無小而舉不以著蔽微不以衆掩寡各應其事以致其報黑白分明然後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後可以致治是爲衆則爲人君者居無爲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無聲靜而無形執一無端爲國源泉因

國以爲身因臣以爲心以臣言爲聲以臣事爲形有聲必有響有形必有影聲出於內響報於外形立於上影報於下響有清濁影有曲直響所報非一聲也影所應非一形也故爲君虛心靜處聰聽其響明視其形以行賞罰之衆其行賞罰也響清則生清者榮響濁則生濁者辱影正則生正者進影枉則生枉者絀責名考實以參其實實不空行罰不虛出是以羣臣分職而治各敬而事爭進其功顯廣其名而人君得載其中此自然致力之樹也聖人由之故功出於臣名歸於君也

考功名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二

章

衆善以爲功故日月之明非一精之光也聖人致太平非一善之功也明所從上不可爲源善所從出不可爲端量勢立權因事制義故聖人之爲天下興利也其猶春氣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爲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其趣於興利除害一也是以興利之要在於致之不在於多少除害之要在於去之不在於南北考績絀陟計事除廢有益者謂之公無益者謂之煩擧名責實不得虛言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盛者賞顯罪多者罰重不能致功雖有賢名不予之賞官職不廢雖有愚名不加之罰賞罰用於實不用於名賢愚仕於實不在於文

非不能混喜怒不能傾軋不能亂萬物各得其真則百官勸職爭進其功

通國身

氣之精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身以心為本國以君為主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賢積於其主則上下相制使使血氣相承受則形體無所苦上下相制使則百官各得其所形體無所苦然後身可得而安也百官各得其所然後國可得而守也夫欲致精者必虛靜其形欲致賢者必卑謙其身形靜志虛者氣精之所趣也謙尊自卑者仁賢之所事也故治身者務執虛靜以致精治國者務盡卑謙以致賢能致精則合明而壽能致賢則德澤洽而國太平

度制

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致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致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靡弊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為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

必仁且智章

莫近於仁莫急於智不知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辯慧環給則迷而乘良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將以其材能以輔其邪狂之心而贊其僻違之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愚其辯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執其質愚者不與利器論之所謂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別此等也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身之養重於義章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義與利利以養其體義以養其心不得義不能樂體不得利不能安義者心之養也利者體之養也體莫貴心故養莫重於義義之養生人大於利矣何以知之夫人有義者能雖貧自樂也而無大義者雖富莫能自存吾以此知義之養生人實大於利而厚於財也民不能知而常友之皆忘義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賊其身而禍其家此非其自為計不忠也則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粟與鋪金以示嬰兒必取粟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與千萬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也其於大者難見也今利之於人小而義之於人大者無怪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固其所聞也

聖人事明義以昭耀其所聞故民不陷

實性章

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為雛蘭待縹以涓泐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為縷也粟之性未能為米也

百家類纂卷之五

五

董

五行對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

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

之意盡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本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貴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五

董

為人者天地章

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力者勉行之身以化之天地之數不能獨以寒暑成歲必有春夏秋冬聖人之道不能獨以威勢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之以仁也雖得者君子不肯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

傳曰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命民必從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庶而輕財利躬親職此於上而萬民聽生善於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

五行之義章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火受水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

百家類纂

卷五

木

金

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爲言也猶五行歟是故以得爵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五行之隨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是故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數也上居中央爲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

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鹹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聖人之行莫貴於忠土德之謂也人官之大者不名所職相其是矣天官之大者不名所生土是矣

基義章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有順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陽兼於陰陰兼於陽夫兼於妻妻兼於夫父兼於子

百家類纂

卷五

土

金

子兼於父君兼於臣臣兼於君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爲陽臣爲陰父爲陽子爲陰夫爲陽妻爲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於君子兼功於父妻兼功於夫陰兼功於陽地兼功於天舉而上者抑而下也有屏送而左也有引而右也有親而任也有疎而遠也有欲曰益也有欲曰損也益而用而損其妨有時損少而益多有時損多而益少少而不至絕多而不至溢陰陽二物終歲各壹出壹其出遠近同度而不同意陽之出也常縣於前而任事陰之出也常縣於後而守空處而見天之親陽而疎陰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爲君而

殺之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
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秋為死而棺之冬為痛而
喪之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日出陽為煖以生之地出陰
為清以成之不煖不生不清不成然而計其多少之分則
煖暑居而清寒居一德教其與刑罰猶此也故聖人多
其愛而少其嚴厚其德而簡其刑以此配天天之數必
有十旬旬天地之數十而畢舉旬生長之功十而畢成天
之氣徐乍寒乍暑故寒不凍暑不渴以其有餘徐來不暴
卒也易曰履霜堅冰蓋言遜也

同類相動章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
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瞭然也
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
之五音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
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
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
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
以為命莫知其處所天將陰雨人之病故為之先動是陰
相應而起也天將欲陰雨又使人欲睡臥者陰氣也有憂
亦使人臥者是陰相求也有喜使人不欲臥者是陽相索
也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
雞至幾鳴皆鳴而相薄其氣益精故陽益陽而陰益陰陽

陰之氣固可以類相益損也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
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
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
起陰欲止雨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幻也而疑於神者
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
所從生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也

順命章

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受命
於君妻受命於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於
天亦可不天不可天子不能奉天之命則廢而稱公王者
之後是也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則名絕而不得就位衛
侯朔是也子不奉父命則有伯討之罪衛世子蒯聵是也
臣不奉君命雖善以較言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妾
不奉君之命則媵女先至者是也妻不奉夫之命則絕夫
不言及是也

循天之道章

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煖
無失適饑飽無過平欲惡度乎理動靜順性命喜怒哀止於
中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得天地泰得天
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壽傷而短故壽之
為言猶譬也天下之人雖衆不得不各譬其所生而壽夭
與其所以自自行可久之道者其壽譬於久自行不可久

之道者其壽亦譬於不久久之情各譬其平生之所行如今後至不可得勝故曰壽者譬也然則人之所自行乃與其壽天相益損也其自行佚而壽長者命益之也其行端而壽短者命之損也以天命之所損益疑人之所得失此大惑也是故天長之而人傷之者其長損天短之而人養之者其短益夫益損天者皆人人其天之繼歟天出其質而人弗繼豈獨哀哉

天地之行章

地明其理爲萬物母臣明其職爲一國宰母不可以不信宰不可以不忠母不信則草木傷其根宰不忠則姦臣危其君根傷則亡枝葉君危則亡其國故爲地者務暴其形

南齊書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爲臣者務著其情一國之君其猶一體之心也隱居深宮若心之藏於胃至貴無與通若心之神無與雙也其官人上士高清明而下重濁若身之貴目而賤足也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內有四輔若心之有肝肺脾腎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體孔竅也親聖近賢若神明皆聚於心也上下相承順若肢體相爲使也布恩施惠若元氣之流皮毛腠理也百姓皆得其所若流血氣和平形體無所苦也無爲致太平若神氣無自通於淵也致黃龍鳳凰若神明之致玉女芝英也君明臣蒙其功若心之神體得以全臣賢君蒙其恩若形體之靜而心得安上亂下被其患若耳目不聰明而手足爲傷也臣不忠而君滅亡若

形體發動而心之喪是故君臣之禮若心之與體心不可以不堅君不可以不賢體不可以不順臣不可以不忠心所以全者體之力也君所以安者臣之功也

威德所生章

天有和有德有平有威有相受之意有爲政之理不可不審也春者天之和也夏者天之德也秋者天之平也冬者天之威也天之序必先和然後發德必先平然後發威此可以見不和不可以發慶賞之德不平不可以發刑伐之威又可以見德生於和威生於平也不和無德不平無威天之道也起者以此見之矣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

南齊書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爲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殺生之勢以變化民之從主也如草木之應四時也喜怒當寒暑威德當冬夏冬夏者威德之合也寒暑者喜怒之偶也喜怒之有時而當發寒暑亦有時而當出其理一也當喜而不喜猶當暑而不暑當怒而不怒猶當寒而不寒也當德而不德猶當夏而不夏也當威而不威猶當冬而不冬也喜怒威德之不可以不直處而發也如寒暑冬夏之不可不當其時而出也故謹善惡之端何以效其然也春秋采善不遺小授惡不遺大諱而不隱罪而不忽以是非正理以褒貶喜怒之發威德之處無不皆中其應可以參

寒暑冬夏之不失其時而已故曰聖人配天

雨電對

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電鮑敞問董仲舒曰電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回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自十月以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以後陰

百家類纂

太極章

卷一

董

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移無有差戾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歛蒸而風雨雲霧電雷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尚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電霞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

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露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肅露則結珠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純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電殺驅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陽陰之時雖異二體常存猶如一甕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氣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氣加水火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

百家類纂

太極章

卷一

董

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尤者薺薺死於盛夏欵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出乎曰然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月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出乎曰然

廣者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火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故曰災沴之氣其常有邪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故遷延負墻俛揖而退

粵有三仁判

江都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般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

乞種麥限四章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況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其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不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

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錫之地又縣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三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山川頌

山則龍從焉雉從焉雉久不崩地似夫仁人志士孔子曰山川神祇立靈藏機器用資曲直合大者可以為宮室臺榭小者可以為舟輿溝澮大者無不中小者無不入持斧則斫折錄則文生人立禽獸伏死人入多則功而不言是以君子取辟也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水則源泉混混汙汙晝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遺小間既似察者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知者郵防止之能淨淨既似知命者不濡而入絜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

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困於火而水獨勝之既似武者
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
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董子卷終

外傳題辭

本傳韓嬰漢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仕至常山太傅世
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
一也按今所存惟外傳而多雜說不專解詩亦非詩人
之義第文辭清婉有先秦風因錄其粹者餘繆戾不經
盡削之

楚辭辭

卷之六

儒家類 韓詩外傳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東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親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實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審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效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馬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

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理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知節不由禮則墮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移步由禮則

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

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耻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污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

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跡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典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耻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流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

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鶴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云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

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官女練經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其年鬻也 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

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生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齠齒生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坐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太無信也不知命也

傳曰水濁則魚喁魚凶切衆口相雜貌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破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銜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

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有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

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礫力兼切赤礫石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下隨介子推原憲鮑焦素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礫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非其世將自投於河惟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
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儒雅之故不救
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
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
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
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衣弊膚見挈盍持蔬過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
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
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義行也上不已用
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義毀廉然且弗令惑於利者
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履其土

百家類纂

卷之六

五

詩

非其世而持其疏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
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
是棄其疏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續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
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
侯之憂也子爲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
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驟吾園而食
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
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馬兄往視之道畏而死
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
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

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
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
伊尹於大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
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
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
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楚莊王聽朝罷宴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
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
之斷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
也樊姬拊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

百家類纂

卷之六

六

詩

湯沐執巾櫛振振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
鄭之問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
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
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
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
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
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
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藁穀之中入
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瑤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
見羽蓋龍旂張旂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

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淺深又賴二三寸切以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莖淺末必慄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擗必先矣君子居幾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掇其泣棄何嗟及矣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踈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踈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

南家類纂

不卷之六

七

詩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獄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殛

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鐻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悞悞遽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南家類纂

不卷之六

詩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黃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黃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甌妻戴經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

少壯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土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
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
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
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
信也雖有此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
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
梁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
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
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

南齊書卷之六

九

詩

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
息為之辟寢三月戒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
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
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
賤子賤曰我任人于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
君子矣佚四股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
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恬貧窮而曰我行
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
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揭衣
緇絀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
恬貧窮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
之欲行義自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
心智惠者有親美好者有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
反以暴教家富厚者不以振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
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不
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親美好者不以統朝治民而
反以蠱女從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
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南齊書卷之六

十

詩

上之人所遇色為先聲音次之事行為後故望而宜為人
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
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為人
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
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
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
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
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
王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

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謀之則為國用故勤

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
人胡不萬年

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
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脩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
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
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
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
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宰
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
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

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
周式序在位

傳曰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己爲道是民德
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
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脩其所聞以矯其情言
行多當未安論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
而下則開道不若己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
三之法若別白黑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
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
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

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蹶不作無令財
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
實則滿不作無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
則隔不作上材恤下則盲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
下怨則喘不作無使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
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心腹支
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
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
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况人主
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不嘗

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
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
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
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
之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齊桓公設庭燎爲使人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
門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
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
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
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
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

易義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固禮之其月四方之士相遺而至矣

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其寒暑萬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水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餒之色故生

不夭用死不轉八夫是之謂樂

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飲食適乎藏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肌膚然後氣藏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哀居而遊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故不爲也是以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頻湯非愛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不沈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生而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

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行在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此明於魚爲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思無邪此之謂也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殖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大德清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言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掄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華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華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

百家類纂 卷之六 詩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

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違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目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於下則在位者非其人也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

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

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愛敬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謹而不慢夫照臨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懼而自竦此全道也徧立則亂其立則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禮昔者先王審禮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讎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脩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拂其

百家類纂 卷之六 詩
所而謹裁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智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倍之則亡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

利之四海之內閭若一家不愛而利之或殺父而

况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夫當世之愚節抑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眾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鉅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自爲工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眾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畧一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陳要之閒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趨工說

百家類纂

七

詩

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矣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

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

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

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

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

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

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

善謝之鄙語曰痛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不可不審也非比爲殺劫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

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痛雖癰腫痼疵上比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痛矣由此觀之痛

百家類纂

七

詩

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玳王瑤珠不知珮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姬子都莫之媒嫖母力父是之喜以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蹈無自瘳焉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每自多者出人不遠

矣夫巧弓在此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爲萬乘

之寶也及其彼手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

盡心致志也詩曰山心藏之何日忘之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今其心願令其

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王度

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揜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

不能辨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閑閑乎止薄也荀有溫
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隱之詩曰鼓
鐘于宮聲聞于外

偽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
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
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典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
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彊劫弱暴寡百姓靡安
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
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
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

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儀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
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而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

大夫敬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收而事之
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赦謂之天誅

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

孔子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

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
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默然思感然而愜以玉天下以調

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
之操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啟
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
粉智者好彈有慙慙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爲主勞民力究酷虐
令加於百姓憐憫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
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
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
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淪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衰不
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
百象類纂 卷之六 詩

以止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勉
勉我王綱紀四方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反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
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
也故君子脩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
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
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
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系而生同爲一秀大義滿車長幾充
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
下殆同一也比穀三年累有越嘗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

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
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
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濤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
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所以來詩曰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
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
靡財傷情毀名傷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
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

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道不
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

百家類纂

未卷之六

主

詩

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
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
以持天下大舉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
稷之臣也雖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
化存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
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芻蕘乎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驪鳥視不
欲言望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視不若與衆
天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
正也故明王使賢臣輔奏並進所以通乎正而致隱居之
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之謂也

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
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
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畧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
貪利爲俗以較獵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火起暴
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邊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
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囂頑無禮而肅
敬日益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禍患此其所以
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官商鼻欲嗅芬香
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
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
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
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
之易行曰詩云牖民孔易非虛辭也

百家類纂

未卷之六

主

詩

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熅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
之性爲雞不得良雞覆伏乎有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雞夫
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爲君子
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
勸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
意一呼再喏者人繇也故上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
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繇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
主明者其臣慧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
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

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憤乎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而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誠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挹之水無合拱

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

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脩明

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

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

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待

之碎稱以喻之分以明之歡忻芬芳以送之實之珍之貴

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

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

言無曰苟矣

藍有青而綠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綠假之黃於地藍青

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鱮

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蜚更食而更視

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鷦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

舉西方有獸名曰蜃前足見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蜃

蜃距虛二名其性非能意蜃蜃距虛將爲假之故也

假足於蜃蜃見人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

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痛哉故曰以

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

木不陷井窅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虫垢闇斯

福生於無爲而忠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

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食物而

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

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

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

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

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

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

乎咎繇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

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大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周臨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歛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毅疾而神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聖也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與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為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

以念寧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速也據五穀大夫蹇叔公孫友而小霸晉文公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為君越王勾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鮑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掛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把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孰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

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

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于路

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

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

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

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

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

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

夫不降席而匡天下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

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來既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

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

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

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

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

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

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聞如雷擊之如墻壓之

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

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

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

姓謹誼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悖逆天理是以水

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

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

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強暴察

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

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

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

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

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

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

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

上之毛腹下之毳毳細毛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

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

其中邪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

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訓使者曰

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

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

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

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爲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于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求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東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求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居亦娶

齊東野語

卷之六

子九

詩

其終身不嫁者耳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隱生求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興其孔子固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憚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于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貶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

意者當遣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識

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劉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僅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

百家類纂

卷之六

子九

詩

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

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湏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孝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風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鐘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樓題三園轉轂百乘猶比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殯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

百家類纂

卷之六

詩

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謬謬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謬謬昔者商紂默然而亡武王謬謬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牆燠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

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以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自薦棄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

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扞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扞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

百家類纂

卷之六

詩

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爲應行台戰者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爲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渰者淵翟蕞澤言大者無不容也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

其而政齊棲於首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
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
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
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
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
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
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方讓其友友曰
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
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
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

百家類纂

卷之六

十一

詩

塵若攝纓而縱繼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
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
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
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
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鷺有餘粟
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
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統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
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
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
譬鈐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遂巡

過席曰是燕之過也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
已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
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
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
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
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
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
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
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

百家類纂

卷之六

十一

詩

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
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

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
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
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脉澄
靜婢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答
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
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我腹我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
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
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兒不冠不得見廉稽

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股與魴鱸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剗墨文身剪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入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稗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

鳳凰惟思其象鳳雛長與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鷄喙戴德負仁抱中扶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翺翺

其羽亦集爰止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紂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強詩曰愷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斷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愷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爲

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

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愕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嘗聞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

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覺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

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滯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

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與雲祈所以知太平無飄風暴雨矣

明詩

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與雲祈所以知太平無飄風暴雨矣

明詩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下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具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祧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遂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

秦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魯牛朝歌質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噱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小箒則待笞大桡則逃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令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鳥號之柘驛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扶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入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祐湯作護聞其官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面家類纂 卷之六 孝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

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去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轍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誠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

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

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若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槨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斲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

百宋類集

卷之六

四

四

子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

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遘死景公色魏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泆寡人以此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赦而誅之景公曰諸晏

百宋類集

卷之六

四

四

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著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

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
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
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
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
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
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
敢去婦

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毀行則害成患生於
忿怒禍起於纖微汗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
後悔何益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設誕

百家類纂

卷之六

學

詩

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微幸
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為君子矣
戴晉生弊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
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
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
中雉乎五步一嚙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
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嚙
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
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
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
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蘇王使使賞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
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
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纖屨為食食粥甕
覆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
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
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
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
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
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
是告內史王繆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
而宋鄭秦

卷之六

四

詩

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
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娛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踈因為
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
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
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嬖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
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舍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
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
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
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
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

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
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
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
也吾嘗齒焉吾田菽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
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
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議之曰出於室何爲者
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
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
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夫鳳凰之初起也翺翺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
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
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
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
知不及遠矣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
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
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
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
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睪杏齒如赭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座二子相與論終
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

論邪徐言闇問威儀翼翼後言先照得之推讓巍然乎
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
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威儀固陋
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
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
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爲君
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
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
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
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

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
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
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
之矣邦人潛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
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
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
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祉稷
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
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
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攬管潰失使者

楚之使曰齊使臣獻鴻鴻湯道飲饗皆潰失臣欲亡為失而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饗皆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堯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跼踰跼之

為醫也櫛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見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蟻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為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號候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甚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為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鉞礪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龜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

於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楚丘先生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

傳曰十莊子好勇毋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十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與師十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關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第十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道至斯朝涉剝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閻間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已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衣應步帶著桃父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魯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父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問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東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東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賓客其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祀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而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故國不怠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乎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于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體糠不充口虛而賦歛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

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自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王立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不憂矣

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馬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

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
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
齊曰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曰以削三十
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
百里

韓詩外傳卷終

百家類纂

天卷之六

詩

詩

新序說苑題辭

漢劉向撰按中興書目新序十卷漢陽朔元年劉向撰
遠至舜禹次及周秦古人嘉言善行悉采摭序載總一
百八十三章說苑二十卷漢鴻嘉四年亦劉向撰采傳
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凡二十篇摭七百八十四章上
之宋曾鞏氏謂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
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
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高氏子略曰向以區區
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苦竭出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燼
劫一入向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
異端以爲漢規鑒者盡在此書也余觀向以明經有行
被選歷事三帝奉詔領校中秘書居列大夫三十餘年
不遷曾無愠色當其時如光禹欽永之流號爲經儒然
皆阿附外戚以固寵榮視向之抗疏極諫本諸忠誠者
何如也雖所著不及一一取裁當理心則已勤可謂弘
博君子矣史稱其直諫多聞古之益友斯後世尚友者
所當論焉文輯其粹散見他書者並不錄

百家類纂

天新序說苑題辭

一

新序說苑題辭

百家類纂卷之七

儒家類 新序

孔子在州里駕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曰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卽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眾庶不

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採薇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絕滄雲負蒼天翱翔乎窮冥之上夫糞田之鵠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暮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之不售弃

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楚玉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夫餘衍之蓄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有餓色是以亡國之君歲於府庫寡人間之矣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今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有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欣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當獻餘魚而楚謂仁智矣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

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談以辭鄙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鄙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鄙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鄙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負缸如何鄙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鄙忌曰敬諾減吏省負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鄙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鄙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駢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毫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美敏也捷

百家類纂 卷之七

子

新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大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完四躰不蔽而君之臺觀帷幪錦繡隨風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見

徙之小澤則必有九繒之憂鼃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殲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歛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亡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吾漁所

扁鵲見齊桓侯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為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

百家類纂 卷之七

扁

新

在腸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遠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劑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無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扁鵲已逃之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疾也攻之於腠理此事皆治之於小者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蚤從事矣

賓有無善齊和之愛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梁嘗有疑獄群臣半以為當罪半以為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由此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曰其趙武乎平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者不出於口然其身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皆得其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文子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夫趙武賢臣也相晉天下無其輩者九年春秋曰晉趙武之力盡得也勇士一呼三軍皆碎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竅石以為伏虎闕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

矢排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况人心乎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

宋王讓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王讓其友其友曰夫蠶柱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王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綽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免之塵若躡迹而縱縹則雖東郭綽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縹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奔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而

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田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曰淪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哀公曰止吾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昔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

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立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進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遂巡避席面有愧色詩曰老夫灌灌小子蹢躅言老夫欲盡其謀而少者驕而不受也秦穆公所以敗其師殷紂所以亡天下也故書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詩曰壽考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齊有閭丘邛年十八道遮宣王曰家貧親老願得小仕宣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閭丘邛對曰不然昔有顓頊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秦項囊七歲為聖人師由此觀之邛不肖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七

新

耳年不稚矣宣王曰未有咫尺駢駒而能服重致遠者也由此觀之夫士亦華髮墮顙而後可用耳閭丘邛曰不然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駢駒騷騷天下之俊馬也使之與羶馳試於釜籠之間其疾未必能過羶馳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之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闕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彙決目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彙也由

俱歸而用焉

魏文侯見其季其墻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墻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李季祭之少焉日晏進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其季矣其季者進食臣竊窺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墻壞不築云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墻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李禁之豈愛桃李是教我下無侵二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飲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言而

百家類纂

卷之七

八

新

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友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傷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宋人有得王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王者曰以示王人王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食為寶爾以王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寧國之長

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
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
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精其取彌精
子罕之所寶者至矣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
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
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新亭卷終

百家類纂

九

百家類纂

儒家類

說苑上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淨
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
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
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
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掄蔽必因近習然
後見察三阻也訛譏諂諛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
欲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傑並興賢智求處五
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
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
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也士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
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以識其然也越
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
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
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之
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
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而安者其唯聖人
乎若夫詐聖之徒未嘗不危也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

也昔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
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
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
薦之先祖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
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
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
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
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
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二

說

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
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
不兩錯政不二門故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
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
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保之故人臣之
行有六正六和行六正則榮犯六和則辱夫榮辱者禍福
之門也何謂六正六和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
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使主超
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

曰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
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辭數稱於往古之德行
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
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收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
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
文奉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
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諫然而敢犯主
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行如此
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和者一曰安官貪祿營於私家
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饒於論渴於策猶不肯進節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三

說

容容乎與世浮沉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
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
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
也三曰中實頗險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嫉賢所欲
進則明其美而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
妄行過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
以飾非辯足以行詖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
外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挾國事以
為輕重於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
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朋黨
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其言語使白

罪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因而附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爲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爲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爲後也簡主曰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疏爵而貴之吾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謬也怨無

罪者國之賊也

建本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

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暗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五

九

彷徨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間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爲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爲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節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智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驅也騏驎雖

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下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
號之弓雖良不得排繫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
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
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
榱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
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
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
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
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
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
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
受之傳之以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
何以儒爲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
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於釜甑須以
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
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
所不赦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
不若學之速吾嘗鼓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
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
集於水鳥集於風草木集於時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
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
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
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
乎平公曰善哉

豐壙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不
深未必撼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
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
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隼脣仰天而嘆嗟幾焉天其救之
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
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爲天
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
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末之有也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
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
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爲始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既
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
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
不識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

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
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
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
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
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
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
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
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
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
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
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耳賤貧窮非
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
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
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
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
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
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
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
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出謂第
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
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

人往致邑馬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
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矣爲不受曾子曰臣
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
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
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
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遠忘之吾與人也如棄
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
聞之妾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
壑是以不敢當也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
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

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
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
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
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
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
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
兵圍我吾爲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
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
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
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
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

代今吾以不得爲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
全身援抱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中鳴
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
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
於天下遂自殺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
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
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
故不入邑中含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

百家類纂

卷之七

十

說

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
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
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
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居於甘棠見宗廟之敬
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哉哉仁人之
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惻怛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
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
虜不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其道之一行而得施
其德使民生於全育泰康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
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治於是退作春秋明素
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志是以百王尊之志

百家類纂

卷之七

十

說

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
爰咨謀此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
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
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人害禹鑿龍
門開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
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
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開地糴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
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
以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周
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牲損則用下牲下牲
損則祭不備物以其外之爲不祭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
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
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
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焉
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管
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
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
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

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婦人含珠璣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牆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善之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主

說

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

是故臣勞動以爲君而不求其賞君特施以收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蟹蟹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蟹蟹巨虛蟹蟹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蟹以走蟹非性之愛蟹蟹巨虛也爲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蟹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況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福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原基由不報恩生矣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主

說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及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及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爲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噲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爲成人者吾以爲上賞防我以禮諫我以誼蕃我使我不得爲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爲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爲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

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者卜之占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咎也至于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備告諸將曰趙穿弑靈公有雖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有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趙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許而趙盾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固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皆廢姓也中行之後為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孫氏

而家類纂卷之七

中

趙

常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官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令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后今君有令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備拜諸將軍將軍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而家類纂卷之七

五

趙

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假之也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禁恥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概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取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
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防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
下暗下暗則上聲聲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
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
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
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
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
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
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
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
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問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
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
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
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
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
過惡下不陰害不幸官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也以罷民
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
賢君之治國也王曰善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
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董安于趙人簡子使治晉陽問政於寒老寒老曰曰忠曰
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
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兩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
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
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
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
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
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
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乃行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
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
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
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
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
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母迎而距也母望而
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
及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
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
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

魚而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而厚味必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于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耶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已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昔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

此之謂也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天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

之也任庖人鈞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霸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國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千辛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皆叛不朝衆暴寡強劫弱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之不絕若綫桓公於是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脅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用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政敗強晉無敵於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子突叔子王子廖及由余據有雍州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并冀州揚威于雞父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戕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川子產裨謀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爲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狀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

曰勇之言大辱於楚曾不用僂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非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古任不肖而凶案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爲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乞師於楚以取全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公子買不可使成衛公子遂不聽君命而擅之晉內侵於臣下外困於兵亂弱之患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爲不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

也夫智不足以見賢無可奈何矣若智能見之而強不能決猶豫不用而大者死亡小者亂傾此甚可悲哀也以宋殤公不知孔父之賢乎安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趨而救之者是知其賢也以魯莊公不知季子之賢乎安知疾將死召季子而授之國政授之國政者是知其賢也此二君知能見賢而皆不能用故宋殤公以殺死魯莊公以賊嗣使宋殤早任孔父魯莊素用季子乃將靖鄰國而况自存乎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爲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

公委之以政實威故將軍人也扣轅行歌於康之櫓桓公
任以國司馬喜懼脚於宋而卒相中山施唯折脅拉齒於
魏而後爲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
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
絲絲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紵良工不得枯死
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譬
猶絲絲之葛矣

眉睫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而風感不動乎心甯戚擊牛
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堦孔子爲之下
車堯舜相見不遺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
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
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
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
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
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也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
占未發觀小節固足知大體矣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
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而厲公
以見弑於匠麗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湣王以弑死
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
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
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死於沙丘任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七

七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七

七

李父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堅
刁易牙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
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蘭相如秦兵不敢
出鄆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
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
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
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
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夏民
從越王不墮舊冢而吳人服以其所爲之順於民心也故
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
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管仲桓公
之賊也鮑叔以爲賢於已而進之爲相七十言而說乃聽
遂使桓公除報讎之心而委國政爲桓公垂拱無事而朝
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以能北走桓公無自危之心
者同聲於鮑叔也紂乃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而佯狂陳
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自是之後殷燕於周陳亡於楚
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
鄒衍樂毅以齊趙至蘇子屈景以周楚至於楚舉兵而攻
齊樓閣王於莒燕校地計衆非與齊鈞也然所以能信意
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
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以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
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

而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昌則未有異乎却走而求遠
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
於死尚如是其厚也況當世而生存者乎則其弗失可
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義非施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
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
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
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
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
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
任異也由此觀之則士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
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
下之士亦至仲尼脩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
趙簡子游於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
乘跪而對曰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
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
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
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
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
滿把飛之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之不能為之益高
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髡曰
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寡人

百家類纂

卷之七

說

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
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國無
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驂駟駢駢今無
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
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今無有
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
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
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也君
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鷄矣雖
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宗衛相齊遇逐羅婦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
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
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
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
對曰尉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
士而君鴈鷺有餘粟執紼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
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據以相撻而士曾不
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
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於是宗
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

百家類纂

卷之七

說

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方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

齊將軍田穰出將張生郊送曰昔者堯讓許由以天下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銳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無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穰曰今日諸君皆為贖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獨教之以聖人之道謹聞命矣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塞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噲而不讓曰無常仲

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懲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取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治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欽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咎犯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鐘磬等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願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古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嬉盡而峻城闢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有粟秩五

也。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竿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

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

百家類纂 卷之七

史記

楚

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妾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行，且已聞之。』土負水者平，水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勞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患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而楚并之；曹不用僂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宋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不

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士之

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

吾將用子之諫，先口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

心，又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

心，又不色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

諫者，乃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新乎

萊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萊乎？新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

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

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吳國譚

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割令支，而反者，武

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美玉而

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

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

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

也。壇場之上，誦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祗非文也。凡

爲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

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

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大罪，以辱社稷。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

諤諤而昌，紂黑黑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

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

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

失之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叛
尤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詬思無辱夫
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
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
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
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
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

百家類纂

卷之七

子

說

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
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
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
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
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
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官成則
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
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濟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
驕士矣

山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

弟子者乎常樸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樸曰過故鄉而
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鄉
常樸曰嘻是已常樸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
喬木而趨非謂敬老和常樸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
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樸曰子知
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治之柔而齒之亡也
豈非以其剛和常樸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
語子哉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
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
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

百家類纂

卷之七

子

說

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
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
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
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
安從至于官怠於官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
婁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害而水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
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
此五者一見雖禍無福除禍必得致福則貧

石譬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如

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
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時足以亡使氏
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殲大
國足以亡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
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
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
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
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予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乎孔
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
百索類纂 卷之三
附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
辟法裂絕世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
譏諷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居此
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
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
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
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
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治治不壅將成江河綿綿不
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
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

盜怨三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
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
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
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
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
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
以口遇禍哉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
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纊帶索而哭孔子辟車
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
三失孔子曰願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
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
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
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
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
三八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
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
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
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心衆口使
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辱難前灑敗事不再

便是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設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

百家類纂

卷之六

注

說

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溪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魯有恭士名曰机机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羞見衣裘楊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机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机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

豈不高哉矧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膚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犯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齋莊以立之端成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論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寬之琬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

百家類纂

卷之七

注

說

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所善其言神而琬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范自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范魏王曰善范因上書信陵君曰范故魏之仇相也趙以地殺范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且君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八門而右不善吾者八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

齊世家卷之七

三十一

說

於民
客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王曰諾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王言事則直言耳無譬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爲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嫌而

成不因嫌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虛天下疾狗也兕荒而指厲則無失荒矣望見而放何也則累世不能得荒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偶爲之崩城爲之弛君言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夫士壤且可爲忠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見鵲巢於葦苕者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葦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燬也臣未嘗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燬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齊世家卷之七

三十一

說

遽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遽伯玉爲之執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遽伯玉曰謹受命遽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王楚王曰何國最多士楚王太說遽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遽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棄黃金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士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黃金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

託身耶又不知公子將將而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使
使二乘追公子皆漢水之上子皆還重於楚邊伯王之
也故對曰誰能事魚溉之公驚執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
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而無所
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
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
隱也隱則安得為仁君信不知安得為聖乎路曰建天下
之鳴鐘而撞之以提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
以提撞乎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

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

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

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
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
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
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
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傷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
是亦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
無通告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齊攻魯于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貢之用子

賈曰使吳實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吳揚幹麻
筋之弓大往于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
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
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
遂朝於吳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
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楚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
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
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罷然
遂以諸侯之禮見之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
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

乎請為二三子暫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

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充之州

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
剪髮文身翦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
命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特過弊邑弊邑
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
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
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
此之謂也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
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隆焉使者曰昔燕攻齊

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頭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淄渚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敫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敫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焚乞食於吳閭廬以為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獲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為其柩矣

百家類纂

卷之七

聖

說

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于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曰屋之士皆聞其謀為堯之役咸盡其心故萬室而無遺壽失其

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入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及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有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洪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

百家類纂

卷之七

聖

說

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身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矣嬰是也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管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

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

中行文子出亡至邊從者曰為此番夫者吾人也胡不休焉且待後車者文子曰異日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吾好佩又遺吾玉是不非吾過者也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問文子問晉夫之所在執而殺之仲尼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道不可遺也若此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五年為三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太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從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至公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齊襄是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傳之私於其子孫也去天下若遺蹤於天下猶然况其細於天下乎非帝堯孰能行之孔子曰巍巍乎唯天為大惟堯則之易曰無道古此蓋人君之公也夫以公與天下其德大矣推之於此則之於彼萬姓之所載後世之所則也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秉公舉賢則不避仇讐忠於事君仁於利下推之以恕道行

之以不黨伊呂是也故顯名存於今是之謂公辭去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之謂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慙生達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天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人事狹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存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於民然後仕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子懷天履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風流應賜乃侯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嘆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進德於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楚莊王有夢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蹀躞者斬其軛而戮其御太子八朝馬蹄蹀躞廷臣斬其軛而

戮其御太子大怒以為王泣曰為我誅逆臣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指武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國家類纂卷之七

聖王

七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盛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巨敗於城濮秦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弊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穉無窮變無形像復素委從如影與響如麗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闇不及駘呼不及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肩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况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操

讓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謂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也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秦泮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縞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為我從焉孔子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

國家類纂卷之七

聖王

七

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為農器使天下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九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

皆先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產殺鄆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之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談叢

王者知所以臨下而治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備矣凡所以劫殺者不知道術以御其臣下也凡吏勝其職則事治事治則利生不勝其職則事亂事亂則害成也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意夜臥者不能蚤起也

市家類纂

卷之七

四

七

鸞設於鑾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
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廩聖人見所生則知所歸矣

天道布順人事取予多藏不用是謂怨府故物不可聚一園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而制開闔豈材足任哉蓋所居要也

邑名滕母魯子不入水名盜泉孔子不飲醜其聲也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大廢重載而危之操策而隨之非所以爲全也

賢師良友在其側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爲不善者鮮矣

義士不欺心仁人不害生謀泄則無功計不設則事不成賢士不事所非不非所事愚者行闕而益固鄙人飾詐而益野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明至神無不化也至賢無不移也上不信下不忠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求其道則無不得爲以其時則無不成

士不以利移不爲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雖死而不悔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故曰巧僞不如拙誠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冠雖故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上下有分不可相倍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曰正而心又少而言

市家類纂

卷之七

四

七

萬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下畏之屋漏者民怯之水淺者魚逃之樹高者鳥宿之德厚者士趨之有禮者民畏之忠信者士死之衣雖弊行必修頭雖亂言必治時在應之爲在因之所伐而當其福五之所伐不當其禍十之

必貴以賤爲本必高以下爲基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孝於父母信於交友十步之澤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有忠士草木秋死松柏獨在水浮萬物玉石留止饑渴得食誰能不喜賑窮救急何患無有視其所以觀其所使斯可知已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絕

江海智莫大於關疑行莫大於無悔也。術冠者早足以觀
士利不兼賞不倍忽忽之謀不可為也。惕惕之心不可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迎反受其殃。天地無親常與
善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積惡之家必有余殃。一壺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故却足
不行。心如天地者明行如繩墨者尊。

位高道大諸事大隨小者凶言疑者無犯行疑者無從盡
蠅什杜梁蚊跡是牛羊

無以淫佚蕪業無以貪賤自輕無以所好害身無以嗜欲
妨生無以奢侈為名無以積富驕盈喜怒不當是謂不明
暴虐不得反受其賊怨生不報禍生於福

百家類纂

果一

一言而非四馬不能追十言不急四馬不能及

鏡以精明美惡自服衡平無私輕重自得遙坐桌中不扶
自直白砂入泥與之皆黑

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至時之極間不容息勞而不休亦將
自息有而不施亦將自得

無不為者無不能成也無不欲者無不能得也眾正之積
禍無不及也眾邪之積禍無不速也力勝貧謹勝禍慎勝

害戒勝火為善者天報以德為不善者天報以禍君子得
時如水小人得時如火誇道色者心之罪也尊賢已者心
之力也心之得物物不足為也心之失物物不為也
不孝非吾子也交不信非吾友也食其言者謂肥滿其

本而枝葉茂本傷者枝槁根深者末厚為善者得道為惡
者失道惡語不出口苟言不留耳務偽不長喜虛不久義
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以財為軍以身為寶慈仁小恭
敬者老大犬不驚命由金城常避危殆者命由不悔當必念
貧壯必念老年雖幼少慮之必早夫有禮者相為死無禮
者亦相為死貴不與驕期驕自來驕不與亡期亡自至踐
人日夜願一起有人不忘視知者始於悟終於諸愚者始
於樂終於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力雖不能必務為慎
終如始常以為戒戰戰慄慄日慎其事聖人之正莫如安
靜賢者之治故與眾異

衣食足知榮辱倉庫實知禮節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
雨雨頃刻而止

暴雨頃刻而止

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唯恐不幸

已離已疎還反於樸物之相反復歸於本循流而下易以
至倍風而馳易以遠真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

應卒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圖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
大任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慎之於身無曰云云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能忍耻者安能忍辱者存身亡而齒寒河
水崩其懷在山者智者莫甚於酒留事者莫甚於樂毀廉

者莫甚於色摧剛者反已於弱富強知是貴在求退先憂
事者後樂先傲事者後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恭敬遜

讓精廉無謗慈仁愛人必受其實諫之不聽後無與爭舉

事不當爲百姓謗悔在於後患在於死禍

蒲且修級光鴈悲鳴逢蒙撫虎豹張罽罔以獲能

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深

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爲善不直必終

其曲爲醜不釋必終其惡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喻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得一失交情乃出德義

在前用兵在後初外者必扶冠新浴者必振衣敵軍之將

不可言勇亡國之臣不可言智坎井無龜鬻者監也園中

無修林者小也小忠太忠之賊也小刺太刺之賊也自諸

絕易請人絕難永激則憚矢激則遠人激於名不段爲聲

下士得官以死上士得官以生禍福非從地中出非從天

上米已自生之

窮鄉多曲學小辯害大知巧言使信廢小惠妨大義不因

在於早慮不窮在於早豫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人勿聞

莫若勿言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取勿

取以避其詭非所爭勿爭以避其聲明者視於冥冥謀於

未形聽者聽於無聲慮者戒於未成世之濶濁而我獨清

衆人皆醉而我獨醒

乖離之咎無不生也毀敗之端從此興也江河大潰從蟻

穴山以小池而大崩淫亂之漸其變爲興水火金木相和

勝早而正者可增高而倚者且崩直如矢者死直如繩無

禍生於欲得福生於自禁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

導心

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人知糞田莫知

糞心端身正行全以至今見亡知存見霜知冰

廣大在好利恭敬在事親因時易以爲仁因道易以達人

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欲賢者莫如下人貪財者莫如全身財不如義高勢不如

德尊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軌之民君不能賞

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問善御者莫如馮問善治

者莫如民以卑爲尊以屈爲伸聖人所因上法於天

君子行德以全其身小人行貪以亡其身相勸以禮相強

以仁得道於身得譽於人

知命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人而不愛則不能仁佞而

不巧則不能信言善母及身言惡母及人上清而無欲則

下正而民樸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無思慮之心則不

達無談說之辭則不樂

善不可以僞來惡不可以辭去近市無買在田無野善不

逆旅非仁義剛武無以定天下

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義勝患則吉患勝義則

滅五聖之謀不如逢時辯智明慧不如遇世有鄙心者不

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予利器多易多敗多言多失

德無細積怨無大多少必報固其勢也

聖人之衣也便體以安身其食也安於腹適衣節食不
曾子曰鷹鷂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鼃鼃魚鱉以淵爲淺
而穿冗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
害其身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
交權莊足以成禮而已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羣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羣臣則
仕可也澤施乎百姓則安可也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
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於已不可止於人行
百家類纂 卷之七 臣一

發於適不可止於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
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
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爲也

蠟欲類蠶蠶欲類蛇人見蛇蠟莫不身洒然女工脩蠶漁
者持罾不惡何也欲得錢也逐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
也事之權也

登高使人欲望臨淵使人欲窺何也處地然也御者使人
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

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適可以却敵一言而得可以保
國響不能獨爲聲影不能倍曲爲直物必以其類及故君

子慎言出已負石赴淵行之難者也然申屠狄爲之君子
不貴之也盜跖凶貪名如日月與舜禹並傳而不思而君
子不貴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言君
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
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寧乎亂世
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衆人以毀形爲耻君子以毀義爲
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學也入於耳
藏於心行之以身君子之治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
百家類纂 卷之七 臣一

也君子慮福弗及慮禍百之君子擇人而取不擇人而與
君子實如虛有如無

君子比義農夫比穀事君不得進其言則辭其爵不得行
其義則辭其祿人皆知取之爲取也不知與之爲取之政
有招寇行有招耻弗爲而自至天下未有猛獸狐疑不若
蜂蠆之致毒也高議而不可及不若卑論之有功也

高山之巔無美木傷於多陽也大樹之下無美草傷於多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爲鼓也惠施卒而
莊子深嘆不言見世莫可與語也

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負也耻
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

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義也爵人於朝論人於市古之通法也

福者禍之門也是者非之尊也治者亂之先也事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聞也

枝無忘其根德無忘其報見利必念害身故君子留精神寄心於三者吉祥及子孫矣

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可同兩貴不可雙夫重容同雙必爭其功故君子節嗜欲各守其足乃能長久夫節欲而聽諫敬賢而勿慢使能而勿賤為人君能行此三者其國必強大而民不去散矣

默無過言怒無過事木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螻蟻者雖其居也猿猴失木禽於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挺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

天地之道極則反滿則損五采曜眼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盛衰安得自若

民苦則不仁勞則詐生安平則教危則謀極則反滿則損故君子弗滿弗極也

說苑卷上終

百家類纂卷之八

儒家類 說苑下

雜言

賢人君子者通乎盛衰之時明乎成敗之端雖貧不受紀審乎人情知所去就故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汙君之祿是以太公年七十而不自諂孫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則不強合非其人也太公一合於周而侯七百歲孫叔敖一合於楚而封十世大夫種存亡越而霸勾踐賜死於前李斯積功於秦而卒被五刑盡忠憂君危身安國其功一也或以封侯而不絕或以賜死而被刑所慕所由異也故箕子素國而佯狂范蠡去越而易名智過去君弟而更姓皆見遠識微而仁能去富勢以避萌生之禍者也夫暴亂之君孰能離繫以役其身而與于患乎哉故賢者非畏死避害而已也為殺身無益而明主之暴也比于死紂而不能正其行子胥死吳而不能存其國二子者強諫而死適足明主之暴耳未始有益如秋毫之端也是以賢人閉其智塞其能待得其人然後合故言無不聽行無見疑君臣兩與終身無患今非得其時又無其人直私意不能已閔世之亂憂主之危以無實之身涉蔽塞之路經乎譴人之前造無量之主犯不測之罪傷其天性豈不惑哉故文信侯李斯天下所謂賢也為國計揣微射隱所謂無過策也戰勝攻取所謂無強敵也積功甚大勢利甚高

賢人不用譏人川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患去害不見丘山穢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為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

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歎息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第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吳王夫差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葬太宰嚭公孫雒倫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越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輩長車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今欲明事情恐有扶日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出者

神射子見秦惠王惠王說之於是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易也故以微為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也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頃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亡之道幾於廢也太公田不足以償種漁不足以償網治天下有餘智文公種米曾子駕羊孫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軛在衡後務大者罔忘小智伯廚人亡多邈而知之韓魏反而不知邯鄲子陽園人亡桃而知之其亡也不

知務小者亦忘大也

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今者子欲安之西閭過曰欲東說諸侯王船人拚口而笑曰子渡河中流而溺不能自救安誰諸侯乎西閭過曰無以子之所能扣傷為也子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問紡曾不如瓦墼隨侯之珠國之寶也然用之彈曾不如泥丸騏驎騶駼倚衡負輓而趨一日千里此至疾也然使捕鼠曾不如百錢之狸干將鉞鉚拂鐘不鐸試物不知揚刃離金斬羽契鐵斧此至利也然以之補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楫乘扁舟處廣水之中當陽侯之波而臨淵流適子所能耳若誠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無異夫未視之狗耳

今夫世異則事變事變則時移時移則俗易是以君子先相其土地而裁其器觀其俗而和其風總眾議而定其教愚人有學遠射者參矢而發已射五步之內又復參矢而發世以易矣不更其儀譬如愚人之學遠射目察秋毫之末者視不能見太山耳聽清濁之調者不聞雷霆之聲何也唯其意有所移也百人操觚不可為固結千人謗獄不可為直辭萬人比非不可為顯士

麋鹿成羣虎豹避之飛鳥成列鷹鷂不擊衆人成聚聖人不犯鰲蛇遊於霧露乘於風雨而行非千里不止然則暮託宿於鰲鰲之允所以然者何也用心不一也夫蚶蜊內

無筋骨之強外無爪牙之利然下飲黃泉上經晷土而然者何也用心一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容而名章也詩云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耶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四

子

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隻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而

百家類纂

卷之八

五

子

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閻廋後遇夫差也夫驥厄龍隨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憂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老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無知而比干無惠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脩身端行以須其時也

孔子曰不觀於高岸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於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於海上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士慎此三者無累於人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力行

孔子曰回若有君子之道四強於行已弱於受諫休於德祿慎於持身

仲尼曰史鮪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孔子曰中人之情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失縱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聽也

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聚蠶而鼓之

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

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測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

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

思樂泮水薄採其蔕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

辨物

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龍從巢隳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之焉飛禽率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侯是瞻樂山之謂也

越石父曰不肖人自賢也愚者自多也佞人者皆莫能辯其心口以出之又謂人勿言也譬之猶渴而穿井斷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夫臨財忘貧臨生忘死可以遠罪矣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種而種之

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矣天下先道而後仁義生焉國家不治而後孝子生焉民爭不分而後慈惠生焉道逆時反而後權謀生焉凡善之生也皆學之所

由一室之中必有主道焉父母之謂也故君正則百姓治父母正則子孫孝慈是以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夫仁者好合人不仁者好離

人故君子居人間則治小人居人間則亂君子欲和人譬猶水火不相能然也而兩在其間水火不亂乃和百味是

以君子不可不慎擇人在其間

辨物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微明也

子 127—506

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是故古者聖王
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
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
窮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謂北辰句陳樞星也
以其魁杓之所指二十八宿為吉凶禍福天文列舍盈縮
之占各以類為驗夫占變之道二而已矣二者陰陽之數
也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也者物之動莫不由道也
是故發於一成於二備於三周於四行於五是故玄象著
明莫大於日月察變之動莫著於五星天之五星運氣於
五行其初猶發於陰陽而化極萬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
十八星者東方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曰斗牛瀕女虛
危室東壁西方曰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曰東井輿鬼
柳七星張翼轸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
外內者以官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所謂五
星者一曰歲星二曰熒惑三曰鎮星四曰太白五曰辰星
機槍彗孛旬始枉矢蚩尤之旗皆五星盈縮之所生也五
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為占春夏秋冬伏見有時失
其常離其時則為變異得其時居其常是謂吉祥古者有
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謂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
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謂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
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謂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
主冬者昴昏而中可謂種豆上告于天子下布

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
不舉力役書曰敬授民時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
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
方耳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荆
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
曰青州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
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杭蒲蕭菅荆之用不乏
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川澤魚鼈滋殖王者京師四
通而致之
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
山北嶽也嵩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
馬能大飲雲雨馬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
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
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馬能通百川於海能出雲雲雨
千里馬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
物馬能潤澤物馬能生雲雨為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
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編于羣神矣
夫水旱俱天下陰陽所為也大旱則雩祭而請雨大水則
鳴鼓而却社何也曰陽者陰之長也其在鳥則雄為陽雌
為陰其在獸則牡為陽而牝為陰其在民則夫為陽而婦
為陰其在家則父為陽而子為陰其在國則君為陽而臣

爲陽貴而陰賤陽尊而陰卑天之道也今大旱者陽氣太盛以獸於陰陰獸陽固陽其填也惟填獸之太甚使陰不能起也亦零祭拜請而已無敢加也至於大水及日蝕者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以賤乘貴以卑陵尊大逆不義故鳴鼓而儆之朱絲繁而劫之由是觀之春秋乃正天下之位徵陰陽之失直責逆者不避其難北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辭刑贖之命不爲不聽其父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耶其義之盡耶

度量權衡以養生之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十六黍爲一豆六豆爲一鉢二十四鉢重一兩十六兩爲一斤三十斤爲一鈞四鈞重一石千二百黍爲一斛十斛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麋身牛尾圓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閑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道一脩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影像夙夜展興於是乃問天老曰鳳凰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爲鸞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喙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義

鳴曰發明畫鵬曰保長飛鳴曰止翔集曰歸畫鵬者東抱忠足復正尾繫武小聲合金火者谷鼓延頸橋翼光猶舉光與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像夫惟鳳爲能究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者風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冕帶黃紳齋于中宮風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東園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皇鳴矣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靈龜又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樂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

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神龍能爲高能爲下能爲大能爲小能爲幽能爲明能爲短能爲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遊燕幽閒有似鳳也書曰鳥獸鶴鳴鳳皇來儀此之謂也

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危乎民得而止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

其和而爲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
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
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
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
國有聖人耶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
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
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
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重風之所飄也
雨血三口驚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
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散散其君幼
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辭而無告

百家類纂卷之八

七

禮

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知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
不葬也賜欲知死人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曉

脩文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夫功成制禮治定作樂
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
治民莫善于禮是故聖王脩禮文設序序陳鐘鼓天下
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錫京師維南自京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傳曰觸情微欲謂之禽獸而謂之野人故重

謂之衆庶辨然通古今之道謂之士進賢達能謂之大
敬上愛下謂之諸侯天覆地載謂之天子是故士服散大
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縝中彌理者文彌
章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
君子者無所不宜也是故韞冕屬戒立于廟堂之上有司
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直經杖立于喪次賓客弔唁無不
哀者被甲纓胃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
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強足以拒患難威
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
此之謂也

百家類纂卷之八

七

禮

衣服容貌者所以悅目也聲音應對者所以悅耳也嗜慾
好惡者所以悅心也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
言語順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
矣三者有乎心暢乎體形乎動靜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
忠心好善而日新之獨居樂德內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
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長生久視
而無累於物也

知天道者冠鉢知地道者履躡能治煩決亂者佩鬴能射
御者佩韞能正三軍者撝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
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王貌
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充蘭之枝重了佩鬴說行能也
天子以冕爲尊尊者百草之木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

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贊諸侯以圭為贊圭者玉也
不撓應而不劇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為贊卿
以羔為贊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為贊大夫以鴈
為贊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贊士以雉為贊
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為贊庶人以鷩為
鷩鷩者鷩鷩也鷩鷩無他心故庶人以鷩為贊賁者所以
為質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
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
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
殺則止佐饗佐饗止則百姓收獵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
百官類纂 卷之八

梁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不
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天妖不覆巢此皆聖人在上君
子在位能者在職大德之發者也是故臯陶為大理平民
各服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皆讓僅為工師百工致功益
主虞山澤辟成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
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僻違禹陂九澤通
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於荒
服南撫交趾大發西析支渠搜氏羌北至山戎肅慎東至
長夷島夷四海之內皆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韶之
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也

夏質

孔子卦得賁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
師問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
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
丹漆不文白王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
之行凡奸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
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
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奸邪者未之
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
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奸邪而富足者為淫佚
則驅民而為邪也民以為邪因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

百官類纂 卷之八

五

五

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
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以為法服也
魏文侯御原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
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
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
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
於子大大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
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
家士藏於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
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張國之君不山弊也必由姦利

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殲
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
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流於華葉若此者
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於廷君子聞之曰
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保葬以反吾真必無易
吾意而侯問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保而反地必若
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
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
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富靡財殫
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骸於中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六

學

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
者得變是物各友其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焉
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真使歸者不得至化
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
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
之爲言歸也其尸現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葬之以幣帛多
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
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兆以欲保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
者空木爲槨葛藟爲絨其窆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
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世
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終哉有謂重感夫加

道保葬也

晏子病將死斷楹內書馬謂其妻曰楹也語子壯而視之
及壯發書書之言曰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
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窮乎窮乎窮也

公明宣學於魯子三年不讀書魯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
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
叱咤之聲未嘗至於大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
應賓客恭儉而不懈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
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
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魯參避席謝之曰
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鹽鐵論題辭

晁氏公武曰漢桓寬著按班固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
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都國鹽鐵酒推
均輸務抑末母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
桑弘羊以為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
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至宣帝時汝南桓寬博通
善屬文推行鹽鐵之議者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
家之法焉陳氏振孫曰世之小人何嘗無才以熙寧日
錄言之王安石之辨雖曰儒者其實桑大夫之流也霍
光號知時務與民更始而鹽鐵之議乃俾先朝首事之
臣與諸儒論議反覆不厭一切是非付之公論未嘗容
心焉夫以不學無術之人暗合孟莊子臣父臣政之義
曾謂元祐諸賢慮不及此乎余觀此書其於道德功利
之際論之當矣匪直文辭足法已也因采摭其粹者著
于篇

百家類纂

儒家類

鹽鐵論

本議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御史與所舉賢良文學詣問
民間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道
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
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厚之
樸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末者寡趨末者眾失文繁則
質衰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慤民慤則財用
足民侈則饑寒生願罷鹽鐵酒榷均輸所以進本退末廣
利農業便也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數為寇暴於邊鄙備
之則勞中國之士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承邊久之患
苦為虜所係獲也故修障塞飭烽燧屯戍以備之邊用
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蓄貨長財以佐助邊費
議者欲罷之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使備塞乘城
之士饑寒於邊將何以贍之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孔子曰
有國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官
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畜仁義以風之廣德
行以懷之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悅服故善克者不戰善
戰者不師善師者不陣脩之於廟堂而折衝選師王者行
仁政無敵於天下惡州費哉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
犯虜中國殺伐郡縣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軌宜誅討之日

久矣陛下垂大惠表元元之未贖不忍暴士大夫於原
縱然被堅執銳有北而復匈奴之志又欲罷鹽鐵均輸
邊用損武畧無憂邊之心於其戰未便也故學曰古者貴
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
之則安之今廢道德而任兵革興師而伐之屯戍而備之
暴兵露師以支久長轉輸遺食無已使邊境之士饑寒於
外百姓勞苦於內立鹽鐵始漲利官以給之非長策也故
以罷之為便也大夫曰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途通有
無之用市朝以計其求致士民聚萬貨農商各得所
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變使民不悖故主不出則農用
商不出則實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實貨絕則財用匱故

百乘輿車

主

主

鹽鐵均輸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能之不便也文學曰夫
導民以德則民歸厚示民以財則民俗薄俗薄則財聚而
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老子曰貧國者有餘
非多財也嗜慾衆而民蹙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禮義
防民欲實菽粟貨財市商不通無用之物工不作無用之
器故商所以通鬱滯工所以備器械非治國之本務也大
夫曰管子云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
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商不備也龍圖之經
漆旄羽荆揚之皮革竹象江南之柚梓竹箭燕齊之魚鹽
旃裘充豫之漆絲絲紵養生送死之具悉待商而通待
而成故聖人作爲冊籍之用以通利俗服非駕馬以達使

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鐵
鹽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鹽鐵均輸萬民所戴仰而取給
者罷之不便也文學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
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
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竊糴
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
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
為非也況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
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大夫曰往
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
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

百乘輿車

主

主

委府于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
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
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非開利孔為民罪
梯者也文學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
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
賣貨物以便上求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難與之
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練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
為耳行姦賣乎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
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騰騰則
商賈倖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
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

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買萬物也

力耕

文學曰古者十一而稅澤梁以時入而無禁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萊不闢田疇不治雖擅山海之財通百味之利猶不能贍也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艸耕耨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云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也大夫曰賢聖治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昔管仲以權譎窮而范氏以強太亡使治家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百室類纂卷之八

給矣

通有

大夫曰五行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木材之樵北方水而幽都

有積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今吳越一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梁宋采棺轉戶江湖之魚菜黃之鮓不可勝食而鄒魯周韓燕蓟蔬食天地之利無不贍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然百姓匱乏財用不足多寡不調而天下財不散也文學曰古者采橡不斲茅屋不翦衣布褐飯土硯鑄金為鉏鋌埴為器並不造奇巧世不貴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樂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王不至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女極纖微工極技巧雕素樸而尚珍鑽山石而求金銀沒深淵求珠璣設機陷求犀象張網羅求翡翠求蠻貉之物以眩中國徒巧作之貨致之東海交萬里之賄曠日費功無益於用是以楊夫匹婦勞罷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

復古

大夫曰宇宙之內鷲雀不知天地之高也鰲井之龜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術者罔不知術頃之富先帝計外國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敵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勢變以主四夷地廣而遠以屬長城北界河外開路匈奴之鄉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是千豐武王繼之戰力以行破商掄紂遂成王業當崇崇崇崇崇崇而復復復復仲負當世之累而正銷功設志以垂萬世

用權者雖俗有司思師望之計遂先帝之業志在絕朝路
擒單于故未遑扣扃之義而錄拘縶之論文學曰萬難雖
巢宇而有鷹隼之憂坎井之龍離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
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禍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
而趙高沒淵也聞文武受命伐不義以安諸侯夫朱聞
弊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舉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
下之財以奉其用然衆不能畢而以百萬之師爲一戾之
任此天下共聞也且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此百姓所
疾苦而拘儒之所憂也

非鞅

決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姦僞無
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彊器械完飾蓄
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壤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聽故
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
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
於國無害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文學曰蓋文
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
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
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反表而負薪
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夫李委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
熟者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况於人事乎故利
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能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

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
人搖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
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
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
於路居者匱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欲無憂其
可得也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
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隳
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
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
之力也雖有禪讓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
而無周呂之鑿枘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
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文學曰善鑒者建周而不
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
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
刑既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
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歛既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
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
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寒開
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
其枘畚土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風
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莖不
能解亡國也夫鞅之非難行之爲難改者遠矣而

之權為秦致利成業是以戰水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
齊楚諸侯歛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從新并地千里踰
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遺謀備節素循也故舉
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
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
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無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強也諸
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
數危秦國家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者知利而不
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眾敗此所謂懸胸之智
而愚人之計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後忤初
南齊類纂卷之八
鐵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大夫曰淑好之人威施之所
妬也賢知之士闢葺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
頃襄公伯春愬于路於季孫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
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
國富孝公大說封之於商於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
傳後世世人不能為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文學
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伐位尊而
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妬其業今商鞅
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為俗欺舊交
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
為怨家與之為讐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喻飽而罹其

咎也蘇秦合縱連橫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
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
名不苟傳也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縞墨聖賢不能自
理於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負相閭閻以窮夫
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
盡節以殉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為之深謀
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饒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
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懣懣之忠誠心動於內
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
行是不能禦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
南齊類纂卷之八
般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商鞅之法甚於私仇
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
嘆曰嗟乎為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為天下笑
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刺權

文學曰有司之慮遠而權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
之道著自利害之設三業之起貴人之家雲行於堂穀擊
於道機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執
國家之柄以行海內非特田常之勢陪臣之權也威重於
六卿富累於陶衛與服僭於王公富室溢於制度并兼列
宅隔絕間巷閭道錯連足以游觀擊池曲道足以騁驚臨

淵釣魚放大走兇隆射鬬功踴躍關難中山紫女撫流歡
於堂上鳴鼓已俞作於堂下婦女被羅紉婢妾曳絺紵子
孫連車列騎田獵出入畢捷健是以耕者釋耒而不勤
百姓冰釋而解息何者已爲之而彼取之僭侈相効上升
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僞而罕歸本也

刺復

文學曰輪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
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枘
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刺戾而不合
聲音泛越而不和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
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曰飲醇酒倪大夫

南齊書

卷之八

十

七

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
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爲卿相其政察察察察
可以爲匹夫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
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百
工惟時厥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
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
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已者事廢而無功桓公之於管
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豈云殆哉昔周
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乂滿朝賢
智充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
卿相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

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
舜也賓而妻之相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
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
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
鳴之樂賢而行臧文子叔之意蔽賢如能自高其智譽人
之才足已而不問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
士之用亦難矣

論儒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湯百里以飯牛要穆公始爲苟合
信然與之霸王如此何言不從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
說孝公不用即以彊國之道卒以執功鄒子以儒術干世
主不用即以變化始終之論卒以顯名故馬効千里不必
胡代士貴成功不必文辭孟軻守舊術不知世務故困於
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時
有乏價言以爲非因此不行自周室以來千有餘歲獨有
文武成康如言必衆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稱之猶覺者能
言遠不能行也聖人異塗同歸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
雖革法政教志有於彊國利民鄒子之作變化之術亦歸
於仁義祭仲自貶損以行權時也故小枉大直君子爲之
今雖矜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晉文之譎諸侯以尊周
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稱也文學曰伊尹
之干湯知聖主也百里之歸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

南齊書

卷之八

十

七

王其刑素形於已非暗而以冥冥決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執德秉義而行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寧窮饑居於陋巷安能變已而從俗化闔廬殺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魯公殺子亦叔躬退而隱處不食其祿虧義得尊枉道取容効死不爲也闢正道不行擇事而退未聞枉道以求容也

輕重

御史進曰昔太公封於營丘辟草萊而居焉地薄人少於是通利末之道極女工之巧是以鄰國交於齊財畜貨殖

百家類纂

下卷之八

三

重

世爲疆國管仲相桓公襲先君之業行輕重之變南服疆楚而霸諸侯今大夫各修太公桓管之術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是以縣官用饒足民不因乏本末並利上下俱足此籌計之所致非獨耕桑農業也文學曰禮義者國之基也而權利者政之殘也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興其君管仲專於桓公以千乘之齊而不能至於王其所務非也故功名墮壞而道不濟當此之時諸侯莫能以德而爭於公私故以權相傾今天下合爲一家利末惡欲行淫巧惡欲施大夫君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權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耕谷之等各以鋒銳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特管仲

設九府徵山海也然而國家衰耗城郭空虛故非無以化民非力本農無以富邦也御史曰水有獺獺而魚勞國有彊禦而齊民消故茂林之下無遺草大塊之間無美苗夫理國之道除穢鋤豪然後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張廷尉論定律令明法以純天下誅姦猾絕奸彘之徒而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大夫各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貲以濟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歛不增而用足夫損益之事賢者所觀非衆人之所知也文學曰扁鵲撫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陽氣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脉調和而邪氣無所留矣夫拙醫不知脉理之勝血氣之分妄刺而無益於疾傷肌膚而已矣今欲損有餘補不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矣嚴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姦而姦猶不止意者非扁鵲之用鐵石故衆人未得其職也

地廣

大夫曰王者包含并覆普愛無私不爲近重施不爲遠遺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勢休不齊獨不當調和乎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自戰而神國恬以者以邊郡爲敵耳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典師推却胡越遠矣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疆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

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
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而貢至于五千
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繇役不
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迴避士卒勞罷而民有刳
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驚駭而不默也
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
姓內足然後外故羣臣論或欲附輪臺則主不許以為
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
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
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
擄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騷騷其斯之謂歟大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四

五

大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
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
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
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
斗辟之縣棄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
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衆而
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
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
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
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瑯嶲橫海征南夷樓船
戍東越荆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鐵

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
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
計過也大夫曰挾管仲之智者非為廝役之使也懷商朱
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
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皆議以要者
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檐石
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
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周智貧不妨行顏
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
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耕成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
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
處惟義之行臨財不苟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
者不為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
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
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
斯慝矣陽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
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
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百家類纂

卷之八

五

五

貧富

大夫曰余結髮束修年十三幸得宿衛給事輦轂之下以
至卿大夫之位獲祿受賜六十有餘年矣車馬衣服之用

妻子僕養之費量入爲出儉節以居之奉祿賞賜一二簞
策之積浸以致富成業故分土若一賢者能守之分財若
一智者能籌之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至千金豈必賴
之民哉邇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文學曰古
者事業不二利祿不兼然後諸業不相遠而貧富不相懸
也夫乘爵祿以謙讓者名不可勝舉也因權勢以求利者
人不可勝數也食湖池管山海芻蕘者不能與之爭澤商
賈不能與之爭利子貢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勢
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義以充其位不爲權利
以充其私也大夫曰山岳有僥然後百姓瞻焉河海有潤
然後民取足焉夫尋常之污不能溉陂澤丘阜之木不能
成宮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贍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
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爲人者能自
爲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學不能治內安能理外
乎文學曰行遠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
功名因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構
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挾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國
君銅鐵以爲金鑪大鐘而不能自爲一鼎盤材無其用也
君子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潤泉廩而不能自饒其家
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
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
太公因之周君子能脩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大夫曰道懸於天物布於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貢以
者積顯於諸侯陶朱公以貨殖尊於當世富者交焉貧者
賄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載其德稱其仁原
憲孔伋當世被饑寒之患顏回屢空於窮巷當此之時迫
於窟穴拘於縲紲雖欲假財信姦佞亦不能也文學曰孔
子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君子求義非苟富也故刺子貢不受命而貨殖焉君子
遭時則富且貴不遇退而樂道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而
妄取隱居修節不欲妨行故不毀名而趨勢雖付之以韓
魏之家非其志則不居也富貴不能榮誘毀不能傷也故
原憲之縲紲賢於季孫之狐貉趙宣孟之魚食甘於智伯
之芻豢子思之銀珮美於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軼段干木
之間非以其有勢也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趨非其多財
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故貴何必財亦仁義而已矣

毀學

大夫曰夫懷枉而言正自託於無欲而實不從非此士之
情也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
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
不免於甕牖高廬如潦歲之龍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
壑而已今內無以養外無以稱貧賤而好義雖言仁義亦
不足貴者也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
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親其鼎不測之禍也包丘子飯麻

遂蘇修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廈易象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夫晉獻垂棘非不美也官之奇見之而嘆知荀息之圖之也智伯富有三晉非殊盛也然不知棄子之謀之也季孫之狐貉非不麗也而不知魯君之患之也故晉獻以寶馬釣虞虢襄子以城壞誘智伯故智伯身禽於趙而虞虢卒并於晉以其務得不顧其後貪土地而利寶馬也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今之在位者見利不慮害貪得不顧恥以利易身以財易死無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蹈坎井食於懸門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南方有鳥名鵯鵯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飛過太山太山之鵯鵯啄腐鼠仰見鵯鵯而嚇今公卿以其富

百家類纂

太

並

貴笑儒者爲之常行得無若太山鵯鵯乎大夫曰學者所以防固辭禮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學以輔德禮以文質言思可道行思可樂惡言不出於口和行不及於已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以終日言無口過終身行無冤尤今人主張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祿以褒賢而曰懸門腐鼠何辭之鄙背而悖於所聞也文學曰聖主設官以授任能者處之分祿以任賢能者受之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簞食豆羹猶爲賴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夫泰山鵯鵯啄腐鼠於窮澤幽谷之中非有害於人也今之有司益生財而食之於刑法之傍不知機

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若泰山之鵯乎大夫曰司馬子言天下穰穰皆爲利往趙女不擇醜好鄭姬不擇遠近商人不媿恥辱戎士不愛死力士不在親事君不避其難皆爲利祿也儒墨內貪外矜往來游說栖栖然亦未爲得也故尊榮者士之願也富貴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門聞其與之齊軫及其奮翼高舉龍昇驥驚過九軼二翺翔萬仞鴻鵠華駟且同侶况跛辟燕雀之屬乎席天下之權御宇內之衆後車百乘食祿萬鍾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飽非甘菽藿而卑廣廈亦不能得已雖欲嚇人其何已乎文學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賢士殉名貪夫死利李斯貪其所欲致其所惡孫叔敖早見於未萌三去相而

百家類纂

九

通

不悔非樂卑賤而惡重祿也慮遠而避害謹也夫郊祭之牛養食替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鬻刀以啓其毛方此之時願任重而止峻坂不可得也商鞅困於彭池吳起之伏王尸願被布褐而處窮鄙之蒿廬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勢志小萬乘及其囚於圜牆車制於雲陽之市亦願負薪入鴻門行上蔡曲街徑不可得也蘇秦吳起以權勢自敘商鞅李斯以尊重自戒皆貪祿慕榮以沒其身從卑百乘曾不足以載其禍也

襄賢

大夫曰文學言行雖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貞不過高瞻下視潔言污行觴酒豆肉遷延相讓辭小取大雞廉

狼吞趙綰王臧之等以儒術擢爲上卿而有姦利殘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竊權重欺紿宗室受諸侯之賂卒皆誅死東方朔自稱辯畧消堅釋石當世無雙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爲况無東方朔之口其餘無可觀者也文學曰志善者忘惡謹小者致大俎豆之間足以觀禮闈門之內足以論行夫服古之服誦古之道舍而爲非者鮮矣故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滿而不溢泰而不驕故袁盎親於景帝殊馬不過一駟公孫弘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東方先生說聽言行於武帝而不驕溢主父見困厄之日久此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貴莫知卹士也於是取饒衍之餘以周窮士之急非爲私家之業也當世黨黨非患儒之難廉患在位者之虎飽鷄咽於求賢無所子遺耳

相刺

大夫曰橘柚生於江南而民皆甘之於口味同也好音生於鄭衛而人皆樂之於耳聲同也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而並顯齊秦人之心於善惡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鳥下翔師曠鼓琴百獸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誠而不應者也意未誠與何故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也文學曰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諫諍之君故桀有開龍逢而亡夏殷有三人而商滅不愚無由余夷吾之倫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適遇屈

原放逐於楚國故曰直道而事人馬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者也大夫曰歌者不期於利聲而貴在中節論者不期於麗辭而務在事實善聲而不知轉未可爲能歌也善論而不知變未可謂能說也持規而非矩執準而非繩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以所不覩不信人若蟬之不知雪堅據古文以應當世猶張參之錯膠柱而調瑟固而難洽矣孔子所以不用於世而孟軻見賤於諸侯也或學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見雷電之聲而聾人不能聞矣爲不知音者言若語於瘖聾何特蟬之不知雪雪即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賢而不能開辭於桀紂非說也非聽者過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白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澤畔曰安得臯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賢以自輔任能以治國然牽於流說惑於道諛是以賢聖蔽掩而謗佞用事以此亡國破家而賢士饑於蔽冗也昔趙高無過人之志而居攝人之位是以傾覆秦國而禍殃其宗盡失其瑟何膠柱之謂也

殊路

大夫曰至美者璞物莫能飾也至賢者真偽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畫今仲由冉求無檀栢之材隋和之璞而強文之譬若彫朽木而礪鈍刃飾嫫母畫土人也或

籍詩書危不能安亂不能治郵里逐難難亦無備也文
曰非學無以治身非禮無以輔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寶
也待鑑識之工而後明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澤脂粉
而後容周公天下之至聖人也待賢師學問而後通今齊
世庸士之人不好學問專以已之愚而荷負巨任若無楫
舳濟江海而遭大風漂沒於百仞之淵東流無崖之川安
得沮而止乎大夫曰性有剛柔形有好惡聖人能因而不
能改孔子外變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長
劍去危冠屈節於夫子之門然攝齊師友行行爾鄙心猶
存幸予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其土之牆不可朽也
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
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戚施香澤不能
化嫫母也文學曰蒙以不潔鄙夫揜鼻惡人盛飾可以宗
祀上帝使二人不涉聖人之門不免為窮夫安得卿大夫
之名故砥所以致於刃學所以盡其才也

孝養

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已
之所宜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歡
親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令之孝者是為能養不敬何
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禮不食其養
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易曰東鄰殺牛不知西鄰之禴
祭也故富貴而無禮不如貧賤之孝養聞之而益孝焉

閭門之外盡拂焉朋友之道盡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
理者非謂積財也事親孝者非謂鮮肴也亦和顏色承意
盡禮義而已矣丞相史曰八十曰耄七十曰老耄食非肉
不飽衣非帛不煖故孝子曰甘毳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
子養曾皙必有酒肉無端綈維公西赤不能以養為容無
肴膳雖閔曾不能以養卒禮無虛加故必有其實然後為
之父子與其禮有餘而養不足寧養有餘而禮不足夫洗
爵以盛水升降而進爇禮雖備然非其貴者也文學曰周
襄王之母非無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
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禮小人貪其養夫
嗟來而招之投而與之乞者猶不取也君子苟無其禮雖
百家類纂 卷之八

除狹

賢良曰古之進士也鄉擇而里選論其才能然後官之勝
職任然後爵而祿之故士修之鄉曲升諸朝廷行之幽隱
明足顯著疏遠無失士小大無遺功是以賢者進用不肖
者簡黜今吏道壅而不選富者以財買官勇者以死射功
戲車鼎躍咸出補吏累功積日或至卿相垂青繩擢銀龜
擅殺生之柄專萬民之命弱者猶使羊將狼也其亂必矣
強者則是予狂夫利劍也必妄殺生也是以往者郡國黎
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鋸頸殺不辜而不能正執綱紀非
其道蓋博亂愈甚古者封賢祿能不過百里百里之中而

為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聽不能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蒞千里之政主一郡之衆施聖主之德擅生殺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亂在已千里與之轉化不可不熟擇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懸賞以待功序爵以俟賢舉善若不足黜惡若仇讐固為其非功而殘百姓也夫傳主德開臣途在於選賢而器使之擇練守相然後任之

疾貪

大夫曰為醫以拙矣又多求謝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漁百姓長吏厲諸小吏小吏厲諸百姓故不患擇之不熟而患求之與得異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貪而無厭也賢良曰古之制爵祿也卿大夫足以潤賢厚士足以優身及黨庶人為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祿今小吏祿薄郡國繇役遠至三輔粟米貴不足相贍常居則置於衣食有故則賣畜務業非徒是也繇吏相遺官庭攝追小計權吏行施乞貸長吏侵漁上府下求之縣縣求之鄉鄉安取之哉語曰貨賂下流猶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飲巨海巨海受之而欲谿谷之讓流濫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貪鄙在率不在下教訓在政不在民也大夫曰賢不肖有質而貪鄙有性君子內潔已而不能純教於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和乎產

非不正鄧督之偽也夫內不從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產不能化必也今一二則責之有司有司豈能縛其手足而使之無為哉賢良曰駟馬不馴御者之過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以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其恥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政教闕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為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刑一而正百殺一而慎萬是以周公誅管蔡而子產誅鄧督也刑誅一施民遵禮義矣夫上之化下若風之靡草無不從教何一而縛之也

後刑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惡惡人君不畜惡民農夫不畜無用之苗無用之苗苗之害也無用之民民之賊也鉏一害而衆苗成刑一惡而萬民悅雖周公孔子不能擇刑而用惡家之有鉏子器血不居况鉏民乎民者教於愛而聽刑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別苗也賢良曰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猶弋

者觀鳥獸挂爵雖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而皆之偽恐苗盡而不別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鹽鐵取下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公利而欲擅山澤從文學實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爲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而益下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煩聲能作也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歲不益年饑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籍歛百家類纂 天卷之八

主下

不過十一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天下平駿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爲其無禮義乎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急於公乎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衛靈公當隆冬與衆穿池海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梁肉者難爲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卑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屬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踵之業窳頤宅者之役也

原馬被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者之憂也高枕談臥無呌號者不知憂私責與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統踊韋搏梁嚙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糖粉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櫓步行者之難也同牀海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舩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輕暖被英裘處溫室戴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知老母之顛顛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急筆楚之痛者也坐旗茵之上安圖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有虞類纂 天卷之八

主上

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管芳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輦車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士樂爲之死民樂爲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譏公卿愀然寂若無人於是遂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而爲不便請且罷郡國權沽關內鐵官奏可

世務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今可詳用無徒守椎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夫漢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

則寢以深故謀臣以爲擊奪以困極之諸生言以德懷之
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
秦令有司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文學曰
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援絕而天下從風其
後德虧行衰葵丘之會振而矜之慨者九國春秋刺其不
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則疆楚告服遠國不召而自至任
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
昌下論秦之所以亡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勿尚
德罷關梁除障塞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之憂中國
無干戈之事矣大夫曰事不豫辯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
可以禦敵詩云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
武備之義百篇類纂卷之六
必有武備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焉身執囚而
國幾亡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亡之道也春秋不
與夷狄中國爲禮爲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
而發颺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
詐是猶親蹠躑而扶猛虎也文學曰春秋王者無疆言其
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文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車
所臻足跡所及莫不被澤蠻貊異國重譯自至方此之時
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不試干
戈閉藏而不用老子曰兇無所用其角螫蟲無所輸其毒
故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世安得蹠躑而親之乎大夫
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

反之相觀也符契內合誠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挾不信之
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
是猶指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文
學曰誠信者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則近者歌謳而樂之
遠者執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來遠者不以武德義
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
就寡上下交讓道路薦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
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險固

大夫曰虎兇所以能執熊羆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
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
龜倡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
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袞職之闕蒙公築長城
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
其內猶家人不堅垣牆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文學曰
秦左殺函右隴坻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
良將勇士設利器而守陴墜墨子守雲梯之械也以爲雄
湯武復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成卒陳勝無將帥之任
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
在固誠以行義爲阻道德爲塞賢人爲兵聖人爲守則莫
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
矣夫何妄行之有乎大夫曰古者爲國必察土地險阻

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飭溝壘以禦寇
固國春秋曰冬浚洙脩地利也三軍順天時以實擊虛然
固於阻險敵於金城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喻欽蓋是也故
曰天時地利者胡固近於遼今不敢取必為四境長患此
季孫之所以憂顧更有勾踐之變而為強吳之所悔也文
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
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
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室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坻嶠塞
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
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於濟毫秦王以六合困於陳
滅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擇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子

論

國而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擊其虛使吳王
用申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為藩臣海崖何謀
之敢慮也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扞關以
拒秦秦包商洛峭函以禦諸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臯太
行以安周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飛狐
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絕邪谷繞援遼齊撫阿甄
關榮歷倚太山負海河梁關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
寶也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其無備得物之易也故恤
來兵仁傷刑君子為國必有不可犯之難易曰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言備之素脩也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
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

也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然
由此觀之衝隆不足為強高城不足為固行善則昌行惡
則亡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
柝而待傳曰諸侯之有梁梁庶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興
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七首不足恃
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首介七尺之利也使專諸空拳
不免於為禽要離無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強楚勁鄭有犀
兕之甲棠谿之鋌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諸夏
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况

百家類纂

卷之八

子

論

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強弩以與貉虺駢於中原一人當
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則胡無守谷谿無交兵力不支漢其
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也文學曰楚鄭之
棠谿墨陽非不利也犀兕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
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峭函而御宇內金石之固
莫如之利也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之用鉏耰棘矜以
破衝隆武昭不擊烏號不發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壤而高
上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非謂吳越之鋌千將之劍
也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
是也以道德為軸以仁義為劍莫之敢當莫之敢御湯武
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

而三尺之刃亦細矣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王惶恐失守備衛者皆懼專諸手劍歷萬乘刺吳王尸孽立正鎬冠千里聶政自衛由韓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逞自刑於朝暴尸於市今誠得勇士乘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奴制其死命責以其過若曹劇之負齊桓公遂其求推鋒搠銳寧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毫兼臣海內文王得太公廟鄭鄙以爲天下齊桓公得管仲以霸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聞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劫殺人主以懷遠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自彼氐羗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刑德

御史大夫曰執法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繫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韓子曰疾有固者不能明其法勢御其臣下富國彊兵以制敵禦難惑於愚儒之文詞以疑賢士之謀舉浮淫之竊加之功實之上而欲國之治猶釋階而欲登高無銜轡而禦捍馬也今刑法設備而民猶犯之况無法乎其亂必也文學曰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軛覆傷昔吳使幸蘇持軸而破其軛秦使趙高執轡而覆其

車今廢仁義之術而任刑名之徒則復吳秦之事也夫君者法三王爲相者法周公爲術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韓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從卒蹈陷穽身幽囚客死於秦本夫不通大道而小辯斯足以害其身已

申韓

御史曰待周公而爲相則世無列國待孔子而後學則世無儒墨夫衣小缺襟裂可以補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頌乃治之是猶舍鄰之醫而求俞跗而後治病廢汙池之水待江海而後收火也迂而不徑闕而無務是以教令不從而治煩亂夫善爲政者弊則補之決則塞之故吳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彊秦韓也文學曰有國者選舉而任賢學者博覽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吳起及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愚人縱火於沛澤不能復振蜂蟻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煩而止之躁而靜之上下勞擾而亂益滋故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御史曰衣缺不補則日以甚防漏不塞則日以滋大河之始決於瓠子也消涓爾及其卒汎濫爲中國害荀彘梁楚破曹衛城郭壞沮積積漂流百姓水棲千里無廬舍孤寡無所依老弱無所歸故先帝閔悼其舊親省河堤舉禹之功河流以復曹衛以寧百姓戴其功詠其德歌宣房塞萬福來焉亦猶是也如何勿小

補哉文學曰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况禮決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斷獄歲以萬計犯法滋多其爲苗豈特曹衛哉夫知塞宣房而福來不知塞亂原而天下治也周國用之刑錯不用黎民若四時各終其序而天下不孤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誠信禮義如宣房功業已立垂拱無爲有司何補法令何塞也御史曰犀鉞利鉏五穀之利而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是以聖人審於是非察於治亂故設明法陳嚴刑防非矯邪若隱括輔桀之正孤刺也故水者火之備法者止姦之禁也無法勢雖賢人不能以爲治無甲兵雖孫吳不能以制敵是以孔子倡以

百家類纂

卷之八

法

法

仁義而民從風伯夷遁首陽而民不可化文學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已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亦亡若癰疽之相連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骨以銷痛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鉅梟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

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詔聖

御史曰夏后氏不信言殷誓周盟德信彌衰無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勢而見奪於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時天下初定發德音行三章之令權也非撥亂反正之常也其後法稍犯不正於理故姦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詩刺彰諸侯暴而春秋譏夫少目之罔不可以得魚三章之法不可以爲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畫衣冠非阿湯武刻肌膚非故時世不同輕重之務異也文學曰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

百家類纂

卷之八

法

法

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澹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乎乾谿之役土崩梁氏內潰煩刑不能禁峻法不止故罷馬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層而累之其亡益乎御史曰嚴牆三刃樓季難之山高千雲牧豎登之故峻則樓季三刃陵夷則牧豎易山嶺夫鑲金在鑪莊躋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非匹婦貪而莊躋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曉而不可入詩云不敢暴虎不敢

馮河爲其無益也魯好禮而有季孟之難燕論子之之亂禮讓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據法故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文學曰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踰則刑之不教而殺是以虐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行而孝悌興也高牆狹基不可立矣嚴法峻刑不可久也二世信趙高之計滌篤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民多者爲忠厲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往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死不再生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當此之時天下期俱起方回而攻秦聞卷之八不一期而社稷爲墟惡在其能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御史默然不對大夫曰瞽師不知白黑而善聞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嘗議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爲施法何爲加湯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國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亂春秋原罪甫刑制獄今願聞治亂之本周秦所以然乎文學曰春夏生長聖人象而爲令秋冬殺藏聖人則而爲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導民人法者刑罰也所以禁強暴也二者治亂之具存亡之効也在上所任湯武經禮義明好惡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義殷周所以治也上無德教下無法則任刑必誅剝鼻盈粟斷足盈車舉河以西不足以

受天下之徒終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異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論

文學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風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紂之所以亡也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跖躋之民以亂也故治亂不在於民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訟者難訟而聽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謂愚今之所謂智以審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隱括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爲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爲輪者不待自曲之木文學曰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輸子因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腠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未形覩未萌者君子也大夫曰文學所稱聖知者孔子也治魯不遠見遂於齊不用於衛遇圍於匡困於陳蔡夫知時不用猶說強也知困而不能用已貪也不知見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爲也何况君子乎商君以景監見應侯以王稽進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親顯非媒士之力孔子曰

進見而不以能往者非賢士才女也文學園孔子生於亂世思堯舜之道東西南北灼頭濡足庶幾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妬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飾姿而奪矜西子彷徨而無家非不知窮厄而不見用悼痛天下之禍猶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惡已故適齊景公欺之適衛靈公圍陽虎謗之桓魋害之夫欺害聖人者愚惑也傷毀聖人者狂狡也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觀近臣者以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生使聖人僞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

漢書楊雄傳

言題辭

漢書楊雄傳雄好古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辨詭辭以挽世事雖小辨終破大道或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趾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誤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今觀其問明篇曰明哲煌煌傍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蓋詩明哲保身之義也世議其投閣美新煌煌尙在余以爲此正其遜不虞以保命者也豈真以莽賢爲可相周旋乎雄又作太玄以擬易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即易所言洗心退藏神明其德周濂溪氏所謂厥彰厥微匪靈弗瑩者也承雲之學盡至根位其于易深矣桓譚以爲絕倫張衡以擬五經來司馬君實有言楊子雲真大儒也孔子沒後知聖人之道非雄而誰其崇尚若此余因錄其法言太玄則附著

子家類纂卷之九

儒家類 楊子法言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誨讓學行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爲爲衆人或
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
美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
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
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鑿諸有王者錯諸不鑿不
錯焉彼用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螭蟠之子璫而
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
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
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
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
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
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或問世言鑄金可鑄歟曰吾聞說君子者問鑄人不問
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取爾曰吾哉
問鑄金得鑄人

子不勝異說馬一聞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
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
其是而已矣或曰馬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
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
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
得之者也晞騶之馬亦騶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
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如不欲晞則已矣
如欲晞孰禦焉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
類類之黨甚於鸛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
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
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
曰請問虛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
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
爲樂也歟
吾子篇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誦章乖離諸子圖微誤吾子或
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
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柰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實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濕法度也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棊掬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摧也况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

饌者惡觀其識道也山嶮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

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則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

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旃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郭郭也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靡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觀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脩身篇

事有本真陳施于意動不克咸本諸身誤脩身脩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實而後發發必中矣

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稱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曰治已曰治已以仲尼或曰治已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騶不亦可乎

或曰曰甫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曰且爾光月何

明三年不口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朦變寬曠枯槁
草曠沈澁填索塗冥行而已矣

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
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
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
則招幸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

千鈞之輕鳥獲力也箠瓢之樂顏氏德也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
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
為裳也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肄乎善賢者耳擇口擇衆
人無擇焉

百家類纂

太卷之九

五

楊

或問衆人曰富貴生賢者曰義聖人曰神觀乎賢人則見
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

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
於獨智入自聖門

問道篇

茫茫大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之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誤
問道或問道曰道也者道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化歟
曰適克舜文王者為正適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
而不佞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或曰
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
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求道也

義禮智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
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
其身全乎

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
之焉得力而給諸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提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
取焉耳

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震項漸
襟堯舜乎街王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熱愈
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
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

百家類纂

太卷之九

五

楊

御而已矣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
則狐狸螻蟻不腰膺也歟

問神篇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事繁諸道德仁義禮讓問神或問神
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
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
于窅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
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
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
行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堂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

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龍蟠于泥坻其肆矣坻哉坻哉惡龍之志也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美里曰龍不以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

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邪

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闇闇也曰賢曠能默賢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臧狄牙不能齊

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太不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面目之辭相適揅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嚙嚙者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者古昔之嚙嚙傳千里之志忘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

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得其序之謂訓勝已之私之謂克爲之而行動文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

矣何其光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次矣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卿可幾也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世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

問明篇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誤問明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諄乎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由多似智殺身者徇其尚由昔皇商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

殺身者遠矣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慎哉諱言敗俗諱好敗則姑息敗德君任諱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壘曠也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泰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鳴明遶集食其潔者矣鳳鳥踰陰匪亮之庭亨龍潛升其貞利也或疑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韓非以體動以義望合則進

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

寡見篇

假選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橫度絕于通言誤賅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

百家類纂卷之九

九

楊

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璣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過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繁悅惡在老不老也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食枕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或奔壘之車沉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

五百篇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誤五百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

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百家類纂卷之九

十

楊

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悉教不倦焉得日

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畧星星隆則

此德也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龍璫其聲者其貴乎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月未望則載鬼于西既望則終鬼于東其邇於日乎

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陰而無化郭衍從而

先知篇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吾民情謨先知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

百家類纂

不卷之九

三

楊

則政立矣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數或問思數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公述職蔽帝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素濟塗其數矣夫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數而已矣

或問民所動曰民有三動曰何哉所謂三動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菑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

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籥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聒吾則無以見聖人矣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繭曰有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開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

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脩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

百家類纂

不卷之九

三

楊

或苦亂曰綱紀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

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民可使觀德不可使觀刑觀德則純觀刑則亂

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風不再聖人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道離者是聖人乎雌之不才其卵賴焉段矣君之不才其民野矣

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

重黎篇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舉諸聖解重黎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儻也曰近幾近和孰重孰黎曰幾近重和近黎

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昔者妣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售偽者必假真禹乎盧乎終始

或問渾天曰落下閭管之鮮于安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能逮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彘策彘策屈彘力楚敵彘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易駢

或問仲尼大聖則夫曷不昨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百家類纂天卷之九

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

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或問甘羅之悟曰不韋張辟疆之覺乎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

或問鄒食其說陳晉下教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所問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矣

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

馬用忠霍曰始元之初擁少帝之微摧燕上官之鋒處典廢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

或問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

長者曰蘭相如伸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米家之不德

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或問臣之自得曰石大僕

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卿大夫之不伐善請

問臣之自失曰李貳師之執三田祈連之監帥韓馮翊之

愬蕭趙京兆之犯魏

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

淵騫篇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

之條稱述品藻誤淵騫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在寢或

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以揚之勃勃乎其不

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

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

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

謨非絕德抑力秦悼武鳥獲任鄙扛鼎非絕力抑

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

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魯仲連揚揚而不割古制蘭相如割而不傷或問鄒陽

曰未信而分疑恍辭免量切幾矣哉

或問曰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

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見擅

九德陽也

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及子以反於慶忌實殊聲音才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政也為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軻也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驚翰也曰然則子貢不為歟曰亂而不解子貢耻諸說而不富貴儀秦耻諸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南家類纂不卷之九

才也
美行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言辭曼敬陸賈執正王陵申屠嘉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袁固申公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索王子貢之介斯名卿矣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與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庸使其猶劣諸

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詼達惡此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

君子篇

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旁開聖則譏君子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

南家類纂不卷之九

其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

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
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觀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礙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

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
人以其仁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
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累矣或曰聖人不師仙
厭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
耻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

孝至篇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
有蒙類纂 卷之九

心誤孝至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如馬父子之天地
歟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
父母之裕不裕矣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
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齋乎夫能存
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是
以祭不賓人而不祭對禰乎

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乎乎曰石奢石建父子之美也無
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
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

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都者是孔子之
歟

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遠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邇不亦
小乎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或問泰和曰其在得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
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開雅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
時絙而春秋美卻陵習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
好始治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晉文之南大夏之西東魏
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

楊子法言卷之九

有蒙類纂 卷之九

大

潛夫論題辭

晁氏曰後漢王符撰符字節信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輩友善自安和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遂不得進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范曄取其五篇著之漢史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頗潤益其文後韓愈亦贊其述教旨意甚明云

潛夫論題辭畢

潛夫論題辭畢

潛夫論

儒家類 潛夫論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恩順天專挾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譖於道前人以政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坐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

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
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顧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
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
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
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
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
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
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
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
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

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
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羣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
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
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
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
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
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
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
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後飲食事口舌
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博持掩爲事丁夫
不扶犁鋤而懷九挾彈撈手上山遨遊或好取詐作九竇

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
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
誣細民災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爲恐
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則風寒所傷姦人所
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
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
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纒
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十倍
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
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

絺華鳥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
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綺統葛
于升越簫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璫瑠石山隱飾金銀錯
鏤窮極麗靡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駟數里緹帷竟道騎
奴侍童夾轂竝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取其不逮一縑之
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縑絲而乘車
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
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湯之
以棺梓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
後轉用楸梓槐柏檀櫨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
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楠梓

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櫟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沂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聚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鯀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羣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櫟梓椁柩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栢廬舍祠堂務從華侈案部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

南齊書卷之九

四

卷之九

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倭主上過天道乎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諫由取之乖實夫忠道者少與逐俗者多嗜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雖其才行俱高造聲譽妄生羽毛畧計

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南齊書卷之九

卷之九

五

卷之九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閭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問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寬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旨首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繼

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詰問或轉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賄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賄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應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直求縣案天卷之九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贖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官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思哉述教篇曰凡瘵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

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瘵而後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我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強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矣恣壽之家真其事戮以解畜憤而反一繫悉蒙赦釋今惡人尚會而諂媚老盜臃臃而遮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親物而不取取痛莫甚焉夫養狼養者傷禾稼惡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實處姦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昔者淮陰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發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願有萬物以成太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桎又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危放為太姦者未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庶幾就為不為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肯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潛夫論終

昌言題辭

漢書本傳山陽仲長統撰統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辭然性倨傲敢直言不矜小節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進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尚書令商或聞其名奇之舉爲尚書郎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畧載之云

昌言題辭畢

南齊書卷之九

百家類纂卷之

儒家類 昌言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競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魯爲我之尊長矣或魯與我爲等儕矣或魯臣虜我矣或魯執囚我矣彼之訐訐皆匈詈腹親執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責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相滯上下同惡目極角紙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諛佞諂客說之人也寵貴陰豐者盛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饑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

前九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與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益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從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君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睨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哀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踣高天躋卑地猶恐有鎮欺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耄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義人懷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放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辨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爲譴惡誤智功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

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秉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夫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猶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戢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濟穢之行滌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漢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算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弊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慾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

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軌善者早登否者早去

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野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歛寃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猶網禁疎濶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

南家類纂

刑

書

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

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緩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嚴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

南家類纂

五

書

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多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挾抑天人之矣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

是則三代不足慕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踞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剗削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為勞。天灾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菴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百家類纂不卷之九

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罟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畏者衆，萬里懸乏，首尾不收，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是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典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齋矩，坐視戰

王之蔬食，立望餓莩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二千稅一名之曰，鄒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鄉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能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舉疲癯，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平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議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咄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怨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人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而執旣如彼

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執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憑藉至親之勢故其責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嬖近輸權重於婦黨弄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如彼之疑何其詭邪

鑒題辭

陳氏曰漢黃門侍郎諶川荀悅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大梁李滌氏曰悅儉之子淑之孫也年十二能說春秋家甚貧無貲易牘每借牘覽視憐一一誦記所負者綽乎足用世矣惜生值靈帝時才志識猷洎而弗行乃退焉託疾著書以自表見時人莫之識也所著有漢紀三十篇申鑒五篇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皆可傳嗟乎世之賢人志士抱經世之遠畧格於時而弗能用者豈獨一荀仲豫哉然人滅而文彌彰仲豫亦可以一少慰矣

下家類纂卷之九

儒家類 申鑒

政體

天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誅之歌之絃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粵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圯湮茲洪軌儀鑒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

百家類纂 卷之九

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教以先之法以繩之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蒞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惟先哲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以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亂政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

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以善雖使高布五教各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財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游民野無荒蕪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不睹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微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犯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畔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

則用之軍旅是謂乘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必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必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罰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備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也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上有師傅下有讜臣大有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有交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萬

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此謂道根萬化存焉耳是謂不思而得而不爲而成執之胷心之中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脩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民爲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蓋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跪而垂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爾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者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踰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顏冉同趨投百金於前曰刃加其身雖巨踞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擾矣故踞可使與伯夷同功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涸涸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涸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勿越也爲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縱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已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已之所欲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

斯絕矣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應於鈞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有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踈則放志閑則比之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緩民下以才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為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百家類纂

卷之九

五

申

或曰聖王以天下為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樂天下以凡主為憂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直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亂苟順則逆患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則

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

時事

盤庚遷殷革奢即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戡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

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惟性不求

百家類纂

卷之九

六

中

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偽息矣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脩矣或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家國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非所以強幹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

稱非制也公祿賤則私利生私利生則廉者匿而貪者出也夫豐食生私匿廉賤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曰時置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澹必也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王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國誦列傳遵典行內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正位乎外內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

佛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

百家類纂 天卷之九

七

中

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皆自謂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設而無間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故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尚主之制非古也齊降二女陶唐之與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

記勅勅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威在職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各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善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掌其事不書詭常為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為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公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滌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

俗嫌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

百家類纂 天卷之九

八

中

謂益吉而恃凶而急之謂損

或問曰時羣忌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焦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故甲子昧爽殷戒周興成陽之地秦亡漢興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龍虎之會晉祥也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窮焉不符其爵獄狎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或曰然則日時可廢與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馬順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天文實順禮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徵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相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仙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仙人乎曰僬僥桂莠產乎異俗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謂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捷言義亥勇期黃育聖云仲尼壽稱彭祖物有俊傑不可誣也非學之致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唯壽則唯能用道唯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脩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非仙也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夫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養否則不宜過則不濟故君子節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過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遇則尖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夫申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宣而過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

得其和而已矣鄰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善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極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亢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和故咎微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或問黃白之傳曰傳教論之當也煇堉爲元則可燦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說哉敵犬羊之肉以造牛馬不幾矣不其然與

雜言

或問曰君子易敦乎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商德之不鑒於湯禹也周泰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頰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僻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未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未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已衛姬色妾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閭清淨孽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達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百家類纂 卷之九

七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愚可以爲堯舜矣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

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爲損之鵠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維之異興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

人主多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

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諫阿臣刑尸臣紕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其矣

百家類纂 卷之九

七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傳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成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懷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

日碑以子私謾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執節可謂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樂服眩以瘳疾衛武儆
戒於朝勾踐懸膽於坐厲矣哉龍妻愛妾幸矣其爲災也
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不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趙
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鈞弋不幸不憂傷非災
如何若慎夫人之知班婕妤之明德皇后之德邵矣哉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爲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太
平之事事閑而民樂偏馬使遠者揖讓百拜非禮也憂者
弦歌鼓瑟非樂也禮者政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匹夫匹
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遼上順道謂之忠臣遼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爲上也

百家類纂

卷之九

三

忠

諛所以自爲也忠臣安於心故在上者必察乎遼順審乎
所爲慎乎所安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恭王察之而遲
故有遺言齊威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
臣戒專利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
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于龍風從
于虎鳳儀于韶麟集于孔應也出于此應于彼善則祥祥
則福否則咎咎則咎故君子應之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
聽和聲以平其志復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
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滅
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越舍動靜不同雅度以

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虞
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
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
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
淺矣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爲保真人之
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爲質達以行
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
之所以立檢者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
明應之況於萬民乎志正則天地順之況於萬物乎事實
則功立分定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
之所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
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曰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
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遵路而騁應方而
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分而
行之以行爲貴舜禹之才而不爲邪甚於才矣舜禹之仁
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也以受之難故也若受
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人者

其說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

君子所要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為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為美矣其理不若紉文為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為盛矣其正不若傳莫不為道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為妙知神之機妙之至也莫不為正

正之至也故君

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詩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為言要其至矣莫不為德玄其奧矣莫不為道聖人其弘矣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為九達

百家類纂

卷之九

五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混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情善則無凶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混是上智懷惠下愚扶善也理也未究矣唯向言為然

或曰請祈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感應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象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情動之別名也性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唯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一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為亂亦如之

百家類纂

卷之九

六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惡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其次也遠而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復者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已而行也先人

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大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揜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

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沉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

前漢書卷之九

志

中

夫小道者之足羞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耻也存張騫於西域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

思經題辭

漢南郡太守馬融撰按融此書擬孔子孝經而作也夫忠孝本之天性原無二道故曰孝者所以事君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一孝立而百善從之矣是書不爲贅乎今錄之者其人則非其言則有可取固不得因其人而廢之也史議其奢樂恣性黨附成讖謂識不能匡欲天台方遜志氏曰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既事梁冀復爲作章奏請誅李固節義喪敗蓋心在於利祿也然卒不免蠶手未幾被髡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豈不足以爲患失者之戒乎其人若此忠於何有故君子貴聞道徒言非所尚爾

前漢書卷之九

一

百家類纂

儒家類 忠經

天地神明章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爲國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焉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身一則百禄至家一則六親和國一則萬人理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聖君章

惟君以聖德監於萬邦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聖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則人化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祿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故得皇猷丕不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蓋聖君之忠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家臣章

爲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化成家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在乎沈潛潛運正國安人任賢

以爲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任其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德洋溢頌聲作焉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百工章

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出則行其政君則思其道動則有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上下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守宰章

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君子盡其忠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弘大其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則人愛之如愛其親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兆人章

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君德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是故祗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政理章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施之以政理

之中也則人不得不為善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則人畏而不敢為非也刑則在省而中政則在簡而能德則在博而久德者為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殘故君子務於德脩於政謹於刑固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不理之人乎詩云敷政優優百禄是道

武備章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淳德布洽戎夷稟命統軍之師仁以懷之義以厲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賞以勸之刑以嚴之行此六者謂之有利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詩云趙趙武夫公侯干城

觀風章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聰則審於事明則辨於理理辨則忠事審則分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傷物不憚勞以舉任惟善是與惟惡是除以之而陟則有成以之而黜則無怨夫如是則天下敬職萬邦以寧詩云載馳載驅周爰諮諏

保孝行

夫惟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詩云孝子不遺米錫而類

廣為國

明主之為國也任於政去於邪邪則不忠忠則必正有正然後用其能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內睦以文外威以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故得大化興行蠻夷率服人臣和悅邦國平康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致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廣至理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天下之心為心端旒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致理也已矣王者思於至理其遠乎哉無為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私而天下自公賤珎則人去貪徹侈則人從儉用實則人不偽崇讓則人不爭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質樂其生保其壽優游聖德以為自然之至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揚聖章

君德聖明忠臣以榮君德不足忠臣以辱不足則補之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誦之故君子臣於盛明之時必揚之盛德流滿天下傳於後代其忠矣夫

辨忠章

大哉忠之為用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以遠則可以極天地故明王為國必先辨忠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夫忠而能仁

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濟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乎

忠諫章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證應章

惟天監人善惡必應善莫大於作忠惡莫大於不忠忠則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隔其咎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報國章

為人臣者官於君先後光慶皆君之德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二曰獻猷三曰立功四曰興利賢者國之幹猷者國之規功者國之將利者國之用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以忠臣之於國乎

盡忠章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君子盡忠則德澤不人盡忠則

其力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盡於遠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政教以之而美禮樂以之而與刑罰以之而清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音嘉祥既成告于上下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

經心

卷之九

一

一

忠

中論題辭

後漢徐幹偉長撰幹鄴下七子之一也魯子固嘗序其書略曰偉長生於漢魏之間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自得於治心養性之方去就語默之理況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論六藝推仲尼孟軻之肯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可不謂賢乎唐志六卷今本二十篇錄其粹者附于儒

中論題辭畢

儒家類 中論

治學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昧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猶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衮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焉雖有逸足而不閑與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黃之

日習則學不怠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旨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覺寤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群道也群道統乎心群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充亨處則利貞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而家乘算不卷之書

察時令而鑽火帝軒闡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

是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八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恭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忱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兕冒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况於遊宴乎故詩曰既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

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顯也。朋友不可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閭門不諫論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被區夏。易曰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媒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斂碎首於基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邵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堂臺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客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嫌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妒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湏臾離也。湏臾離則愆慢之行臻焉。湏臾忘則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湏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卻華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園以大明招亂蓬篚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晨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罄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綸之間言不越乎表。

者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方動靜有常師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脩本

君子之於己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隅坐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况自舍乎。人遠汝其遠矣。故君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者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就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料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屯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德始乎筭非終乎鮑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

重以取禍小人曰安其所輕以取禍

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况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

虛道

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

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然必有所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爲人之所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取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脩身療暑莫如親水信矣哉

貴驗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

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又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屢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暴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

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兇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蒼蒼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憚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
周書有言人無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

者可以知德小人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

貴言

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也

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為崇也則不如無崇焉宗魯受祿之謀死孟莊之難欲以為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一踊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已以為往鑒焉

藝紀

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苑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為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欲人之為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百藥辨春入學舍采百藥辨

合萬舞秋班樂合聲諷誦講習不辭於時故詩曰菁菁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人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

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之業也則也

智行

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處而不憚困而能通災難定疑辨物居方禳禍於忽杪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為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愈乎

爵祿

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芻豢之適於其口也非以美色悅乎其目鐘鼓之樂乎其耳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明主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逮也君子以為至羞何賤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執紼肉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疆燕喜於天一人其代之爵祿之義也

日所之者不冝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冝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爲聖人之大寶曰位位也者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大寶不亦冝乎故聖人以無勢位爲窮百工以無器用爲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栖而不居者蓋憂道廢故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也况居富貴之地而行政令者乎

考偽

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誦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太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羈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慨乎其類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乎斯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

之手勤誦金玉以待以神其言託之手說
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
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
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內形勞於外然其智調
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
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靜幽而如明跛而如正
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
門也其回適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
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偽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
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已
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

鄉原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偽
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原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
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
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仁
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
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
惡殺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惟哉
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仲
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

審大臣

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

人皆謂之不廉不死子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
叔之舉霸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爲
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爲
之謠曰素鞞羔裘求之無尤羔求素鞞裘之無戾夫以聖
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况
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
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乎都
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亂之所由致也
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
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
遇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
躓矣故書曰肱股肅哉萬事隳哉此之謂也

亡國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
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
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
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薊幽滅
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謀之臣猶存也下及春
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
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鱗邈伯玉史嚚而獻公出奔晉有
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季家鞅叔孫
婁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

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官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黃歇遇難不用故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爲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賢必待行之而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興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爲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

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爲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杜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蠱蠱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魯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寧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避燕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敷惠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墳簞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道滯水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蠹穢暴虐馨香不登諂邪在側伎倆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鍾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既竭百姓凍餓死草盈野矜已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殿也如狴犴升米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滫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每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冒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祿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脩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輕則民不勸罰則民不懲

亡懼賞重則民傲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廢以德之
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夫
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
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轡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
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中論卷終

百家類纂卷之七

太

文中子題辭

隋王通撰名中說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私謚因以名
其書宋景濂氏曰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房杜傳中
畧不及其姓名此書乃阮逸偽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
休著文中子碑謂通生乎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居
河汾序述六經數爲中說以教門人皮唐人也距隋爲
近其言若此果無其人乎書果逸能偽作乎一云通行
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爲史官所削然
史氏職在善惡畢書以爲世戒人有穢行見諸簡策者
多矣何特削通哉一云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董未必其
門人脫有之何不薦諸太宗然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通
已先卒是歲十一月唐公始入關將焉薦之意諸公往
來河汾雖授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第
其書出於福郊福峙之所爲牽合傳會反不足取信於
人耳按程子有言王通隱德君子也世人往往得其議
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而近世王
陽明氏亦以爲續經未可盡非有更覺良工心獨苦之
語嗟乎仲淹生於魏晉佛老之餘能挺拔流俗講明聖
人之學毅然以師道自任固豪傑之士而聖人之徒也
獨奈何曉曉者隨聲詆議之哉今其書具有取而讀之
必有神交冥契者矣

文中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

儒家類 文中子

王道篇

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一

不

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堯經可得不得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王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玉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乎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然乎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菽粢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

靖君亮問庠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則乎故樂範九變而淳氣洽矣

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

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

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一

不

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失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泊蔡倫乎

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

子曰七制之主其必可以即我矣

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與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妄乎至德為道本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體樂其有與乎

子伯樂見子而論詩子不谷伯樂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

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

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

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

乎子曰吾不知也

李伯樂見子而論詩子不谷伯樂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

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瓊璠

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

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

賁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

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谷則有由矣

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賁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

也濟乎義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

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

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

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

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于

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

神明不與也

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顏不苟

絕惟有道者能之

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于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

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寃人

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

與常也

叔恬曰文仲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

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

徵其事以蒼生爲心乎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拾兩漢將安之乎大

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

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

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

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

書可以不續乎

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

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

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脩文者有所折中

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

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曄有志於奏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曄有志於奏

秘微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忘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喻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文不可廢也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

車家類纂

卷之十

五

李

子曰過而不交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

子曰我未見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

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爲可也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入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

楊素使謂子曰鑑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醴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結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

賜多矣不願仕也

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

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子謂荀悅史平史平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

百家類纂

卷之十

木

李

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

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頒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

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壞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

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綿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

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

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

諺術若愚似鄙今人以為耻我則不耻也

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

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

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胥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八

七

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

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其人

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

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

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與
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肅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
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肅
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肅曰周之
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
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肅遠矣哉

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
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
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

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
志之萌乎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
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
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
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或問荀或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
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
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
謹惟有道者能之

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未冠裳復何撰而非便也子曰

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
足也衣裳襜如劔佩鉞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
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最
投魚於淵實懷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
非其道也

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
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

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
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

讚曰議曰誡曰諫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
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
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
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鄭和謂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于
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縱失在僕公何顧
焉越公待之如舊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子曰必也曩

問易篇

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十一

本

文中心子曰事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官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面而已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

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拾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拾兩漢將安取制乎

子曰處貧賤而不憚可以富貴矣值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游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

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矣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十一

本

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

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誓也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

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計

乎賈誼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

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矣謂不行

或問謝安子曰簡矣問王導子曰敬矣問溫嶠子曰毅人

也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

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

行乎子曰鳥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

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文中子曰識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唯至公之主為能

擇焉

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

聞刻於盤孟勤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

有素類纂 卷之十 十一

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

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彼乎逆上吾不與

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

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

何也已矣

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

道正而天下正

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

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精明而節天下其得

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

紀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

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

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苛毀好憎

尚怒小人哉

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

與也

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

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

宅泗濱也子驥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

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

有素類纂 卷之十 十一

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

延之釣者擲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擗發武

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

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安福不避死義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為長生

甚矣人之無狀也

賈瓊事楚公固譏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

不知緘口而內修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中子知言

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進其道彌進此其

人知之矣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焉矣故君子沒稱焉

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執謂

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幽烏乎樂其動而不

怨乎

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

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序亂矣

文中子曰春秋以其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

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也子

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

南齊書

卷十

五

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廢矣此非天也人謀不滅咎矣夫

魏相篇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

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

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

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命不明乎徵天命以

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董常曰執小義

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于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

如有川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

引素問禮子曰宜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絕由去媒讒佞遠矣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

人事而後說卦

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

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

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

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

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南齊書

卷十

五

五

文中子曰疑滯者智之發也忿憾者仁之勝也纖恡者義之蠹也

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

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

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

先齊者為誰吾視其顙顙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澈而

不晦口敦如也闕而不張鳳頸羸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

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扼腕而不懼

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韜躬守默

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

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

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

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偽辭

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也

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實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問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之乎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七

七

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

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

下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易曰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邠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門人有問姚義以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豈養蒙之具和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七

七

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宣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蓋其深乎言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

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

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備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

唐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謏矣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如晦山謂竇威曰謹人容其訐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爲政矣

賈夔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教義生於豐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夔曰淳灘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九

帝

朴散其可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哉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

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譏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已

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望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祭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

子曰棄德背義而思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思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十

帝

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嘗管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關朗篇

或問關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
朗進魏之不振有由哉

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
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
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
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
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

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
莫大於不知耻

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
事靡不知其政也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

子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
猜也寧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

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
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

噫亡秦之罪也

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
帝輿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
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璣
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
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蘆是藁則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

魏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
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
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必紹周漢以上襲火色尚黃數用
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
而不能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
先必先正始者也

魏永爲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問之曰非所先也勞人
逸己胡寧是管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
上

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彦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
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
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開六經之義

鹿門子題辭

唐皮日休撰日休自志云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懸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夫山谷氏之善者意在斯乎今觀其書推孔氏而說仁義明治亂之故究厝理之要詭於道者鮮矣末篇云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慨然有感於世者書以隱名悲時莫能用也

鹿門子題辭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一

百家類纂

儒家類 鹿門子

或曰仲尼思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怪甚也聖人隱而不言謂一君之暴災挺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鈎伸鉞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距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蚺豕民為蜺蜮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王譙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志祠祀以所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荷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為害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乎
獫狁尚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
生契姜嫄履大跡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
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爲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
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
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焉
在乎脩哉后稷之戲必以蓺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
乎脩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
修而至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十

鹿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兇之
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
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爲名與勢苟刑
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
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
兇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兇
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
遇禍則終身所爲心之騷僇焉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
爲其所不爲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聖者不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

窮能累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
爲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踐見之者
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至夫國有弱
君室有邑婦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
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孫
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
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不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
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十

鹿

意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能自順
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澤也昆蟲禪於地氣
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况於聖人乎况於鬼神乎故紆大
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禪於祿食也
况能禪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
之覆幬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
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况一介哉伊尹之道近
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伯夷弗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則
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執行其道不治非
執急天下以非君子湯不當事紂文王不當事紂也

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哉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蚘蟚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濶吾去濶而取辯者也

更不與姦罔期而姦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姦罔之喪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罔不勝於百妬其爲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牙卿者仲尼之散木也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况夫金貝珠璣哉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我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實之必至周公爲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遂亡悲夫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

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憚勢交人勢力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昵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矣愛雖至而不嫖譽已危而不撝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過謗尚愈乎進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族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族噫吾之道猶弓旌陶族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惟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古之揚墨有道乎曰噫錢格簋皆有道也何嘗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揚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卮辭題辭

本朝翰林待制王禕撰卮辭者卽莊子所謂卮言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餘味故曰卮言公以博學高文聯職侍近制作之美有光簡策暨奉命往諭南詔懷忠秉義不屈而死臣節凜然光明俊偉此其文之本也是篇溫醇典雅成一家言因錄之以見我 國初人文氣化渾樸完固所以培植命脉者實在於茲若其文辭之美則宋景濂氏蘇伯衡氏叙之詳矣不具論云

卮辭題辭畢

百家類纂 卮辭題辭

百家類纂

儒家類 卮辭

聖人之治天下也仁義禮樂而已矣仁義充其所固有所以治其內也禮樂修其所當爲所以治其外也是故內外交治而天下化矣

五帝異禮三王不同樂此言禮樂之文耳聖人建天地之中以爲禮導天地之和以爲樂故大禮與天地同流大樂與天地同和此萬世之所同也五帝三王豈得有所損益也哉

至誠之道通天人貫古今萬理之原百行之根其存不易其運不息不易故有常不息故無疆

百家類纂

卷之四

十一

尼

人身甚微細也而至廣且大者心也範圍天地經緯古今綜理人理醇酢事變何莫非心思之所致也於是聖賢有心學焉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養心終之以盡心是故心學廢人之有心者猶無心矣無心則無以宰其身俛俛焉身猶一物耳何名爲人哉

人心之靈思而已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楊子曰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大學致知格物之功其有出於思之外者乎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無思也不待思也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復何待於思哉

惟至靜足以制天下之物惟至虛足以容天下之物靜者道之體虛者道之具不能靜未有能動者也不能虛未有能致實者也不能動道無由而用不能致實道無由而立

聖人法天而立道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秋冬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此天人之義古今之道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志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者之以實惟善所在可以盡天下之心矣

百家類纂

卷

卷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一戶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才各有所用當其用則其才乃見伊尹周公設不用爲相而使爲百工特百工之一耳何以見其相才乎干將莫邪以之水斬蛟龍陸剗犀革其芒刃有餘利用以割雞屠狗猶大刀也麒麟要褭一日千里不竭蹶而可至顧使局促立仗下其與爲駟奚異哉

君子喜聞己之過而惡言人之過聞己之過則其過可得而遂改言人之過乃所以益己之過而已

有五耻而不能富貴不與焉行不擇義君子耻之言不成文君子耻之學不聞道君子耻之仕不得君君子耻之澤不及民君子耻之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彊如息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爲從感之以德易爲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母以智術殺身母以政術殺人母以業術殺子孫母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貴於盡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斲於合天心人可欺也天不可欺也心首案類纂

百家類纂

卷

卷

不可欺也

人有三不祥曰盈曰矜曰爭盈則傾矜則陵爭則刑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財者陷身之筭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則謹言慎行也視其足嘗若則視其舌嘗若結

山高矣鷹鷂猶以爲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鼉鼉猶以爲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罹於畢戈者何也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祿莫敢爲之拘軀其道若愚功名莫能爲之驅爵祿者災之隅功名者禍之興

君子親於水亦可以喻道矣其流而不息似道過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偈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絲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清冷以入鮮潔以出似廉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舉似度其萬折必東似信

王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達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往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剌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君子比禮焉

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夫處困而能亨非大人不能也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公困於長勺越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公困於驪氏孔子困於陳蔡之間皆困而終亨者也困之爲道從寒之及暖暖之及寒惟聖賢知之而難言之故曰有言不信

朝廷之文闕而穆郊廟之文肅而簡都邑之文麗而壯學校之文博而辨仙釋之文奇而邃山林之文逸而峻丘隧之文統而章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我矣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儲彼以口舌爲者竊道之華棄道之真者也

天不可知也可知者理命不可必也可必者義明於理則合天安於義則盡命

人之欲爲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克而致之途路有不可爲堯舜者乎

氷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糞蛆不知臭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悲夫交友之道褻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敬是持則慎真而愈宜好久而不衰

名之爲物與福相爲乘除與禍相爲倚伏名之重者禍必減名之顯者禍必增故造物之所忌者名君子欲逃焉而不可得者也

莊左之習崇尚老莊虛無以爲宗曠達以爲務脫畧名檢表飭風致以清談相誇詡當世莫不識其廢事也然肥水

之役謝安以笑談却苻堅百萬之衆清談其果廢事乎世代迭更士習各異先漢之經術後漢之名節晉宋之清談唐之辭章宋之道學一代之所尚政治之美惡運祚之隆促於是焉係豈偶然哉

天下之勢匪強則弱而皆至於亡國周以弱亡秦以疆亡勢之所趨如水就下雖聖人莫能遏之而預爲之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尊尊而親親後世遂以弱亡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後世遂以疆亡周公太公豈智不知其勢之必弊哉力弗及也雖然及其弊也使聖人而復出焉則一弛一張所以消息調護之者固必有其道矣

范曄卷終

郁離子題辭

郁離子者我 國朝誠意伯劉基伯溫之所著也公年
甫二十登元進士第後弃官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此
書郁離者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盛世
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天台徐氏曰其書本乎仁義道
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
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辨
博奇詭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我

皇祖龍飛卒以宏謨偉畧輔翼興運是書所蘊身親用之
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此書也豈
區區一家言哉按公文章事業為開國宗臣茲所錄猶
鼎之一鑾耳豈足以盡公乎然天生偉人以開一代文
明之盛真不偶然者矣

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一

儒家類 郁離子

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蕪也
蟲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
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土矣是為人而不
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燕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為而不憂哉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
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蘊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
往而不自得不得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君子之生
於世也為其所可為不為其所不可為而已若夫吉凶禍
福天實司之吾何為而自獲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為良
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
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
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牟負觀賈子之治車
也不以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為其所敗也是故三
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
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且所寄非
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
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鄉邪豈為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
賈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鑿乎譬切以知證審證以鑿

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視聽銑切湯齊之法參苓薤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證知脈而不善為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號曉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說以為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政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股肱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瘖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太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難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子

韓

海過密入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人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不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木之木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子搏沙奉則合散則散不求其聚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中原君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是則戢矣虞卿曰

激其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縣衡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況敢逆施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求而塞之斯可矣今此之不索而力過其流至于不能制乃不省其闕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瘳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賞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戢政也趨而不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不滅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寤起再拜受教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明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者於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三

韓

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烟火出也而火以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出煙也韓非囚秦盡錯死漢烟出火也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為能得羣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矣得見假之

者亦可矣

郁離子曰甚矣仁義之莫彊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以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況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今人談仁義以口聞取其一二無核於其欲者時行焉將以賢譽也及其弗獲則舉仁義以為迂而舍之至於死弗寤矣哉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蓋而彰欲抑而揚欲掩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歎曰子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其始也踰黠耳人莫之知也霧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其文文成矣而復欲隱何其蚩也是故縣黎之王處頑石之中而潛于幽谷之底其壽可以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四

御

與天地俱也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而駭之於是乎推鑿來而肩鑄餐矣桂樹之輪困詒謬與栲樛異而斧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遠也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其明欲人之不知莫若暗其聲是故鸚鵡繫于能言蠅蠅獲于善鳴梲以惡而免割歟以苦而不烹何不翳子之燁燁而返子之冥冥乎石羊先生慨然久之曰惜乎予聞之晚也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璚璚焉荆人有逐璚者璚急則扶其璚投諸莽逐者趨焉璚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知之不

知璚耶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五

御

靈丘之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君焉丈人卒其子繼之未幾月峰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煥煥而今之涼涼也其隣之叟對曰以蠶請問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蠶也罔有廬廬有守剝木以為蠶之宮不罅不窟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五五為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聳其構架時其墮糞蕃則從而析之寡則與之哀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蠹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斯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漬其取蜜也分其蠟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不葺汙穢不治燥濕不調啓閉無節居處脆脆出入障礙而蜂不樂其居矣及其父也站礪同其房而不知蟻蟻鑽其室而不禁鵲鴉掠之于白日狐狸竊之于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為國有民者可以鑒矣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書曰刑期于無刑又曰省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以矜蠢愚有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啓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至于禍餘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筭也然則赦

卒不可行與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
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擇勿治是代
之為賊也一代之私禁茶鹽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為生而
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難以為常原情而貸之可也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
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拯我
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
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
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為不足乎漁者黥然而退他
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
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賊而觀之遂沒郁離子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六

郁

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
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
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
也信哉

郁離子曰有瞽者樂言己之長自瞽者樂言人之短樂言
己之長者不知己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己者無所
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瞽無聞者謂之聵人有
耳目而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聰明之猶懼其蔽塞也
而況於自瞽自聵乎瞽且瞽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然而
不喪者民之有也

郁離子曰請者欺之媒乎矜者誑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以

之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
後若生焉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奚暇為人國家計哉故
因其矜也而施之誣因其諂也而投以欺然後昭然知其
為誣與欺而弗之拒也誣是而實賈而後寵生焉寵生慕
慕生效夫姦人之待志於人國家也一旦不能堪也而况
於慕效之相承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矣蠅生
蛆而蛆復為蠅蛆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
之備患辨惑如良醫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
邪淫不生苟知誣與欺之能喪人心亡人國也屏其媒壞
其宅姦者熄矣

郁離子之艾謂其大夫曰日君之佐服病獸人曰衍生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七

之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國人使求僕之驂僕難未與也
大夫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祗里子曰僕亦竊
有疑焉雖然亦既知君之心矣願因而有所請僕聞有國
者必以農耕而兵戰也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故兵不足
則農無以為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為食兵之與農猶足與
子不可以獨無也今君之兵基於農而君不禁農與兵有
訟則農必左耕者困矣是見手而不見足也今君之國人
見君之不可無服而不見僕之不可無驂也昔者陳胡公
之元妃大姬好舞於是宛丘之人皆授其桑而植柳僕竊
為君畏之

蒙人衣後視之皮以適墮虎見之而走謂虎為畏已

其不志明目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過虎立而睨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爲虎所食邾婁子泛于河中流而忽溺水渦煦而出之得壺以濟岸以爲天祐已也歸而不事魯又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妄集聖人實有之猶內省而懼畏其不能勝也而况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爲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越人寇不韋避兵而走剡貧無以治舍徘徊于天姥之下得大木而麻焉安一夕將斧其根以爲薪其妻止之曰吾無慮而託是以死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而不吾灼寒露零而不吾淒飄風揚而不吾凜雷雨晦冥而不吾

百家類纂

天卷之十

八

論

震撼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如身體猶懼其不蕃且殖也而况敢毀傷之乎吾聞之木泉縮而潛魚驚霜鍾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况於人乎郁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此一婦人也嗚呼豈獨不如一婦人哉則亦鳥魚之不如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亦何所不可爲哉鳥獸以山藪爲家而養養于樊籠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矯迫焉則有死耳鳥乎其能馴之也人與人爲同類其情爲易通非若鳥之無知也而欲奪其所好遺

以其所不好絕其所欲彊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服耶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出不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國徇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林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粵人有學致鬼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帥以爲妖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死而焚其室鄰里莫不笑之

百家類纂

天卷之十

九

論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彊將與爲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者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焉藥布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耳臣獨以爲不便夫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講好決疑解紛畢不可以屈國體高不可以激敵志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已之休戚非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於君則不重其君名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讎也弗聽藥布退謂辟陽侯曰子不力諫北邊自此弗寧矣昔卽伯惡其大夫高克弗能去而使帥師

樂狄次于河上久而不召泉潰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其師病鄭伯也今使說也如匈奴無乃棄說以及其介幣乎昔晉之敗于邲也先穀實往楚師楚之敗于鄢陵也苗賁皇實往晉此古人之饋車轍也上必悔之

郁離子曰人之度量相越也其猶江海之於濊泉乎濊泉之微積而至于海無以尚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惟其不自知其大也故其納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焉聖人之爲德亦若是而已矣是故汧泉納濊泉池納汧泉溝納池澮納溝澮納澮川納澮澤納川江河納澤而歸諸海故天子海也公侯卿大夫江河也川澤也庶官澮澮之類而萬民皆濊泉也濊泉之於海其相去也不亦大縣絕矣乎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十

郁

而其勢必趨焉其志之感情之達如氣至而蟲鳴也如雨來而礎潤也君人者惟德與量俱而後天下莫不歸焉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廣不能使人來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納大者禍也均谷之黿不可以陵洪濤蒿樊之鷲不可以御飄風大不如海而欲以納江河難哉

楚王好祥有澨白鳥白鵲鵲木連理者羣臣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幸賴先君之遺德羣臣輯睦四鄰無事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矣獨不喜焉願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爲上豐年去之鳳皇麒麟爲下而可以爲祥可以爲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生形

麗色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爲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爲禍也以爲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祗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隱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放死于湘鄢郢夷陵皆舉于秦耕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老弱餽餉水旱相仍饑饉無蓄雖有鳳皇麒麟日集于郊無補楚國之鎔漏而況於易色之鳥亂常之木乎王如不省楚國危矣王不寤荀卿乃退處蘭陵楚遂不振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十

郁

以云

郁離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者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智知人之疑已而弗舍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已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倚也夫天下之人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智不足以知賢否信不足以弭欺詐然後唯唯焉惟恐人以我之所以處人者處我也於是任人而專任已於是謀者隱識者避者愚巧者拙廉者匿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圓曲頑鄙之士盈于前而疑與防愈急至於術窮而身憤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不亦痛哉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養生盜之者無禁惟聖人

不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己非徒發其藏
取其物而已也庶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而過其
機逆其氣暴天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匱
而盜斯窮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義神農氏若也惇其
典庸其禮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
於是教民以盜其力以爲吾用春而種秋而收逐其時而
利其生高而官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
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故曰惟聖人爲能知盜執
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
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
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
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曰遏其人盜而通其爲天
地之盜斯可矣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七

七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
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衣隆乾濕各隨其物產
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疏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
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疏忘其擷於是庖日充
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
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君憂
矣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曰有事以
勤之則易治矣魯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
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七

七

子之從心而奚恃於爾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
知免而不知競而子之所用者無非招克之吏所行者無
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爲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
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
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
心者也故自喜以是爲得計而不思惡勞欲逸人志所聞
是故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
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
蘊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爲司直乃不循先王之
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敢與聞大夫雖慙弗能改也
韓非子爲政于韓且十年韓貴人死于法者無完家於是
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羣臣舉無足
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園東郊世
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栢栢栢可以爲棟梁種之必三五
年而後成其下者爲槐柳槐柳種之則生不過爲薪故以
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
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是以富甲於韓國
臣鄰之雲雲急慕而思効之植松栢不傳三年不待其成
而輒伐之以爲常僅足以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
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法戕之棟梁之材竭
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東新不足以支之也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

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故人之爲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爲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郁離子曰水赴壑鳥赴林蠅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召之哉利者衆之所逐名者衆之所爭而德者衆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衆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爲的而天下之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爲之均之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九州來同四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于其的之中桀紂以淫欲爲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入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末帝也天下莫彊焉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和之莫不以秦爲辭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爲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爲的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

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于趙趙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敗趙國幾亡夫秦之所欲取者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選其

韓與趙也惟上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

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帥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絕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爲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疆國六秦已取其四所存者秦與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絕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攢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厖厖則散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于一禽鳥之無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爲物之靈而多欲以昏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郁離子曰水鴻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故孜孜以候之氣將來而必知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暎濛者莫如農知水草者莫如馬知寒暑者莫如蟲故以刑守閭以瞽聽樂反

其專也魯人有善言易者百家之訓詁疏義無不誦而記之命之下則不中吳有醫與之談脈證必折而請其治疾無不愈者故曰誠則明矣水鵲之知風穴蟻之知雨也誠厥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于龜陰取其原為稻而隱焉梁其友謂之曰梁喜亢稻喜隱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獲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視于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獲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于汶上必相償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舶入于海要其友與偕則汜濫而東臨于巨淵其友曰是歸塘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于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鯢之清醢之以還比還而髮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厥叔三悔以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謂秦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于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秦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為酒困五藏熏灼肌膚蒸炙如裂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醺忘其欲死矣故猶不能

無食魚雞不能無食蟲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就不能也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喈喈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翼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喈喈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為大戒者也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伏也則傲幸以為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其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鄭之鄙人學為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為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為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郁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藝事由已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已也故粵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于澇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其獲則償所歉而贏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傲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傲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傲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掄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孟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鳥獸多而鳳皇少豈鳳皇惡而鳥獸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予矣

百家類纂

天卷之十

太

郁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卧者思起久墊者思啓久憊者思寢吾聞之畜極則洩閤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著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樓玉樹也露菴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

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齊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洎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陷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耻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爲政于天下有人民焉有兵甲焉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爲天下君而伊尹爲之師故得志而弗爲伊尹恥之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犬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百家類纂

天卷之十

太

郁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張口六合之外

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項羽既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狙丘先生自齊之楚牧豨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豨曰先生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爲天下除暴秦分封諸侯而爲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帝皇之事牧豨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勳舊何狙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三

四

丘先生不悅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豨曰臣牧豨者也家貧無豨而爲人牧豨豨蕃則主人喜而厚其傭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豨也舒舒焉詒朝而放之使其躡蹠于叢灌之中鼻糞壤而食腥穢藉朽簞簞負塗以泔則皆由由然不苦牧而獲主人之驩以不後臣之傭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靳欲專之弗以告也而家子不能蕃其豨主人怪之恒不足其傭於是爲豨作寢處焉高其垣潔其槽且而出之日未入而牧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啖穢臭豨弗得逸則皆亡之野主人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豨也豨得其志則王喜不得其志則王不喜矣邈邈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予之道幸而弗違

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殺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秦孝公終日不入耳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前何哉被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之謀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懷懷其心而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鹿麋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抗先生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王之德不如仲尼猶齊壞也仲尼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危于匡困于宋餓于陳蔡之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三

四

夫比也先生之行臣竊感焉君子謂狙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豨之識事勢也郁離子曰鳥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也今而有鳥焉曰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亦莫不惡之也有鵲焉曰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憂亦莫不悅之也豈惟常人哉雖指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與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爲忠而不能卒不厭諛言人皆知其爲邪而不能卒不惑故知直言之爲藥石而有益于已然後果於能聽知諛言之爲疾疫而有害于已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休于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爲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爲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

能見利害之實者為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惑當於其問焉鵠之鳴也識之

司城子之問人之子食鰮鮓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為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鰮鮓而弗哭也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為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慨然歎曰奸賄之毒其猶食鰮鮓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

園人之弗子也甚矣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

百索類纂 不卷之十一

子

郁

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小人如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遇之而又不能舒徐以開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挫其鋒於頃刻是何異乎以嚼熾火以振捍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鰮鮓洪水出乃導而避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鰮鮓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

父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已亦猶已之於子也是其良心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于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然染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朝而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岝岬以居之見于鰲形于色欲人之知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足尾者

百索類纂 不卷之十一

子

郁

郁離子曰食主于療飢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于御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華飾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為客而亡其主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為主何者為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屠龍子失馬而治廐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為五伯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于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則足而後為大國師破

之警范雎折角拉齒棄于簣中而後相秦斬魏齊此三君
四大夫者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落葉
同腐土壤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
使其甘於危亡而自暴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
矣猶可芟而望其穰若以爲晚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
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盼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
不驚也泮泮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
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
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雁乎王曰然盼子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七

畜

物

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雁雞鶩
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
日無果鴻雁一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
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
鴻雁魚鼈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
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微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
王矣今濟與洸闢河濟洸泗同溢民疲流離無人以拯之
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車東至阿無人以治之臣請
舉虎瀛傳之間海溢水官子城郭無人以疏之臣請舉鼈
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不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
請舉狐戎卒相持于生餽餉禾黍不登倉廩空竭無人以

理之臣請舉爲禮典違關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以
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
臣請舉後力本無費草萊滋蔓田野荒蕪以闢之臣請
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盼子曰王無怪
也臣以爲王不惜棄麻之地以爲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
養禽獸者爲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
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未
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重
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微纆範之以王之桀度
彊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願則任王之事者非圖
舖僭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

百家類纂

天卷之七

五

物

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籬以防木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
王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
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爲相齊國大彊秦楚致伯盼子之
力也
吳王夫差與羣臣夜飲有鴝鵒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
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爲而惡
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
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爲不祥而惡之與則
有口而爲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
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
鳴以特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蔽

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為故以鳴也能
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音凶
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此之虞而為
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為不祥則慮而先為
之防求吾閭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熊螫父居楚有見問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
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
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螫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鐘
縣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祝敵然後八音諧而
蕭韶成矣今有陳筆筑笛缶間以鐃鈸和以羯鼓雖有鳴
球磬莞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啓蟄而鳴于日至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則天道變雞不鳴于鄉晨而鳴于宵中則人聽惑

罔與勿折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併雜以焚之禾滅而草
生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為稂稻化為稗胥頤以餒乃
俱訴于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是女罪
也夫穀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而治其畝
靈雨降而播其種蜩蟬鳴而芸其草糞壤以肥之泉流以
滋之其耨也剛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
使失其性潦疏膜澆舉不遠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
師諸先民而率由乃心以過天生乃弗懲爾躬而歸咎于
種之非良其庸有愈乎

地華問于羅離于奇曰或稱神僊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

之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
之靈夫奚為不能怪變故神仙人之變怪者也惟可有不可
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以知之曰
天以其氣分而為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
殊矣脩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僊為能有其受
而焉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
也神僊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群而不能超其父也
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為之生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為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貪
以亡其身卿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
是皆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
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
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以夜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
有知乎哉鮮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
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則昏可明狂可措而人
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
下之人專名貪為惡德而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約問曰人死而為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
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亦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
于今幾千萬年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

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矣。而又皆爲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爲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寬離其鬼。而未遠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著木。然寬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寬復歸于氣。猶火之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爲。形也。猶酌海于盃也。及其死而復于氣也。猶傾其盃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爲鬼哉。曰。然則人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是故方諸。向月可。以得水。夫遂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皇來。聲氣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天

都

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王繼絕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饒。乃至此而復食耶。

江淮之俗。以斗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媚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齋焉。是欺之也。焚香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媚之也。人之稱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媚。而況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齋者。非瀆官汚吏。姦胥。悍卒。即。

市井豪僧。及巨商大賈。之爲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徒則。鬼神不渺茫矣。

海島之吏。人好鯨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谿之蠻。羞蜜啣而珍桂蠶貢。以爲方物。不受則疑。以逃郁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污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嬖惡禮。猶鴟鵂之見人而赫也。故中國以夷狄爲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爲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主

都

晉鄭之問。有跡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之乎。弗喻。卒病。蹠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悲焉。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執獲。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甚之色與聲並厲。左右承顏而按言。懼其怒之將已。遽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顏而按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

以意度意愈甚而愈吾達故小怒則小達大怒則大達雖以劔挺臨之不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勞之用其長而避其缺振其怠而提其驟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敢懲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已而輕人也所重在此所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而不顧夫重已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上人者勢有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子

所不至力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爲然後爲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已出則不問是非皆以爲未當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爲得而不知以其身爲怨游亦奚益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檢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盜知之於是宵窺其垣作是音喘弗敢睨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併之曰鬼實取之也中心惑而

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出于盜所終以爲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過其請以怒恬又煽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爲之弗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問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救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彊無梗猶無間故令不疚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也人不嘗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子

苦辛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爲苟也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廐牧以安之豆粟以飫之旦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乳鳴而牡應嘶馳蹏突惟意所如不可遂而止也及其負鹽車歷年腸流汗跪足飢不得秣倦不得息踰數百千里而歸望阜樞如弗及見圍人而欲沐則雖鞭之使逸否矣及此而訓之其有不服者乎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爲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爲之謂之阻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興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朋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獾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格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三

郁

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妄覬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奇貨也昔者趙王得子蘭之王以爲爵日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邯鄲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爵嬖人之祇壽者於秦伐趙李牧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爲惡不知實其所貴而已矣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已也若

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煮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爲己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數罟不入灣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掩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飢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駕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三

郁

題辭

本朝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撰其自志曰濂學道三十年世不我知不能見其一割之川於是入小龍門山著書曰四符曰八樞曰十二微符言合樞言與微言繼也總二十有四篇以按一歲之氣號之曰凝道記百世之下庶幾有好之者按此書成於至正丁酉當元季紛亂傷德澤弗加於時欲垂空言以詔來世此志士所深悲也然晚年遭際

聖明出入幃幄輔導 青宮凡建置號令多所與聞公之志蓋略見施行矣未為不遇也若夫宏辭鉅議照映簡編則有全集在茲不能以盡公之奇也

一

二

卷之十一

儒家類 龍門子

子采苓山陽二三子從之龍門子采已登磐石而憩

白雲如旗兮于彼中林兮我采苓兮實獲我心矣孔子

不出兮麟曷從來矣舍旃舍旃兮我將何依矣歌罷復北

面而嘆旁有進者曰夫子何嘆也非聖易師非經易窮坤

翕乾張地拓天通夫子之學其既充矣乎陶鎔禮樂折旋

陰陽有目有綱蔚為文章夫子之文其既昌矣乎籠絡宇

宙充牣覆載大入無外小入無內夫子之道其既備矣乎

方今六合塵冥膠膠紛紛鳳皇不徠虎豹成羣生民遵也

如水之溺如火之焚曾不足以自存夫子不一引手援之

古之君子亦若是乎龍門子曰子不聞楚獨孤氏之事乎

獨孤氏有二女焉皆有傾國之色時楚君不貴色國人化

之咸棄而不顧年踰二十無與為媒妁者或說女曰女子

有家人之顧也子將失時矣西鄰之子美而豔盍自往從

之乎女曰妾聞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禮焉而已矣無是則

禽獸也苟不以禮妾死不往也區區一女子尚以死守禮

子曾謂學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禮乎尚父不見西伯老子

清水之濱耳孔明不三顧終于隆中之城耳况又不為尚

父孔明者乎曰非是之謂也人有言曰冒赤日而勞者不

勞而休行百里而餓者不擇水而飲今民生在疚

變執一之謂也今有人焉遯豆靜嘉有核維旅方執爵獻
酬雍容於堂序之上而火起寢室問夫子以爲將勺客乎
抑滅火乎必以爲且滅火也夫執爵獻酬禮之常也火起
輒救禮之變也禮者中而已矣常固中也變獨不可謂之
中乎不然是子莫之執中也夫子自任以斯道之重而子
莫其行五尺童子竊爲夫子耻之龍門子曰是何言歟君
子之任道也用則行舍則藏在易困之初六則曰臀困于
株木入于幽谷三載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言君
子困而無自出幽之勢也泰之初九則又曰拔茅茹以其
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言時既泰則君子志在
進也君子未嘗不欲救斯民也又惡進不由禮也禮喪
則道喪矣吾聞君子守道終身弗屈者有之矣未聞枉道
以徇人者也

晉人有終胥氏阮於貧窶無斗儲撓上無完衣與婦謀
曰雍樂成行賈以饒張氏賣醬而致千萬鄧氏灑削列鼎
而食翁伯販脂家累千金亦在人自力耳古語有言天下
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子安得獨死貧乎頗
聞山西饒材竹穀繼施王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子將
貨百金而學賈焉其婦悅而聽之終胥氏去三年所向輒
不利其憔悴益甚楚人有芋熊氏好使氣凌踐同類衆譁
然弗從共起而折辱之芋熊氏悲曰彼非能辱我也

淮陰起於亡虜絳侯出於絀薄樊將軍興於
古今若是者何可勝數子顏面支體人爾冠裳佩劍人
爾飯菽飲水人爾何以異彼哉彼能而我不能愧也於是
歷鵬自誓曰所不能取金印如斗大者有如是酒言已拂
衣徑去徧詣五侯之家高門懸薄無見禮者如是者亦三
年流離困頓愈有所不堪一旦會終胥氏於逆旅各言其
故相與流涕不止逆旅主人怪而問之二人者以實對逆
旅主人反覆譬曉終不悟乃謂之曰南山之陰有白鹿先
生者能於物理推見至隱蓋往質之乎二人者收涕而往
且歷陳艱苦之狀白鹿先生笑曰嘻何子愚之甚也子不
見大駟之家乎塊視金寶布視綺繡穹房寢館淒竹和絲
自謂可以傳無窮身死肉未寒子孫已有操瓢而乞者矣
又不見權貴人之門乎金章焜煌紫綬赫施啗啖叱咤可
使山岳震盪海水起立曾未幾何一跌而赤其族矣嘻何
子愚之甚也且子身有至寶乃反不自知乎二人相顧駭
曰何謂也曰範圍至道妙契天符初無聲臭不分遠近非
至寶與其博無際其厚無涯其高無上其深無下非至寶
與函天包地載陰負陽日月同明鬼神同妙非至寶與不
爲堯存不爲桀亡終古特立不遷不變非至寶與二人欣
然笑曰吾二人竊方覺矣於是如獲萬金之寶上公之爵
而歸

齊公子嗜古器物聞有藏者棄千金購之寘於一室中飯

龍門子謂之公子出梁山鎬一三斗菰一壽亭侯印一連環紐一關內侯印一素駝紐一曰此漢物也復出銅權一鐵劍一曰此秦物也復出仲姑義母匣一楚姬寶盤一鞞一琇珩璜各一曰此周物也復出伯益鬲一曰此商物也復出武丁敦一曰此夏物也出已而洋洋有矜色左右譽之室內之人又從而和之咸嘖嘖曰吾聞世有博雅君子悅未識公子真其人哉龍門子獨默然不言公子異而問之曰僕不敏竊不自料以好古爲事服儒服而來過者即請觀焉觀畢無不假顏色而賜之一言者夫子獨不言不笑將物非真抑有說乎龍門子曰物固真耳第公子所藏

百家類纂 卷之七
四

者三代秦漢之器非古也曰如此不爲古無已則有虞氏之敦乎曰有虞氏之敦亦未古也曰其軒轅氏之九鼎乎曰軒轅氏九鼎古則古矣未爲至也公子笑曰然則庖犧氏之物乎曰然庖犧去今數千載矣其物尚有存者乎曰有之曰孰有之曰予有之公子錯愕四顧謂左右曰夫子自謂有庖犧時物我等當願走伏庭下借一觀之沈凡目焉龍門子曰未易觀也是物也非尊非鼎非鼓非鐘八角垂芒燁燁煌煌上配星文契陰陽百神翼之呵禁弗祥是人文之所祖也是鎮天下之神寶也有之則治無之則亂未易觀也請齋三日然後見之公子嗜古甚即如戒行齊齋已求見龍門子曰未可也形貌雖潔而志慮尚未一

也公子退復齋三日而求見焉龍門子曰未可也志慮雖一而神未恭也公子乃存心虛無上與神明居如是又三日復再往龍門子曰可矣乃設几布筵寘寶璜其上藉以文錦列蓬豆菹醢舉禪灌酒漿各再拜而興啓積視之乃八卦也伏羲氏之易也

龍門子閱世蕪穢思神交千載之上無一刻忘去夜方寢忽夢上登清都祥飈郁如卿雲五色如龍文鳥章經緯乎上下少前有宮槐然中有丈夫偉甚月角目準河目龍顏脩上而趣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望之如仆就之如升旁從羣弟子皆華冠象佩裳衣檐如也丈夫起東行其容煦煦然溫其體翼翼然恭其聲恂恂然和周旋則合乎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五

規之圓折旋則中乎矩之方弟子拱而趨先後以齒若鴻鴈成列不亂龍門子見之嘆曰世乃有斯人乎哉其威德之備何其異於人也其聖人乎哉予然後知華山之培塿而岱嶽之爲尊也衆鱗之雜還而神龍之爲宗也諸律之不齊而黃鐘之爲木也吾誠得與斯人游雖即死無憾矣其子弟有招之者曰爾爲誰龍門子曰越西來燕也曰爾何以知丈夫之爲聖人也曰以其德容知之也曰然丈夫之爲聖人也其旋如乾其轉如坤其明如日其變如雲其疾如雨風其妙如鬼神非聖人而何哉爾慕之而不學之何也曰豈不願學馬力不足耳曰聖人去世二千年矣爾今所見者殆其神降降帝之左右者耳爾安得與游爾若

願學焉吾常有以告爾也爾心中有聖人焉與丈夫無憂
髮異爾能念以終始之是亦丈夫而已矣龍門子冷然而
寤因語門人曰聖人在吾身耳何勞外慕哉

龍門子曰晉人有好利者入市區焉遇物即攫之曰此吾
可羞也此吾可服也此吾可資也此吾可器也攫已即去
市伯隨而索其直晉人曰吾利火熾時雙目暈熱四海之
物皆若已所固有不知爲爾物也爾幸與我我若富貴當
爾償市伯怒鞭之奪其物以去傍有哂之者晉人戟手罵
曰世人好利甚於我往往百計而陰奪之吾猶取之白晝
豈不又賢於彼哉何哂之有

龍門子曰海中有寶山焉衆寶錯落其間白光燁如也海
底家類纂 天卷之十一

夫有得徑寸珠者舟載以還行未百里風濤洶簸蛟龍出
沒可怖舟子告曰龍欲得珠也急沉之否則連我矣海夫
欲棄不可不棄又勢迫因剗股藏之海波遂平至家出珠
股肉潰而卒越西有山岷鑿井得裏蹄金者在法民間發
土藏必聞之官否則且有罪人有發岷事者官捕岷索金
氓隱金斷其陰而亡嗟夫天下之至貴者身爾人乃貴外
物而喪其身身死雖寶奚用焉何其惑之甚也雖然世人
死利者太多豈特三豎哉

或問龍門子曰天下之物孰爲大曰心爲大曰吾聞物之
大者山則有嶽水則有海耳未聞心之爲大也傳有之心
重一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虛精汁三合主藏神此固甚

小也然則何爲其大也龍門子曰居吾語汝以形論也其
小固若是其無形者則未易一言盡也曰何也曰仰觀乎

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其廣矣大矣俯察
乎地廣博特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繁蕪亦廣矣大矣而
此心直與之參混合無間萬象參列而莫不備焉非直與
之參也天地之所以位由此心也萬物之所以育亦由此
心也能體此心之量而踐之者聖人之事也如義堯舜文
孔子是也能知此心欲踐之而未至一問者大賢之事也
如顏淵孟軻是也或存或亡而其功未泯者學者之事也
董仲舒王通是也全失其心而唯游氣所徇者小人之事
也如盜跖惡來是也然而此心甚大也未易治也未易養

百家類纂 天卷之十一

七

龍

也欸然而西忽焉而東其妙不測而乘氣機出入者也苟
失正焉翩然而蜂起瀾然而泉湧有不可殫名者矣是故
孔子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象係彖說卦文言作春
秋何莫不爲此心也諸氏百子之異戶出則汗牛馬賄則
充棟宇雖言有純疵學有淺深亦爲此心也心一立四海
國家可以治心不立則不足以存一身使人人知心若是
則家可頽孟也人可堯舜也六經不必作矣况諸氏百子
乎曰心之大敬聞命矣學者何所用功而能充是乎曰周
公孔子我師也魯子思吾友也易詩書春秋吾器也禮
樂仁義吾本也刑法政事吾末也四海之大無一物非我
也一物不得其所吾責也夫然故若天之覆地地之載

天地也孰爲我心也亦一而已矣曰夫子之
美世人之自狹者則小人而已曰然一失則小人也再失
則夷狄也三失則禽獸也人而禽獸也惡足與言夫心哉
曰然則養之又有要乎曰有曰何謂也曰懼其炎而上也
則抑之恐其降而洿也則揚之察其遠而忘也則存之度
其陋而小也則廓之慮其躁而擾也則安之審其滯而沈
也則通之視其危而易搖也則鎮之是謂七術納乎中而
式乎軌者也納乎中而式乎軌舍敬何以存之曰聖人之
學如斯而已乎曰止是而已矣欲損之非有餘也欲加之
非有虧也亦止是而已矣

龍門子曰小雪後陽一日生一分積三十日陽生三十分
而成一晝故爲冬至小滿後陰一日生一分積三十分而
成一晝故爲夏至陽積六晝而爲乾乾當四月其中氣謂
之小滿者滿不可大也大則亢矣積陰六晝而爲坤坤當
十月謂之陽月者陽不可無也無陽則純陰用事矣國家
欲長治而不亂者其思戒盈滿乎其思崇陽而抑陰乎

段干氏問龍門子曰秦漢以來正學失傳至宋而復盛因
願竊有聞也幸歷以告我金陵之學何如曰穿鑿聖經而
附會已說甚者竊佛老之似以誣吾聖人之教學類孟者
固如是乎又其甚者一假功利以搖動天下利源一開魚
蠅河決而莫之禁如此尚可爲國邪子嘗謂亡宋天下者
自金陵始也曰然則無一髮可取乎曰確執堅信澹然下

位勢所動是則何可及也所惜者學之疵耳曰眉山之
學何如曰其文辭氣韻有動搖山嶽之勢蓋其才甚高識
甚明舉一世皆奔走之恨其壹狗縱橫捭闔之術而弗知
先王之道士之輕佻浮誕者恒倚之以爲重禮義廉恥則
棄去而弗之恤使其得君其禍天下有不在金陵下也曰
東嘉之學何如曰東嘉之學人或不同大抵尚經制而求
合乎先王政禮樂以振振乎流俗二者亦一道也第其致
力忘大本而泥細微而見諸行事者皆綴繞膠固而無磊
落俊爽之意徒以辭章論議馳騁於一時蓋其所失也其
立言純懿而弗背者傳之千百世可也曰永康之學何如
曰氣豪而學偏者也使其當今之世擁百萬兵馳騁於天

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實有一日之長是何也其智數法
術往往可駁羣雄而料敵情而剛烈之氣又足以震撼而
翕張之其能成功宜也若論先王之道德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則膏乎未之見也曰金溪之學何如曰學不論心久
矣陸氏兄弟卓然有見於此亦人豪哉故其制行如青天
白日不使纖翳可干夢寐即白晝之爲屋漏即康衢之見
實足以變化人心故登其門者類皆緊峭英邁而無漫漶
支離之病惜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闕或者不無憾也曰
橫浦之學何如曰清節峻標固足以師表百世其學則出
於宗杲之禪而借儒家言以文之也儒與浮屠其言固有
同者求其用處蓋天淵之不相涉也其可混而爲一哉

漢之學則又源於橫浦者也攷其所言蓋有不容揜者矣
曰金華之學何如曰中原文獻之傳幸賴此不絕耳蓋粹
然一出於正稽經以該物理訂史以參事情古之善學者
亦如是爾其所以尊古傳而不敢輕於變易亦有一定之
見未易輕訾也當是時得濂洛之正學者偶立而為三金
華也廣漢也武夷也雖其所見時有不同其道則一而已
蓋武夷主於知行並進廣漢則欲嚴於義利之辨金華則
欲下學上達雖教人入道之門或殊而三者不可廢一也
嗟夫龍亡虎逝而孽狐為之雄山摧嶽仆而培塿為之大
氣宇猗猗四分五裂之弊今乃實蹈之矣寧不為鄉學之
一慨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十一

龍

客有號伊和子者難龍門子曰司馬遷良史之才也歷代
作史者咸宗之然其謬誤甚多難以一二數矣以帝王世
次言之稷契皆帝嚳之子也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為商自
契至成湯凡十五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為周自稷至武
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蓋與湯為兄弟而世之
相去乃六百年何無稽之甚和曰是固然矣使司馬遷不
生上下數千載事可為世之法戒者未必能若是之備也
子舍其大而病其小何哉世遠載籍失傳惡能必其無謬
也書伊訓曰成湯既没太甲元年則是太甲繼成湯矣孟
子乃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始為太甲以
曆考之若於湯之下益以六年至今之日則美而不人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十一

龍

子尚敢以病遷者病何乎伊和子曰奚為而不敢也君子
之學大則窮乎天地小則盡乎纖微孟子既有謬誤當言
之奚為而不敢也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僭公事也則以為
周公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孔子言也則以
為魯子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見於牧誓者甚明也則
以為虎賁三千人漢水固注之江而汝與泗則入淮而淮
又入於海見於禹貢者甚詳也則以為決汝漢排淮泗而
注之江若是之誤當言之奚為而不敢也曰夜氣之說亦
有誤者乎曰否仁義之陳亦有謬者乎曰否子何不擇其
不誤不謬者而學之哉子所言是以博聞強記待孟子以
博聞強記待孟子則陸澄夏侯榮可稱亞聖矣有問伊和
子咲曰子過矣子過矣

龍門子曰勇之於學者其猶舟之駛馬之策歟舟非駛則
不疾馬非策則不進人非勇則不立是則勇者作聖之階
梯也泰山雖高勇欲登之則必凌絕頂萬里雖遠勇欲行
之不至則弗止也孔子之所以聖勇而已魯子之所以賢
亦勇而已不然魯子何以自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云然
則欲學孔子魯子者其大勇矣乎
龍門子曰人行仁義而惡衣服者是素縞縕玄珠也外若
賤而內實貴人徇利欲而美冠裳者是芳綺覆糞丸也外
雖榮而內實臭
龍門子曰人之生也必以三代之士自期必以三代之

自負不負於七尺之軀若隨小夫呻吟於佔卑闇陋

矣哉
龍門子曰人子之身非人子有也父母之體之分也雖曰異形實一身也身之聽命者心耳心欲左焉而身從之心欲右焉而身又從之至前後皆然無相違者也父母譬則心也人子譬則身也此義苟行世豈有不順之子哉雖然身且不敢有况身外之物乎世復有因財而逆父母之命者其丈夫也哉

龍門子曰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招網松以明而致焚犀以角而就烹麝以膽而被獲雉以采而受羈當今之世士欲以文自著者盡視此數者以爲戒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七

龍

丁鴻問於龍門子曰君子何以處貧也龍門子曰安之曰安之未能也諸問其次曰忍之曰忍之之道奈何曰茅茨土墼視如華櫬飛光之麗柴車蹇乘視如文茵飛黃之良垢表敝屣視如紺紫朱鳥之珍蓐羹糗飯視如五鼎八珍之美醜妻惡妾視如毛嬙而施之艷則妾念不生矣是忍之道也忍之久則自然矣能自然則安矣虞丹子在傍聞之喟然笑曰吾處貧四十年矣居之以道德乘之以仁義彼之以禮樂飽之以忠信友之以廉潔雖凍餒瀕死者數四未嘗啓齒一言蓋驕然若有貴楚之富不知所謂貧也是何也心無愧怍也苟有一毫外慕之念則愧怍生矣愧怍生縱富貧也况實貧乎哉夫子盡毀是蓋之而旋陳

其不可也夫
龍門子曰區區者不亦慎乎龍門子曰子以君子之事望恒人

龍門子曰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非相同也而自同同也非相有也而自有有也非相生也而自生生也皆自然而已火性至熱也而蕭丘有涼燄焉水性至寒也而華陽有溫泉焉驗之物化參之天運皆自然而已所以聖人作易一本之自然何容心哉

龍門子曰人之大欲無過於飲食男女蓋人之生也非男女構精氣何由而化非飲食之養氣何因而續哉二者於人切矣苟不以禮制之小則身喪而家毀大則國削而天下亂故聖人於順卦初九則曰含爾靈龜觀我朵頤凶靈龜之爲性蓋不嗜食者也六四則曰顯爾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無咎虎之爲性蓋交有時者也人能如不嗜食之龜交有時之虎則知自養矣何飲食男女之足患哉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七

龍

士有扶貴與文而以傲物自居者來見龍門子其氣洋洋然其貌斤斤然其聲鏗鏗然龍門子與之坐默然如不能語者士忽呼曰位尊而才高亦爲人所禮乎龍門子曰否位尊非所禮也才高亦非所禮也唯足乎德可爾位不稱其德是鶴乘文軒也才不命於德是馬失銜御也人方且賤之斥之絕之安取所謂禮乎曰然則德足以驕人乎曰德足以服人亦不足以驕人聖帝如堯舜聖王如禹湯文武聖相如周公聖師如孔子亦不過盡人道爾所以無足

驕人者德尚不足以驕人况扶貴與文而傲物者乎傲乃凶德傲物則失人失人則喪已喪已則名削名削則禍將作矣傲安可長哉士乃氣索神沮而去

龍門子曰漢儒說經固多不可企及但專門之習勝未免蔽固而不能相通其能脫畧傳註而深求經意者自宋儒歐劉石孫諸公始諸公啓之伊洛繼之而益加精在篤行而已矣譬之於食有耕之者有種之者有刈穫舂挽之者有炊之者有實於簞而獻之者吾徒但食之而已政不必立異以爲名高也

龍門子曰蒙鳩棲於葦若之顛淵毛生於絕壑之下非其高下固爾殊也其自取之也君子於其所學可不慎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龍

龍門子曰天地之秘洩之者其庖犧氏乎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爾庖犧畫一奇象陽一偶象陰自是卦爻生焉文王重之周公辭之孔子翼之而易道著矣易道著而天下之變盡矣五經之用不同其理皆本乎此爾大哉易也五經之源乎大哉庖犧也至道之宗乎

龍門子曰以刑驅人者殘以勢凌人者怨以利誘人者爭以言欺人者悖以知御人者愚以巧勝人者拙此六德也孫醇屏累所以全身積誠者行所以感物內外無愧所以事神敬身樹德所以訓子上下邑務所以肥家威嚴莊重所以却侮此六行也惡莫大於離心美莫大於畏獨凶莫大於自賢言莫大於集善樂莫大於順天憂莫大於悖德

六則也明在自虛強在自卑危在自安敗在自盈故在自持賊在自驕此六治也慎六德尊六行式六則守六治學者之事過半矣

秦人有申生者饑餓於燕饒屢生塵矣權貴人移粟起之且薦于上以漸至於言官權貴人勢衰申生輒背去別附相國相國惡權貴人欲劾之申生又與之游甚密遂屢疏其陰事疏已往告權貴人曰御史將不利於公乎雖同列非能獨沮即沮不過以死爭於公亦無益爾奈何權貴人曰子幸告我是弗後我昔日之心也吾悉出七寶于庭幸子賂免之申生收以歸越四三日復哭而往權貴人問之弗答益加勵權貴人大驚曰將赤吾族耶申生乃徐曰公哲士豈不自知而必俟予言也申生蓋利其貨欲勸自殺以成禍權貴人中其計自經幾絕左右救之獲免明日文出但黜還田里無他異也權貴人上馬去連呼申生之名者三自是燕人無不穢申生之行朱墨其門見殷實歸其家龍門子聞而嘆曰人心之險有如是哉大行之教誠巫峽之暴迅殆康莊耳其初用計以殺入卒乃自殺其身是尚無天道哉

龍門子曰大學之要在於三綱八目孔氏既著經曾子之問人又以所聞而爲之傳綱與目之名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自知止而後有定及聽訟者猶人也至且謂知之至也上條實釋政知格物比傳蓋朱膏闕也

龍門子曰兵不可以易言也言固誇矣如實何昔李元平初從關播善爲大言嘗論兵鄙天下無可者一日將兵汝州李希烈一笑而縛之噫世之高談孫吳驚動四筵者其能免希烈之縛者幾希

龍門子曰天有五貫地有五類五貫行乎上五類載乎下則天地昭矣人君法之則天下平矣何謂法之其明則日照月臨也其密則祥飈卿雲也其怒則迅雷驚霆也其生則甘雨零露也其殺則毒霜虐霰也是法五貫者也其靜則墮山喬嶽也其涵則巨浸大川也其序則井邑方州也其限則內夏外夷也其養則飛潛動植也是法五類者也天有至醇地有至熙君有至則天失其醇萬物喪精地失其熙萬物弗蕃君失其則四極不立統而言之大化縕乎其端甚直彌綸上下罔有差忒長稍大弔見之失其利崇墉深隍見之失其固陰謀秘計見之失其防大法至刑見之失其嚴擯而充洞然而有容窈而默淵乎其莫測古之善治天下者得此而萬事畢矣

龍門子晨出見兩夫操挺與刃逐虺甚急龍門子問曰虺傷爾乎曰否虺追爾乎曰否曰然則子何以逐之如此其急也曰彼受形爲虺晝夜常思害人吾幸不彼觸爾設觸之其有不迫我而傷我者乎嘗當盡殺之乃止曰是固然矣子知虺蛇之爲害而不知人虺之害物尤暴也曰何謂

人虺口厚貌深情禍機莫測是人虺也斜睨傾聽伺人陰私是人虺也睚眦之怨必逞其欲是人虺也布機陳弄以中以陷是人虺也子尚可盡殺乎曰吾固不能盡殺或遇之將何以禦之乎曰泮仁義之刃持禮樂之挺以俟彼將俯首而逝縱毒將焉施乎曰吾聞之也殺蛇虺者無怒心以其殘物而逞也況人象而蟲質者乎奈之何縱之逝也曰彼人耳不自知其至於虺也其至於虺也欲劫之也先王之教若興豈不能反之人乎吾傷之爾憫之爾奚忍殺之哉

龍門子曰趙蕤有云天陰陽半人善惡混然陽晝六時晚昏皆爲陰所侵其用事唯四時而已卦六爻初上皆無正位其用事亦四爻而已故善人少而惡人多誠哉是言也是故光風麗日之時常寡濃陰晻曖之日常衆鸞鳳鸞鳳間世一親而鳴鵠蛇虎遍于郊藪伊傳周召之臣千載不再出而莽卓巢溫恒接武於朝夫者如此則小者奚足知也不知天道果何如耶

公孫氏曰古之人有云自孔子沒卓然名世之儒漢四百年楊雄氏而止爾唐三百年韓愈氏而止爾如董仲舒鄭康成王通孔穎達之徒非無益於後世也仲舒倡災祥之說王通襲聖人之迹康成穎達守圖區訓詁之文皆非楊韓氏比也龍門子曰鄭孔名數之學耳不足與議斯道董仲舒純儒也王通明儒也韓愈正儒也若楊雄則駁儒也

曰曷謂駁曰豈有不駁而事莽者乎司馬公論爲日月過矣曰三子者能盡合孔子之道乎曰仲舒頗窺道之本原韓愈能識道之大用王通極知治道尤高樊有見謂其盡合孔子之道則皆未也

龍門子曰積書之多其無出於隋之嘉則歟乎書凡三十萬有餘卷未幾多散亡不存悲夫雖然秦焚稷契其所讀者果何書哉淵騫游夏其所習者果何書哉脫有之未必若是之多也後世百倍於古而立德造行反或不如豈非心散於博聞技貪乎廣蓄而弗能一乎夫然故雖甚散亡奚必深悲哉但得六籍存亦足矣

龍門子與二三子出游仰視霄漢嘆曰非天地孰覆載耶非日月孰照臨耶非孔子孰明五倫耶使世無孔子生民之類其滅久矣夫

龍門子曰作史者不爲楚義帝立本紀而以項羽當之其失爲不知統不審呂氏滅秦牛氏易晉而復以廉司馬言之其失爲不知義作史者亦難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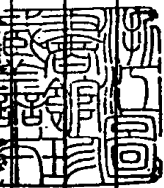
說林題辭

說林者 本朝大司馬四明張公時微之所著也公夙抱奇質蚤第英科德望文章雄視一世固藝苑之宗工辭林之鉅匠也所著有芝園集流布海內共以爲寶其兄於諸家評者詳矣茲編名說林蓋奇而又奇不惟文字醇雅且多有補於世教真子書之粹者也公自叙云或謂宋潛溪著龍門子僅以九十日故其文多厯劉文成著郁離子成之歷載故其文偉澤余之詮綜有年矣於凡三才之紀萬物之情罔不悉備聊竊附於作者之列敢曰有補世教云哉噫即公斯言可以占其志之所存矣

百家類纂卷之十二

儒家類 說林

辭命林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鄭莊公使伯人請於宋公曰孤不佞不能和其四隣以為君憂使赫然辱於敵邑孤無所圖罪謹使下介以請夫自孤之學主宗廟社稷也亦惟先世之顯盟是共是以同敢失隊頃者公予馮之辱也其以成穆公之讓而致國於君也孤惟昏姻之國館而賓之亦惟君故之以豈敢有所利焉如以馮為討也是使穆公不得撫有其子而宣公貽謀之不終也孤誠不忍聞惟君圖焉且衛人之惡天下莫不聞敵邑雖小菟乘簡辛以俟君命號令朝至孤必夕發以從君後今舍曰弗問而移師於最爾之鄭孤竊惑焉君如聽於孤反兵而誅衛則君之義也孤之願也其曰不然孤將率其父兄子弟觸執事之左轂而死之使天下後世知君以定絳逆之衛而合諸侯以翦鄭也孤雖亡亦有辭於武王成王矣君其圖焉宋公不能對乃解國之師

周桓王四年使凡伯聘於魯我凡伯於楚丘以歸王以讓衛曰昔我先王之制諸侯也敵國賓至闕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而防其不意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蓋皮至於王史則皆官正蒞事載在政常頒之列國世世守之無有廢也叔父密邇而服謂當率先諸

侯以藩屏周余與二三卿士日有望焉今凡伯者非他余之命大夫也以魯國之故告諸宗廟受王帛以出而戎得逞於叔父之近郊僂而執之是委成命於草莽也叔父若不聞余一人不足恤獨不念武王成王之烈而一旦蔑棄之有如弁髦其何守土之為夫戎何狀之有王室而陵之矣又何有於衛余一人之憂亦叔父之憂也若微纘於武王康叔詰兵振旅而問罪於大羊之戎則惟叔父其或不念不圖而委罪於余一人亦惟叔父余一人何敢固焉齊桓公伐楚歸執陳轅濤塗會諸侯之師侵陳陳使使乞成曰大國有命曰其率賦乘以南將致介於荆寡君不敢康與其一二陪臣先後奔走以從君於羈紲豈有貳也楚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二

一

林

之帖也召陵卒盟諸侯皆返其國陪臣濤塗怨三軍之衆也舍止無所而一二邊吏不足以供芻秣大國將以為討率然計曰兵而出於東方觀兵於夷而歸其可此非敢有他也無亦謂陳之削弱蘇軾憂不足以為顧於齊實也而欲祈頃刻之命不虞君之督過之也濤塗而就執矣江黃之師加焉陳之君臣既知其罪早夜震動曰大國方懷攜而宇翦庶其赦我乎而辱七國之師以臨於郊盡陳之地不足以張帷幕君如援桴而鼓之如以石投卵也我弗辭矣惟君微福於我庶帝而不殄其明祀賜濤塗以為陪臣則惟命謂濤塗罪在同盟不可不釋也而歸諸寡君告諸社而修之亦惟命寡君與一二陪臣華舍於郊謹備牲

中以俟

晉趙孟逆公子雍於秦欲以為君既而肯之數秦師於令狐秦康公使人讓趙孟曰先蔑之來也曰寡君新棄社稷國之人聚而謀曰孺子夷臯方在襁褓恐不足以承七壘陳我文公襄公之烈以為君憂願微福於君寡公子雍而戴之死且不朽我諸大夫曰有君而求諸將安用之晉無信也不如弗聽寡人曰豈其真君而不如奕棋乎其謀之審矣寡人遂遣雍也又懲呂卻之難而與之徒衛以入亦惟晉社稷之故豈私有所賴焉行且入也而旋復肯之曰國有君矣言焉而食縱二三子不以爲意其若四方之諸侯何寡人與二三臣方且圖之曰晉曲盡衆初而迫寡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三

林

必將謝我以文辭薦我以玉帛半醴陽果勢導於境也而乞盟於寡人晉之罪將可說焉不是出也而乃潛師以襲我賓而寇之又何謂乎夫有君而求君一逆也昧而肯之二逆也我以好往而報之以兵三逆也三逆者其一難以得志於諸侯而況兼而行之乎寡人規之國未定而伐之不仁棄人之喪不武以詐樂詐不信尤而效之不忍焉也歸且休矣二三子其速圖焉美苟襄也願以兩國之賦相見於境

衛孫文子壽會子出其君獻公鄭子產始書與范宣子曰國之所以立禮爲大禮之所以立君臣爲大先王執則天下霸者糾度四方率是物也衛侯在位十有八年興行父

與殖執圭繫組而事之親則股肱之臣也君有違也當在

右僂力而彌縫其闕不可則委曲諷喻自牖而納之約又不可則致邑與祿而去之不忘其思曰庶幾君之或寤而反乎乎今微龍樹私駢首以僂公臣身之不出而君是爲出則是臣有國也追車及於境而射矢及於輅衛侯瀕死而僅免其去弒也有幾僑之聞故也語於心曰晉方以禮合諸侯而吾子實先後之必將告於王室討二子而復其君旦夕且至矣不虞計之未有所決也而又聽中行獻子之言欲因其亂而成之是知火之爲災而又膏之也能無灼乎今諸侯之國多矣上下交替而紀法不張其爲殖與行父失豈少也二子而莫之懲也孰將不爲二子哉從而誅之是有二命也釋之不同則是相戕賊無已也此而爲君不亦難乎僑也聞之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防而棄之是自速之亂也大夫而出其君矣陪臣亦且出其大夫而又孰能禁之吾子縱不爲晉計獨不爲子之家計乎夫以大治小義也以順加逆正也宣昭令聞以不忘先烈吾子何弗爲焉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已願吾子之一怒以已亂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四

林

智伯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晉陽之城垂拔趙襄子乃使人見韓魏之君曰無恤不佞不能事社稷宗廟以爲君憂無所逃罪然自昔先世後天之靈得與君之先公襄輔晉室爲及子孫無相害也無恤不能事君遂不可訓誨不

虞君之深過之也夫趙之與韓魏猶一體耳趙朝亡韓繼必久覆夫智氏何厭之有君若不念無恤獨不為君之宋廟社稷計乎無恤聞之東方有魚其名為鰈比目而後能行南方有鳥其名為鵲比翼而後能飛西方有獸其名為鵲與叩叩距虛比肩為之鵲甘草以食即有難也叩叩距虛貧而走北方有比肩民焉迷食而迷望中有枳首蛇焉此非獨其性慈愛也相輔以用相資以生其為彼也亦為我也今韓魏之於趙豈異是哉患之刺膚謂君必將倚智氏而角之以撫有三晉獨奈何噓其醢而膏之乎夫趙之滅在旦夕矣滅趙而有利於君則為之如其不利查姑存之乎削其土地使得奉社稷君之賜也不然而辱在倍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臣則惟命又不然而降為奴隸亦惟命君其試垂察焉韓魏聞之大懼繼以張孟談之言乃反兵攻智伯而殺之遂滅智氏

諫說林

季武子出見絕流而漁者下令欲鞭之曰噫甚矣子之貪忍也漁者曰主君欲法小人則既知罪矣盡姑自主君始可乎自主君之治魯也農夫力耕其穀粟無弗輸於虞者婦人織作其布帛無弗入於官者商賈所貿易其貨財無弗登於府者山谷冶鑄其器物無弗歸於官者聚飲無藝戚福在已魯侯徒擁虛位而百官不得其職是主君竭澤而漁矣何罪乎絕流哉

帝問東方朔曰國何如而治矣朔曰罷市其可乎帝曰百工之事莫能相兼四民之用缺一不可故日中為市有無交易以相濟也若之何罷之朔曰國有三市而交易不與焉私納諸侯陰比將帥輦輸金幣關通賞罰馮陵威福而得志於其外是謂以外市也請謁貴戚結托宦官延譽於左右陰竊上柄而主不知是謂以內市也希望意者雷同附和狐媚固寵祈求恩澤因以植樹黨與濁亂紀綱是謂以上市也三市行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帝曰善乃下請謁之禁開直言極諫之路

衛靈公居而問左右曰朝之臣誰最愛寡人者左右曰其彌子瑕乎君寢則褰君與則興君食則食君飲則飲君喜則喜君怒則怒不辜君有纖芥之憂則食不甘味坐不安寢必豫而後已愛君者誠莫如瑕矣乎公子家進曰左右之言非也夫彌子瑕者君之賊也奚在其為愛靈宅木而居之死生不離焉遊其腹心而飽其脂膏久則空而覆矣夫瑕亦若是而已矣無已則史魚乎君所謂可而以為否焉君所謂否而以為可焉惟其義不惟其同義乘謬誘以繩結之闕而納諸裏君謂不恤君疏不終是厚為其君而薄為其身者也無已則蘧伯玉乎靖恭以事上忠信以事物苟便於君而利於民則導而行之便於民而拂於君則委曲而通之務得百姓之歡心以事一人是社稷之衛也斯二者之愛君也孰與瑕哉人有言曰佞幸既毒不可

也藥石針艾不可厭也君其試加察焉靈公默然

唐明皇生日有獻寶鑑為賀者張九齡因進千秋金鑑錄
帝覽之謂九齡曰世之治也用賢其亂也以不肖卿言知
人有道乎九齡對曰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使人之相去
也若鵠之與鳥也易知也若葵之與蕒也易知也惟其若
茅蕒之與蕒本蛇床之與蕒蕒則不可得而辨矣是故大
毒若甘大詐若信大貪若潔大佞若忠是茅蕒與蕒本之
類也人主一不加察而誤用之反表為裏倒上為下國其
能無危乎帝曰嗟時李林甫獨用九齡蓋陰斥之而明皇
不悟卒致天寶之亂

或說條侯曰伍胥與范蠡孰知乎曰范蠡知矣曰商鞅與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二

范雎孰知乎曰雎勝鞅也曰君侯之知范蠡也豈非以其
知越王之長頸鳥喙不可與共安平也而逃之五湖以遠
害乎曰然曰君侯又謂雎之勝鞅也豈非以其能推蔡澤
以自代而免於車裂之禍乎曰然曰然則君侯之所以自
為計也不如其論二子者也曰客之言謬矣彼四子者其
所事殘忍之君也而其居則傾危之國也僕逢賢聖之主
而生太平之世庸語此不祥乎客曰君侯誠不自量獨不
見夫芻狗乎方芻狗之未陳也盛以華篋被之文繡主人
踴步而拜尸祝潔齋以將之不敢睨視也及其已陳也行
者踐其首脊柴車礫而過之蘇者取以為爨而已今君侯
已陳之芻狗也輟而棄之者至矣而猶以為無虞乎且夫

質的張而弓矢至馬林木茂而斧斤入鳥物之理也功高
者忌威震者疑人之情也胥鞅之違不自以為安乎而終
於碎首而齏骨者何也且君侯獨不記許負之言乎不聽
既而景帝積猜於條侯乃以事下獄不食五日而死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朝計事於朝二而得一焉晝計
事於官三而得一焉夕計事於寢五而得一焉用心彌勞
其智彌誦無亦寡人之固陋不足開邪抑出謀忌於過者
乎晏子對曰過乎哉過乎哉夫心也者神明之舍而萬事
之管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圖王而王圖帝而帝變化於
須臾而彌綸乎遠邇者也是惟不思而已矣就有思而不
得者乎今計事而不當則衡度之弗式而測鏡之未詳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二

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也非日益明也絀而見
之也心之於慮也亦然故以官視朝則官為肆矣以寢
視官則寢為肆矣方其嚴也則神明內宅沆應而不迷其
肆也則氛嚙交侵求詳而益眩此豈心之有二乎正欲詳
事無亦致其精而已矣
楚懷王使屈原求令尹之材三年而未有舉者乃以讓原
原曰楚國天下之雄也令尹高位也封土百里車徒百乘
至厚富也戰指垂延而欲一榮王之爵者豈直一人哉然
而未有至者其故可知也鳥之翬毛棘喙者鳥畏之魚之
哆口刀鬣者魚畏之人之辯言利口者人畏之是以君子
避三端武士之兵端士之辯端士之利口端也

古端一避也今王之庭其為棘喙刀鼠也多矣呼吸之間
猶鑊行焉孰肯以頸嘗之手

武問於石濱子曰人之惡孰為大曰慢諫為大曰人之禍
孰為先曰慢諫為先曰何以明其然也曰昔郭君出亡謂
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
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久矣為君之出亡而道
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腴
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陳轅頤為司
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已大器國人逐之出奔道
饑渴其族轅咥進稻醴梁糗服脯馬喜曰何給也對曰器
成而具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也由是觀之二氏之慢諫
一也而其失國亡家亦一也向使御者與族人之言得入
豈無有以彌縫其闕而固其宗祊乎不遲也而遲回昏
濫以盈其欲其未亡也自謂無所得亡也而惟石言之為
忌則孰肯投其所惡以速戾于厥躬乎鄒孟氏曰不仁者
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自古以來以
是而殄世者多矣豈惟郭公與頤哉

政治林

令狐嬰為蜀郡太守愚民之鼎率也懸之屬禁峻其刑誅
捕吏日搜于鄉民陷足側目踐園棘者相屬也而姦愈不
治謗書盈于市門則竊編于四境嬰謂法之弗棘也乃益
務苛苛求虎吏以為爪牙法猶先坐雖因而益曰夫冰之

深也魚鼈生焉若激而躍之則鱗介之族無弗駭矣山之
茂也鳥獸歸焉若翦其櫛羽張之且算則羽毛之族無弗
駭矣惡其弗靜也而施毒設筭日求而不已也彼有引類
而去耳寧能坐而就死乎不惟是也鳥窮則啄獸窮則攫
將鼉鼉虎狼皆為患矣夫民之智力非特魚鼈禽獸也而
善政善教則其山與澤也故示之以好惡而民不爭導之
以禮防而民不越其猶未也則隨其情而輕重法之其孰
有不率者乎孰與絞絞棘棘如捕狸君鼠之為哉且于不
聞晉國之故乎晉君患國之多盜也使郤雍司盜察眉睫
之間而得其情千百無遺一焉盜遂患雍而殺之盜卒不
止繼用趙文子之言使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豈非用法
之炯鑒哉嬰曰嬰不佞不能和其民人以為先王憂敬聞
命矣請得而改圖焉

問東丈人問於壺丘先生曰今之牧其諸異乎昔之牧與
何昔之民安而今不安也先生曰非有他也牧牛者以牛
牧牛牛乃得肥馬牧羊者以羊收羊羊乃得澤焉夫牧民
者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順其欲惡恤其災害課其樹藝均
其賦歛節其力役省其追呼脩其禮教平其訟爭一不幸
有水旱之變則捐倉廩以賑之此所謂以民牧民者也昔
之人行之矣矣未黔也而萌倖進之圖席方煖也而肆苞
苴之欲廣納結以求援巧逢迎以媚上把陰事以漁貨舞
文法以掠譽不利於身雖謗之嚴魯不為也苟有利焉者

鹿乳虎猶將甘之此所謂拂民從欲者也今之人行之民安不安此其縣也昔齊有問丘先生者見於宣王賜之田不租不拜賜之無徭役不拜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畏長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願大王幸賜臣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之所敢望也此以民牧民之說也於乎司牧者其敬念之哉

漢武帝窮奢極慾賦役繁興民不堪命汲黯諫曰臣聞先王之爲政也上順天時中因地利下遂民心是以國祚得

百家長類纂卷之十二
長焉反是必危矣故有山熟之田有再熟之田一熟之田而再種之必不可得收矣再熟之田而三種之亦不可得收矣何者地方已竭也有一年之樹有十年之樹有百年之樹一年之樹五穀是也十年之樹果實是也百年之樹材木是也若期材木於十年必不可得材木期果實於一年必不可得實矣何者時未至也今神仙封禪土木甲兵之役無日無之自公卿以至庶民無弗征也自舟車以至間架屠酤無弗稅也是竭地方而課之易歲月而取之其能濟乎臣之里有東園氏者好養猴猴日衆而無以爲食也盡搜山林之橡栗猶不足以給之或曰曷不爲去猴之得計也有西封氏者好養鸛鵒日衆而無以爲食也盡搜

川澤之魚猶不足以給之或曰曷不爲去鸛鵒之得人以為忠言今陛下之宮庭以至於國都詭名而充食者奚啻千萬其爲鸛鵒與猴也甚矣奈何不亟去之乎

漢明帝鴈精圖治自宰輔以下無不數易焉賈逵諫曰臣聞爲治猶作室也家之作室也鳩材塼石埴埴陶聚良工而構之累歲得成焉加以塗墍飾以丹雘室煥然美矣一旦旋樞之靈也而易之枅桷棄棄靡不勤推焉然樞實不靈而易之者則善靈之木也未幾而又易之則幾樞皆動矣又未幾而易之膠合益疎湊薄不密棟其能獨固乎即有塗墍丹雘室不得全美矣今夫國家之用人也夫者其棟也其次則衆樞也其次則枅桷折棄也小靈之不忍而數易庸將異乎且夫木之材也植之叢聚滋之雨露震之以風霜積之以歲月多者數百年其次亦數十年而後成楹棟之用若輕廢置之則木之中材者不若數數也後來者必不幾矣矧有愈乎臣又喻之家之有長也亦必信其子弟任其童僕以分幹百役若朝夕而更之資將巧幻以文其不及而外人莫不有易心其何家之能爲惟陛下審察之

火之燠也終不如日之暴也水之沃也終不如雨之潤也霸功之利人也終不如王道之澤物也是故衣食既足則施予可無拘也杠梁既成則乘輿可無窮也華夏既真則安攘可無施也信義既行則盟會可無脩也

唐肅宗訓楊綰曰今天下弊矣上下交驚於利口孽孽焉
譬諸河決之不可復障也將何道以制之綰對曰亦在禁
奢而已矣彫文刻鏤非益於居室也而作室者必先為錦
繡纂組非益於衣服也而製衣者必先為笄弁璽珠貝之
麗膳羞窮陸海之珍故昔之費一而今之費百矣昔之費
十而今之費千萬矣若之何其無食也曰然則何以止之
曰昔者齊王好紫國人皆尚紫齊王患焉曰紫貴甚矣國
用將不堪將若之何晏子曰王惟無好紫也則不禁而自
賤矣王乃朝而去紫曰吾惡其臭也國人遂不服紫是故
後官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費文帝之所以治漢也妾
不衣帛馬不食粟季文子之所以治魯也是故止貪莫如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二 上

公孫大夫問於玄澤先生曰今天下弊矣間又有甚者焉
狐鼠之怪白晝肆行鬼域之奸遇物則整此其小者也崔
蒲聚黨剽掠通衢大豕豺狼脯人之肝而飲其血此尚其
小者也梟獍相夷而父子之性滅矣牝牡淆亂而夫婦之
道苦矣終臂閭闔而兄弟之倫喪矣獍爭噬而朋友之
交薄矣有司惡其然也皆敲擊斷接踵就斃而犯禁無忌
此世令之不嚴而刑之不重乎抑民之無懼於死也玄澤

先生曰胡然哉古有言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
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
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三
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車登焉何則陵遲
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童豎馮而遊之陵
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蓋亦亟樹其表乎舍之不
圖而謂以刑罰而已矣也則李斯且優於治秦而裴蘊不
難於安隋矣又何先王禮防之責哉

豺狼之賊物易知也而鬼域之賊物不易知也螳螂之害
稼易知也而稂莠之害稼不易知也其刃之殺人易知也
而政事之殺人不易知也是故暴如簡殺者殺人偏如安
石者殺人急如東漸者殺人緩如霜冰者殺人察如燭淵
者殺人苛如聚蠅者殺人有令不信者殺人操法不審者
殺人圖患不遠者殺人

議論林

楚人行市而攫金市伯紫之以諸縣令縣令怒而鞭之存
監史問曰白晝而攫於都市罪若何監史對曰法當鞭令
曰若是其輕乎此不軌之徒也必真之死監史曰法不可
以死也今楚國之盜多矣豈惟夫哉聞道左右剽掠陰事
而貪取其貨譬諸狗犬遇物則噬之此縣市之盜也特
長短變幻簿書陰竊公帑而漁獵民貲可入而不可出此
官府之盜也網利以知人樹黨以釣衆貪若川流而毒如

蚍蜉民怨而不恤于國之紀而上莫之聞此百官之盜也
說此肩佞幸爲市者則加諸膝怒則墜諸淵賄之入也
蜚廉爲旦爽交之疎也隨夷爲踞躋賞罰無章而綱紀日
斁如蟾蜍之蝕月而蟾蜍之敗苗此王廷之盜也是之弗
問而規規於攫金之夫真猶舍豺狼而捕狐狸養梟獍而
驅蚊蚋也豈三尺之平哉縣令不能奪乃黥攫金者而遣
客謂張祿先生曰君廁中之窟鬼也折脅捐齒膚體不能
自完卷簪而飲酒不知其幾矣一說而幸秦王裂地封侯
而佩相國之印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堂坐制諸侯而功極
於天下何前詘而後伸若此乎張祿先生曰若何見之晚
也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湛盧干將天下之利器也陸剗
犀象未斷蛟鯨使之與管彘決肯出昧其便必不能勝管
彘也黃戎鬻膝天下之駿馬也使之與狸鼯試於釜竈之
間其復必不能勝狸鼯也神鵠大鵬一舉而千萬里使之
與燕雀翼試之堂廡之下攬揀之間其捷必不能勝燕雀
翼也夫懷奇抱智之士非少產也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
鼠自古及今先困厄而後隆顯者多矣豈獨一睚哉
石簪子曰孰所以濟溺也然而以之載物則沉藥所以攻
疾也然而以之養生則死是故管仲晏子之權謀用之於
定霸是矣而終不可以圖王張湯趙禹之文法用之於擿
奸幾矣而終不可以厝理
石簪子曰物之貴賤在人而人之貴賤在已昔晏子之告

魯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操之其間中規雖不
槁暴不復贏矣故君子慎槩括和氏之璧并里之棄也良
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
成湛芝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麝醴而價匹馬
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也嬰聞之君
子者必擇居游必就士所以辟患也汨常移質習俗移性
不可不慎也此貴賤在已之說也
蟪蛄似蛇蠶似蠅人見蛇則驚懷見蠅則毛起然婦人拾蠶
而漁者握蠶曾不爲意利之所在皆爲賁育矣今夫穢人
之所甚惡也夢穢者得財而人之於賄也兢兢焉指人之
所甚惡也夢指者得官而人之於官也兢兢焉皆拾蠶與
握蠶之類也彼潰死而知蓄財之禍臨刑而思牽犬之樂
何及哉
味之美者洞庭之鱖東海之鮑和之美者陽濈之蜚招搖
之桂衣之美者吳之織羅蜀之文錦色之美者鄭之間姬
衛之曼姬琤玩之美者南粵之珠貝交州之犀象士之美
者仁義之鴻儒道德之王佐故荀子可以飽雖無異味無害
於其口荀子可以溫雖無麗服無害於其體荀子可以娛雖無
艷色琤玩無害於其目惟道德仁義之人不至則百蠶交
作四體不寧而國之危如累卵矣是故秦帝之阿房不如
堯之土階齊景之美服不如禹之惡衣齊桓公以管仲則
治而以易牙則亂唐明皇以姚崇宋璟則治而以李林甫

楊國忠則亂

石漬子曰貪也者其殺身之阱乎貪色死貪酒死貪食盜死盜貪關死關貪獵死獵貪漁死漁此人情之所共明也貪祿死祿貪位死位貪權死權貪賄死賄貪名死名貪計死計此人情之所易暱也是故商鞅之車裂也黃歇之刺死也主父偃之夷僂也石季倫之滅亡也崔浩之族誅也大夫種之賜劍也此豈其智之弗明哉情有所暱而弗能忍耳猩猩獸之好酒者也大龍之人設以醴尊陳之飲器小大具列焉織草爲履勾連相屬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見則知其誘之也又知設者之姓名與其父母祖先也六一數而罵之曰奴欲害我乎已而謂其朋曰盍試嘗之慎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七

本

母多飲可矣相與取小器而飲焉而去之已而取差大者而飲又罵而去之如是者數四不勝其唇吻也甘也遂大嚼而忘其醉醉則羣兒嬉笑取草履而着之麓人追之相蹈藉而就繫無一得免焉其後來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惡其爲誘也而卒不免於死貪爲之也於乎古今之死貪者多矣豈獨一猩猩哉

季氏之專魯不在昭公之逐而在於文子恭儉之日田氏之篡齊不在簡公之弑而在於桓子厚施之時故曰兵莫

憐於忘平將爲下

古之善與功者脩德者使之路鑲璠璣播使之璽玉聘者使之准偶者使之塗各有宜而工役齊矣市之善治民

者士不得離於學農不得離於田工不得離於肆商不得離於市各安其業而民志定矣

治已者脩小節用人者貴大畧故崑山之玉不留塵垢丹穴之鳳不爭腐鼠貞士以之牛蹄之泮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鵲卵當國者審之陳仲子立節而餓死接輿逃楚聘而易姓名申徒狄抱石而沉於河鮑焦棄疏而立槁此潔志行而忘功名者也顏咏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爲文侯師孟卯娶其嫂有五子焉相魏以寧其危而解其難景獻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屈小節以伸大畧者也故守已欲嚴而用人欲廣忠恕之道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本

林

人事林

楚州掾伯善相人國人尊之擬諸姬布子卿襄王召而問之曰朕聞荀卿非相以爲古之人無有也今子之相以何術而神乎州掾伯曰臣非能相相也相人之行也其人敦龐質厚者富其人弘毅疏通者貴其人豈第寬舒者壽其人靜黑溫良者安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其人譎說佻達者貧其人曲鄙黠澁者賤其人蕩散弦暴者夭其人險側刺銳者危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故臣之相人也望其顏色聽其論詞察其履行審其交游觀其父子兄弟則美惡之情判矣是故吉凶脩短可得而定矣如以形而已也則堯長舜短禹跳湯福桀國色如削瓜伊

無須稟傳說身如植鰭周公體如斷臂將以何相斷之乎故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者也

桐溪公子學釣於碣洋老人凡三年而辭歸碣洋老人曰予其盡釣之道乎夫釣不以手遇而以目遇不以目遇而以神遇者也若沉若浮若來若去若存若亡若取若棄魚之遊也其臻臻乎而喁喁乎而潏潏乎有所至有所不至有所疑有所不疑疑吾之精平吾之氣而委隨以需之釣以魚而不以我者也然吾更有以語子欲其多獲也置寨焉欲其大獲也置心焉無所不獲者則無所獲而已矣桐溪公子如旨而往無不得意焉一日得鯉魚長九尺大五六圍鱗鬣金映將烹之其夕鯉見夢曰子自以為得釣之道也而我以子為非得釣之道也夫善釣者求人之所不爭取天之所不禁是以利厚而名全焉堯舜以德釣民湯武以仁義釣天下孔子以道釣千萬世皆是道也而後之人莫知之孫吳以兵革釣蘇張以口舌釣申韓以刑名釣陳平以陰謀釣莽操以詐逆釣其得之也喉吻未膏而敗不旋踵是釣禍而不釣福者也今我與子皆天地之生物也素非有憾也而以詐取之必欲破其有腸碎其尻腦髓脂膏而飽焉殘忍日甚而德孽滋豐天其終棒誅乎桐溪公子竊而大懼出鯉而浮之江折竿毀綸絕不復釣養生者未必得生而君子之於養也兢兢焉不敢輕父母之遺體也修德者未必得福而君子之於德也兢兢焉不

至後天地之降衷也然無伐天和則疾疢不作無反天常則裁害不逢此其常也有不然者則定命之不移者也故文中子曰北山黃公其善譬也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其善筮也先人事而後說卦

鑒戒林

齊有大駟積貨如山堆金成丘富踰高國益務侈靡以逞其欲食客且數千人其一人尤為愛幸憂其主之弗寤也從容說曰以僕視君宜無弗得意者僕請為君致崑崙之玉合浦之珠以飾宮室帷帳縱橫相錯熠燿有光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致蜀都之錦吳淞之羅西域之文罽南夷之刻鏤以備後宮之用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致燕趙鄭衛之女皆如白台美如曼姬以薦御寢席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求西旅之焚百越之鷹渥洼之神馬以馳聘田獵之樂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易楹柱以栢檀施杙楠以文繡金之玉之丹之漆之儼若蓬萊之宮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僕請為君徵歌舞于四方咸池承雲九韶六英日以娛其耳目君其願之乎曰幸甚曰此皆君之所易具者也然僕復有請焉至危而漏可以盛水乎曰不可三寸之管而無當可以實粟乎曰不可曰然則君之所欲非直漏危與無當之管也竭君之水不足以充之竭君之粟不足以餽之君其得無悔乎主人審思而應曰微子之言僕死且不寤敬聞命矣

乃散遣賓客盡變者靡之行

或問今之毀譽有因乎曰毀無端也譽無端也安得謂之有因曰然則無因乎曰毀者人也毀人者亦人也譽者人也譽人者亦人也安得謂之無因曰發廩而謂為旦爽也隨夷而謂為盜賊也其有因乎亦無因乎曰有因也亦無因也子不見夫物乎謂鷺之為鷺猶可也而今謂鳥之為鷺也謂驢之為馬猶可也而今謂鹿之為馬也此以為有因乎然人以為鷺也從而鷺不復知其鳥也人以為馬也從而馬不復知其鹿也此以為無因乎豈惟物哉問湏白台天下之美麗也而或以為嫫母也曲逆處于天下之陋惡也而或以為施嬌也人妍則妍人媸則媸此非容之有變易也人心回惑而視聽之不審耳是故君子之處世也能為旦爽而不能必人之不黃庶能為隨夷而不能必人之不盜賊毀也譽也又何計焉

百家類纂卷之十二

主一

林

或問於公孫咸曰為善而得禍有諸曰有之曰為惡而蒙福有諸曰亦有之然則福善禍淫之說抑又何也曰天地有常位而有時乎塞也謂然者其常乎位者其常乎日月有常明而有時乎蝕也謂然者其常乎明者其常乎是故腴田沃壤樹之五穀則生樹之蘭惠則生樹之松栢則生樹之桃李則生其長養必茂其成實必蕃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有異術以灌漑之也所因然也若磽田瘠隴則異是矣其樹之也未必能生也其生也播種曲而不

於材料稗粗糲穀不登於豆此非其種之獨異也亦非灌漑之力也所因亦然也是故積善之家猶之腴田沃壤也雖有不昌焉者鮮矣積不善之家猶之磽田瘠隴也雖有昌焉者亦鮮矣是故鄭罕氏之後亡也宋樂氏之以宋升降也此福善之徵也鄭伯有之死于羊肆也子哲之尸於周氏之衢也齊慶封之殲於朱方也楚無極與鄢將師之滅族也此皆禍淫之徵也

百家類纂卷之十二

主一

林

或問於嚴君平曰壽夭禍福可前知乎曰可曰天可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不能富鄧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安可使貴也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天安可使壽也然則子之為人上也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悌與人臣言依於忠抑又何也曰良農不以水旱廢耕良賈不以折閱廢市是故積學修行能為可貴而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勤生蓄施能為可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節性葆和能為可壽而不能必壽也然而壽常在我矣是故君子而貧賤命也使其為小人焉昏夜乞食猶然貧賤也幸而為君子則其自取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為君子秉義持禮猶然富貴也不幸而為小人則亦其自取也離舒謂禹徵仲曰天下有至陰乎知之乎禹徵仲曰嘗聞之矣羊腸之坂九折車不得遵軌馬不得舒蹄仰睇則目為之眩俯矚則神為之悸斯至險乎曰非也夫行之正丹

害刺天絕瘡千丈妖草怪木之所蕃陰雲夏雪之所積猛獸不能充其腰飛禽不能造其腹斯至險乎曰非也呂梁之水懸崖千仞巨瀉雷奔而劔石巉巖驚濤激激而漁人股慄斯至險乎曰非也溟渤之波頃洞浩漭黃流浴日怒沫春天鵬鷖裂其側蛟龍蕩射其前沿渦則舟不能出觸礁則技不得施斯至險乎曰非也曰藏斂魚膾伏龍鱗官禍機起於造次生死變於頃刻斯至險乎曰似矣而猶未也曰然則何以明之曰弄威福以亂刑誅至險也甚鬼域以施毒螫至險也設機阱以陷無辜至險也張羅網以弋貨貨至險也蜜口劔腹賊人而人不知至險也有一子斯猶懼賢良之屏跡也而况無而有之乎

前宋類纂 卷之十二

玄冥子曰今天下之妖有五而物妖不與焉刻鏤土木以爲果餌禽蟲飾之丹青加以金縷主人養陰而陳之雜沓賓筵繁爛室庭可悅而不可啗此之謂食妖與隸而首緇紳之冠戴獲而被綺縠之服男子之帽高倍其面婦人之衣長掩其裳金織施於締絡藻領加於肩膊此之爲服妖道德不師周孔文章不則六經勸佛老以爲博達鈎棘以爲奇以徑超頓悟爲絕學以博聞廣見爲智迷穿鑿經傳非毀程朱此之爲學妖峻刑罰以漁貲飾虛文以賈譽縱豪右而剝善良陳繒紳而狎徒隸以狎邪爲豪雄詆毀儒爲寬縱薄隨夷爲狐介舉蹇蹇爲才斷官以賄遷罪以貨免此之謂政妖冠裳而禽情骨肉而仇讐弱者爲鬼域強

者爲豺狼對門相盜親戚相暴上下相欺父子相疑反表以爲裏訕白以爲黑此之謂俗妖五者繁興莫或變革將風俗日頹而治理日數國之灾極矣彼草木禽蟲之妖又何足以爲異乎

傳志林

人情貴鶴而賤鷄鷄近也貴犀象而賤馬牛馬牛近也惟人亦然寺隣之人不重僧而野人重僧非僧之教行於野人而不行於隣人也野人遠而隣人近也廟宿之丐不畏鬼而社氓畏鬼非鬼之靈能威於社氓而不威於宿丐也社氓遠而宿丐近也惟賢亦然秦始皇重韓非恐其不得見也非既至則聽讒而誅之漢武帝重相如恨不與同時也相如既至則疎而遠之惟文亦然蔡邕得王充論衡而寶之秘不以示人世遠故也張竦得楊子雲太玄法言不屑一觀與其人比肩故也

前宋類纂 卷之十二

山之怪曰魑物之怪曰魍魎土之怪曰獺羊水之怪曰罔象水之怪曰畢方火之怪曰遊光金之怪曰清明人亦有之嬌奴佞婢讒間骨肉此一家之怪老僧猾吏弄法舞文此官府之怪受賕執法變亂莠常此臺省之怪奸閹出入與庸爲市以敗爲勝以功爲罪此邊鎮之怪倒持泰阿竊弄威福陽施陰設忠佞易置此朝廷之怪天下有道則衆怪潛伏天下無道則衆怪繁興有案者不脩其德有國者不修其政而欲怪之無作不可得也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目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其
忌相髭許鄣相脫投伐獨相胸脇管青相臍膈陳悲相股
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見
馬之一微也而知節之高卑是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
短其術不同其于知馬一也人亦有微相人者或以洞微
察幽或以應變不滯或以博物洽聞或以強幹辨治或以
飭躬匪懈或以執節不回或以敦行孝弟或以守道嫉邪
或以臨財介潔或以憲古立言其道不同其于知人也
學之於人大矣善學者以一日兼十日以一年兼十年以
一人兼十人不善學者反是故騏驥天下之疾走也一日
而千里若伏櫪而不馳則遊蟻過之矣鵬鵬天下之捷飛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子集

林

也瞬息而千里若戢翼而不奮則鵲鵲過之矣士人之學
何以異於是昔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
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
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
將不敢臥十五歲而周成公師之夫矢之速也而不過二
百步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以甯越之材而久不
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今人之爲學也人未休而先休
未臥而先臥恃美質而耽安安此猶迅矢之止於百步者
也欲免終身之勞得乎

雖憚者務在明其火非不愛火也所以疑而致之也釣魚
者務在芳其餌非不愛餌也所以誘而利之也沐者必墜

其而決不爲止以所去者少而所以利者多也譬如虎
則疾斃而羆不爲止以其所小苦而易其所大便也兕虎
在於後隋侯之珠在於前而弗及擬非不愛珠也先避兕
而後就利也逐鹿者不顧兎非不欲兎也以鹿之爲利決
也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利非輕銖兩也以千金
之貨重也

古之聖人多矣或以德聖或以才聖或以藝聖神農聖於
藥黃帝聖於兵后稷聖於耕垂聖於工夔聖於樂大撓聖
於曆蒼頡聖於書巫咸聖於卜師曠聖於音奕秋聖於奕
養由基聖於射易牙聖於味扁鵲聖於醫九方臯聖於馬
造父聖於御風胡聖於劍之數聖人者其大小不同其偏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子集

林

全不同其貴賤不同其聖於藝一也
狸頭愈瘋鷄頭已癩童散積血斷木愈鷗此類之相推者
也鵲矢中蛭爛灰生蠅膏能殺蠃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
不推者也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敲強
必以弱輪此不相類而相濟者也陶人棄索而車人撥之
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醬醃在頰則好在頰則醃繡以爲
裳則麗繡以爲冠則譏此有所宜而有所不宜也胡人見
麋不知其可以爲布越人見龜不知其可以爲海此有所
通而有所不通也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鉛不可
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此有所適而有所不適也
埴埴以爲器審木以爲舟鑠鐵以爲刀鑄金以爲鐘因其

質也駕馬而馳服牛而耕雞以司夜狗以守門此其性也
是故聖人之治天下也非能強人之無也因其所固有者
而已矣禹鑿龍門開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
也后稷墾草發舊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
也后夔作樂伯夷與禮義和授時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
和夫婦以交朋友相生相養相使相事賞以勸善罰以禁
奸皆因民之欲也

小人之欲殺君子其常也然有幸而不死有不辭而死則
天也故公孫弘擠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顏真卿論李希
烈李逢吉遣韓愈如叛藩呂夷簡誘富弼往契丹蓋皆欲
殺之也其後三子皆免而真卿獨死天也若漢末諸賢死
百家類纂 卷之五

於黨錮之禍唐末諸賢死於甘露之變皆未也秦檜將終
猶起大獄惡張浚李光胡寅等五十三人墨已謀殺殺之
會檜死而諸賢不及於禍亦天也然則君子之處小人何
如得去則爲否之君子儉德避難不得去則爲遯之君子
不惡而嚴此明哲保身之道也故古之人臣殺其身而有
益於君則爲之若主昏政亂權姦虎噬而欲以舌舌救之
無益於君而駢首就戮是非智者之所爲也

聯論林

畏途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出爲
欲全其生也今天堯容澤體祗肅之畏途能殺入廿口潤
喉醢醢之畏途能殺入丘金積王貨財之畏途能殺入逸

大駟馬之畏途能殺入便佞善柔交游之畏途能
人薄功厚享祿食之畏途能殺入乘高據危官爵之畏途
能殺入高談侈議口舌之畏途能殺入辨駁刺譏文章之
畏途能殺入宴安耽孝居處之畏途能殺入知戒其亡而
不知戒其十知盛卒徒之防而不知嚴心志之防往往頂
身喪家而莫之或戒也可謂智乎

人情莫不畏患而不知所以備患患之所由生也莫之有
端也患未生也而圖之雖中人猶能發其外患已至也而
救之雖聖智莫能運其籌自古及今其已事可睹也堤故
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塞塞而越也及乎濫漚塘下洞
庭驚石城經丹徒洪波浴日巨浸吞天雖起三軍之衆弗
百家類纂 卷之五

能禦也鴻鵠之未乎於卵也一指之可殺也及其筋骨之
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背負青天厲厲乎翔翔乎忽
荒之上彷彿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微繳滿且于之巧亦
弗能加也是故君子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
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故君子之爲善也不能使福必
來其不爲非也不能使禍必不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
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昔孫叔敖三
得相而不喜知其自致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
也彼寶嬰失勢取禍於枕根賈誼長沙傷生於鵬鳥其亦
異乎孫叔敖之爲矣

非之列也爭飲之其垢也人棄之花之鮮也爭說之其悴也人狀之紆之弊也不如布絲之汗也不如麻文冕之禿也不如縞冠繡裳之黠也不如褐服膺炙之腐也不如畦蔬拒鬯之臭也不如村醪是以君子貴於日新也

假喻林

玄符子曰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無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昔王黼為相當宋之全盛寵倖冠於一時窮極富貴置大榻於寢室用金玉為屏綺翠為帳環以小榻十數擇寵人而居焉恣為淫樂日夜不已所知或規之曰此危道也不見夫所謂飛蛾者乎粉羽翻翻飛繞燭上以物驅之既去復來如是者或五六或七八終於焚首爛額必期於死又不見夫鸚鵡乎掠茅秀以為巢綴以絲麻房戶甚飭也懸於蒲葦之上自以為安矣一旦振以飄風枝折巢敗能無墮乎今君之所托不異蒲葦也聲色之害不啻膏火也而乃日崇而不已欲無及得乎不聽未幾而禍作身首異處併滅其家

百家類纂卷之十二

子

買為者不論馬之才力而以色物毛澤為議則過都歷塊之足不至矣售王者不論其廉直溫將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議則連城傳國之寶不至矣論士者不以九德六行而以言貌為議則伊尹仲山甫不立於朝矣方小人之求進也竊庶潔之行襲忠信之名匿情市譽以幸其一售及其蒙寵倖而據要津也則志意遂移而故態盡見寧復

有前日之修飾哉是故鳩傳隼翼其類則似也而實非也羔披豹皮其表則似也而其裏則非也釋之注於麥田也猶然麥矣穗之見也而後知其非麥矣而法之不可晚乎

用有所宜有所不宜物之情也智有所至有所不至人之性也劍戟不長於縫緝而可以割牛馬刀剪不削以割絳馬而長於縫緝小大之用殊也銅皆出於石鑄鑄則貴錢錢則賤絲俱生於桑作繅則賤作錦則貴精粗之用殊也金幣之於量也不能以容其所不受尋墨之於度也不能以及其所不至盈縮之用殊也人若嗜腐則腐不以為美人若逐臭則臭不以為芳好惡之情殊也才庸汎濫於蹄涔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茫燭死轉於果核之內則謂天無八極之大通塞之性殊也故惟聖人能以一心觀萬心以一身宰天下

百家類纂卷之十二

子

操行林

或謂河汾子曰吾子明天人之紀修帝王之道伯以為伊呂而薄管晏矣今三光不明四極不立烝庶皇皇弗克朝夕奈何不建只尺之勳而從事於簡編之論述乎河汾子默而不應久之對曰夫人有所能亦有所不能此其罪不在我矣今夫于鈞之石置之峻坂之上繩可以下九仞而頓之於平陸則百人亦不能舉矣萬斛之舟遊於滄溟之中片帆可以去千里而蕩之於汙池則只尺亦不能

矣故鳥號之弓不能無弦而射萬石之鐘不能無槌而鳴勢使然也管仲可以霸齊而季友不能以強魯傳說訂以昌殺而孔子不能以興周亦各有所遇耳何獨至於子而疑之

君子遇君子則引類而升幸其相濟也小人遇小人則張牙而噬惡其軋已也故商君暴矣而公子虔殺之穰侯寵矣而范雎擯之李斯智矣而趙高戮之武安善魏其而誅魏其惠卿附安石而卒傾安石此非常前者智之不足也恣睢以逞而不知人之議其後也其在後者亦非有不釋之讐也爭食則信爭巢則搏而勢不相容也故蛇食百物而螂蛆能涉其腹螂蛆食蛇而蝸牛能醢其軀是皆以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子

毒相勝者也
華都子謂玄冥先生曰蓋聞神霄頂二耀以揚光后土特四瀆以導滯故華蟲藻火必資五色之章咸夏韶英必合衆音之奏今天下一統萬國咸賓天子懷側席之慕宰相効推轂之誠而子乃竄塾若輕采擷松苓執匹夫之諒節而忘達人之遠圖不已過乎且鸞鳳不翔乎太清麒麟不步於靈囿又惡視文章與瑞應哉先生曰胡然哉瓦釜不以代犧尊燕石不以充圭璧器不相爲用也藟藟不以爲鼎寶毛嫱不以絢華裘物各有宜也頽夫固陋托跡丘園久矣野食於豐草之中逍遙於長林之下水石之興居麋鹿之與友豈知有所謂旂常鐘鼎者哉若使矯翼天衢希

光紫闕是使魚目竊價於隋珠而鰐鰕逐類於絕影也將及乎且子獨不見河干之樹乎丹檣壘其枝洪濤蕩其根而童豎又折以爲鞭箠此非與人有仇怨也蓋所居者然也華霍之極巖崑崙之松柏下根通黃泉上葉干霄雲後依巢其巔而虎豹窟其廕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非與人有親愛也所居亦然也僕雖不敏安能舍靈龜而與雞鶩爭食棄隆幹而與舜華比榮乎

有學於鬼谷先生者問曰學之道何先曰事神爲先其人乃日走祠廟求神而事之立如參坐如尸潔齋敬禮無不至也先生曰子之爲此誤矣吾所謂神非冥冥之神也方寸之謂也今夫足履平地徑咫尺而廣半亞而進之無弗適

也若置棧枌於平地乘而履之則航危而不安移而梁之淵豁越者必汗溢氣奪股慄毛寒又移而梁之不測之淵臨而擬之身足皆廢夫步武之地不過容足夷險何與焉而安危相判者足無改而神有變也貴乎操舟運斤非有絕人之巧其神一也醉人不懼其神全也達人不礙其神固也至人不憂其神安也神人不測其神運也子能守爾之宅疑爾之神則臨淵而渡輕不疑矣又何夷險之能變哉
山致其高而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功名顯焉誦說堯舜致謹一介僇尹之所以致其道也仰思繼日夜坐待旦周公之所以致其道也下惟發憤

不窺園董仲舒之所以致其道也備身都養講業後
兒寬之所以致其道也高臥南陽不求聞達諸葛孔明之
所以致其道也是以功顯天下而流譽丹青豈一朝夕之
故哉今刀未習操也而臨組以割藥未識方也而見病則
療以美錦而學製衣以良玉而學治器鮮不敗矣又何功
名之有哉

玄符子曰甚哉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焉莫親於
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於兄弟而以氣勢交陵莫昵於
妻妾而以豐約為悲歡莫狎於奴僕而以盛衰為向背又
何馴僧之足云乎故邀不治田嘗見諸讓矣身為天子而
與仲比力乃翁親執掃除之役此父子之市也結髮游學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三十三

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及為齊相過召昆弟數之曰始吾貧
時昆弟不我衣食今吾相齊迎我或千里乃與之絕毋復
入門此兄弟之市也賣薪自給耻而乞去出守會稽而夫
妻伏謁道左隨以詣郡此妻妾之市也從游至燕燕不得
意欲去易水之上者數矣既其貴顯賜金不及而自言此
奴僕之市也於乎世之不為此輩者少矣一家尚然又况
貴之交游之末乎彼魏其之引繩批根翟公之書門洩憤
亦淺之乎為見者也

國事林

古有言曰仕有五瘵急催暴飲則下奉上此租賦之瘵也
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瘵也昏晨酣燕廢闕王事

此飲食之瘵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瘵也感
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瘵也此五瘵者余之士人率多
不免然又有五瘵焉奴顏婢膝佞諛百端頭倒可否以希
意旨此事上之瘵也以便嬖為心腹以漁獵為股肱而舞
文弄法之徒蟠結左右此馭下之瘵也指擗休廢曰不畏
強禦引掖刁惡曰扶植善良是非不白而勸懲不行此沽
名之瘵也以官府為傳舍以羣黎為胡越突尚未驗而苞
首是營結納權貴以求遷陟此干進之瘵也陽予而陰奪
朝令而夕更令甲不遵鈞稽不密而使胥得以操縱其間
此政令之瘵也十者不除而欲民之能安政之無僻不可
得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三十四

漢宣帝綜覈名實厲精圖治羣臣往往有得罪者一日謂
魏相曰朕方宵衣旰食與公卿共圖治理而績効不宜罪
辟踵至則臣下負寡人也相稽首而對曰臣聞疑人不用
用人不疑簡拔賢俊而委任責成未聞人主自以其身參
之者也制命在上動輒掣肘其何績効之能圖故拘烏獲
之臂銖兩不能勝矣掩離婁之目崇岱不能視矣絳繯耳
之足尋丈不能發矣斷鴻鵠之翮落籬不能奮矣是非凡
衆之所共知者乎臣又聞舟之浮水也欲其木之厚也車
之行陸也欲其輪之堅也不堅不厚之罪也堅矣厚矣
而石擊敗輪水戾破舟此非工之罪也陛下用人亦察其
用心而已矣奈何以水石罪人哉

天不惟和風甘雨瑞雪慶雲而霜電降焉地不惟五穀
麻而美稗稂莠生焉山林河海不惟龜龍麟鳳而鳴泉豺
狼鯨鯢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然善理陰陽者霜
電不害善治稼穡者稂莠不害德及禽獸者豺狼鯨鯢不
害何故至於人而疑之故上有光舜則四凶不能肆其惡
上有成王則武庚不能成其亂上有昭帝則上官桀不能
拔其詐上有文皇則宇文士及不能售其佞譬之六絛在
手而操縱自如寧有償轍而敗轍者乎苟無以御之而曰
小人之不可驅除也則何以代天理物為哉
酖不與蚋期而蚋自集腥不與蠅期而蠅自集權倖之門
不與奸佞期而奸佞集方其挾薰天之勢張震主之威欣
喜則白骨生肉叱咤則陸地成淵奴顏獻諛馴僮可以乘
軒狐媚售奸金王可以丘紫是以險壬之徒有比踵接以
求其所欲而權倖亦利之猶之蚩蚩距虛相依以為命而
不可解者也昔秦檜之富國也柄持泰阿以奔走天下時
曹冠以教授為門客王會以婦弟為親客郭知運以讒諧
為逐客吳益以愛婿為嬌客施全以劇辭為俠客李季以
設醺奏章為羽客龔泰以治產為庄客夏祺以出入房闥
為狎客曹詠以獻計取財為說客此九客者縉紳切齒道
路側目而槍方持為心腹爪牙此高宗所以失政而宋室
終於不競也

好尚林

或謂玄谷先生曰蓋聞鵠鵬不戢翼於榆枋神龍不懷
於汙澤物各有所托也螻蛄以春而啓戶蟋蟀以秋而揚
聲時各有所乘也今海內昇平豪儔競鶩內魏推轂則台
閤同升金張借譽則青雲立致厚貨朝入破絮可以遊康
莊寶路通宵冰淵可以轉賜谷今吾子懷經綸之具蘊黼
黻之章乃踽踽自好匿身隴畝甘雕蟲之小技而棄閭閻
之鴻勳冒片鵠之卑棲而虛廟堂之懷棟意者其有遺慮
乎竊為子羞之先生曰吾子之言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
他者也今夫和璧天下之至寶也強以自獻則斯及之矣
間姬天下之美麗也不嫌而嫁秦斯賤之矣且夫名之與
身將孰親乎身之與貨將孰多乎如枉已以殉名亡身以
殉貨是以隋侯之珠而彈千仞之雀也取之者輕而棄之
者重能不為世人之所嗤乎
腹不飽詩書謂之餒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言謂
之聵身不遠聲色謂之穢行不脫凡俗謂之癩此數者士
人之大戒也昔張儀蘇秦同志好學遊剪髮而鬻之以相
養或傭力為書或假食于路遇見墳典途中無所題記則
以墨書掌及股夜還而寫之折竹為簡剝樹皮編以為書
帙以盛天下良書鬼谷子見而異之乃卒以其術示諸侯
震動天下夫二子學從橫之術而猶勤苦若此而況於學
聖人之道者乎一暴而十寒起首而望洋吾未見其有也
有士人苦志修行不殺生蟲不踐生草夜則焚香祝天久

乃一公方焚香忽聞空中神人曰帝問汝誠何人
有何欲答曰惟神之命神人曰吾欲使汝華池彌望芳華
連阡車馬如水僕從如雲以逞遊觀之樂何如曰不願也
吾欲使汝積金成丘累玉爲阜困庾連屋錢繒貫朽惟子
之所需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丹楹畫棟綺服羅綺歌
鐘與瑱瑳迭奏舞女與優戲雜陳以娛妻妾以悅賓客何
如曰不願也吾欲使汝紆紵綬佩金符旌旗前導騎卒交
馳威靈肅於列郡號令振於方隅何如曰不願也吾欲使
汝乘文軒曳玉珮劔履行於殿陛班行冠於百辟何如曰
不願也然則子有何欲曰小人志不在大但願寒不失衣
饑不廢食入山而樵入水而漁以泉石爲圖畫以巖穴爲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二 子
軒楹以清流爲甘醴以風月爲良朋出無追呼之擾入無
怨咨之聲逍遙客與以終吾之身不亦可乎神人大笑曰
子之所求乃上界神仙之樂汝何得而有之吾無以應子
之求矣無已則如前數者而取一焉吾當請命于帝矣
嚴君平賣卜成都富人羅冲與之善問曰何故不仕君
平曰無以自發冲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
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
子無儋石乃云有餘繆矣君平曰不然吾前宿于家人定
而役未息未明而典盡夜汲汲米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
不下床而錢自至餘錢尚有數百積塵盈寸不知所用此
非我有餘而子不足乎冲大慚退而嘆曰益我貨者損我

神生者名者殺我身終其身亦不仕玄冥子曰君平
有餘不足哉其言之也不足而自足乃其所以爲足也
足而不自足乃其所以爲不足也故披裘負薪而不拾道
傍之金糲腹行弓而不食嗟來之食此不足而足者也季
氏損公室以益私家董卓治郿塢以實寶貨此足而不足
者也君平以百錢自足誠高矣乃若聞勞佚之喻而遽絕
仕進之心羅冲亦賢矣哉
玄冥子退耕於野韜光斂跡影響不聞於人或嘲之曰吾
以子爲賢者也而今則知子非賢者也夫珠璣而川媚玉
韞而山輝美之不可掩也蘭蕙不以易地改臭金石不以
積載渝堅性之不可變也今子誦說先王之道自負希世
之珍而乃托處山林混跡樵牧公卿無推轂之疏朋舊無
問訊之書當道不以政事見訪俗士得以氣勢相凌意者
猶有遺行乎玄冥子曰此非子所得知也倉庚鳴春蜩蟬
鳴夏蟋蟀吟秋蟻子戰陰物各有時也登高而建旗則所
示者廣順風而奮鐸則所聞者遠非旗益明而鐸益響也
所托則然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
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吾子以炎涼之跡而爲賢不
肖之斷案則夷齊慙於盜蹠而尼父不賢於商君矣
或問於玄冥子曰今天下散矣好惡不公而是非無定譽
踈隔而詆隨夷好嫉母而醜問胥機阱隨於說色干戈起
於古端變幻而詭隨者比比皆是也若之何無虞乎玄冥

子曰是奚患哉倭色不能愧堯之目淫聲不能入舜之耳人各有所志也莫仁於雨露而靡草夏枯莫厲於霜雪而松栢冬青物各有所植也是故冰可溶而不可奪寒火可滅而不可奪熱金可溶而不可奪重石可破而不可奪堅君子豐仁義之幹固禮義之防可生可死可榮可辱而不可以易一介之守彼習俗之風靡亦何與於我哉
人有言曰避禍不如避名息影不若藏形不取當時之名而得後世之名乃真名也斤斤微當時之名禍且立至矣是故老聃潛身於柱史展季養德於士師莊周托跡於漆園韓康伯逃名於藥肆終無辱始邈難及矣越巖激文子以肥遯留侯托黃老以辭榮亦其次焉范曄感蔡澤一言而求歸隱
二卷之十二
超然高謝鄒魯見功臣多敗委遠名勢又其次也楊雄投閣而斃龔勝被徵而縊陳蕃李膺駢首就俘孔融彌衡罹死非命陸機齒劍於成都賓王被誅於武氏是皆微富世之名者也

明術林

鼓官而官動鼓角而角動聲之相應也注水於地而流必先濕施火於薪而焚必先燥類之相應也山之雲草養水之雲鱗氣早之雲煙火雨之雲濡氣之相應也故入與勤者處則偷怠之志消矣與儉者處則侈靡之志消矣與恭者處則傲慢之志消矣與仁者處則魁懼之志消矣此猶物之從其類也

凡學者定其業然後能專其心專其心然後能聽其說聽其說然後能習其藝習其藝然後能成其名昔造父始習於秦豆逢門始習於甘蠅御秦豆射甘蠅而不徒習以為性者也習以為性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如一以為車一以為舟一以為奕一以為燬則雖秦豆日授之繼甘蠅日授之矢亦何能傳其術乎

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所見知所不見故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也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鼈之藏也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也如必升九天之上而後知日月星辰則乾象終不可測矣必履八極之遙而後知山川風俗則寰宇終不可紀矣必與鴻蒙盤古之人游而後知因革治亂則往代終不可述矣是故君子不器

或論用相之道貴專子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專之為害不可也曰然則貴衆乎曰車無二御舟無二師此衆之為害不可也何以明之昔者高宗一用傅說而興殷成王一用周公而安周此專用之為利也齊潛玉一用淖齒而殞身於東廟趙主父一用李兌而餓死於沙丘此專用之為禍也成湯兩用伊尹仲虺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成湯不王而齊桓不霸也齊兩用田成闕止魏兩用犀首張儀使兩用而皆利則簡公不弑而魏西河之外不亡也是故人君之御臣也不恃其不吾欺

也恃吾之有不可欺也不恃其不吾畔也恃吾之有不可畔也

御龍之智不能馴狻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性有所不可變也合抱之松無庸於蟬人之國如甕之繭見棄於裸體之邦用有所不可通也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蝟牽羊之綆可以御九犍物各有所制也大明普照鼯鼠惡其眯目毒霧楊氛輪蛇喜其得時物各有利有不利也驕驪騅耳以之運磨不若蹇驢之能千將莫和以之刈草不若鉤鐮之利物各有宜有不宜也千斤之象不備虎而備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物各有害有不害也惟人亦然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四

林

以已制物
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弊不正而可以正弓此善用無用之物也拯溺者不以尋丈之繩索而以金玉決眇者不以毫末之藥針而以鑽鉅此不善用有用之物也以則守門以官守宮以眇視準以替審音此善用無用之人也以逢蒙御車以王良操轍絨錦者使之鍛攻玉者使之巧此不善用有用之人也是故明王之治天下也其人與物非加益也能以無用為有用也愚主之亂天下也其人與物非加損也妄以有用為無用也

處世之道莫貴於無心莫不貴於有心故以鑑見醜則善鑑以人舉疵則尤人鑑無心而人有心得虛舟之觸橋心

不怒益以一人則忿而閹虛舟無心而人有心得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為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廉不若無欲者也

廣訓林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誘使者以章華之臺高廣美麗無匹也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對曰翟王茅茨不剪綵椽不刻猶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作石祁子曰甚矣土木之足以亡人國也秦之二世隋之煬帝蓋可鑒也已盡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山林不足於材木文石不足於礎甃金鐵不足於鈎鑠陶冶不足於蓋覆丹青不足於繡繪匠氏不足於雕鏤鞭笞殺戮日驅以從事惟恐其不給也而不知咸陽之燼已伏於阿房之營四方之兵已聚於離宮之構曾不得快心極意以娛耳目之好豈不大可哀哉昔堯以土階而帝禹以卑宮而王漢文惜露臺之費而致治幾於成康此萬世君人之法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四

林

夫純鈎魚腸之始下型也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利其鋒鏑則水斷蛟龍而陸刺犀象不難也明鏡之始下型也矇然未見形容也及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鬚眉毛髮可得而察也王堅無敵鏤以為獸首足成形礪之功也木直中繩操以為輪其曲中規鑿括之力也夫人心之虛靈非若唐碧直木也非若銅鐵之堅厲也彼以磨

禮樂皆足以成器而況於人乎是故君子博文以廣識約禮以脩行去其偏駁全其神明則可以治人可以宰物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國有四患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嫡之子此四者國之所以危也秦之李斯漢之王莽此疑君之相也殷之崇侯虎秦之趙高此疑相之臣也周之褒姒晉之驪姬此疑妻之妾也周之伯服晉之吳齊卓子此疑嫡之子也此數君者不幸則國亡幸則國亂故曰並后匹嫡兩政偶國亂之本也

百里奚妻 卷之十三

懷僂耳而欲以一人之耳目心智周之不亦難乎故以天下之目視則明無弗見矣以天下之耳聽則聰無弗聞矣以天下之心知則智無弗達矣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大撓作甲子黔如作勞首答成作曆義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允作室虞劄作舟伯益作井炎翼作白乘雅作駕寒衰作御王木作服牛史皇作圖臣彭作醫臣咸作策此二十官者聖王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養其神修其德而德矣豈必勞形神而弊耳目哉

為國者莫患乎有壅收弊者莫先於去壅是故百屋之市不畜噬犬八家之井不畜鯀牛以有壅也善賈者不壅其貨善田者不壅其禾善養生者不壅其氣善導水者不壅其泉至於為治而可以壅其賢乎是故去讒遠色明目達聰衛室之問總章之咨一饋十起一沐三握皆所以防壅也彼周王之使監諺者卿人之欲毀卿校是惡其壅而窒之也庸將愈乎

百里奚妻 卷之十三

夫君表也而臣則其影也君範也而臣則其器也直木無曲影欹範無端器理之恒也故若好聲則師曠子野至君好色則毛嬙曼姬至君好富室臺榭則公輸王爾至君好良馬則黃戎盜驪至君好善御則玉良造父至君好士則伊傅周召至惟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成盛治也

物理林

山之雲也為草養水之雲也為魚鱗旱之雲也為煙火浴之雲也為波水此言物類之各有所感也歲欲豐而甘草先生養是也歲欲若而苦草先生養是也歲欲惡而惡草先生水藻是也歲欲旱而旱草先生養是也歲欲雨而雨草先生養是也歲欲病而病草先生養是也歲欲流而流草先生養是也此言物理之各有所兆也石濟子曰天之所咎也善惡恒以類徵世之否泰也灾祥必有先見

類於此而可知也

蛇化雉化蜃化蛟蟻化駒魚化龍龍化魚鼠化鴽鴽化鼠龍化蛇蛇化龍雀化蛤蠹化蝶鳩化鷹鷹化鳩此以形類化者也絮化萍苓化龜橘化枳梅化杏莧化鼈樹化牛稻化菴蔬化蝶腐菌化蜂腐草化螢濕麥化蛾朽木化蟬此以氣類化者也狐化男雌化雄燦化電星化肉慧化胡青化人雨化血地化毛此以災異化者也杖化龍馬化兔人化羊星化豕非化酒凡化麋杞化大米化丹墨化雨此以妖術化者也形類也氣類也災異也天爲之也妖術則人也天之化常有而人之化不常有天之化十八九而人之化十一二或曰聖人何以不化曰詩書禮樂典章刑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二

四十一

林

政莫非化也聖人之化神於道而術士之化神於妖

鳴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鳥得食而反哺鷄見食而呼羣鴽虞不殺麒麟好生此物之有仁者也鷹能觸邪鷹不擊伏鴽縱緩爪之禽作釋懷胎之鳥爲鴽思偶而死然赴類而斃此物之有義者也豺祭獸獺祭魚蜂蟻必宗其君雖鳩不亂其匹羔飲乳而必跪其母雉鳴鳩而必推其雄此物之有禮者也狼下食向虎奮衝破蛇蟠向壬鵲巢面歲燕伏戊巳蝠忌庚申我自斷其尾麋自決其膺羣鹿環角而外衛羚羊懸角而木棲鸛畫印而開穴鸛步而發蛇膽設奴而警祭鷺偃絲而啄魚煙蟬隱葉而捕蟬蜘蛛布網而籠蟲蜘蛛禁蛇結蟻轉九溪驚救邪蝶魔祝子

狐聽冰鵲知雨此物之有智者也玄鳥以春分來秋分丹鳥以立秋來立春去伯趙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以立春鳴立夏止此物之有信者也

石磻子曰甚哉似是之足以惑人也西方有獸名曰騶虞其性好生則天下偃兵人以其文之似虎也而遂以爲真虎也南方有鳥名曰昭明其性好亂出則天下交兵人以其羽之類鳳也而遂以爲真鳳也故王莽之謙恭似周公矣而終以居攝篡漢安石之經術師孔子矣而終以新法禍宋

雀性好淫名飲器爲爵所以爲飲戒也鳩食多噎刻老人杖爲鳩所以爲食戒也鵲行不良借其字爲鳥獲之鳥所以爲行戒也鷺性耿介盡其形於衣所以爲節訓也飾鼎以簪餐食之戒也飾簋簋以龜廡之勸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二

四十二

林

飾羊以爲虎其皮則虎也而其性則羊也接梅以爲桃其實則桃也而其味則梅也是故色厲者不免於內在而論爲者未必爲君子

函牛之器不可以烹鷄萬石之鐘不可以合舞柱之良也析之而司爨則不如赤棘矣蘭之香也刈之而飼牛則不如生芻矣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也不如簞犧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也不若黑蜩魚懷珠而鱗紫鹿戴王而角琤含其美以自澤也蓬依麻而自直爲附木而升高取諸物以自輔也

君子與小人處則小人勝而君子不勝一善強而一不強
噬也小人與小人處則必比而不相害非其性之忘噬也
各忌其爪牙毒螫而不敢發也故蟾蜍食蛆蛆食蛇
蛇食蟾蜍三物相值莫敢先動是亦騎虎之義不得也
崑崙上薄穹窿下蟠厚地妖步怪木之所蕃陰雲夏雪之
所積仙靈蟄藏而寶藏興發跂行喙息翹肖蠕動之類不
可殫而記也滄海之波瀾洞濤黃流浴日怒沫春天萬
川不能增其尋丈尾閭不能洩其一勺非不破舟殺物也
而蛟龍龜鼉之屬蟻聚而蠱息焉以其有所隱也澧水之
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馬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
清也魚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田不生五穀禿山不
育家類纂卷之十一

游康鹿以其無所隱也

蜾蠃之聚也而不能無蛇虺毛蟲之聚也而不能無虎豹
此天地之沴氣也然置蛇虺於藪澤置虎豹於山林此天
地之義氣也今夫小人之生亦物之蛇虺虎豹也顧所以
置之何如耳若龍之以禱秩委之以要津是以虎豹蛇虺
而置之於通衢也能無噬而螫乎

馬以致遠牛以負重鷄以司夜狗以守門因其性也埏埴
以爲器甔木以爲舟鑄金以爲鐘鐃鐵以爲刃因其質也
陸處而耕水處而漁山處而樵谷處而牧因其地也水之
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因其勢也

歐冶風胡千將莫邪所操各異其于蓐劍一也伯樂韓風

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于知馬一也汲水收火或以鼎
或以盆盂或以斗杓或以甕甔盛水各異其於滅火一也
伐木取材或爲輪輿或爲梁柱或爲棺舟或爲什器所用
萬方其於適用一也

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以不動而用動也瑟不鳴
各以其絃應以無聲而便有聲也張琴者小絃急而大絃
緩賤者勞而貴者逸也作樂者黃鐘疏而衆音繁卑者疾
而尊者舒也

定制者徇禮而不徇情故弁冕袞裳可服而不可好也太
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紱疏越一唱而三歎可聽而
不可快也致用者貴實而不貴名故服劍者期於銛利而
不期於昆吳太阿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黃戎盜驪

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則於濫脅號鐘
城峭必崩岸峭必陀丘阜不能生雲雨澤水不能生魚鼈
故遠谷長林非爲虎豹也而虎豹棲焉叢木茂枝非爲飛
鳥也而飛鳥集焉大江淵海非爲蛟龍也而蛟龍藏焉

良馬啗粟一石飲泉一斛非潔淨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
疾也行百里而始奮迅行五百里而不超塵據鞍甲而不
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苛取力裕而不求逞致
遠之材也君子以之上下焉者口食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
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百里力竭汗喘欲斃此其
寡取而易盈好逞而易窮驕驕之才也小人以之

記述林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象之材即易之象也爻之效即象之材也始終本末一以貫之矣如需之言須也而六爻之中須得其地與時則吉不得其地與時則凶比之言親也而六爻之中比得其人則吉比之匪人則凶豫一也而六爻之中當豫而豫則吉不當豫而豫則凶頤一也而六爻之中養得其正則吉養失其正則凶咸一也而得感應之常則吉失感應之常則凶遯一也而遯以其時則吉遯失其時則凶漸一也而進得其所則吉進失其所則凶艮一也而止其所止則吉止非所止則凶推之六十四卦莫不皆然孰是以求之則易之大義其庶幾乎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一

四

易

讀二典三謨則知禹之治不如堯舜之化矣讀湯誓泰誓則知武王之伐不如湯之放矣五子之歌其夏德之衰乎盤庚其殷道之衰乎呂刑其周道之衰乎以文言之唐虞三代其以世而降耶蓋典謨之文明白易知夏猶承之至盤庚而始晦至周而太晦矣以治言之唐虞三代亦以世而降耶蓋堯舜之治專務德化禹猶繼之至商而禁刑至周而禁密矣

詩小序不知何人所作然源流之所自蓋遠矣但傳授不能皆真而詞旨時或小舛于朱子見其然也而率以義理駁正之雖疏擇詳明而戾于本旨者亦多矣是何也傳舊

者事多真而或訛失者重而一二英億斷者理雖精而事則否得者十而一二矣如執此而廢彼豈為善學哉胡文定春秋傳為宋高宗而作也故其義一以尊君卑臣內夏外夷為主其有不能通者亦強而合之曰美惡不嫌同詞曰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存焉蓋至是而聖人之意鑒矣然詞嚴而義正事核而氣充宋之文唐必以是為首選乎

禮記雜出於漢儒而禮經清矣國朝以禮記列於學官用之取士而禮經亡矣昔予朱子慨禮經之緒也而為儀禮經傳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與他書言禮者為傳其於古禮蓋庶幾焉惜乎未成而卒而終之於閭人之手遂使後人不尊而遺經不復豈非斯文之不幸哉近若湛甘泉之二禮測亦可以相發明矣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二

五

禮

虞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昏鄉飲燕聘禮禮記有冠昏鄉飲燕聘義以釋之蓋儀禮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亦儀禮之流也何以言之儀禮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故知儀禮之流也賦以騷為至賈董猶為近之若三都賦吾無取焉詩以漢魏為準晉猶為近之若三謝詩吾無取焉

古詩若陶淵明六朝之冠也陳子昂初唐之冠也李太白盛唐之冠也然較之於漢魏則相去遠矣蓋漢魏之詩典

而厚三子之詩薄而流漢魏之詩婉而約三子之詩直而
肆漢魏之詩比興無滯而三子之詩情神畢露其可比而
同之乎求其庶幾者其阮嗣宗陸士衡乎若左思之咏史
郭璞之遊仙又其次也

晉之文以二陸爲至然雲非機比矣唐之文以韓柳爲至
然柳非韓比矣初唐之詩以燕許爲宗然張非蘇比矣盛
唐之詩以李杜爲冠然杜非李比矣學者當自得之

言文者必稱韓而不知文之衰自韓始也言詩者必稱杜
而不知詩之衰自杜始也是何也古人之爲文也吐詞爲
經出言成章意不屬而自屬言不文而自文亦猶日月星
辰之麗天也亦猶山川草木之麗地也至昌黎則造意續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五

詞安排布置殆如匠者之構居室矣古人之爲詩也風雅
頌以經之賦比興以緯之以道性情也真以達風諭也旨
如風之動物也如水之行地也至少陵則誇多眩奇羅網
堆積殆如庖人之充俎豆矣後之法韓者不學其變化而
專學其鍛鍊法杜者不學其宏博而專學其艱澁夫安得
不弊乎

莊子襲列子而爲之者也呂氏春秋襲莊子左氏管子而
爲之者也淮南子襲莊子列子文子韓非子呂氏春秋而爲之
者也

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軋已鼓琴游魚出聽誠乎琴也養由
基射矢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射也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

誠乎馬也庖丁解牛所見無全牛誠乎牛也失誠乎技者
而猶若是而况誠於道者乎

先儒有言學者所以學處貧賤患難也若富貴利達則不
須學也惟聖人則異是矣是故文王演易於箕里忘其爲
箕里也孔子絃歌於陳蔡忘其爲陳蔡也此不學而能者
也顏子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不困於
病夏侯勝坐狴犴而授尚書陸德輿謫忠州而作集驗范
忠宣貶永州而體貌益康程伊川貶涪州而容髮轉勝蘇
文忠謫惠州而濟施不倦張無垢謫南安而誦讀不輟此
皆學而能之者也然則富貴利達果可以不學乎曰此有
處困言之也其致則一也如弗學則誣上行私亂政虐下
將何所不至矣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五

人有以耳視者亦有以耳食者有以目行者亦有以目食
者衣服未必稱於體也珍寶未必辨於目也聞美之所美
而美之此謂以耳視也膏粱未必充於腹也調和未必適
於口也聞人之所美而美之此謂以耳食也山川未之歷
也宮室未之游也圖史之所稱而亦稱之此謂以目行也
果餌之刻鏤無益於味也膳羞之朱絲無當於口也時俗
之所珍而亦珍之此謂以目食也雖然此猶以形欲論也
乃於道德仁義亦無不無不亦可哀之甚哉

楊文定公曰君子一言一行無愧怍明然後無負於父
母生身之恩又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孫故

不敬其身而能孝其親者未之有也不脩其身而能裕其後者亦未之有也

脩為之功其於接賓承祭也不待勉強也而施之於妻子則忍矣操存之念其於應事接物也不易察識也而形之於夢寐則真矣故曰夜上諸夢寐觀諸妻子蓋妻子既刑則修為無所不至矣夢寐既良則操存無所不至矣即我也讀書所以盡己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通之事夫遠之事若中盡人之性下盡物之性皆書之所具也亦我之所具也故讀書所以求盡己也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盡己之謂也舍是而為學吾弗知之矣

以無毀勝之毀亦不甚害我者我以無害勝之

道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曰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無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隋經籍志云道者蓋為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蹟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為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

謂也智者資道以為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脩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於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然自黃帝以下聖哲之士所言道者傳之其人世無聞說漢時曹參始薦蓋公能言黃老文帝宗之自是相傳道學衰矣下士為之不推其本苟以異俗為高狂狷為尚迂誕譎怪而失其真朱蘇軾氏曰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無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

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
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也獨服食符錄二家其說
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樂大李少君于古之
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
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
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是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道家類總題單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故後世多導行之如曰視之若鬼名曰黃冠聽之不聞者
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道家祖之爲神不殆是謂玄化
玄化之門是謂天地根神仙家祖之爲神不殆是謂玄化
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衍無行據無據仍無敵執無
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儕故抗兵相加哀者勝
矣兵家祖之道中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
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
可象帝之先莊列祖之將欲俞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
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申
韓祖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張良祖之
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

有其仁也初已用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也者橐籥之
風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也者守中
萬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況川之則有風不川則無
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
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者虛而無形感物而應者也
於此物有生則有死谷神本自無形物自著其言蓋本
之辭化者言為天下母也列子所謂不生不死也玄者贊美
之則夫天人之道死生之說皆可矣矣玄牝之門是謂
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
日欲言存則不見其形欲言亡則不見其物以之生故
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
百家類纂卷之十三
故能成其私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私心之意夫聖人之
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則有私也
私也未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
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此言上善若水也其行已不爭處下善地也其言有微而
不美善信也治國則清靜自正善治也遇事則夫惟不爭
因應無方善能也退避有亡合於天道善時也
故無尤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以音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持樂
非無溢之過也故不以其已而銳之易見者以況下文金玉
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明物理然物理即天理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魄也神也鬼精也氣也魄以載
合而言之則營魄為二車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氣致柔者
它這箇是甚麼功夫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柔之
極處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似相了恩謂朱子之說
甚善老子之學天下除玄覽能無疵乎謂之玄覽非
莫能行者知此其一也下除玄覽能無疵乎謂之玄覽非
世之無使留於胃中而為真性之病則也是亦妄見而已必除
道下三者言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任其自生逐而勿傷者
治國者任物以天門開闔能無為乎任其自生逐而勿傷者
行則行也唯靜也猶夫闔也聖人之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之聰明也唯靜也猶夫闔也聖人之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情賢不肖是引使各自明而已之知不勞焉生之畜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此章之意大抵
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氣為而不為
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鬼神則著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
至道縱統橫說不遇此理為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筵藉植植以為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
為利無之以為用吳初清曰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
可以為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然專非載籍空虛之處
則不可以轉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閒空虛之處可以容物
可以容車以轉輸者為用器以容物者為用室以出入
通明者為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為用愚按章內
雖互舉有無而言其指意實所以神有而發明無之為貴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
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
為目故去彼取此為腹者內養其神可長久也為目
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寵辱若驚寵辱則無所寵辱而失之則有辱是寵所以貴大患吾身則有患貴所以為大患也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身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人至人者無形而衣取養於世不啻是矣若夫天下之富九州之產無益於生而天以爲患此所以重濁天下也如斯人者皆以天下之利爲天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人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一也無之意也希微皆其上不

不暇音其下不昧繩繩今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繩繩明也繩無物其本始也上不加明在下不謂無狀之狀無象加而動而為萬物終則復歸於無物

百有餘家卷之十三

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人之應物也不知本原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自累此世之通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為真宅以適之網紀蓋天下之

其本在此故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今若冬涉川猶今若畏四鄰儼若容渙若水將釋

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渾濁之也

焉若客不致隨也水將釋如恐隨也若僕僕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虛也

容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生之也

必繫人之性情有似於此而止念則無去而天光發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虛也

也保此道者其中常虛則但見故而不新此便是首章所謂常道虛而不新則千載如一日矣能如此而後為道

新是一句成是一句

致虛極守靜篤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故為道者必損有非二道蓋未有虛而靜而不靜而不虛者也

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而靜

物而失之此靜之所以為復命乎復命曰常知常曰明

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此章之言蓋非于所稱內聖外王之道乃道其可謂其大矣自非聞道之君子知反其本固不

越虛靜而已矣虛靜之學成則帝王之道備於已非虛靜

老莊道術之大端也

太上知有之其次親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

不足為有不信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

大道廣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

亂有忠臣蘇子由曰聖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孝也伊

以誅不如相忘於江湖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

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愛愛者愛也凡貴本

久華而不實者淳樸而寡用文之不足也聖人素抱樸

人如文飾之弊故令民宗素樸於質如下所云也見素抱樸

少私寡欲物無飾曰素木未斲曰樸見素抱樸者不

其自當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欲好反樸也此意蓋謂

一治世道愈薄不若還淳反朴如上古之時也此亦

絕學無憂大學者貴以養性而養性莫若無累今世之

絕學無憂大學者貴以養性而養性莫若無累今世之

不為可以無憂矣莊子曰性於俗學以成德之與
其物消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言此二者
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但僅有遠速之分然一
則為善一則為惡其善惡之相去則遠矣事有毫釐之
而得失遽相懸如此可不致畏於幾微之際以求免於不
善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
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上言畏懼
言好樂與人異蓋畏懼者聖人教戒乘乘今若無所歸衆
之常而好樂者衆以貪欲之甚也
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塵兮似無所
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音於
母吳幼清曰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則乳母也
萬物之道而生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形而可見者皆大德之形容也然其
百家類纂 卷之三
所從出者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
唯道而已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
其中有物窈兮冥今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
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中
有物其中有精此即真空而後實有也其精甚真其中有
信此兩句發明無物之中真實有物不可以為虛言也道
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
也即天地萬物是也閱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
此者以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六句並古
者執故能全如月之未望是缺也則直者固能信如尺
蠅之始是以失則盈者謙也益也弊則新者固然而日章
也少則得以約為約是以得也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多則應博而寡要是以謙也故有不自矜故長夫
不自是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
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

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
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
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
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之問
只自然兩字可以盡天地之理希無也自然無為也
謂此二字其言不多而天地之理不遇如此而已
政者不立踰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
功自矜者不長舉陸曰政張足曰踰立欲增高則反害其
所云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故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也餘食贅行皆長物也有道者無此有述者則為長物矣
也曰餘曰贅莊子駢拇枝指之意也食之餘贅形之贅疣
人必惡之此有道者所以
不處也言不以述自累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三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
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
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不足
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不足又盡之
而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
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
之意也此皆鼓舞之文在莊子此類尤多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輶重雖有榮
觀燕處超然古者吉行乘車前師行乘兵車皆有輶重
器執以其累重故稱輶重水上言輶重其行不離輶重
子知其然故其行也不離輶重而遠去其輶重其行不離
子隨其所往而未嘗失於輶重也如何萬乘之主而以
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譎善計不用籌策善閑無
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襲明者言聖明訓聖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
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列子曰聖德教化夫聖賢之任惟
在下之道其就
有切於此哉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谷為天下式常德不離復歸於嬰
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於無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

夫守雌也雄雌相親柔弱者白明顯黑昏昧榮尊高辱卑下
夫自見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則強與
不可守而守其柔弱者知明顯之不可守而守其暗晦知尊
百家類纂卷之十三

人高之是以為天下之所謂往為天下之所取法矣常德
者柔弱之德也下撲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
制不害分而為有司有司各有所守而不能相讓也官長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

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自然執之則乖隨變凡物或行
或隨或虛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因其勢而道之者
適其性而為之者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可強為事有
適當不可復過此

老子之本意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

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強

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也

能成其大

能成其大

果決也用兵者但疾決而止不敢以取強於天下也詩曰
不留不處勝武曰兵聞高遠未睹巧之也果而勿矜以
事其丁寧之意切矣物老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

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兵者不祥之器非君

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樂之

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

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

處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

百家類纂卷之十三

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

於江海也道之始本無名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
於江海也作也是樸散而為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
生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則不偏名而逐
未失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

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不難於真者不失其所死而不
亡者壽山陽氏有言類天而不亡者壽類地而不亡者壽類水而不亡者壽類火而不亡者壽類風而不亡者壽類天而不亡者壽類地而不亡者壽類水而不亡者壽類火而不亡者壽類風而不亡者壽

知天者其

能成其大

能成其大

能成其大

能成其大

能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大象道也不害利也聖人守道無爲而天下自
往歸之天下既歸聖人復能利之而使之安寧均平舒泰也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
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既盡也今
有鼓樂飲食於此輒能使行者之留止焉其有聲容之美
麗滋味之旨甘故也乃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
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
取而用之則能及天下後世而無盡

將欲翦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微明其理雖明而實隱微也黃思靖曰必固云者言物之將歛必是本末已張然後歛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示觀也魚能深潛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爲人所制而畜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不可殄其威力以觀示於天下不爾則勢窮力屈而國家不可保矣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三

十

三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
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
將自正

德經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禮未必無忠信而乃忠信之薄也非以爲亂而乃亂之首也夫忠信之心尚在其盛固自有不言而信者若夫卑體貌以示其敬者辭令以諭其誠禮文雖多而忠信之心殘以敬矣故曰忠信之薄禮之廢施報非太上貴德之意也施而不應則廢

而仍之鄉之提鎮適所以爲爭鬪之階也故曰亂之作
前識猶言前知前識未必非道而乃道之華也非以爲愚
而乃愚之始也夫道之至真務養其神明雖光耀天下而
舍尊不榮若夫用其聰明達知治亂神言禍福此可以驚
世駭俗而及之身心無益也故曰道之華也度廢中是以
遂將出之役神於外乃迷惑之本也故曰愚之始是以
大丈夫處其厚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
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王侯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
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
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候王無以爲貞而
貴高將恐蹙履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
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和非乎故致數見車無車不
欲瑤琨如王落落如石則爲輪爲轂爲輻爲轆爲轡爲
車矣車運爲虛名矣如王如石則瑤琨然落落然終不可
易車則可有而可無玉石則一定而不可易可有而無則
近於道虛而能化也一定不可易則不化
矣莊子曰除日無歲亦數車無車之意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
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
矣動以靜爲用強以弱爲用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強之
用老子之學大抵主於虛弱主於
平故以天地之間有無動
上十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有若亡下士聞道大笑
之可笑不足以為道蓋若平日中士所聞非至美也下士
乃美善之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夷道若類進道若退
建言者之故言也類緣節也知道至於明微則照其聰明
反若愚昧行道至於進退則若之又進反若退知進退至
於平易則清而若物不欲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
小察反若若有德而不自以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
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
而不說與質者上

不割故無廉問之可譁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
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能與也惟以及人也有道者
之大成也成已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

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萬物而有一生二生三分
生萬物而氣聚而生萬物而陰陽而抱陽冲氣以為
和動也故曰萬物皆生於陰而後陰靜也耳口鼻居前陽
問吳幼清曰萬物之生以此冲氣既生之後亦人之所惡
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之所謂自生不感寡小而貴衆
大無王公之尊而白稱孤寡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不殺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教父猶曰衆教之先強梁者不得其死當時之人雖嘗以
以為教然不知其義亦不以爲最切也老子以為教父蓋
有衆類然不盡之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
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
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
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夫王而爲是則戎故知足之足常足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

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

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

之在天下惔惔焉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

人皆孩之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民之生動之死

地亦有十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

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

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死之徒有欲以自生而入死地者

一而曰十三此正其文中之音處言人之生死皆原於此
一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
久視矣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彼者言其類也生者
所以動靜趨於死地也亦輕其生而後身存
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損而後能益之謂是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道化育萬物之謂德
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
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
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極言道之曲成萬物
生之而不自然維爲之而不自恃維君長之而任
其自然未嘗宰制此其爲德非人之所能測矣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
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
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
身象是謂襲常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
身生有出於無充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
萬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化便是此意案其兌閉其門藏
有於無而不露也前言玄化便是此意案其兌閉其門藏
藏也常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露也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知者行於大道惟以
今張爲畏也後世之俗大以習於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
今許故老子自謙之甚以深德之
小語大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爲觀矣然不務本而無
道哉言人不知大道而自若聰明自誇而見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前句言德深而
守道固也子孫祭祀不修之身其德乃衰修之家其德乃
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

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
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舍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鵲反鳥不
搏鷙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嗷不嗟和之至也嗷赤子嗷也號赤子號也
自固無欲而自作是知精有餘而心不動則氣和也知和曰常
則氣傷氣傷則虛而虛故知心不動則氣和也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委之以無爲可也蓋生
者以人而助天是爲妖孽而禍其生矣氣本冲和惟守之
以柔弱可也心使氣者以心而動氣是乃剛強而暴其氣
矣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
光同其塵是謂玄同玄同者大同於不可得而親不可得
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
故爲天下貴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
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貪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
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
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黜黜其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
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久矣夫也奇者大低以道化爲正則
而甘心於刑名毀薄之術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
戾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順漢先生拙賦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佚巧者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

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死民必以身後之曰此聖

人謙讓之德非自心於上必先人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

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

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

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戰安勝而動也猶也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戰安勝而動也猶也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戰安勝而動也猶也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戰安勝而動也猶也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戰安勝而動也猶也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戰安勝而動也猶也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戰安勝而動也猶也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戰安勝而動也猶也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戰安勝而動也猶也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戰安勝而動也猶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

夫惟無知是以不知我知天下之故以明得失然否之辭

以此著禍福成敗之應則道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

人被褐懷王王輔嗣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而無知者性之本也勝至知知者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知上無知所謂通達也故知知者能復反於不知者為上

傷以暫代費者
身必多害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

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失唯無

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生之厚者後志多則勞生而害

其所以輕死也無以生為者則利而忘禍故其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

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

勝木強則共共其壯也荀子曰強自

常為弱水之所乘木強者則枝葉繁茂木之強則枝葉

平曰天地之理小不戴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為王強

木不得處上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

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

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

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聖人為而不恃若無能

者正不欲自見其賢也此非聖人

以私意而為謙天道當如是爾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

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國者舍垢天之謂也如句踐入於吳而越卒以霸曰

不報復厚之書而句踐和親即其效也正言若反者世

之言也謂受辱者為聖人今聖人之言則反其言

之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哉世之知此者不見諸安

而又何怨乎今不知此其本而欲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

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貴於人史記曰事成振有券以資蓋左契待合而與

右契所以資取也資謂資取言聖人推施與於人而不

取其報也其有德於人而忘之則人有怨於已而忘之從

矣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徹謂徹法以公田與民而什一

與人而不取於人無德司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

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

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相往來謂其至近不相往來

交周文勝俗勢將以無為故也蘇子由曰老子生於

終言其所志和得小國以試之而不可得爾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

不知信言不美言不實者不辯虛言也善者不辯善其事

不知者不辯口說也如者不博知其要者不博多識也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理

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抑以三者推其意致非天與

皆可以成能也此固老子為書之大指是以二篇之

中言德而之至於卒章而復以是終焉為厚不哉

列子題辭

列子鄭人名禦寇莊子多稱其人并取其說必有道者也與鄭繻公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蓋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其辭退似老聃其誕謾似莊周其愛身自利類楊朱故書中有楊朱力命二篇迂怪尤甚疑卽古楊朱書而後人勦附之者也劉向謂非一家之言信矣若其書事簡勁宏妙有絕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今刊去荒唐之音纂其粹者著于篇柳子厚曰好作文者其可廢邪讀焉者慎取之而已

列子題辭畢

不列子題辭

百家類纂卷之十四

道家類 列子

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日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百家類纂

卷之十四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有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主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性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舍

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也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
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也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
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不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
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定者不出
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
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
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
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
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
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
味之所味者實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二

利

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
能淨能沈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
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
生而欲恒其生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
地之分爲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名歸其真故
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
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於大化有凶嬰孩也少壯也老耄
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
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驕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
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攻焉雖未及嬰

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

矣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落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
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
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
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
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
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
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然則賜無所乎
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
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

三

利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
德之徵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
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
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
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
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
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莫一不與一唯聖
人知所與知所去

世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
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
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
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
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踴躍終日在地上行止
奈何憂其壞其人舍釋下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
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
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
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
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
百家類纂 卷之十四 四

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未為是天
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
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
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
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
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
持食不知所由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

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
獲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
其為盜之道遂踰牆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求及時以
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
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夫為盜之
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
時利雲雨之傍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稼吾稼穡吾垣
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
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
珍寶殺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
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
百家類纂 卷之十四 五

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
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難也認而有
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
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
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

黃帝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
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偶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
愿怒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歛而已無愆陰
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
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斷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冀冀載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頰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

百家類纂 卷之十四

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葉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懣懣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忤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列子問開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僇請問何以至於此開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也姬魚吾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

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當其性養其氣含其和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御而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車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智是故遇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鵲鴉之類無不柔馴者惟雌在前羣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

百家類纂 卷之十四

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此冷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儔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焉寢焉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游乎觴深之淵與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知曰可也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操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故問何謂也仲尼曰操舟與游其文也久矣而朱蓬

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新設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樞日侯者巧以鉤樞者機以黃金樞者樞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地重外者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音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如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

百集類纂

卷之十四

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操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繫絜音二而不墜則失者備錄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繫五而不墜猶操之也吾處也若鑿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音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川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海上之人有好滬鳥者每旦之海止從滬鳥滬鳥爲之至者百住鰯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滬鳥皆從汝汝取來而

玩之明日之海上滬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酒音軟音中猶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請問其過老子曰而唯唯而肝肝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

百集類纂

卷之十四

九

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天不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音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水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狀不必童音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

童非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軀手足之異戴髮含齒齒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異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驅虎爲前驅鴈鴟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十

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陰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曾見神魘魅大遼八方人民來聚禽獸蟲蛇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宋有徂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茅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循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循徂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紀渚子爲周瑄養鸚鵡十日而問鸚鵡可聞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鸚鵡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

周穆王

百家類纂 卷之十

十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及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音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官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醜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緒聖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嬋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錫鈿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王衣旦旦薦王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謂王同游王執

化人之祛暗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官化人後之王若碩虛馬既寤所坐猶衡者之處侍御猶衡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者未拂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繭華騶而左騶耳右騶赤驥而左白藥義主車則造父爲御高翰而左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騶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宿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誦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音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生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

矣漢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升遂能存亡自在備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靡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矣謂八徵一曰故土二曰得四日喪五曰衰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矣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但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其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嚙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者哭子列子曰神過爲夢形接爲事故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瞢瞢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吟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也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悲喻其

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身爲僕僕苦則苦矣
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
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
爲也數黑枕攪無不至也眠中吟嘆呻吟徹旦息焉尹氏
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營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
夢爲僕苦追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非之豈可得和尹
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
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遇其所藏之處遂
以爲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
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

齊東野語

卷四

列

直直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抑詎有薪
者抑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和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
夢我夢和薪者之歸不歇慨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
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
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
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
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問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
人鹿乎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
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聞室毒之譌史而
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

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
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
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襪之而求
食幽之而求明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
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
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者忘也蕩蕩然不覺天
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
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
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齊東野語

卷四

十五

列

秦人逢龐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
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
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其父之魯過
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
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族者多固莫有覺者
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
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
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
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
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聃之權不若適歸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木園過晉國同行者誑之
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
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泣然流涕而泣指

曰此若先人之家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雖然大笑曰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稷見先人之廬家悲心更微

仲尼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然則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四

子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抵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率操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鄰人之生隸人之死眾人且歌眾人且哭曰遊妙者先睹公毫耳將襲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滑澁將室者

先覺隻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至者則不反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開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尚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跡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百家類纂卷之十四

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乎列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關尹喜曰在已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鏡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遠道道不遠物善若道者亦

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適而用視聽
形智以求之非常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
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
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
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
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湯問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其
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
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
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百家類纂

卷之十四

十一

荆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
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
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蛟蚺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
稱焉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
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吳
堅聞而志之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檮杌樹而冬生實丹而味
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殄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檮
馬鸛鵒不踰濟貉瀚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
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

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
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
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
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天或壽唯
聖人能通其道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
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教戮而天不待將迎而壽不
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非
聖人之所通也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表中國之人冠冕
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
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

詹何以獨蘭絲為綸芒鉞為鈞荆條為竿剡粒為餌引盈
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楚
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
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鵠於青雲之際用心專
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故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
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竿手無輕重物莫能
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
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
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葉家從師襄遊杜
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
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絃所志
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絃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
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
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
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音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
沮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
官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
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郊衍之吹律亡
百張類纂 卷之十四 子

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
止餞於郊衛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
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
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曄曄三日不絕左右
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
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
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
發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
曰善哉哉哉今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

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平
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
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含瑟而歎
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像猶吾心也吾於何逃哉
甘蠅古之善射者教子而獸伏鳥下第子名飛衛學射於
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
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
絃二年之後雖絃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
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鼃
毛懸蠅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
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鋒射
百張類纂 卷之十五 子

之賞蠶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
之矣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
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
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
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爲塗僅
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
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
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
輯乎繼銜之際而急緩乎仆吻之和正度乎胃臆之中而
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

紀須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
得之於術應之於繼得之於繼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
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敝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
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其識之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馬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煥乎雪皇子以爲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力命

百家類纂

卷之四

三

列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之力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女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和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百家類纂

卷之四

三

列

凡官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輕縠食則粱糲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素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諄諄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北官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官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官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官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官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官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官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官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菹有稻粱之味施其蓬室其廣廈之隘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官

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小白既立脅脅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嘗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牙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

百家類纂 天卷之四

子

列

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管不得不

用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于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諂鄧析不得不諂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禍也可以坐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逆之

百家類纂 天卷之四

子

列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失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慙矣矣去矣就矣矣樂矣矣爲奚不爲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常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

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矣以異唯亡所量位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吾無子同巨癸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楊朱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欽則已施氏皆歸之有案類纂 卷之十四 三十一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彈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癢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二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乎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飽開乃復為刑償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進退爾說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

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形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重也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節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節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楊朱曰原憲宴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黨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宴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任曰可在樂生可在說身故善樂生者不宴善說身者不殖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動能使逸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羸牽一羊羸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汚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無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

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達人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美壽不矜貴何美名不要
勢何美位不貪富何美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
在內故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
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蕘
自以味之極肌肉癯厚筋節喘急一朝處以桑毛絺葛薦
以梁肉蘭橘心瘳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伴
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慙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
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黻僅以過冬暨春
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隄室綿纈狐貉顧謂
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
百家賴慕云云

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
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于
此類也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
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
適足以危身我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
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
兼利古之道也滿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
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

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持

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應之曰
形在則影曲形正則影正然後柱直隨形而不在影也
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
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
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
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矜在人人愛我我必愛
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受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
此所矜也稽度皆明而或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
徑也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
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出
百家新書卷之十四

此道者未之有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求可以諧道也故不班
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
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聖者而不亂故治國之
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
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
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業者
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子列子爲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曰子陽者曰列禦寇蓋
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爲好士乎鄭子陽

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捐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待饑寒今有饑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晉國苦盜有鄰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鄰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鄰盜謀曰吾所窮者鄰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鄰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

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鄰盜奔秦焉

趙襄子使子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苦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

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開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黜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達後合其事未究

百家類纂 天卷之十四 子 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城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何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繯薪菜者有九方

泉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此而

黃使人往取之壯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
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作
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
者也若舉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
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
若舉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
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
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
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狐丘夫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
百家類纂 卷之四 三

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
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
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
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
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
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
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
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
射可明瓊張中反擊兩楹曲曲如魚而笑飛禽適墜其廣
鼠山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

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
立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焉等倫
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
丘見而下壺餐以餽之爰旌目三餽而後能視曰子何爲
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譚汝非盜邪胡爲而
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而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續
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
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
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百家類纂 卷之四 三

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
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

楊朱之弟曰布衣紫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
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
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
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鰯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
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
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
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饗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噉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告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莊子題辭

史記莊子蒙人也名周字子休嘗爲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按莊子以不羈之材恣汪洋之說創爲不必有之人設爲不必有之物違爲天下所必無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戲薄聖賢走弄百出茫無涯涘固千萬世快諧小說之祖也太史公所謂寓言是矣而宋儒取其形容道體之語最有善者則是書固不可以不讀也第當具隻眼耳否則爲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非善讀莊子者矣陳同父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林希逸曰其書雖不經實爲百家之冠自可獨行於天地之間議者罪其盜跖漁父之篇醜詆孔子駢拇臢眉之論力排聖人則固其學術之偏然文實奇絕矣惜與孟子同時而不得一相救正也蘇子瞻以爲莊子於孔子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細繹其旨殆或然與非邪

百家類纂

道家類

莊子內篇

逍遙遊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風勢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和共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鸞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而南為適莽蒼者三塗而反腹猶果也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也之不亦悲乎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鶴鵠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聞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選處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聵者無以與乎鐘鼓之樂豈惟形骸有聵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嬃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斷乎

龍就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大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處垢穢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重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指之莊子曰夫

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也統緒也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

我世世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也夫猶言茅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

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數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

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

斄牛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

執鼠今子有大樹惡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樹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嘯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

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

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天地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寥寥乎山林畏佳大木百圍之

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竇似圈似臼似注者似汚者激者謠謠者叱者吸者呌者譟者突者啞者啞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是已人籟則比竹之類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鬼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憊日以心圓綬者密者密者小恐喘喘大恐戰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

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

使復之也其如絨也如絨以言其老洳也近死之心莫

使復之也其如絨也如絨以言其老洳也近死之心莫

使何問也喜怒哀樂慮歎憂愁伏啓態樂出虛蒸成園
如樂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園言許多
性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不同

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
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
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
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
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
物一馬也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者也未有始有夫未始
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
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
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
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
為三自此以往巧牖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
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
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
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
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陳大勇不怯道
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
不成五者園囿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
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民淫寢則腰疾偏死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懼後猴然
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藿蠅蛆甘帶地

鵲鴝嗜鼠四者孰知正味鰭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鰭與
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
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
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非此三物皆爲是
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
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
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予惡乎知說生之辯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也
也而不知歸者邪騷之姬父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
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
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夢飲酒者

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覺焉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子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平詭至怪萬世之後而一過大聖知其解見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

百家類纂卷之十五

七

按齊物論

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按齊物論

百家類纂卷之十五

道家類 莊子內篇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請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

百家類纂卷之十五

一

樂下

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空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軾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斷畜乎樊中神雖王而不善也不樂

來夫子有道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

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火傳其薪而觀之則薪盡此三句有窮盡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奇文也

人間世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閔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拘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

夫兩善必多溢美之言兩惡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也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歎死不擇音氣息靡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或作以蜾蠃滿道有畜畜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街毀首碎臂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水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託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喏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及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子 127-676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
爲脅挫鍼治繒綖足以餬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
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
受功上與病者累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
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其德之衰
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
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禍輕乎羽莫之知戴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豈地
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
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
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德充符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視其
所一而不見其所畏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
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
以正衆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
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
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
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於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
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
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感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
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
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
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譽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
自擇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

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
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盜
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
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儵然而往儵然而來而已矣不
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
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
其頽頽然似秋燠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
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
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
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

役人也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真人其
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
虛而不華也卽卽乎其似喜乎其不得已乎濇乎進
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恍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
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縛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
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
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
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與天
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

百家類纂卷之五

六

七

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
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
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具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
相向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而其譽堯而非
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
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
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
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堪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
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
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
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有善天善老善死善終人猶

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
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
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
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
而不老狹韋氏得之以準天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
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萬崙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
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
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
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
比於列星

百家類纂

卷之五

七

七

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鏤鉞大冶必以爲不祥之
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
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往而不可哉
成然寐遽然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
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
子桑戶死未葬孔子問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
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
我猶爲人荷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
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

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從
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
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
決疣及亂潰癰夫若然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
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及覆終始不知端倪芒
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
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
之依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
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
相忘乎道術

南齊書卷之五

子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
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軼夫堯既已
黜汝以仁義而則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遯蕩恣睢
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
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
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
之亡其知皆在鑪鑪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
黜而補我剗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
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好兮萬物而不爲義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履戴天地刻彫
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莊子曰曰曰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曰忘仁義矣曰曰可矣
未也它曰曰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曰忘禮樂矣曰曰可
矣猶未也它曰曰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曰忘忘矣仲
尼粲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
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
往食之至于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
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
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
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
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南齊書卷之五

九

子

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
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
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
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
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
鑿之患而曾一蟲之無知

天根遊於殷陽至蒙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

為天下無名人曰去女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造物者為人歟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墳垠之野汝已何昇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殺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外篇

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適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黃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魯

史是已駢於辨者繁瓦結繩窺句遊心於取白同異之間而敝跲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止賢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跲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凡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斷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譽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憂也且夫待鈞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啗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鈞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矣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

殉一也賊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賊與穀則
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
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蹠死利於東陵之上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
盜蹠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
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
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蹠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
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
所謂賊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賊也屬
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賊也屬其性乎五色
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賊非仁義之謂也賊
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賊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
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
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
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雖盜蹠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
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尾可以禦風寒鬣草飲水翹足而陸此
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
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連之以羈鼎鑄之使車棧馬

百家類纂

天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莊子

百家類纂

天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莊子

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
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
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
鉤直者應繩夫植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
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
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
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
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
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乎
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覺民而後爲仁踧踖爲
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
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
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
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
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踴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
知介倪圉扼驚曼說銜籜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
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
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
下之形縣鼓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踧踖好知爭

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過也

肚篋

將為法音法也二篋探囊發置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絨藤固肩音肩也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檐囊而趨唯恐絨藤肩音肩也之固也然則鄉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施也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也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屠場則商

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指擊聖人縱令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賊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賊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王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倍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竿瑟寒聲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繩也的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

世平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
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
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
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
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麻糧而趣之則
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諸侯之境車軌結乎
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
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
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
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誣滑墮白解垢同
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五 七

在宥

聞在宥優游自在寬裕自得之意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
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
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
欣欣焉入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

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

以長久者天下無之
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
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
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損其聰
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
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
手斲斤鋸制馬繩墨殺馬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
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嵒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懼乎
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

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
愧而不知耻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也檣也
也仁義之不為桎梏繫桎也焉知魯史之不為桎梏也
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問於廣成子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
可以長久廣成子應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
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
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撻女精乃可以長
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止矣至彼
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

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終音派乎遠我辱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五

大

莊

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

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猶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德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處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者則韜其其心之失也

南齊書

卷之十五

九

莊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衰天不榮道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不以主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舉萬物按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大小長短殤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鶡缺鶡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彼水堯問於許由曰鶡缺可以配天乎吾籍王倪以要之許由曰始哉及乎天乎鶡缺之爲水也聰則激知給數以被其德適人而反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無適而

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上乘人而無天方且
身而具形方且尊知而火也馳方且爲緒也使方且爲
物也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
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矣
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此而之禍也南面之賊
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
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
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
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
也我以女爲聖人和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
百室類纂下卷之七

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入分之則何事之有
夫聖人鵠居而鰲食鳥行而無影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獄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
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搢搢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口浸冒吐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爲圃者叩角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
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
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行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

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曰然則
而不對有問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異人也
吾問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
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淳備哉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
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
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
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立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
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

百室類纂下卷之七

三

華

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
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
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乎橫目之民
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繫而不
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
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
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
謂悅共給之之爲安恬嗇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
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
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北神乘光真形

於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日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慢悒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百家類纂卷之十五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

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兩帝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也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者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天樂與天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五

天道

子

地不自慮也辯雖離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木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

百家類纂

卷之五

四

卷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敢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德焉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矣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五

卷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
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彿
孰嗷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
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
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
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
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
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
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
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

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
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道堯舜而不爲也利
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
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
曰至貴國爵并下同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

是以道不渝

老子曰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
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
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
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
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

可多取仁義先王之德盛也止可以一循而不可以久
觀而多貴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者也
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足者不能讓祿
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懷舍
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然
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遷者爲
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
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猶然乃憤吾心
亂莫太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德

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
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道堯舜而不爲也利
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
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
曰至貴國爵并下同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

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
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
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
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蹇蹇處間曠釣
魚間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

好也吹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聞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五

五

五

矣而不期其寢不憂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寃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下越之劍者抑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眾人重

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謙小謙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於是馬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馬河伯始旋

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
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
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
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
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
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溪觀於大海乃知
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
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
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
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小又奚以自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五 五十五
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音孔小之在大澤
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
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
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
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
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
多於水乎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
之微也埤音大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
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

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音端貴賤懸至而倪
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
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
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
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也數觀矣以功觀之
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
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
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
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昔
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辯而滅由
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
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音充言殊器也騏驎驛騞音騞一日而
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鷗鵂夜撮蚤察豪末晝
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
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
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
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暴夫當
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
門小大之家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和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

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必非能
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
祭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夫在內
人在外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
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變一足憊音贊蛇音也憊蛇蛇憊風風憊目目憊心變謂

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予無如矣今予之使萬足獨奔

何蛇曰不然予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予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

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背

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

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

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塗大屋

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

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于路入見曰何

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

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

常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

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

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

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
而退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馬曰願以竟內累

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

篋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

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

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鵲鵲子知之乎夫鵲鵲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

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鵲得腐鼠鵲過

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魚

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

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

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至樂

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
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

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
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
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
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
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樂然察其始而本無
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
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
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
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五

俄而柳癘也今人生其左肘其意歷歷然惡之支離叔曰
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
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
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牖慄慄然有形檄以馬垂因而問之曰夫
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
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
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
卒援牖骸枕而臥夜半牖骸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
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
子曰然牖骸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

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
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妻子間里知
識子欲之乎牖骸深頤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
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
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
言丘甚善之曰楮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
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越人神農之言彼
將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和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

具大宰以爲膳焉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醬不敢飲一杯
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
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鰭鱖隨行
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矣以夫譏譏爲哉咸
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
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
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
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達生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乎正平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

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天地者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復讐者不折鑊千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民幾乎以其直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若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

百家類纂二卷之五
四十四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形如稿其中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梓慶削木為鐻鐻鼓也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口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

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夫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也故其鑿一而不桎也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如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

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焉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

市南宜遼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何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無頃臾離若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

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
蜚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止而來食焉
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
之灾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
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
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怠
其為鳥也紛紛翬翬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
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
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
先竭子其意者節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
百索類纂 卷之十五

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
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入道流而不
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譽不為
功名是故無責於人及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意哉
孔子問子桑聃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
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
何與子桑聃曰子獨不聞假人之說與林回棄千金之
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赤也與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
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
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利盡則散相與
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救也夫以利合者利盡則散

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
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微聞矣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也係後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
生之儻邪莊子曰貧也非儻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儻也衣
弊履穿貧也非儻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不獨見夫騰猿
乎其得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生長其間雖昇蓬蒙不
能眴眴也及其得柝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惴慄
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榮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儻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
心微也夫

田子方

百索類纂 卷之十五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
子方曰非也無擇也方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東郭順子其為人也真
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
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
言曰遠矣金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
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
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
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

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跡而回瞻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緩佩珖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五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紙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

知北遊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五

歌而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曰持

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技之思慮何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

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傳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溲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類悲之解其天殺也墮其天裁也紛乎死乎竟鬼將往乃身從之乃人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

宙家類纂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非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物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大虛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申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

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圃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阜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雜篇

庚桑楚

宙家類纂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僕之盡然知者去之其妾之孳然仁者遠之擁腫臃也之與居鞅掌也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如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約也之人耶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灌鉅魚無

所還其體而鮫鱈爲之制步何也丘陵巨獸無所隱其類而變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光舜以然而泥受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事之獸介也而離山則不免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揚也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至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墉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南榮越曰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詒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

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問之而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蒼蠅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

己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嗁而盜不頃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兵莫僭于志鎬鉚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動容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胃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徐無鬼

徐無鬼見魏武侯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咨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迷

虛空者燕喜柱礎乎馳驅之逐跟欲行伍其空聞人足音
楚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其側者乎久矣夫
莫以真人之言督教吾君之側乎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
無凌諍之事則不樂皆固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
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
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
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
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遷時有所
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
潛之萬物終身不及悲夫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望也白泥漫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望而
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
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
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上泉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
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拊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
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頽不疑曰之狙也伐
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
駭人哉頽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樂而

國人稱之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帶南宜僚受酒而
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
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
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
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
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
并包矣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
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
言為賢而况為大乎

則陽

惠子見戴晉人於梁惠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
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
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
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
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
若有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
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
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
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嗃也也吹劔首者吹竽而已矣竽
也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呷也

長梧封人問于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
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
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稷之其來
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
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適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
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性猶葦萊蔑始萌以扶
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
是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
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人合并而爲公是

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
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
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
無不爲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愚求死桀紂亡人
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莫執死
子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
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人
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
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
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
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
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爲大釣巨緇緇音界五十犗音界牛以爲餌蹲乎會稽投
竿東海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陷
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憺赫
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漣河以東蒼梧以北莫

不歎若魚者已而後世輪蹄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夫揭竿累趣灌漚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下
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
與經於世亦遠矣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
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
神龜也明日余且朝召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
箕圓五尺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
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
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
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

人魚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矣蓋而
善矣嬰兒生無有煩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
帥弟子而踐踰於鐵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溺
釜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釜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
言哉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
鍾不泊吾心悲第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懸
也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
釜三千鍾如鵲雀蚊蚋相過乎前也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
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
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
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
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
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
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歛身足以
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適自得
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然其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
曰捲捲樵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
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能專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
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僂侯昭僂侯有憂色子華
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背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
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
之否昭僂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
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
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齊宣王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
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直
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
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若致幣顏闔對曰
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
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
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直土直上聲以治天下由此觀
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
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
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

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拙而表素軒卑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時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惡與馮之飾憲不忽爲也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頰色腫曾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喪繼極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著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作嘒立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立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刑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

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盜跖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餓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刑客大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也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象於芻豢醢醢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侈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捨可謂悖

說劍

武卷之十五

1. 白

天卷七十五

程

漁父

樂

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披髮輪
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
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
曰魯之君子也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
禮樂選入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
孔氏之所治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
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
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孔
子友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義者先生有緒
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
卒相丘也客曰噫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
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教不虛
心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
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懷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
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
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
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
幾於不免矣謹脩其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
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慨然曰請問何
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
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成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

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其在內者神動於
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
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
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
無問其體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
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
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
子之蚤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列御寇

兩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此若不繫
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聖人安其所安自然之理也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
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也
歸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也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
所用其巧

小夫之知不離世直竿牘敵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通物
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
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
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變日

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忽而益有長若不肯有順
懷保而達有堅而緩也亦有緩而舒也故其就義若渴者其
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
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
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悍莊子曰河
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
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
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
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
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鑒矧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
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
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
加此弟子曰吾恐鳥為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為
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
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

精謂之神人不離於道謂之聖人以民為宗以德為本以
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巫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
行以樂為和肅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
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五也謂之術此相與以
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蓄意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
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鬼神明察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
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歷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
在於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志攝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
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
有案數者

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系焉以
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
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
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
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術聞而不明聞而不發天下之
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
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為天下裂不修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
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說之為之失過也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
正不歌死無服墨子泛愛兼利而非關其道不慈又好學

而傳不異也同不與死玉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威也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王之喪禮賁賁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末也終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殺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正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

契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聊和也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含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用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脫酒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通也知而後鄰也傷之者也誤誤不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腕斷角也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選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也全而無非動靜無

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馬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馬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戡戡然惡可而言常友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旣斷亦無主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理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樂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若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儼不

以解寄也所見不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放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瑣瑣而連什韻之意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淑詭奇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滌閑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夫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宋玉之與吳楚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卯有毛雞正足郭有天下楚國相犬可以為羊馬有外玉去雞有尾火有鬚與山以輪不殲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繩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圓可以為圓鑿不圓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錄失之義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大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狼狗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以徒師人之心易不惑之惑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惠施持以辯知

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
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辯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
焉曰黃綵問天地斯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
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
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
不適也辯於德強於物其塗奧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
之能其猶一蚤一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
可曰愈貴道幾殆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尊散於萬物而不
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
不反是窮譽以聲形與影競起也悲夫

文子題辭

據志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
似依託者也按元魏李暹註以為姓辛名鉞莫丘灘上
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裴駰以為字
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然此書非計然所著也考其言
一祖老子大抵道德經義疏耳又雜以名法儒墨諸家
柳子厚以為駁書後人聚斂而成其信然哉高氏子厚
曰子厚謂刊去謬亂頗發其意然所刊者世不復見
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
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
耳聽之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亦學之一端也

道原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冥淪淪不聞其聲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尚不可極深不可測苞養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淫淫體冲而不盈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輪轉而無廢木

俯仰兮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開一孔萬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音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剛疏遠而不博堅彊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倫無匹息耗滅益過於杯管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蛟蜃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袍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耀列星明則陰陽調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夫道者藏精于內極神於心靜莫恬淡穆習中郭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行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怨刑天下莫不仰上之象主之者他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賞善罰惡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縱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明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三

文

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無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動天下是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于天景星見黃龍下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湧波逆天暴物即日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垂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沮亡也天文變世或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積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冲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備

民化遷善若生諸已能以神化者也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情於中應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九字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窕冥冥混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煩氣為物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髓根于地精神入其門骨髓及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于俗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四

木

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足死順足生故靜淡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髓者所稟於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為表中為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

金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生受其殃天地之道天地之道至開以大尚卑節其章先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燠而不息神精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謂之明五藏能屬于心而無離則氣意騰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患禍與日入衰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多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于聲百家類纂 卷之五 文

物即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即至樂極也

符言

老子曰無為名戶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意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榮華之言後為懲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黎民所以蒙禍者安讓國家典法故也

百家類纂 卷之五 文

六

文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虫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有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凝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小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眾人皆知利而

不知病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

道德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歸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無感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尊精積神內意盈年既以得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

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彊始於短寡成於衆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七

文

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自小損者所以自少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天道者德之元大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為無形內以脩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彊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智無道則苟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夫道小行之小得

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

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為帝王故

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

驕佚慢倨肆傲自盈自明執雄堅彊作難結怨為兵主為

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

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

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

曰夫道德者匡衰以為正振亂以為治化淫敗以為樸淳

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

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八

文

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為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

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

神輔之鳳皇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蒞

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蒞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

下為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

王曰寡人聞命矣

上德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

亂故其身治此支體相適也其國治此君臣相要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

子致其澤而道德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

必有昭名樹忝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微明

老子曰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從其欲也志欲大者兼體方圓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較也智欲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處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乘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於善無小而不可棄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九

文

自然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趨行多方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輕者欲廢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故勇者可令進斷不可令持

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夫天地不產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江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桡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多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

下德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入之情思慮聰明喜怒哀故閉其四關止其五道即與道論神明藏於見形精无反於至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精在於耳即其聰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支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十

文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彊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爲威爲存正者雖小必存焉爲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關乘時執自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積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賊可止也故文之所如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

所制者廣廣即我疆如適若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移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勝此不明於道也

上仁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情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衰民聞生喜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情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田財盡有且暮無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也一人執耒兩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生暴君涸歛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炁莫大于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分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曰在於剛柔之間天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休之夫息推即懷懷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行推

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上義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論慮之以策齒之扶義而勤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厲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則以不義刺之以道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丘穀無焚積聚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君之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讐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愛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使其縣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困圍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積米而儲之惟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以前故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彊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上禮

老子曰鄴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厚且清也魚鼈蛟蜃莫之爲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故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華者也夫大則大裂之道也其政必滅其民情

文子卷終

關尹子題辭

周關令尹喜撰蓋與老子同時當以著書因去吏而從之按班固志有關尹子九篇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一字至九篇蓋徐廣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何從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堯書堯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第文不類向為可疑耳聞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引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蓋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或因以假記之與然其文辭峻潔闡揚道意時有中肯歟所謂讀之冷冷輕輕不使人狂固不得而廢之也朱參先之徒尊信如經則豈誠有所契驗哉

百家類纂

道家類 關尹子

二五字篇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遺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

百家類纂 卷之六 狗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儼儼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游

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賾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

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急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

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擲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焚

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戒之難而壞之易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

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

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鯢大鯨合聚

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為不足

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為道

曰吾道如劒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刀即傷

二柱篇

關尹子曰若橈若孟若瓶若壺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

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

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

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

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媿而日無厚薄

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秉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

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曰魚欲異羣魚拾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羣虎拾山入市

摘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曰蚶蛆別名蛇食蛇蛇食蛙蛙食蚶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亡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危人而嘗慮日渾乎洋乎將太初乎時余已時王已時堯已時土已時

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符之物入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曰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齊是以聖人渾之

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

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龍行道雖絲紛事則恭和

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牙爾胡然微微爾胡然應虎爾胡然滅滅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曰雲之卷舒鳥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四符篇

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歛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南齊書

卷之十六

八

關

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魂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鬼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鬼藏之惟火之為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冥鬼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鬼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鬼鬼在天為風在地為水在人為鬼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鬼合天地萬物之鬼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鬼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鬼因鬼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鬼鬼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余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鬼俱之鬼之游魄因之魄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鬼徂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徂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鬼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鬼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

曰鬼云為鬼鬼白為鬼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鬼從鬼升重濁者鬼從鬼降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

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鬼鬼半之則在人間升鬼為貴降鬼為賤靈鬼為賢厲鬼為愚輕鬼為明重鬼為暗揚鬼為羽鈍鬼為毛明鬼為神幽鬼為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弊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著至誠自弊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曰五者具有鬼鬼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為鬼耳目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四

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親為神為彼生母本愛觀雖異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於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鬼鬼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

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機見有事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曰鬼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鬼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二

四

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義則陰而冥可以輕曰螭螭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蟬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螭不思彼蟬奚白

曰人之歛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歛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

五鑑篇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一

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解音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倏然不曰鬼于斯惟曰道于斯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并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得而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備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飲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主一

問吾之云爲

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魏之晉之心之所有各異心無方

曰善者師乎不師界善丹者師丹不師界善心者師心

不師聖

曰此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無遺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遺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遺善去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羣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臂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主一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

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歛而使之然得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七篇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

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孰為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獨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畫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為夢久見者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簋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仰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无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為之乎

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之一身內變蜣蚋外蒸蠱蚤則龜魚瘻則鼠蠹我可爲萬物

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礪砂之金破礪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蝦至微亦能放肆乎海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懷土歟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偶之

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

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曰賊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曰心憶者猶忘饑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

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饑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則痛之

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七釜篇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

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

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策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腑物即我我即物知此

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主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

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霜夏造冰死屍

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斷門可開土鬼可認
皆純炁所為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為而炁
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
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
去來郵常自若

曰有誦咒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
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
此為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廿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
存不變

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實事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炁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著
不能見之於微聖人任化所以不化

曰室中有常見聞矣然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
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
聖人動止有戒

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猶然蔚
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恩或化為怨或
化為恩是以聖人居常處變

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
歲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
王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
有未嘗化者存

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
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鴛鴦之化無昔無今

八箴篇

開尹子曰古之善操著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
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小中示多多中
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

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
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
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

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

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

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

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

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
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木心慕物凝為心悲物凝為

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曰鳥獸俄吻吻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苗苗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則道執之則物

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九藥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裨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

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聞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已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曰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斲

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機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

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道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急要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曰天不能冬違春萌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路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乎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

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懲之以默吾道不窮

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

弊而已久則害生

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辨吾說

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米苡用之當桔梗米苡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

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結

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曰言道者如言憂夫言憂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關尹子卷終

充倉子題辭

史記莊子傳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陳氏以爲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之變也今讀其篇往往采列于文子呂氏春秋說苑戴氏禮諸書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者矣周氏涉筆曰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溢益至而正雅朴素益藏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唐制也其爲唐人所僞無疑且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與鼎氏謂天寶初王士元所撰獻今取其稍近於理者附之篇

亢倉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亢倉子題辭

百家類纂

道家類 元倉子

全道篇

水之性清土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濇物者扣之故不得濇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憚此之謂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爲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宏量禮所以齊物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爲汚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爲汚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汚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汚者矣夫督視者以黠爲赤以蒼爲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爲類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適物之色矣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真矣

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

而用形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
謂誰陳大夫曰有元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
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元倉子待以上
卿之禮元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元倉子曰
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
孰知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元倉子曰
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
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通在肩膊之內來于我者
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為是我亡疲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
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二

九

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
秀士豈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禮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
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禮四海已不興於道天奪其
國以授周今天惰農信地實生百穀不力於其道地竊其
稷稼而荒翳之齊后信人之性醇醜不明於其道舉全境
以付人人實鷗義而有其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
之管欲茂滋災疾朋黨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
可信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才
不能和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功歸無有神
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
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雞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地夜分

僅息農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錐極力思搏精希求利
潤賈豎之道也嚙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遙輕舉日精鍊仙
高士之道也剝情端想畢志所事倫揆忘寢謀效位司人
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賢良以安萬姓人主
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防其志度不替察其業役是謂
天下有道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克保三全是謂清賢道德順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全
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
默聞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
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
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踈踈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
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曲
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
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使然同道者相
愛同藝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奸謙貧賤而不諂處
勞而不為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三

九

人無法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
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
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
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踈遠近賢不肖
者皆盡其力而以為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

夫百姓勤勞則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卑也吏之有卑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山主不勤明也

亢倉子君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雒帛與紂璠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為人君何以禳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脩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古家類纂 卷之十六 四

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長具展其欲百吏庶長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提携保抱連連隱蔽漂流播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多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歛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重置者日匿科禁大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與百姓爭利則狡詐之心生所以天下惑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實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

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廼能無伏士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為惡戾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為惡戾於國則誅之廼能無復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悞論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為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來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無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王天下者若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縵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談游飾益來而蹇諤諱真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脩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試於士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脇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代羣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十家苟違領凌逆安得動哉

至理之代輿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疎濶夫輿服純素則

人不勝羨憲公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疎濶則易避難犯
若人不勝羨則嗜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無忌諱則抑
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
耻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知耻之
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和姦邪之人
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與服文巧
憲今禳祈禁網頗僻夫與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今禳祈
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遁若流相炎慕則人不
忠潔而耻樸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思不通而上下膠戾
矣莫知所遁則讒譖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耻樸貴華之
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衆不懼死之謂冒真正之士不官
百八十一
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塞冒三
者亂國之梯也

荆君熊圉問水旱理亂元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
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
人彊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
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殺及此言也
乃以弘璧千朋為元倉子壽拜為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
元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達之他邦

至理之代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

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元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偽政
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

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為則人富元倉子曰賤
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歛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

勾粵之鋒鏃以精金驚雉為之羽以之梧箬則其與槁模
也無擇及夫蕩寇爭衡觀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
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割
獲則其與剛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
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陷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
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和平萬物茂暢羣性
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以來天下姦邪者放正直
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寡姦者出言等於忠言
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
百八十二

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則官人不敢務私利官人
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肯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
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良賢否塞矣人有為賊害官
吏捕獲因廣條引誣陷良良闊遠牽率冀推時序卒蒙赦
宥過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逃生黥計吏
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為無
道不善者為其有罰也所以勉為有道行義者為其有賞
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劾而不賞欲人
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代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
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惑淫祀盛神
愈怒

君道篇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擾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患竝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宜入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養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可待不可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無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無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至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鑰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鵠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鵠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

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無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皆數敘以買譽以心慮取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數敘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代主豈不知哉

臣道篇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屬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許不怨黜退不憚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惑其時地不乏其利人不亂其事鬼神開贊靈爽柔同保合太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

歡洽然察其志微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
愕狙嫉相與遂其道故天告災時地生反物人作凶德
鬼神間禍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矜人力不
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
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
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代官得人無理之代
人得官

和龍觀問事君亢倉子曰既榮死而臣人者也心莫若公
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
清勤爲國修正今之清勤爲身修名夫爲國脩政者區處
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爲身修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

百家類纂

卷之六

十

九

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爲主抵物得其所以事爲主
抵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瞻其祿君不
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
不必有才臣不忠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不忠不信
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
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
事肆其所爲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賢道篇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死
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識之人外恭謹
而內無憂其於衆也和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

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視其
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
入則諷善出則冀默職司勤辦居室儉間其未見用也藏
身於終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善貞而不
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踈
言遜而理不可拔此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事
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人竭其耐小人輸其力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
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
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
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

百家類纂

卷之六

二

九

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
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
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
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不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
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
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毒言和
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在無

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
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
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
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

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
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窮乎哉其間也功
成事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
光揚志滿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
和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
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
域有居山林而誼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誼而正者有靜
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一視察其貌
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
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
謂有識者也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十二

九

訓道篇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
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
類不希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
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
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
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管一手措一
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
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
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
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世

九

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
神明駿跡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爲天下君
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
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
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
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
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
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
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襲是故孝
成於身道治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
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
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
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
故能溫容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
犯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
傳欲知其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
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
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
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
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克有以

正之者君子耻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之
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已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已正
乎哉此之謂返明

謂多言之人爲踈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爲
不定亦有體閒而心躁者謂叢祿之人爲狃細亦有外潔
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微識安能洞詳
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
人生於代或有事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過時者是無異負
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其有博才通識未見稱用
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韙歟

農道篇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十四

九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
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志本而事末則好智
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
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爲地也
貴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則主位
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
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
下爲一心矣天下一心軒轅几邊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
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
藉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絲於

百家類纂

卷之十六

十五

九

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
男女質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將實課
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
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方農黃帝曰四
時之不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
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斡之容緩耘之容手是謂耕
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襲敘之以土功是謂大
凶凡稼登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
已後五旬爲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
藝生見死而獲死天發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紀土無
年紀土無失人時迫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
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
從事之下也人耕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
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踈於其施土無使不
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以端畎欲沃以平不得陰上得陽
然後盛生吾苗有行故速長疆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
通其中踈爲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
既地之竊也不除則無除之則虛是事之傷也苗其弱
也欲拔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三以爲族稼乃
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
爲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踈樹塊
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多糝塊而獨居則多死不

知穡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取其粟而收其批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園粟而薄糠米粘而香春而易而食之疆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批而青蒿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條長稠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薄死得時之麻踈節而色陽堅臬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長其莢二七以爲旋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以長而蔓浮葉虛本踈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翼而醇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膈腫多病弱苗而莢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歉

南齊書

卷之六

十六

九

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

兵之兆在心懷悲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棧兵也侈關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掘材木以鬪矣黃帝用水火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用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禦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

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若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過美食號呼而走若彊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今可使無敵

百家類纂

卷之六

十七

九

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相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室而歸之但與人期以敘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悞狼裘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今日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恭敬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秩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之人歸之若水諸國之人望之若父母行地無遠皆人願之

人歸之若水諸國之人望之若父母行地無遠皆人願之

元谷子卷終

陰符經題辭

晁氏曰唐少室山人布衣李筌註云陰符經者黃帝之書或曰授之廣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黃帝與風后王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暗合於事機故曰陰符朱晦菴曰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寇謙之所藏出於黃帝河南邵氏以為戰國時書程子以為非商末則周末雖非古書然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為宗以天地文理為數謂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有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宇宙在手矣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殲兵戰勝而不知百家類纂 未陰符經題辭

其不相離也道者得其道法者得其法術者得其術三之則悖矣或曰此書即筌之所為也按舊本有諸家註人各以所見為說似未深究其旨近得六合雪蟾子好修有年遇至人口授彊令疏解頗快人意且能印證聖經不謬於理意亦奇矣因弁其解刻之以俟知者外此又有清靜經洞古經大通經定觀經胎息經心印經等書則皆道家脩煉之語見諸玄宗內典者大抵與陰符參同相表裏也並附錄焉

陰符經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七

道家類 陰符經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中人心具易參為三才天地昭然人心潛然欲修真道必順帝之則執天之健故曰君子至矣蓋矣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

五賊者即五行也因他他盜竊天地之造化萬物而名之為賊故五行能盜天地之元氣五味能盜人之元氣人之生死物之長殺皆莫逃乎五賊故曰五行剋制大地佛寶五行順行地獄火坑人能見之則我命在我矣

必發殺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性即天理也人心即天性也修天之理盡天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

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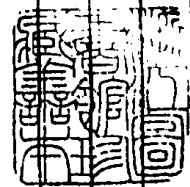
此一節經全重在此章第三句人發殺機天地反覆乃乃至玄妙之語天地二至皆在此機之中所謂天人合一之道陰符經所由作也人能發得此機則宇宙在手萬化生乎身此語對人言不得恐泄天機取遭天

誅此機一殺錄伏義一畫俱無用矣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性原有清濁人性有智愚故有工巧之異伏藏者歸性復命也無欲故靜天性在我我致然而不動感而遂通九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脩之謂之



至極也餘塞也廡通也天指人心之性天也樂極則天也
塞靜極則性通走馬田獵令人心發狂性之塞也為極
大至公蓋公私之間毫厘有差也譬如布穀之禽化鷄
胡鷄化鷄反舌不語皆以氣亢壅而不得而知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思生於害害生於思

生死之根乃造化萬物之門且萬物之形未生從無而
入於有是為造化也萬物之形既死從有而入於無是為
造化也故曰生死者本天地陰陽造化消息功用之常也
右養生之生夜夜之生也死是也這根字乃至玄至妙之
死矣思害二字即與一個根字中生中有殺殺中有生
也生我之門是思生於害也死我之門是思生於害也

思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天地文理哲

思人不知道本在通反求諸遠事本在易反求諸難解
以天地文理高遠莫能及信非聖人莫能知之殊不知
聖人明心悟道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格物致知之功皆
不出時物文理章章然而由粗入精為近而舉遠矣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尹子曰聖人師萬物是也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奇其聖沉

水入火自取滅亡

愚虞奇其人心之強然皆太過不及之病也不愚不奇
大道之自然乃大中之至正之準也水火之功相濟而
人之生今有焚溺之患者凡吾人之道自出於此也豈
古及今多少英雄豪傑不求大道超自速途相與叫喚
但無中問報何便認的有你不肯悟自家真相相頭
若秦皇功過神信富比石崇才如倚馬智若
是錯其痴愚愈甚於戲良可哀哉良可惜哉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沒故陰陽勝陰陽

相推而變化順矣

未下曰四句極說得妙靜能生動便是漸漸地消去
又漸漸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無地示人又曰天地之道
最下得好天地間不徒順便是常無地示人又曰天地之道
最下得好天地間不徒順便是常無地示人又曰天地之道

這箇道一分那箇便過一分又曰若不是靜則天以
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兩儀勝天以
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陰符經此等處特好○朱子以一
箇道論至道者若有絲毫與吾心不相合處皆未親見
會自己身中造化之妙殊不知陰符經乃天人合一之
妙道論至道者若有絲毫與吾心不相合處皆未親見
自己身中造化之妙殊不知陰符經乃天人合一之
便去酌天地之心準萬物之則未見其失於支離不然何
所取於陰符哉學者只以陰符二字之義悟之思過半
矣且天地大道降在吾人以身心體本自然而清靜
人之喜怒哀樂之發歸於守身自然之道善觀乎靜中
之妙常應常靜則天地悉歸守身自然之道善觀乎靜中
得天地之真道勿助勿忘漸漸統一純一不已陰陽
和運吾身之陰符指吾身之五行會吾身之八卦天根
在日月窟中二至消長往來變門三十六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遠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

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

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此章承上章而言惟聖人能知自然之道不可遠乃先
天而天不遠也因而制之於至靜之道乃言天地間一
切功用之術皆後天而奉天時也此四字皆是強名出來且天
宇至矣盡矣更復何言連此四字皆是強名出來且天
地生箇牛便是牛生馬便是馬便是馬是自然之道畢竟
自然之道是故惟聖人能知自然之道畢竟自然之道
達故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抱元守一養元和於至靜之
中擒縱五賊殺伐神機旋乾轉坤及天復地於奇器之
龜直入老子之玄關以之作祖徑登樓氏之彼岸以之昇
仙直入老子之玄關以之作祖徑登樓氏之彼岸以之昇
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不用則獨
善其身起昇中用則兼善於天下致君於堯舜之上澤
民於義皇之中為天地立心為萬民立命繼往聖開來
學為萬世開太平亦以道也若日月之昭明是長之樂
聰明怡典章之糟粕入海蔽波是豈可同日而語其多
哉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尹子曰

舊註鄒沂引太公金樞六韜之陰符註之則失之霄壤矣嗟夫所知陰符而不知所以爲陰符者也昔軒轅黃帝學道拜七十二師皆不得真道後遇廣成子得授皇天聖祖最上一乘大道著此陰符經故有野狐之歎僕六合人也經樞覽牖布衣韋帶之士緣三代好道悟此真機藏心十五年矣未常敢泄今遊華陽洞天遇王壺沈先生講性命之學纂百家之言僕因鄒註支離恐誤後學更爲新註符合真機若夫穿鑿欺世則吾豈敢哉則吾豈敢哉丙寅中秋庚陽子雪蟾鄒道淳書於華陽洞天

陰符經卷終

百家類纂 天卷之十七

六

陰

道家類 清靜經

老君曰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夫道者有清有濁有動有靜天清地濁天動地靜男清女濁男動女靜降本流末而生萬物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常能遣其慾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所以不能者爲心未澄慾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欲豈能生欲既不生即百無所爲是直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爲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爲化衆生名爲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老君曰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衆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爲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靜矣

清靜經終

道家類 洞古經

操真章上

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寂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無生神神相守物物相資厥本其根默而悟之我自識之入乎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為一

入聖章中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絕衆妙之門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演溟溟合乎無倫天地之大我之所維萬物之衆我之所持曷有窮終以語其弊哉

住世章下

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全真相濟可以長久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世人所以不能長久者為喪其無象散其無體不能使百骸九竅與真體並存故死矣

道家類 大通經

先天而生而無形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嘗存也故曰不可思議靜為之性心在其中矣動為之心性在其中矣心生性滅心滅性現如空無相湛然圓滿大道無相故內具攝於有真性無為故外不生其心如如自然廣無邊際對境忘境不沉於六賊之魔居塵出塵不落於萬緣之化致靜不動致和不遷慧照十方虛變無為

大通經終

道家類纂

卷之十七

三十一

通

道家類 定觀經

天尊告左玄真人曰夫欲脩道先能捨事外事都絕無與
忤心然後安坐內觀心起若覺一念起須除滅務令安靜
其次雖非的有貪着浮遊亂想亦盡滅除晝夜勤行須更
不替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疑空心不疑住心不依一法
而心常住然則凡心躁競其次初學息心甚難或息不得
暫停還失去留交戰百體流行久久精思方乃調熟勿以
暫收不得遂廢千生之業少得淨已則於行立坐臥之時
涉事之處誼闇之所皆作意安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
處誼其志唯一若束心太急又則成病氣發狂顛是其候
也心若不動又須放任寬急得所自恒調適制而不着放
百家類纂卷之十七 定
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者此是真定不以涉事無惱
故求多事不以處喧無惡強求就喧以無事為真宅有事
為應跡若水鏡之為鑒則隨物而現形善巧方便唯能入
定慧發遲速則不由人勿令定中急急求慧急則傷性傷
則無慧若定不求慧而慧自生此名真慧慧而不用實智
若愚益資定慧雙美無極若定中念想多感眾邪妖精百
魅隨心應見所見天尊諸仙真人是其祥也唯令定心之
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廣然無基舊業日銷新業不造無
所罣礙迥脫塵籠行而久之自然得道夫得道之人凡有
七候一者心得定見覺諸塵漏二者宿疾普銷身心輕爽
三者填補天損還年復命四者延數千歲名曰仙人五者

鍊形為氣名曰真人六者鍊氣成神名曰神人七者鍊神
合道名曰至人其於鑒力隨候益明得至道成慧乃圓備
若乃久學定心身無一候促齡穢質色謝方空自云慧覺
又稱成道者求道之理實所未然

定觀經終

百家類纂卷之十七

道家類 胎息經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為之生神去離
形為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即
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
去不出不入自然常在動而行之是真道路

胎息銘

三十六咽一咽為先吐唯細細納唯綿綿坐臥亦爾行
立坦然戒於諠雜忌以腥膻假名胎息實曰內丹非只
治病決定延年久行之名列上仙

胎息經終

道家類 心印經

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功靈默朝上帝一紀飛昇知者易悟昧者難行履踐天光呼吸清出入玄牝若亡若存綿綿不絕固蒂深根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炁氣合體真不得其真皆是強名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入水不溺入火不焚神依形生精依炁盈不離不殘松栢青膏三品一理妙不可聽其聚則有其散則零七竅相通竅竅光明聖日聖月照耀金庭一得永得自然身輕大和充溢骨散寒瓊得丹則靈不得則傾丹在身中非白非青誦之萬遍妙理自明

道家類纂 卷之十一

木

甲

古文參同契煩辭

成都楊升菴氏慎曰參同契為丹經之祖然考隋唐經籍志皆不載其目惟神仙傳云漢魏伯陽上真人通真詩律文辭賅博修真養志約周易作參同契徐氏景休箋註桓帝時以授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五代時蜀永康道士彭曉分為九十章以應火候之九轉餘四器歌一篇以應真鉛之得一其說穿鑿且非魏公之本意也其書散亂衡決後之讀者不知孰為經孰為註亦不知孰為魏孰為徐與淳于自彭始矣朱子作者異及解亦據彭本元俞王吾所註又據朱本王吾欲分三言四言五言各為一類而未果蓋亦知其序之錯亂非魏公

百家類纂 不參同契煩辭

之初文然均之未有定據耳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參同契魏伯陽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箋註亦三篇後叙一篇淳于叔通補遺三相關上下二篇後叙一篇合為十一篇蓋未經後人妄紊也亟借錄之余既喜古文之復出而得見朱了之所未見為千古之一快乃序而藏之嗚呼東漢古文存于世者幾希此書如斷圭復完缺璧再合誠可珍哉若夫形似之言譬况之說或流而為房中或認以為爐火使人殞身亡命傾貲蕩產成者萬無一二而陷者十之八九班固有言神仙者所以全性命之真而無求於外者也聊以蕩意平心同大化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以

是爲務則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哉其言因併及之

按張平叔悟真篇有云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其崇推若此彭曉解義序曰參雜也同通也契合也謂與周易理通而義合也其書假借君臣以彰內外叙其離坎直指汞鉛列以乾坤真童萬器明之父母保以始終合以夫妻拘其交媾譬諸男女顯以滋生折以陰陽導之反復示之晦朔通以降騰配以卦爻形於變化隨之斗柄取以周星分以星辰昭諸刻漏莫不託易象而論之故名周易參同契云朱子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乃互換其名其實只精氣二者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其書中有云千周絜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魂靈忽自悟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然則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教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矣

古文參同契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七

道家類 參同契經文

上篇 此言三聖乘龍御天大易之道也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雄雌相須湏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玄冥難測不可盡圖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爲輿龍影今本作駕明君駉時蘇則隨从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困國家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位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俟時勿違卦月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聊陳兩爲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參

按立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爲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不應漏刻水旱相伐風雨不節蝗蟲湧沸群異萌出天見其怪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已口遠流殊域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胸臆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中界不妄盈縮錫周流屈伸反覆幽潛淪匿彰變化於中包囊萬物爲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沒亡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爲證坎戊月精離已日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

稟中宮戊巳之功明之間合符行中混沌洪濤化牡相公
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
而匿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輪吐萌潛潭見
象發敬清光鼎畢上震出爲微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
以三立陰以八通三言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
明三五德就乾體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
還其初異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進
止不得逾時二十三日典守茲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
五坤承結括終始緼養衆子世爲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
野用九翩翩爲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
而相與循環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覩故無常
百家類纂卷之十七
位爲易宗祖朔旦爲復陽炁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
鍾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蒸得常臨爐施條開路正
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伍昂仰以成泰剛
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運而趨時漸歷大
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刑德相負晝夜始分夫
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乾健盛明廣被四
隣陽終於巳中而相于姤始紀序履霜最先并底寒泉午
爲姤賓賓服於陰陰爲主人遞去世位收斂其精懷德俟
時極還昧冥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仲陽屈沒陽姓名觀
其權度察仲秋情任畜微稚老枯復榮薺麥芽藥因昌以
生剝爛支體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道館則返歸

乎坤元恒順地理承天布宣玄幽遠眇隔闕相連應廣育
種陰陽之元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爲主君無
平不陂道之自然彰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復始如循環
環帝王承御千載常存御政之首出薪革故管括微密開
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父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
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該離俯仰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
官有司各典所部原始要終存亡之結或君驕佚亢滿違
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
過貽主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君布政國無害道

中篇 此言黃老延命養性長生之道也

將欲養性延命却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
一無元精雲布因炁託初陰陽爲度魂魄所居陽神日魂
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性主處內立置鄣郭情主
管外築完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
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爲道舍虛剛施而退柔化
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
五行之初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相真一難圖彰而
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雞子白黑相待縱廣一寸以爲始初
四支五藏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胞骨弱可卷肉滑
若飽坎男爲月離女爲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
體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晦朔薄蝕掩冒相傾陽消
其形陰凌災生男女相胥含吐以滋雌雄錯雜以類相求

金化為水水性周章火化為土水不得行男動外施女靜
內藏溢度過節為女所拘魄以鈴魂不得淫奢不寒不暑
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證符關關雕鳩在河之洲竊窺
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居玄武龜蛇蟠糾相扶
以明牝牡竟當相須假使二女共室顏色甚姝蘇秦通言
張儀合媒發辯利舌奢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為夫妻弊髮
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兩參差失其綱
紀雖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擣煉淮南調合立字崇壇
王為階陛麟脯鳳脂把籍長跪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
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礪塗瘡去冷加水除熱
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上德無為不以察求下德為之
而氣類纂不卷之七
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
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氣亦相須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
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陰陽之始玄含黃芽
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黃華被褐懷玉外為
狂夫金為水母母隱于胎水為金子子藏母胞真人至妙
若有若無髮髻大淵乍沈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隅採之
類白造之則朱煉為表衛白裏貞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扶
先天地生龜鶴壽高旁有垣闕狀似蓬壺環匝關閉四通
如網守禦密固絕姦邪曲閣相連以戒不虞可以無思
難以愁勞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
休息常與人俱內以養已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照形軀

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沈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
易求

下篇 此言聖賢服食飛昇金丹之道也

惟昔聖賢懷玄抱真服煉九鼎化迹隱淪含精養神通德
三光津液腠理筋骨緻堅衆邪辟除正氣常存積累長久
變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文著為
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名覆謬眾文
學者得之韞匱終身子繼父業孫踵祖先傳世迷惑竟無
見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
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餘核實可觀
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為亂辭孔竅其門知者審思用意
百家類纂不卷之七
觀焉河上姤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
莫知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為根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難
自卯其鵠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難分
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火動炎上水流潤下非有師導使其
然也資始純正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糾
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工巧以制御之男生而伏女偃
其軀稟乎胞胎受炁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
亦彼効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置始先太陽
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
金華先唱有頃之間解化為水馬齒欄玕陽乃往和情性
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慈母養育孝子報恩嚴父施令

教勅子孫五行錯旺相據以生火性銚金金伐木榮三五
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子當右轉半乃東旋
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
貪便遂相啣嚙咀嚼相吞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
何有不傾軋大守鼠鳥雀畏鷗各得其功何敢有聲不得
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產妻子飢貧自古及今好者億人
訖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華殊丹砂木精得金
乃併金水合處木火為仙四者混池列為龍虎龍陽數奇
虎陰數偶肝青為父肺白為母腎黑為子離赤為女脾黃
為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剛柔迭興更歷分布
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刑主伏殺德主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六

卷

生起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
互為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于子勤而
行之夙夜不休伏食三載輕舉遠遊跨火不焦入水不濡
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
中洲功滿上升膺錄受圖如審遭逢觀其端緒以類相况
撰物終始五行相剋更為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
流形金石不朽審尊不泄得為成道立竿見影呼谷傳響
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苒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
不得俛仰當此之時周文撰著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巫咸
叩鼓安能令甦復起馳走今括勒而行之十四句疑是

後序

無國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朴素不樂權榮棲遲僻陋忽略
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寧晏然閑居乃撰斯文歌叙大易
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共倫務在順理宣耀精神神化
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為曆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繁
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
已身抱一無捨可以長存配以服食雄雌設陳四物今本無四
物以下念護五行旋循挺除武都八石棄捐審用成物世
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
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真礫硤可觀使予敷偽却被贅愆命
參同契微覽其端辭寡道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託丘
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遊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七

參同契箋註

東漢青州從事徐景休註

上篇

乾坤者易之門戶象卦之父母此註乾剛坤柔坎離匡廓運轂正
軌此註坎牝牡四卦以為彙篇履昌陰陽之道猶工御者
準繩墨執衡轡正矩矩隨軌轡處中以制外此註張布為
數在律曆紀等律即第四節黃鍾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
兼併為六十剛柔有表裡朔旦也直事至暮蒙當受晝夜
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昧爽終則復更始此六句即
參同契 日辰為期度動靜有早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

己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即朔旦為使至如簡連舉實
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交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
四時五行得其序若不應四時則如經文天地設位而易
行乎其中矣即易行周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列陰
陽配合之位也易為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
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易者象也懸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日合五行精月受六律紀五六三十度度
竟復更始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
卷舒易有三百八十四爻據爻摘符符謂六十四卦晦至
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揮持雄陽
播玄施雌陰化黃包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鄧
百家類纂 卷之七
鄂凝神以成軀衆夫蹈以出蟬動莫不由於是仲尼讚鴻
濛乾坤德洞虛稽古當元皇開睢建始初冠婚氣相紐元
年乃芽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伸以
應時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興以下註易行長子繼父
體因母立兆丌消息應鍾律升降據斗樞三日出為爽震
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
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
七八道已訖屈折佺下降十六轉就統巽辛見平明良直
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禪
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
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藏藏象彼仲冬節草木皆

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談
天道甚浩廣太玄無形容虛寂不可覩臣廓以消亡謬誤
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八卦布列
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睹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
擬其形容立表以為範占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
動時上觀天河文下序地形流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
動則觀卦節靜則因彖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若夫
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演
爻辭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迭興更御時
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此注帝王制作有所踵此述魏
意推度審分銖有形易付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為
世定是書素無前識資徐公因師公指點覺悟之皓若囊帷
帳瞋目登高臺火記六百篇所趣等不迷文字鄭重說世
人不熟思尋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竊為賢者談易敢輕
為書若遂結舌瘖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
猶豫增歎息俛仰綴斯愚陶冶有法度未可悉陳敷略述
其綱紀枝葉見扶疎
中篇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
玄且遠感化尚相通何況近存身切在然心胃陰陽配日
月水火為效徵耳目口三寶閉塞勿發通真久潛深淵浮
游守規中旋曲以視聽開闔皆合同為已之樞輪動靜不

三者既開捷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証難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色浸以潤骨節益堅強排却衆陰邪然後立正陽修之不輒休底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液液象解水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往來洞無極佛佛被容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耕耘宿汗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修幹立末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知之是非歷臟法內觀有所思獲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卧寐晦朔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痴

下篇

胡粉投火中色壞還爲鉛冰雪得溫湯解釋成大玄金以砂爲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欲作服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穀獲雜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附治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櫟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難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

世間多學士高妙負良才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資財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擣治差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煉治鼓下五石銅以之爲輔樞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點反成癡僥倖訖不過至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守迷路出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方來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爐白虎爲熬樞汞日爲流珠青龍與之居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入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金不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日受符金返歸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圭廓沉淪於洞虛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燔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速闕不通猶盲不仕杖聲者聽商官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穫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欲知伏食法事約而不繁以金爲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有十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錄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既合度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蒸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興焉歲月將欲訖數性傷壽年形體爲灰土狀若明塵塵擣治并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聲正勤始文使可修始竟武乃陳侯視加謹

慎審察調寒溫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絕
死亡魂魄色轉更爲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
爲神子午數合三戊已號稱五三五既和諧八石正綱紀
呼吸相含有竹思爲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子水以
土爲鬼土鎮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盛火消
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既合會本性共宗祖巨勝尚延年還
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爲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
長久土游于四季守界定規矩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
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
復丁壯者嫗成姪女改形免世厄號之曰真人推演五行
數較約而不繁舉水以激火奄然滅光明日月相薄蝕常
在朔望間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
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
吾不敢虛說倣效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藥淮南
煉秋石玉陽嘉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肖無與俱古今道由
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
昭不我欺

後叙

參同契者辭寡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業配三
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無準序以爲政不至太平伏
食其法未能長生學以養性又不延年至於剖析陰陽合
其銖兩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剛柔動靜米鹽分

判以爲証用意健矣故爲立註以俾後賢惟曉大衆必
得長生疆已益身爲此道者重加意焉
參同契三相類

東漢會稽淳于叔通補述

上篇

法象莫大乎天地今玄溝數萬里河駛臨星紀今人民皆
驚駭影妄前却今九年被凶咎皇上覽視之今王者退
自改開捷有低昂今善氣遂奔走江河之枯竭今水流注
于海天地之雌雄今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今出入復
終始循斗而招提今執衡定元紀升熬於甌山今炎火張
設下白虎導唱前今蒼液和於後朱雀翔戲今飛揚色
五彩遭遇網羅施今壓之不得舉嗷嗷聲甚悲今嬰兒之
慕母顛倒就湯鑊今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今魚鱗狎
鬣起五色象炫耀今變化無常主潘潛鼎沸馳今暴湧不
休止接連重疊疊今犬牙相錯距形似仲冬水今欄玕吐
鐘乳崔嵬而雜廁今交積相支挂陰陽得其配今淡泊而
相守青龍處房六今春華震東卯白虎在昴七今秋芒兌
西酉朱雀在張二今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今家屬爲
親侶本之但二物今末而爲三五三五并與一作爲一今
都集歸二一作所治之如上科今日數亦取甫光白而後
黃今赤黑達表裏名曰第一鼎今食如人黍米自然之所
爲今非有邪偽道山澤氣相蒸今興雲而爲雨泥竭遂成
塵今火滅化爲土若藥染爲黃今伯藍成綠組皮革煮成

膠兮麴藥化為酒同類易施工今非種難為巧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今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曷如水宗海思之務令熟今反覆視上下千周燦彬彬兮萬遍將可覩神明忽告人兮心靈乍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與賢者

下篇

圓三五十一分口四八兩寸唇長尺二厚薄均腹齊三坐垂溫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勻陰火白黃芽鉛兩七聚輔翼人瞻理腦定昇玄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絕却歸一還本原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途路百集類纂 卷之廿四 十四

後序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闕略髮鬚今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鈎援相建旨意等齊所趨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相類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有所據三道由一俱出逕路歧莖花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悞

參同契卷終

鵲冠子題辭

漢志鵲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鵲羽為冠者書一篇因以名之唐韓退之有曰鵲冠子十九篇其辭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脫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詞而悲之而柳子厚則謂余讀買誼鵬賦嘉其詞學者以為盡出鵲冠至讀其書則僅誼所引足取耳餘無可者意好事者偽為其書乎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則亦安得遽棄之哉

鵲冠子題辭畢

百集類纂 卷之廿四 十四

百家類纂

道家類 鵬冠子

博選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斯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人者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墨則什己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己者至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而後息先問而後墨則什己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己者至冠憑几據杖指麾而使則斯役者至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人物志曰獸之秀者為雄草之秀者為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不死不剛斷不成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却嗜利而不為非時動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羸為知造意以中險為道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

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為誣發於義則以為夸平心而道告之則有弗信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日德也四時檢也度數節也陰陽氣也五行業也五政道也五音調也五聲故也五味事也賞罰約也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彊為之說曰勿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旨乎冥乎中有精乎

對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寒者得衣飢者得食冤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同而後可以見天異而後可以見人變而後可以見時化而後可以見道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

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贏蚌虛于深渚上下同離也未令而知其為未使而知其往上下垂謬者其道不相得也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垂謬者其道不相得也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道開而否未之聞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明不能照者道弗能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

也自知慧出使王化為環玦者是政反為滑也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何非師術也

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

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得一國氣吉具將凶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三

冠

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凶之謂成敗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餐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為也與天與地建立四維以輔國政鈞繩相布衡轂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祟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則春生順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

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忘此萬物之本則天地之門戶道德之益也此四大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進賢受上賞則下不蔽

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人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用民復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發私立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四

冠

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內有挾度然後有以量人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為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遇人有德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遇人暴驕萬民流離上下相疑復而如環日夜相繞諫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聞過故大臣偽而不忠是以為人君親其民如子者弗召自來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貴弗受而求親故曰有殃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之士於純

厚引而化之天下好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灼熱人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閱也猶監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道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

神靈威明與天合勾萌動作與地俱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羸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彊兵彊者先得意於天下

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愛百姓不敢言命曰勝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

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之正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脾膊之土之謂地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

見日月者不爲明聞雷霆者不爲聰事至而議者不能使變無生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褊材爲褒德博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

止者生於本不足也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見故主官以授長者在內和者在外夫長者之爲官也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平法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原散無方化

萬物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內者也令也者出制者也夫法不敗是令不傷理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胥靡得以全人備於心道備於形人以成則士以爲繩列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鵠火之禽陽之精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貶精畢至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十變九道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五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六

冠

二十五以理天下六六三十六以爲歲式氣由神生道由神成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太清下及泰寧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朱草生衆祥具故萬口云帝制神化景星光潤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當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始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以爲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以爲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爲必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如故莫弗以爲

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為善者可得舉為惡者可得誅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為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俗長則同友遊教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吊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助僎謀足以相止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相配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

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故天地成於元氣萬物乘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七

冠

於天地元氣太虛也大虛含天地神聖乘於道德以究其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成立有命也故致治之目在已者也招高者高招庠者庠故成形成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已而在彼者缺也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名文聖明別神聖之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圖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神聖之人后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

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之敏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焉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也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五帝在前三王在後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黃帝百戰蚩尤七十二堯代有唐禹服有苗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情真人不怠無見又貧賤則據簡之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奚官奴海內荒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適成四時精習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八

地

象神孰謂能之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千方萬曲所雜齊同勝道不一知者計全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請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計失其國創主因為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太踈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太密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慶者在堂故也失反焉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接會稽勾踐窮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擒枋一術奚足以游構構如方金之腐

後言來今事孰無郵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
拘囚圜圻執紼執燭得之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
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
物從理與舍衆人域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
者死權自貴矜容列士狗名貪夫狗財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齊
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申徒狄以爲世溷濁不可居
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
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
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鳥鵲
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羣居可從而係也至世之衰父子
南家類纂 卷之十一

相圖兄弟相疑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爲也
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足以
滑政其朋黨足以相甯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
用百里楚用申鹿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
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由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
時命者不可及也唯無如是時有所至而求時有所至而
辭命有所至而闔命有所至而關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
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今世非無舜之
行也不知堯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
故也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
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

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
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不提生於弗器謂之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
涉南人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如善善昭繆
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
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况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爲其國乎龐煖曰王獨
不聞俞跗之爲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爲隨
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
所愛必使舊醫楚王聞傳暮誠在身誠蓋必待俞跗卓襄
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
南家類纂 卷之十一

里醫秦申鹿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
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
不聞魏文王之問扁鵲邪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爲醫
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爲下魏文侯曰可得
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
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鑄血脉
投毒藥副飢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魏文侯曰善使管子
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凡此者不病
病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下謂之自然故良醫
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卓襄王曰善寡人雖
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

昔行不知所往而求者則必惑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夫蚊虻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翺翔而成其容牛馬墜碎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兵者涉死而取生蹈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故一蚋蛄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不障於帷幪隱於帷薄哉

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爲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爲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爲神明故先王之服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上

冠

師術者呼往發蒙釋約解刺達昏開明而且明焉

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

道者開物者也非齊物者也故聖道也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

爲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爲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爲之崇不若神明照而能爲之主不若鬼神潛而能炳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岑巒煙谿桑木降風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岑葉過霜朝露遭日是也

今世之言兵也皆彊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彊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爲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也出進合關而希勝是襄王之所破亡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上

冠

抱朴子題辭

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
羅浮山鍊丹者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
以爲神仙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爲藥而服之
卽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他雜引
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効召鬼神之事皆誕妄不可訓
書有內外篇今所錄者外篇也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
爲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曲證必達已意乃已
要之洪亦奇士也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樂之哉惜也

抱朴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抱朴子題辭

百家類纂

道家類 抱朴子

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滿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宜化以俗
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
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

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厚祿者貴
重爵尊者神勞

箕子觀象著而流泣尼父聞偶莖而未歎蓋尋微以知著
原始以見終

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
滕以僅免

百家類纂 卷之廿七

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折塵羽之
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

金雖克木而錐鐵不可以伐鄧林木雖勝火而升合不足
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

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

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醯醢躡蹻美於赤舄緼袍麗於
衮服

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

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涖魚鼈之池則神虬遐逝刻
凡獸之胎則麒麟不時其郊寄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境

璠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鈍鈞之勁不就

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涸故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

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

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常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柱梧以受業竊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

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蠶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

無學術則安能見邪正之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見三苗傾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觀窮幽之不守則覺嚴嶮之不足賴也

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嘗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

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

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

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虐虐不能致同天之美焉極則變態而傾價

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

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寒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歛勤畋弋而忽稼穡重無弁而輕民命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

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

渭濱呂尚之儔嚴間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訾矣

騶駟之騁遠述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躋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

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

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羣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美隆平者

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借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

塗而棄騶駟哉

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遠達大槩難乘而可以致重濟

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攸紂
黎庶巧偽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矣義殺
之風則亂不可振

溫而無寒則蟬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奸宄並作
利器長守

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
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

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
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

明病之術者杜木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
夫繁策急繆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

百家類纂 卷之十七 四 抱
手不指揮口不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

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
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

夫癰疽不除而不脩越人之術者難圖老彭之壽也茲黨
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

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
雀觀亂萌則若薙由之艾蕪葦

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
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

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
不陳則曲直不分

其貨多者其官貴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貨
崔烈有銅臭之喚

凡夫淺識不辯邪正謂守道者為陸沈以履徑者為知變
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役身於德行苦思於學

問哉
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而見范生懷治國

之畧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之幹視不害之文而見
其精霸王之道也

大明君不恃人之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已也
芳蘭之分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

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為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也
若此智而交則白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

必無入室之客矣
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黜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

以為榮福哉
夫操尚不同猶金沉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

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乎
夫畏水者不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弃斧斤

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
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

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義和照則曲影覺矣陳括脩則枉刺
之疾消矣良友結則輔仁之道弘矣達者知其然也

稻畝不與鳩巢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逐群清源不與濁流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

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摘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

夫以王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王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王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世之診也

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雲之絃非靈素不能微也遺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

夫龍驤維繫則無以別千蹇驢亦刀韜鋒則易用異於錐士以自銜爲不高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峻標效負狙之干榮哉

百家類纂 卷之七 六

淮陰投竿而稱孤文種解蹕而紆青傳說釋桀而論道管子脫桎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待也

夫伎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

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汙言絮也似庶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

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導達疑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密可施拙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羣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

之重故能勲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番統長世也

至公用則姦黨破衆師立則主威奪矣

鄒魯馬援田間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泄經詰而優於宰輔

升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

文王之接呂尚棄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

口不能吐片言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卿命則辱命

饑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也

夫災蟲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羣值嚴時則敗矣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七

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

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盤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

勞謙虛已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

勁上林喋喋之膏夫爲春蠶夏蠅之聒耳
鯁頭屯蚊眉之中而笑彌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黃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遠理自不合無所多恠
郎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

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損之而操不可改也

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燧千丈之波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

明者舉失略細不伎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變數粒而炊屏瑕棄壁披毛索鱗哉

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普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

新劔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偽題見寶

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蒞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

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

南家類纂 卷之十七

九

合鑑錄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於億兆群色會而哀藻麗象音雜而韶濩和也

以礫切之至言為駭拙以虛華之小辯為妍巧直偽顛倒

玉石混淆

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芥畢之芻狗

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

不得無文

鹿馬千馴而騏驎有逸羣之價美人萬計而西施有超世

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

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援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

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必承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麟虞植枳棘而剪椒桂

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為

夫觀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常事

夫賁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警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

菴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說以經術注清聽於九韶者

邑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茶蓼之味不能甘其口

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選武也情華華於為利者孟

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無通於岐路有為者莫能並舉

於耕學

南家類纂 卷之十七

九

九

慶塔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

北辰以不改為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為群望之宗驂解

屢移而不貴禽魚鑒深則逢患

既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渚以弭可欲之憂牛缺

以載珍致寇陶穀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

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荷頗之術者不長處

於飢寒

啗餌香則鯁鮪來懸賞厚則米穀香長卿所以解犢鼻而

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卓茅土不常所以食十萬之邑

絳侯所以拔圉圉之困也

天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悸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

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

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

夫藏多者亡厚好讎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

役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為非偏人之所能辨也

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之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七

十

七

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頤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抱螢燭於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燒爛侶鮒鰕於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崑崙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

藜藿彌原而芝英不泄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甚妙鴻鵠也飛而鸞鳳罕出虺蜥盈藪而虬龍希覿班生多黨固其宜也

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驚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為而化美大唯不足故刑嚴而好繁

末俗偷薄雕偽彌深玄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夫淵竭池涸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剪而芝蕘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將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翬爾藏軌於玄漠之際乎

登璇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觀大明之麗天乃知鷦金之可陋

夫搜尋仰之壟求于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丹之鱗用日雖又能安得乎

清醪芳醴亂性者也紅華素質伐命者也

班狄不能削石作芒鉞歐冶不能鑄鉛錫作干將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七

七

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朱公所以鬱悵薛灼所以咏嘆猶人不學仙也道術乃令變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蛇虫聚合魚鼈入淵不溺蹴刃不傷

湯師蜘蛛而結網唐堯見蓂莢而知月

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素顏紅膚惑其目清商流微亂其聽龍淵以靡露常新芥

以日用速敝

寸蠅泛濫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芒蜋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莖脯救饑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貴明珠而賤淵潭愛蘇壁而惡荆山不知淵潭是明珠所
出荆山是和璧所生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木也

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

俚語示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

去死轉近

大厦既燒取水於滄海洪潦凌空伐舟於長川則不及

臣猶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高巖將隕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拘壤所遏

劍戟不長於絳緝可以刺割牛馬雖鑽不可刺割牛馬而

長於絳緝材有大小不可棄也

百家類纂

卷之七

七

七

六軍如林未必皆勇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藥策當殺
不殺大賊乃發鑽端之火口水可滅鴟卵未乳指掌可靡

及其乘衝颺燎巨野奮六翮凌朝霞雖知勇不能制也

委繯策而乘奔馬於險途捨柁櫓而泛輕舟於江海豈不

險哉

余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王馬不任騁千里之跡

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

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識珍者必拾濯水之明珠賞氣者必將穢數之芳蕙智大

者盤桓以山峙器小者蓬飛而萍浮直繩枉木之所憤清

公姦慝之所警

窮巷諸生吟誦而向枯簡削削而守黃卷低眉屈膝趨事
豪貴毛成翼長蟬脫泉壤自乃軒昂此猥碎之徒也

昔西施以心瘠卧於道側蘭麝芬芳人皆美之鄰女效焉

人皆憎之猶世人效戴叔鸞阮嗣宗也逢世所貴則蹇蹙

蒙龍駿之價

孤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可以乘陸

夫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于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

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如丘山可瞻而不可動

頽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

盈夫之尾必非咫尺之軀尋仞之牙必非膚寸之口

抱朴子卷

論

卷之七

七

七

